

次将“通吃小霸王”之名刻在塔上。

祸从天降！小邪突被神武门掳到海外孤岛！小邪随遇而安，他用假神丹制住守卫，自任“通吃将军”，开营火晚会，搞吹牛、剃眉毛比赛，差点乐不思蜀。后因得知各大门派失踪的掌门人被关在神仙岛，才又前往“大摆火猪阵”，最后佯装跳海自杀溜回了内陆。

西子湖畔，小邪得识绝色才女倪小青，打伤情敌慕容大少爷，将慕容小姐、老太君搞得惨兮兮。孰料武林中最恐怖的高手武痴突至将其抓走。小邪巧妙设计，让武痴进入炸药陷阱，不料逃跑中又被黑巾使者追杀，身受重伤，危在旦夕，幸遇飘花宫少宫主乔小雨，给他服下九叶灵芝，小邪这才得脱大难。

本书为李凉先生出山成名之作，在台最早以“卧龙生”笔名出版，今正式恢复著者本名出版。

此版本经李凉先生审校认定，并亲手订正香港、国内黑书妄增妄删之处，是海内外迄今最权威珍藏本。据李凉先生讲，此版本可给拥有者带来好运！

小邪神
李凉

第一章 天才徒弟

老君庙，老君庙，它，不是庙，而是地名，位于陇西境内，河西走廊最末端，嘉峪关西南方，祁连山下。

老君庙虽在关外，却热闹非凡。

嘉峪关，长城最末端，城高数丈，气势雄伟，和玉门关同称生死关。

古人有云：“若出嘉玉关，两眼泪不干。”在此大漠飞沙滚滚，想活还得老天同意才行。

祁连山，祁连山，好牧场，山高险峻，白雪罩顶，山下一片牧草，驰骋草原上，大漠儿女疏狂不羁。

再来镇——位于老君庙以北百三十里，祁连山下，淳朴小镇，猎户集散区，为塞外及中原必经之地。

再来镇，再来呀再来，去了又再来，当然它并不是对所有人而言。

镇东，反视祁连山，高山陡峭，挺拔雄伟，直耸云霄，表现其稳，壮。

初冬时分，寒风逼人，白雪纷飞，山顶银白一片，如梦似幻，美，美得令人舒畅，美得令人豪气万丈。

高山上，银龙直泻，是万丈飞瀑，奔腾而下，有若千军万马，隆隆之声，震荡澎湃，只听得令人心神舒畅，豪气千里，爽朗异常，舒服已极。

乘着飞瀑的是一深水湖，名曰：“莫塔”。

“莫塔，莫塔。”在当地，即是死亡之意。

莫塔湖，深不可测，冰冷彻骨，加上飞瀑往下冲，故名虽是湖，而彼涛汹涌非常，比之长江三峡水势，有过之而无不及。

“宁走龙王殿，莫临莫塔湖。”此乃当地流传之言，可见当地居民对“莫塔湖”恐惧之程度，何其之深。

莫塔湖鹅毛不浮，落水即死，人一死多，当地居民，莫不以此为禁区。

然而，竟有不怕死者？

有！

只见鬼地，死湖西南方，地势较平，有座甚是古老之小茅屋，看样子，还住了许多年。

小屋前为一庭院，四周围有竹篱笆，也许日久失修，篱笆有的已倒塌，有的已盘满山藤茅草。一副古陋样。

小茅屋，屋顶茅草，已被雨水刷得惨白，古旧腐蚀不堪，屋前有一排栏杆，田字窗。门前右上方，挂着一块匾，仔细一看，共写有“通吃小筑”四字，刻划甚新，必是新造之物。

而这些字，说它象乌龟爬的，亦不为过，就像老鼠用尾巴沾上墨汁在桌上打转所留下来似的，怪里怪气，无法想像。

如果能有勇气将这种乌龟爬的字，挂出来的人，不是疯子，想必也是自我陶醉的狂人吧！

初冬已至，大地萧索，枯黄草叶映残雪，太阳西斜，彩霞照着小屋，更显得古意盎然，有若神仙居一般，哪来鬼魂之说？

蓦地——

“老头！我回来啦！快开门迎接我呀！我累死了！”

从小道传来一阵悦耳之孩童叫声，张眼望去，只见一小童正昂着头，边跑边叫边跳地往茅屋奔去，神情之间甚是得意，其手中挟有一包不小之东西，

及一斗大干瓢酒葫芦。他——年约十四、五岁，结实而高大，身着一套浅蓝色衣服，腰间缠着白色腰带，平底黑布鞋，左袖口有个大补丁，虽然衣服甚旧，却洗涮得干净泛白，朴实，但并不憨厚，眼眸深陷，鼻如刀削，笔挺高耸，头上斜绑着一束头发，再配上一个爱笑的小口，怪，真是怪，天真而透着点邪气，古怪又洋溢着精灵。对他——只有笑，谁见了，都会发出内心之微笑，并对他产生一种亲切感。他人怪，名字也怪——杨小邪。人未进门，他已笑嘻嘻，嚷了又嚷，有点表现与戏弄之味道，而那种表情，亦如小孩得了大奖，要回家让父母夸耀一番，神气已极。“老头儿！干什么？整天待在家里，俺回来了，你也不招呼一声，什么玩意儿嘛！”只听他这句话，就知道，他必是个难缠之“狠”角色，和已住一块的老搭档都叫老头了，可见他是如何的“没修养”。双脚微蹬，一招金龙穿塔，只见他如大鹏飞掠一般直射庭院，干净利落，优美已极，微微翻身，已四平八稳地落在庭院。“老头！你再不出来我……好！”他往手中那包东西看了看，笑道：“这包香肉和酒，我看只有自己吃啦！嘻嘻！”

嘴角一翘，神秘笑了笑，接着就把酒葫芦打开，“咕噜……”仰头喝了一大口“哈——好酒好酒！”他想装装模样看老头会不会嘴馋出来！可是喝了三四口还是不见人影，他妈的！不灵啦！杨小邪一看自己平常惯用之伎俩，现在不管用了，心情有点纳闷。“敢情老头不在……也好！省了我这包香肉和酒。”很快地他已找到让自己高兴的理由，也不再纳闷了。

“呀……”门开了，探头寻视一番，他发现老头并没有走，在床上睡着了。

“原来老头睡着了，满会享受的嘛！”

屋内呈四方形，两铺床，分别在左墙及右墙，正中央置有一张四角桌，两张板凳，桌后窗口前，是一茶桌放有茶壶及碗筷，左窗口则是书桌，堆放了几本旧书及文房四宝，如此而已，甚是简陋。

“通吃！”杨小邪突然放声大吼，音如霹雳，震耳欲聋，他想吓吓老头，看老头是否会从床上蹦起来。

结果他失望了，老头还是老头——一点都没有反应，僵尸般地躺在床上。

“他奶奶的，怎么今天都不管用哩！”摇摇头，他觉得今天不太一样，以前管用的招数现在都不行了，他想：“老头，你想要我？嘻嘻！”蹑着脚尖，一步步小心翼翼，有如小偷般，走向老头床前。

只见老头一身青衣，满头银霜，满脸皱纹，五官分明，鬢髻齐胸，想必年轻时必是英挺俊拔之人，而现在脸上，苍白吓人，无一丝血色，状若死人，恐怖异常。

“怎么搞的，老头病倒啦！”杨小邪见状，亦觉得老头出了毛病赶忙伸手探探鼻息，不久又摸摸老头胸脯。不多时，他自言自语道：“死了！可真行，说死就死，是有一套！”语气之中非但无悲伤意，还感到有些得意状。

转身喝口酒，抿抿小嘴，走向四脚桌前，将手中香肉及酒葫芦，置于桌上，随手揽一樟木板凳，反身放在老头床前坐了下来，搓搓鼻子他哑然一笑，凝目而视，从老头头部仔细地看到脚尖。

突地——

“喝”一声，杨小邪已跳起来伸出右手“啪啪！”两响，打了老头两个耳光，神情激动，有若猪叫般地吼起来，他吼道：“死老头！想不到你也有落入我掌的一天，死了也算啦！平日都是你打我，现在可轮到我了。哼！这

叫千里迢迢，屡报不爽，善恶到头来自有我来报，嘻嘻，十年风水轮流转，憋了十年，真他妈的倒霉呀！”

本是愤怒，但说到后来却笑了起来，可见他心思是何等变化无常，至于“天理昭昭，屡报不爽”八字他倒是真的不懂，只好念“千里迢迢屡报不爽”了。

“哈……哈……”他昂头大笑，笑声震天，很是得意。

“奶奶的，老头，你死，也要看时间，我老人家刚上门，你就给我触霉头，难怪我今天手气不顺。”

“啪啪！”又是两声。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他打得甚有节奏，像是打鼓一般，结果愈打愈起劲。小孩一使起性子来，就呵呵笑个不停，要是老头地下有知，他不气死才怪。

其实杨小邪他和老头住了这么多年，哪有老头死了，他会不悲伤的道理？只是杨小邪天生绝顶聪明邪里邪气，很少有事情能瞒得过他，可惜他就是不务正业整天鬼混，老是跑到镇上赌博，要他念书，他却说：“书，就是输，摸了书（输）那还有啥搞头？”刚才他从老头的头看到脚，就知道那老头是闭气诈死，反穿棉袄装佯，有意整他，哪知一山还有一山高，老头这次又失败了，一顿苦头是免不了的。

平常这老少俩，就是这样如此诈来诈去，可惜老头每次都尝尽苦头，就是赢了，也是赢得痛苦万分，理由很简单，因为杨小邪，就是这一行的大行家，他不使诈已是万幸了，还想要去诈他，这可是在老虎嘴上拔牙，自找苦吃。

打累了，杨小邪双手一摊，装出无可奈何之样子，他叹道：“老头儿，我不是真的想打你，只是……只是平常你活在人间时，打人打得太多，现在你死了，到阎罗王那里，免不了要上刀山，下

5

油锅，这……多么痛苦啊！虽然你平日时常偷打我，但您放心，我老人家不会放在心上，也不会向阎王告密。可是别人就不同了，你打了别人，别人一定会向阎王告密，破坏你的形象，为了使你向阎王有个交代，我也只好打你了。要知道，我打在你手里，痛在心里，但为了朋友我只好牺牲我的心肝，让它痛，这总比你上刀山，下油锅来得好些，舒服些！”

“老头！到现在我也只能为你做这件事，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苦心，安心地向阎王说，你已经被我杨小邪修理过了，平时我常烧香，阎王爷他看在我面子上，会放你一马的，切记！切记！老头，千万别把我的话忘了！否则你这一顿可是白挨啦！”

敢情他打人还有番大道理，其实他不知道老头有没有打过人，像他这种人，也不会向阎王烧过半柱香，他也不晓得阴间是否真有上刀山下油锅这种事！吹！他就是能吹，想到的，听到的，看到的，都可以。照他这么说来，倒有点感人肺腑，不知老头听了心中感觉是如何？想必很感谢这位忘年之交吧！

“老头，你等等，让我想想，看还有什么话要交代你！”说完他站起来，双手背负，在屋中踱来踱去，俨然一副小大人模样，时而叹气，时而窃笑，有时摇头，有时又猛点头，“好吧！随意啦！”他走向小书桌，拿起文房四宝，“我杨小邪今生这是第二次沾墨汁，说来老头你满幸运的！喝！”一声

令下，挥洒如飞，如有神助，小宣纸上立即出现一道道迷人之蚯蚓。

说他鬼划符，一点也不为过，因为他自己也不知他在画些什么？真是“神笔”。

这一生中他第一次动笔，就是写屋前那块匾额“通吃小筑”四字，那四字一共花了三天的时间才学会，可算是异常辛苦了。第二次倒是相当轻松，三两下，就清洁溜溜了。

写了许久，他拿起来，左晃晃，右晃晃，觉得不太满意，又加几笔，直到他露出满意笑容为止。

拿着神笔，及这副鬼划符，很是得意地走到老头床前。他轻轻道：“不幸得很，老头，你莫名其妙地就走了，连茅山道士都不及请，只有小邪代劳啦！这幅送终符虽然不怎么好看，可是却藏尽天上各种通行秘语，你好好研究，将来也好出人头地！我书念得不多，也写不出什么好鸟蛋来，请多包涵包涵。”

他深深一揖，将那幅送终符，搓成一团，塞在老头嘴里，还像和尚一样，双掌合十，念了一句“鹅米豆腐”神秘而庄严地笑着。

“春天啊啦啦的好唱，滴哩哩的百花咕噜噜的开呀！山上有山神，地上有地神，水上有水神，人上有人神，南无，鹅米豆腐，南无鹅米豆腐……”

他像春节舞狮般足足做了半个小时的法，才停下来。

“老头，我想你长得这么丑，到阎王那里，难免会给他印象不好，一定会吃暗亏，我替你整整容，也许阎王爷还会夸奖你，选你当驸马呢。嘻嘻……”毛笔一晃，他吃吃笑个不停。

一说完，他已迅捷无比在老头额上写下一个王字，又在他胡子上画了两撇，然后在下巴打个圆圈。

“这大概有点像王八乌龟吧！嘻嘻！”

“哈哈……”杨小邪捧腹指指老头“王八”脸，大笑不已。

“老头，我不是把你整得多难看，最少，我在你额前写了一个王字，想必阎王必定看得懂这个字。人说：王见王，必死棋。搞不好，你把阎王爷克死，换你当上阎王，那时候该有多神气……不对，是鬼气，那时候要有多鬼气，就有多鬼气，哈哈……”

笑也笑够了，整也整够了，他想：“既然死了，总该哭几声才象。好吧哭就哭！呜呀……呜……老头……呜……”嘴角往下一拉，他立即嚎啕大哭，泪如涌泉，夺眶而出，哭得梨花带雨，海棠泣血，生动逼真。

他哭在眼里笑在心里，他觉得自己很有演戏天份，说笑就笑说哭就哭，突然他有一个想法：到京城去唱戏，也许会赚钱哩！

“老头，你怎么这么狠心，抛下我独自就走了呢？你叫我一个人在这世上无依无靠怎么过？呜……老头，你醒醒，快醒过来啊！”

“我也不想活了，老头，虽然你时常打我，用针刺我，可是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如今再也没人打我骂我，你的心倒蛮狠的，有一套啊！”

“……每次有香肉，我都分你一半，现在连要分的人都没有了，老头，你何苦呢？老头，你醒醒吧！呜……”

杨小邪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得如丧考妣，如失其子，甚是可怜。

一阵哭声中，眼眸红肿黯淡，语音沙沙哑哑，再要哭亦无泪……

“好吧！该收摊了，以免龙体欠安……”

他想：“就是老头真的死了，我也算是有情有义，难道还真的哭死不成？”

“老头你该看到，我由有泪哭到无泪，由有声哭到无声，我好累，你地下有知也该原谅我，也会于心不忍的。再说……我尿急。”他尴尬一笑，“也实在憋不下去了，我上上茅坑就回来，你灵魂也休息一下，我马上就回来超度你，请你吃大餐，有香的，有辣的，嘻嘻！”

他拜了三拜，举足往门口行去，但侧头一想，又折回桌前，啜口酒，拿起香肉笑嘻嘻往门外走去。

走至庭院不远处，找块巨石坐下来，边啃香肉边哼小调，盏茶功夫一过，肚子已象南瓜般大。

“这香肉真多，只吃了一半，就撑得肚皮涨涨的。”

摸着肚皮，觉得已无法再装下。

“好吧！死人也吃一点。”

擦擦油嘴，随手捻根茅草，边剔牙缝，边望着莫塔湖。湖水依样翻腾，有若鬼泣，令人不寒而栗。

他想：“这老头又不知在耍什么花样，被我整得如此凄惨，还有心装下去。这是什么原因？会不会真的死了？不会吧！刚才我还发现他活着？那……也许他没有装过死，想装一次像样一点的来耍我，…哼…老头！你以为我杨小邪是三岁小孩，管看不管用？妈的……”他站起来甩甩手臂。“等一下，我就来个火葬，让你尸骨无存，我就不相信你不出来，好！就这么决定。”

心一笃定，他笑了笑，拿起地上香肉，往小屋走去。

当杨小邪走出屋外时，老头醒了过来，他还真不敢动，他怕一动就会被那鬼灵精发现破绽，而前功尽弃。只见他脸颊，被打得实在很痛，红肿如刚出笼之馒头。

摸着面颊，心道：“好痛，这小子下手好重，一点都不留情……还好，总算挨过去了，也不知道他真知我装死，还是已被我瞒过去了？着他哭得这么伤心，好像是真的。但……他不可能对死人打得这么重啊！我这次用龟息大法，除了保存心脉一点元气外，其他可以说和死人完全一样，他不可能发现我诈死，会不会想逼我现出原形？或……唉！真拿他没办法，本来想装死，希望他以后好好练功，好好听话，谁知道竟挨了一顿打，接下来还不知道有什么花招呢。看来也只有装到底了，他妈的！上茅坑还带香肉！”他越想越不是味道，舒舒服服的香肉不能吃，竟白白的被痛打一顿“这小子，真拿他没办法，唉！”老人又叹了一口气。

想到这里，杨小邪细碎脚步声已传来，老头一惊，马上运功闭气，恢复原状。杨小邪一走进来，偷偷瞥了老头一眼，将香肉放回桌上。

心想：“老头啊！老头，你他妈的死人脸上还会长馒头，这倒有意思了，看来，你不是普通人哪！嘻嘻……”

死人当然是不会长馒头，可惜老头已经被打得头昏脑胀神智混沌，这些苦，他是白吃了。

“老头，你真是生不逢时，死也不逢时，这么大冷的天气，你不怕死了到阎王殿领不到衣服穿吗？我看这样好了，我将你全身用酒洗过，再给你加上几件衣服，然后捡些枯树枝，替你加加热，暖暖身，你说这样好吗？”

杨小邪倒说得非常诚恳。

老头一听心中暗道：“完了，这家伙怎么会想出这点子来？他妈的，要好好死一下都不行，还没到地狱就得上刀山，下油锅，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老夫怎会和这种人混在一起？真倒霉死了。”

这时，杨小邪很快将老头衣服脱下，并倒杯酒在老头身上，开始涂抹起来，口中还不停唱着小调：“摸啊摸，在这里，摸啊摸，在那里，一摸摸到姑娘的脸，哎呀真漂亮……二摸摸到姑娘的手，姑娘的手儿细又白呀……三摸……”

老头这次装死，真可说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他听到杨小邪在唱十八摸，有点哭笑不得，只有心中叹道：“杨小邪啊！杨小邪，到底有什么事才能使你心疼，才能使你伤心呢？”

杨小邪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永远是快乐的，他从不知道什么是难过，什么叫痛苦。

抹遍老头全身，杨小邪才替老头穿上衣服，然后从身上拿出四颗骰子，在手中晃个不停，骰子撞得咔咔作响。

他道：“老头，今天手气不怎么好，扔的都是瘪十，看现在怎么样？若好的话，我就厚厚地葬了你，若运气还是瘪十狗屎运，那我只好一把火烧了你，将你骨灰倒在莫塔湖，叫你与大地同在，也替我省了不少麻烦！”

杨小邪搓着骰子大叫道：“一二三，四五六，前前前，后后后，碰上你祖宗死翘翘，通杀！”

他将四粒骰子往地上一丢，骰子如陀螺转个不停，不久转力已竭，停倒于地，一个六点，两个三点，一个四点。

“他奶奶，又是瘪十！”

失望之余，他只好摇摇头，脸上表情，犹如输光全部家当般，好苦。

其实从懂事以来，杨小邪所学的第一件事，就是掷骰子，算算也有十余年了吧！此项功夫对他来说，虽不能称天下第一，也可说是举世少有了。

他可以一口气扔十八个骰子，而且点都是一样，也能以听声辨数的方法，猜出人家扔的点子是什么。

大概他觉得这门功夫，已能打遍天下，所以他才刻上“通吃小筑”四字，挂在自己屋前。

他倒不懂得客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次也不例外，瘪十就是瘪十，看来老头运气不怎么好。

“呵呵……”捡起骰子，揣入怀中，他道：“老头，对不起，今天日子不吉，是黑七，逢赌必输啊！你将就将就点，痛苦很快就会过去了，我马上替你超渡！”

随手一超，状若无物将老头扛出屋外，竖于屋檐栏杆上。

“老头，你不是要看我的飞刀练得如何吗？好吧，我就献丑献丑，否则你在阴间就无法见到这么精彩之飞刀喽，这多可惜？”

话音一落，随身一闪，一招“长虹贯日”已使出，有若一道彩虹划过空中，“飞燕投林”“鲤鱼打挺”，“咻！”一声，他已姿势优美地落在二十步开外的庭院里。

“老头，我这就练给你看，每次你都拿我试试掌力，这次我拿你试试飞刀，这样我们谁也不欠谁了。我这飞刀可十拿九稳，只有那一稳，还差了点，你若不幸挨了刀也只能怪你平常不用心教，到头来害我有‘失手’的机会，反正你已经不是人身，是鬼身，应该不怕阳间的刀了吧！”这老头还真沉住气，一动也不动。杨小邪转身背向老头右手一扬，飞刀一闪即逝。“嘟”一声，薄叶飞刀直穿老人发髻，钉在墙上，好准！“不错，不错幸好不‘入’师命。”他猛点头，对于这次所射之飞刀甚是得意。突地寒光再闪，“嘟嘟……”一连七响，杨小邪纵身，或斜飞或腾

空，各由不同角度，连发七把飞刀射向老头。“糟了！”杨小邪大叫一声，飞身落地，尴尬地笑着。只见最后两把飞刀，射向老头鬓边，把鬓须给割下来，差点耳朵都不见了。“对不起，真对不起，但这种事对我来说是时常发生的，请你多多原谅！”杨小邪双脚一蹬，倒射回到老头身前，他边拔飞刀边道：“老头，你一直说我飞刀练得不好，将来怎么跟人家在江湖上混饭吃？你一直夸耀昔日飞刀门是如何如何，我看也差不多如此水准，他妈的，这不是百发百中吗？你还嫌弃什么？将就将就点，含笑九泉去吧！而且我又没仇可报，学这些鬼玩意特别麻烦，你知道吗？”拔到最后一枝，正好是头上那枝飞刀，他灵机一动，“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你不用到地狱去了，只要我把你变成和尚，你就可以到西天找如来佛吃早餐啦！”他拿起刀子“唰、唰、唰……”很快地就把老头的头发一刀刀

12

吗地刮得精光。

“啪啪”杨小邪打了老头两个响头笑道：“你的头还蛮圆的嘛！”

随后他又拿出一些油沾在那光头上，并抹得它发亮。

“差不多了，嗯！连我都要认不出来，如来佛更一定认为你是少林得道高僧！”“啪”他又打了一下。

“好吧！我们该举行葬礼了！”

杨小邪捡了一些枯枝架在庭院，然后再将老头放在木材上，随即转身到厨房拿些碗盘和锅子，再走到庭院，他将酒倒入碗中，也将香肉放在盘子上，都弄好了，他才将供品摆在老头尸体前面。

点起香，杨小邪很诚意地拜着，然后将香插在地上，并顺手偷喝碗里的酒，随后拿起锅子用木棒敲了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咚……他很慎重地敲着锅子。咚咚……咚咚咚……“午时三刻已到，行刑！”

一想到包青天要斩人时，也是如此叫，所以他也叫，而且叫得有板有眼。

“老头，你安息吧！”他将剩余的洒泼在木材上，点起火，准备火化老头。火势由小而大，噼啪噼啪响着，从外围一直烧到里面，眼看就要烧到老头衣服。老头没动。杨小邪也没动，他在看老头是不是真地死了。火烧到老头的衣服……杨小邪有点担心。

火势将老头吞噬掉了！

杨小邪有点后悔。

但突然——

那老头笔直地跳起来，蹬蹬蹬，两手伸直，像僵尸一样，往杨小邪蹬过去。

“哇！妈呀！”杨小邪拔脚就跑。

老头尸体穷追不舍。

起初杨小邪真以为是尸变，跑得比什么都快，现在他偷偷回头看看老头，只见老头不停拍打身上余火。

“老头，原来你是诈死，我还以为尸变了呢。别追了好不好？我们和谈。”

“臭小子，俺老人家想死死看，也容不得你如此对待我的遗体。”老头愤怒异常。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有如流星般快速地往高山上纵去。

“老头，我不是有意的，你看我眼睛都哭红了，而且我还怕你到阎王那里被挨打，不得已才打你，你要体谅我的苦心才好。”

“臭小子！谁稀罕你哭，你他妈的恩将仇报，我老人家平时待你如何？你竟打得我脸肿得象馒头，看我不剥了你的皮才怪。”

“老头，这可不能怪我，我是试试你有没有救，才...”

“住嘴！”老头截口道：“哪有人这种试法，八成你是看我没死故意整我。”

“老头你别这么说，我要不如此做，那你叫我如何？你如真的死了，小邪一个人怎么活在世上呢？你想想看，哪件事只要你交代，我不是都替你办得好好的？”

杨小邪看不行了，来软的。

“而且我这样做都是替你想，虽然你死了.....我是说刚才；你说哪件事我不是为你打算？就是你不幸到阎罗王那里，阎王要是欺侮你，我知道了，我也会追到地狱放把火，将阎王殿给烧掉，替你出这口气！”

他竟把不可知的事情拿来作保证，以表示对老头的情感，说有多深，就有多深。

“那你也不用把我理个大光头逼我当和尚啊！”老头的口气有点软了。

“老头，要是你不当和尚，还是会被火烧成和尚，那不是一样光头吗？我是想与其如此，不如给你理光头，扮成和尚，说不定不用到地狱去，我这是为你好。”

杨小邪想到这些就想笑，只是现在不好意思再笑出来！

“我不管，臭小子，今天非把你修理一顿不可。”

老头口风又硬起来。

杨小邪看老头不肯善罢干休，也不甘示弱。

“老头！我这是为你好，谁知道你竟诈死来骗我的眼泪，我从懂事以来哪有哭过！你是第一个使我哭的人，你还不满足？不要说理个光头，要是别人理十个，我也不会哭一声，，别以为你多委屈，好吧！有本事你来呀！你追来呀，只要你追到我，随便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杨小邪自视跑功天下第一从小他就是跑给人追的能手，再加上这几年那老头的有意训练，用“金针渡穴”方法，打开他穴道气孔，使他不用象平常人要换气才能呼吸，他是用穴道呼吸，所以天下已经没有人跑得不过他，但轻身术，他还是要苦练才行。

老头气道：“臭小子，学了一点东西就敢卖乖，我要不把你捉回去好好修理一顿，你还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老头闷声不响，猛提真气纵身而起，追向小邪，右手一扬“大悲指”隔空点穴，直往小邪左后腿“曲泉”穴点了下去。

杨小邪只觉身形震了一下，微微迟滞，左后腿“曲泉”穴有点麻，但只慢了一下那老头已追近两尺。

老头又一隔空打穴，身形再次逼近三尺。

杨小邪“曲泉”穴连麻两次，感到不妙，他正想转身斜掠时，不幸已到了瀑布上端，这是一处悬崖，以前他曾在半山腰纵身随瀑布而下，但这次在顶端太高了，他有点怕。

“奶奶的，什么地方不好选，选到这条路！”

一迟疑，他“曲泉”穴又被点中，老头离他不到九尺，杨小邪只好拼命往山上冲去。

寒光一闪，一支细如牛毛的金针已刺中杨小邪“曲泉”穴。

杨小邪大惊，回身一纵，手掌一扬，一把飞刀射向老头右肩，随身往老头左上方射去。

老头身子向左偏，右手大悲指点向迎面而来的飞刀，“还早得很哪！”老头笑着出招，“叮”一声脆响，飞刀斜左肩头而过，他左手一挥，七支金针分别向杨小邪“曲泉”穴射去，老头更加抢势，大喝一声，拼出全身功力最后一击，其势如虹，奇怪无比。

杨小邪只觉得“曲泉”穴连中七元，连麻七次，身形也连顿七次，等到要想再纵往左方时，一只手掌已捉住他那束毛发，使他动弹不得，瘫痪于地。

“呵呵！要捉你还真不容易啊！”老头得意笑起来。

“死老鬼，暗算人家，算什么嘛？大狗熊，大无赖！”杨小邪不服地叫着。

老头笑道：“要不是如此，怎能捉住你这小子？”

“这不是真本领，你得意什么？还亏你自称大侠，好不要脸！”

杨小邪想这次又要被痛打一顿，不骂点回来，真过意不去，反正被他打已是三餐的事，又有什么关系？

“我看天下除了我以外，没人能逮得到你了。”老头得意地又笑起来！

“什么天下除了你以外？要不是你连施八次金针刺向我‘曲泉’穴，使我麻了八下，要不是今天都是‘瘪十’我也会选中这条死路，而让你有机可乘，哼！老不羞，还好意思说你能捉到我。”

老头捉起小邪往回奔去。

“嘿嘿！你以为这是侥幸？我告诉你，这叫姜是老的辣。我要不知道你全身穴道皆有气孔，我要不知道你水功了得，我要不知道用金针向你同样一个穴道打去能使你暂时麻一下，我也逮不到你。这些都是经验，何况还是我一手把你造成的呢？自家人打自家人，还是自家人，有什么不好意思？”

“老和尚，别得意，今天要不是你被我整得连和尚也不当了，我会让你逮到才怪，要是平时，我早从瀑布顶端跳下去了，还轮到你逮着？这叫辣椒还是小的辣，懂吗？别老往自己脸上贴金，这么老了，还不懂害臊！”

“这么说是你让我的罗？”

“这还用说？别的不提，光说跑给人家追，我可从不落后。”

“那你这不是和狗一样吗？”

“什么狗？这么难听，这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没.....他妈的老和尚，没什么？”

老头笑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连这都不会。”

“谁象你七老八老了，我还是小孩，慢慢学总是会的。”

老头叹道：“只怕你不学，只怕你乱来，否则我哪会逼你练武？”

“不是我不练，但学了这么多武功干嘛？我又没仇家又不靠这行吃饭，难道要我去考状元不成？当状元未必赚得比我多，我跟你说，再来镇都是一些穷小子，瘪十，一点也榨不出油水。再几年到外地，什么中原啦！北京啦！只要我手这么一扬，钱财就滚滚而来，到时候，你就知道我‘通吃小霸王’的厉害了。”

“唉！你只知道赌，除了赌以外好象什么事你都没兴趣似的，真拿你没办法。”

“老头，赌有什么不好，我可有数十年之经验，（他故意说成数十年）每赌必赢，而赌技和跑功一样，天下第一，难道上个

月挂在门口那块木牌是假的？这辈子，我赌定了，当定‘通吃小霸王’。”

谈话中，他们已经回到了小屋。

老头将杨小邪“曲泉”穴之金针拔出来并散去他“至阳”穴上之真气，脱口道：“小邪！别再闹了，我连和尚都当了，你就少给我出鬼主意，我也不罚你，只怪自己诈死，本想开个玩笑，却没想到会如此结局，你是怎么知道我是诈死的？”他摸摸被打肿的面颊。

小邪笑道：“这还不简单，你忘了我有邪气？我邪门得很，用感觉就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死了。”

老头道：“我相信有的人有这种感觉，就像蚂蚁知道住处要淹水，所以他们全搬家。鸽子知道飞回原来的地方，狗的鼻子特别灵，能追踪猎物，你有这种感觉上的本能是不错，但也只有七分把握，对吗？我一定还有破绽被你发现。”

“话是没错，起初我并没有感到你死亡，只见你睡得好好的，后来我用手探鼻子时，虽然你没气喘出来，但我手指一触到你的皮肤时，你有一点点地收缩，虽只是一点点，这也表示你没死，何况死人是不会收缩，再来死人应该……”他笑而不语。

老头很快地问道：“应该如何？快说，别卖关子！”

杨小邪呵呵笑道：“也没什么啦！每次我杀狗时，只要狗一断气，它们肚子里的粪便，就统统泄出来，而你又没有，这不是很大的漏洞吗？”

老头忽然大悟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怎么这么笨，这和尚当得一点也不冤，哈哈……”

老头大笑几声拿起酒葫芦，向小邪道：“我今天要醉他一醉，他妈的诈死哈哈……。”

“老头，你可别真地醉死了，这次我可不只理你光头，让你当当和尚就算了，嘻嘻……”

“不然你要我做什么？还有什么比当和尚还惨？”

“尼姑，你看怎么样？”

“你敢！”老头一扬掌，打向小邪前胸。

“砰”小邪没躲，结实挨了一掌。

“哈……”一老一少，大笑不止。

不是小邪故意不躲，而是小邪已经习惯了。

老头为了训练杨小邪的身体，一日三餐都要痛打他一顿，然后用金针渡穴将杨小邪放在药桶里浸，并将药水加热，使杨小邪能适应挨打，而且可借此保住性命。

这种日子已有十年有余，杨小邪从以前怕痛，一直到现在每天不被打、不被煮上一煮，还真不习惯。

小邪揉揉胸脯：“老头，你自己喝吧！和你折腾了大半日，可累坏我了，我要好好休息，否则对我的双腿有点过意不去。”

说完他已走向床铺，翻身趴在床上。

老头叫道：‘别偷懒，以前叫你怎么睡，就给我怎么睡，否则就别睡了。’

“是，老头。”小邪白了老头一眼，起身拿着两个杯子，一个置于床头一个放在床尾，他纵身一跃，身形已横摆与床上，刚好两个杯子，一个垫头，一个垫脚，就像一座人桥架在床上，也有一点像被催眠般。杨小邪一动都不

动。

敢情杨小邪打坐的方法和别人不同，他利用全身真气贯注全身，使其身体保持平衡，而能平放在小杯上，就这样，杨小邪睡着了。

老头独喝闷酒，他想：“该教的都教了，只是火候不够，而这小子又不热心武功，只要学会也不再求精，别的可以用逼，但内力一路谁也无法强逼，但没有内力，打出的飞刀伤不了高手，使出的招式没办法制敌，真不知使他如何爱上武功，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使他认真学习。看来老夫错了，此子天生聪明，骨骼清奇，只是太乐观，没饭就吃蕃薯也没关系，而且尽出一些鬼点子、馊主意，倒有一点游戏人间蛮不在乎的样子。对于武林存亡……我看他连武林二字，都未必能搞得清楚。看样子是要让他到外面走走，让他多尝点人生甘苦，说不定会改变他的观念，好吧！等这一两个月，他金针渡穴成功了，就让他出去走走，希望他别把江湖弄得一塌糊涂才好。”

老人心中有了决定，喝起酒来也特别舒服。

第二天，卯时已过。

杨小邪自动醒过来，他见到老头倒在桌上睡着了，小邪走下床，拿件外衣盖在老头身上，独自走出门外。

天已很亮，初冬，很冷，还带有雾，罩在四周。

小邪照已往一样练功，他只练大悲指和飞刀，其他如“大悲掌”和“孤星剑法”他很少练，因为他觉得练掌法和剑法，没有指法和飞刀来得有用，所以他的指力和飞刀登堂入室，而掌法和剑法只有五成火候。他还自己发明“浪子三招”，虽然好玩，但却时常用在和老头切磋武功上。

所谓“浪子三招”，也就是“乱来三招”。第一招主攻：攻敌之必救，攻敌之必死，以敌之破绽，使敌人无法反攻，而改守势，也就是以攻制攻。

第二招是守：将敌人之攻势化去，敌攻势未到中门，我先守中门，故剑未到要害，我先守要害，守敌之必攻，守敌之想攻，步步先机。

第三招主杀：敌出必杀之剑，我亦出必杀之手，那就要看谁的功力强，谁的招式快，谁先制对方于死地。

虽只是三招，却连绵不断，正是武学最高境界——有招似无招，意一动而招立生，如此生生不息，永不终止，有如浩瀚乾坤，无涯无境。

杨小邪未必明白这些道理，他只知道那些招式繁杂得很，练起来很累，倒不如这“浪子三招”来得有意思，随便乱打嘛！只要一个“快”字就成了，他想跑得快，就没人追得上，若招式出得快，也和赛跑一样相同吧！

在庭院里，杨小邪胡乱练着，只要老头不在，他不会认真地将招式从头演练到尾的。

不多时，他兴趣已失，也不再练，心想：“老头昨天喝醉了，待会儿到湖里捉几条鲤鱼煮汤，让老头喝喝，可以帮助解酒。”

说着他就将外衣退下，露出一身结实的肌肉，他只着一条水靠，右脚插着一把匕首，显得非常雄壮和威武。

杨小邪走到湖边，对水势汹涌的“莫塔湖”笑了笑，抬头望着山之最高顶。他在算时辰，因为莫塔湖的鲤鱼要到日出时才会出来觅食，平常都躲在石洞中捉不到。

对于“莫塔湖”他已有十年之经验，下水就像走在路上一样，而且还比路上舒服，他能从穴道孔换气，在水中也能，所以他不必担心溺死，再加上他对水功的偏爱，连“莫塔湖”怎么汹涌险恶的水势，十年前他都敢下去，

何况现在。

他自比赌功和跑功天下第一，而水功天下第二。原来在“莫塔湖”有一条千年鲤鱼，开始时他始终捉不到，现虽然可以捉到，但玩了十几年的水中伙伴，多少也有点感情，连那条大鲤鱼看到杨小邪到水中，都会游过来陪他玩耍，也因此杨小邪为了对大鲤鱼兄的尊敬，所以他自称水功天下第二，将第一留给那伙伴了。

山顶白光不断增强，慢慢照到“莫塔湖”。

“是时候了！”杨小邪纵身一跃，“噗通！”已潜入水中。

有的湖或江河，上面水势汹涌而水下平静，但“莫塔湖”上下水势都一样，因为瀑布往下冲，还形成了不少漩涡，难怪人人害怕。

杨小邪有如识途老马，驾轻就熟的，很快就避开那些强流来到湖底西南方较平静的地方。他出手拍两声。不久有条暗红鲤鱼约有他身形这么大，从远方游来，杨小邪迎上去在它头上摸几下，然后就在水中追逐起来。

虽说同类，那条大鲤鱼见到小鲤鱼还是照吃不误，杨小邪和大鲤鱼边追边觅食，就这样不出三刻钟，吃饱了，他才轻松地将附近小鲤鱼捉了三条串在腰带上，再次又和大鲤鱼玩耍。时间已将近中午，杨小邪觉得有点累，他才拍拍大鲤鱼，然后反身往茅屋方向游回来。

当他窜出水面时，老头已含笑地站在湖边望着他。

“老头，你醒啦！”杨小邪笑着爬上岸边问道。

“小邪，功夫练了没有？又去偷偷找你那位朋友了？”老头担心他功夫没练就跑去玩。

“练啦！很认真地练！你看，手都红红的。”他将右手伸出来，果然掌心有点红。

“好好！你将鲤鱼炖好等一下吃，洗澡时间又到了，你不觉得身体痒吗？”老头笑着说。

“有一点，好，我马上来。”

杨小邪将鲤鱼提到厨房，刷洗干净，生起炉火，将鱼放入锅中，加点水和调味料，随后折回院子。

只见老头已将装药水的铁桶架在炉火上，并生起火。

杨小邪走到铁桶前，运起内功，脚扎马步，两手抱腰，此时老头立刻以金针刺向杨小邪全身要穴，老头认穴之准，动作之快，实属罕见，不久，老头已插好金针。

老头道：“小邪成了，开始吧！”

杨小邪点点头，双脚微跃，跳入药桶里，他立即收掌收腿，抱元守一，有如一座佛像，坐在桶底，连头发都淹在药水之中。

老头开始生火，火势熊熊。

药水由初温到高温，到沸腾，桶里药水，不时冒出气泡，而杨小邪却浸在水里，这种练功法，真是吓人。

整整沸腾了一个钟头，老头才将火势减弱。

一会儿，杨小邪跳出水面，只见他全身肌肉绷紧如樱桃，每个穴道都有深孔，恰如金针大小，而一股股白气正由那些穴道孔徐徐吐出，尤以头顶“百会”穴为最大。

现在可以看到穴道孔，若过些时刻温度降低了，孔口就会收缩，没注意到，也就着不出来。

不久，白气泄尽，穴道孔自然收缩，老头将金针一一拔出。

皮肤也由红色转变为淡红色，渐渐再转为正常之颜色。

杨小邪这才吸了一口气道：“老头，怎么样！”

老头道：“我用金针渡穴手法，将你全身穴道及经脉疏通，又用一百零八种稀少药草调和而成的药水，洗你全身，算算日子也已十年多了，还好你毕竟没让我失望，熬了过来。”老头顿了顿又道：“这些方法是由少林达摩易筋经中得来的，你可知道少林武学为天下武学之根本，尤以易筋一门，除了达摩祖师以外，无人能练得十层。而你今天虽不能说是金刚不坏之身，但老头我已将你身体培养得超乎常人，你可以不受穴道控制，就像昨天，我金针渡你‘曲泉’穴，也只暂时使你麻痹一下。你可以用穴道孔换气，因为我已将你全身穴道打开，又用药物经过十年的煎熬，使

23

刮)你气孔不致于再收缩回去，这可以使你达到武学最高境界‘气由心生，来自四面八方’，只要你全身不被涂上金粉，你是死不掉的；而这一百零八种药物有的是天下至毒，你既然能在里面呆十年没事，我看普通毒药也伤不了你，但也不是万毒不侵。总归一句话，我如此把你脱胎换骨，只是要保住你内心元气不失，这样不论你受到任何伤害，都来得及救治，可惜你有这么好的条件，就是武功一团糟，真是可惜唉！”

老头叹气不已。

杨小邪道：“老头别叹气，其实我也蛮用功的嘛！”他伸出左手拍拍老头肩膀，煞象大人安慰小孩一般。

老头道：“用功是用功，都是些旁门左道，掷骰子，跑给人家追，否则就躲到水里，这算哪门功夫嘛？”

“这也是功夫，别人要学，我还不愿意教呢！”

“你知道这些除了逃命，一点也不管用！将来你遇到高手，就会吃亏的。”

“什么高手不高手，我就不信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遇到我你还不是吃不完兜着走！”

“这是你老头子知道我的秘密，别人哪有这么好过？我一巴掌就把他捏死。”

“唉！算啦！和你说，永远说不过你，还好再一个月，多煮几次，以免有什么意外，使功夫白废，等煮好了你就到中原替我办几件事情。”

“什么？老头，你要放我回娘家啦！”

其实杨小邪是孤儿，自小就流浪街头，哪来娘家？他是把中原当作娘家，可见他多么想到中原玩。

“这下可有得玩了，阿三，阿四等等我，我马上给你们两个惊喜，他奶奶的，憋了十几年，得救啦！”

小时候，杨小邪有两个一同流浪的难兄难弟，但自从他被老头捉来之后，就和那两位兄弟分开了，杨小邪很想念他们，现在

一有机会，难怪他会大叫得救了。可惜那时候大家都是小孩，而且又是流浪儿，居无定址，杨小邪也不晓得阿三阿四现在到了哪里，然而杨小邪对他们有很深的感情，他也有信心能找到这两位难兄难弟。

老头笑道：“不错，我要让你到中原玩，我也有事要到天山一趟。”

“老头，你不跟我回中原？只要你跟了我，小邪保证你天天吃香的喝辣

的！”这句话杨小邪倒不是吹牛。

老头是有意让他到外面闯，吃点苦头，将来也好教导，以便完成他的心愿，他道：“小邪，我不能分身，否则我也会跟你去中原吃香的……”

“喝辣的！”小邪高兴得截口喊起来。

“对，吃香的，喝辣的，哈哈……”老头纵声大笑。笑声响彻云霄，震得山谷嗡嗡作响，久久不能平息。

“哈哈……”

杨小邪也大吼起来，虽没有老头震得山谷嗡嗡响，但他那大喉咙，可震得老头直叫受不了。

杨小邪得意笑道：“老头怎么样，有一套吧！”

老头呵呵笑道：“哇！好厉害的喉咙功，佩服、佩服！”

小邪道：“小意思，还有更大的，要不要试试看？”

“不不不！”老头连说三个不字，他道：“我还想多活几年，你就饶了我吧！”

小邪叹口气无奈道：“自古英雄皆寂寞，也罢，随你去吧！”

冷风淅淅，素雪初歇，老树凝霜，银光闪耀，入眼皆是凉心意，有愁者，愁更愁，欢欣者，喜上加喜，触景能生情，忧与喜，但看人心深处。

然只有一人，从不触景生悲，无他人，杨小邪也；雪大，泡冰糖水喝，雨大，沐浴免挑水。忍的理由处处是，怪哉怪哉，邪乎！邪乎！

再来镇，为一乡集小镇，只一条街道，约百余户，以猎物交易为多。

两家杂货，一家营铺，三家酒肆，一家茶铺，一家客栈，如此而已。

居民淳朴，豪迈大方，喜烈酒，十足大漠儿女风范，皆以打猎为生，过得甚是清苦。

寒冬已至，猎物尽藏，镇民也裹起皮袄，聚集一堂高谈阔论话当年。

镇东有一小茶铺，只有七八桌，粗木茅屋，状甚简陋。

寒雪已停。蓦地——

“小二哥！我来啦！”此乃杨小邪标志，人未到而音先至。

茶铺小二哥，年约二十余，相貌平平，然却是小邪好友。小二哥一见小邪从镇外奔来，高兴向其招手叫道：“小邪，你来啦！进来坐坐，大冷天的，我沏壶茶给你。”

小邪鼻孔喘出两道白气，依然衣衫单薄，一点不畏惧寒冬，他笑道：“小二哥，不必了，我是来找二楞子的，他在不在？”二楞子，亦是孤儿，流落再来镇，小二见其甚是可怜，将其收容，他只有十一、二岁，不能自立，平时替小二打打杂赚点零头。孩童遇孩童，当然有深厚感情，尤其象小邪此种人，朋友自然不在少数，凭其如此能混，能吹，能赌，能喝，再来镇上上下下莫不视他为开心果，小邪亦乐得，本人只应天上有，世间哪有杨小邪？

小二笑道：“小邪，二楞和大牛在南端大榕树下玩耍，今天生意不怎么忙，他自个儿就溜出去了，你到那里可以找到他。”

小邪道：“那我先去找二楞子，回头再跟你聊聊。”

小二笑道：“别忘了等一下再来，我等你。”

“好，我等会再来。”

走出茶铺，已往南端大榕树奔去。

小二哥憨厚老实，乐天知命，不善言词，这正是小邪喜欢者。

小邪天生具有一副悲天怜人之心肠，对于一些孤儿，伤残，贫苦者，皆

尽力资助，其认为，天下人都应象他一样，无忧无虑，快乐欢欣，他要将快乐带给他所有之朋友。

不久，他已到南端大榕树。

此榕树盘根错节，双人合抱亦差了点，树根旁置有几张石块长椅。

只见有几名孩童，不畏严冬在此嬉戏。

“二楞子！二楞子！我来啦！”杨小邪已嚷嚷走过来。

众孩童，抬头一望，惊笑道：“是小邪！”

“小邪，我在这，快来！小胖、小田和大牛都在，快！”站着一名三撮头发，脸形较好，身穿青色旧棉袄之小童，正伸着手向小邪招手，他正是二楞子。

小胖，一身胖嘟嘟有如皮球，十一岁，象小弥勒佛。

大牛则名符其实，壮大如牛，十五、六岁，要比小邪高出半个头，大鼻、唇厚、细眼、着蓝色棉袄。

小田最小，只有九岁，五官适中，清秀可人。

他们皆是猎户人家子弟，平日过得甚是清苦，但只要过得去，小孩都是知足而快乐的。

“哇佳佳！诗口口，好，你们都在。”

小邪所说者，皆是这伙小孩才能听得懂之口头禅。

“哇佳佳”，意味着有点可惜和叹气的样子，而“诗口口”，则是非常得意而有赞美人家之意。

二楞子抓住小邪左手问道：“小邪你怎么好几天都没来，我们好无聊，真想去找你哪！”

小田清脆的声音已传出来：“小邪，我爹昨天打了一只小山猪，他说要给你一点，怎么样？很好吃喔！”小孩可爱之处，就在于天真无邪，语意纯真。

小邪：“小田，先替我谢谢你爹，回头我会去拿！对了我还得弄点茶叶，给你爹，对吗？”

小田天真笑道：“小邪，我以为你忘了呢！”

大牛道：“小田，小邪答应过人家的事，他是不会忘记的，赶明儿小邪一定载上一马车到你家去，让你爹笑个口合不拢。”

“哈哈……”小田笑道：“那我爹一定高兴死了。”

小胖：“小邪，你今天是不是要那个什么？咋啦呀咋啦的？”他笑眯眯地望着小邪。小邪笑道：“当然，最近手气不同凡响，杀他一个人仰马翻，血流成河，然后大家吃红，老的也算上啦！”

“哇！好耶！好耶！”众小孩狂叫不已，因为他们的帮主，已经大发神威，他们少说也会喝点汤。

大牛问道：“小邪，我们找陈大户他家少爷吗？他已问我好几次，说什么时候才能碰到你，他想报仇，小邪你怕不怕？我只有两个铜板。”说着一翻口袋。

小邪抿着嘴叫道：“笑话！大爷……不！大哥我，什么时候怕过谁来？收下！”他按住大牛双手继续又道：“今天不用你们的钱，而且你们准备一人分十两银子，拿九两回去，一两留着好过年。”

他倒像极了一派帮主在分赃，钱还没赢到手，就来个家家有。

大牛笑道：“好，那我去通知陈家大少爷了！”说完他已转身。

“等等！”小邪道：“大牛，别急，我算算看要叫他带多少银子来才够。”他喃喃道：“小胖、二楞子、大牛、小田、还有小二哥，加上小胖他家，大牛他家，小田他家……一共一二三……八，八十两，干脆凑个一百两好了。”他叫道：“大牛，你这就去通知陈家大少爷，叫他准备一百两银子，你就说我带了二百两，够他赢的，若没有一百两，我不跟他赌。”

大牛、小胖、二楞子、为之咋舌，一百两，足够他们全家用一年还有剩哩！

小邪笑道：“客气什么，快过年啦！俺没压岁钱发给你们，还当什么老大？你爹他们都对我不错，我也要孝敬一下老的，省得他们不让你们出来；没关系，赢多少，就拿回去，告诉你爹他们，就说是我送的，他们一定乐得……直叫诗口口。”

在这塞外地区，除了打猎以外，除了赌还能干嘛？小孩长大了，也一样上山去，什么功名，考状元，在这里可不管用！大人对于小孩之将来看法很简单，老头是什么，小孩也是跟定了，故而他们过得清苦，但也快乐！

大牛：“好，我去叫他，但不知他有没有这么多钱？”

小邪道：“没有也想法子叫他有，他家是大地主，有的是钱，叫他口袋装满了再来找我，不够向他爹爹要几两，他奶奶要个十两，他娘、他妈、他姊姊，他妹妹，他掌柜的都要个几两就够了。”

小邪可不知道家庭里面是如何称呼，如何长幼区分，只好将他脑袋瓜子所想到的统统念出来，他想这样总会对上几个吧！

大牛道：“那我去了，你等我，一会儿我就回来。”他迈出大步，已往镇尾陈家奔去。

第二章 赌你的压寨夫人

小邪一看大牛已走远，心想：“这陈家小子，不怕死，上次输地脱裤子，今天还想报仇？报个屁！报仇？”吃吃笑了一阵，转身向大伙，道：“二楞子、小田、小胖，我告诉你们，我爷爷下个月要叫我到中原，你们有没有兴趣？”语气之间，充满兴奋。

小邪对外人，皆称老头子为爷爷，但事实上，杨小邪是在十年前，被老头带到“莫塔湖”的，他们俩之关系，到现在都还没搞清。当然这问题出在小邪身上，因为他觉得老头子已叫习惯，何必花时间去改口？而老头子亦一直保持沉默，甚至连姓名都没告诉小邪，就这样，两人莫名其妙地混在一起，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有深厚的感情，这感情已超乎祖孙或师徒了，这感情，也只有他两人才能明了，别人是无法窥探的。

二楞子惊道：“小邪，你要离开我们了？”他有点紧张。

小邪笑道：“放心！二楞子，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我不回来，又到那里去？我是想问问你们是否要到中原玩玩，很好玩的呀！”人还没到中原，他倒先吹中原很好玩，但说其是赤子心也未尝不可。

小胖拍手叫道：“小邪，我要去。”

“嘻嘻……”小邪长笑不已。他哪真的要人去，只是想在徒子徒孙前表现一下自己长大啦，和其他人不同了！他笑道：“小胖，你爸爸会答应吗？”

小胖一想到他爹，什么兴趣也没有了，他道：“小邪，还差几年才行，你先去，以后我再去找你。”

小田道：“小邪别忘了，把那什么地方的东西，带些回来让我们看看好吗？”

“嘻嘻……”小邪笑个不停，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快人快语道：“好，没问题，下次回来，你们统统有奖。有什么，我带什么，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玩好的。来，我教你们玩掷骰子。”他从口装里拿出四颗骰子兴致勃勃，“注意啦！骰子转了一会儿停下来，第一颗四点，第二颗四点，第三颗四点，妈的，都是四点。

“哇！好耶！好耶！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小邪趾高气扬，肩头直耸，嘴巴抵得象只哈巴狗，他笑道：“没问题，你们要几点，就几点，今天我烧了香，也拜了佛，神在我手上，不信你们试试看就知道了。”

果然，小胖他们要几点，杨小邪就掷几点，看得他们目瞪口呆，直叫我的妈呀！

玩了半个小时，大牛已奔回来。

“小邪，小邪，成了！陈大少爷叫我们在他家后门那座小土地庙等。”喘口气大牛又道：“他说要见见你带的银子才赌，否则他不玩。”

小邪一听叫道：“他奶奶的，神气活现，他以为到土地庙，土地公就会保护他？做梦！要输钱还要找人家麻烦，好！这次非赢他二百两银子不可！”说着他已拿出一张又旧又黄的破纸来：“银子倒没有，不过银票却有一张，是上次一个过路人输给我的，我又不认识字，但上面有好几个圆圈，开头的又不是筷子，而是蚯蚓，那人说是五百两哪！可惜再来镇没有钱庄，换也换不开，留在身边，如同废纸，今天拿去向陈大呆换换也罢。”

小牛目不识丁，他笑道：“好，这就成了，但不知他要不要？”

小邪道：“废话！大呆他比我还想赌，否则他也不会三番两次来找我，就是我们只有两个铜板，他也赌得笑呵呵，他奶奶的，他是个活生生的赌鬼。”

大牛笑道：“等一下，我也押两个铜板。”

小邪道：“可以，不过你押错了那只好光着裤子回家啦！”

大牛笑道：“输光了也没关系，我们快走别让他等急了。”他知道小邪是不会赢他的钱，故而答得如此开心。

小邪手一招叫道：“走，大伙，咋啦呀咋啦去……”

众人向北边土地庙行去。

“咦？！这小子还没来？”

大牛：“大概快来了，我们等一下如何？反正时间还多着，等他一下，又有何妨？”

“也好，二楞子，你带小胖、小田到附近玩玩，我和大牛到陈家大院看看。”

二楞子笑道：“小邪，你去吧，我在这等你们。”

小邪笑道：“大牛，那我们走，到陈家后院看看。”

两人同行，往陈家大院奔去。

陈家后门，在土地公庙以南百丈处，不久即到。

大牛在后门敲着门，小声叫道：“小龙，快出来呀！小邪已经来了。”

里面没反应，大牛又敲了好几次。

小邪有点不耐烦：“我进去看看，围墙只有两个大人高，难不倒我。”话音一落，他已腾身，轻而易举地翻墙而过，落在院子里。

院子有花圃、假山、小桥流水、红亭玉栏，甚是典雅，接着一排厢房，朱栏画栋，很美。

“他妈的，有一套，这么多漂亮法，”小邪他边走边欣赏，这塞外能得一见的好景。蓦地——

“小龙，你要这么银子干嘛？”一阵细碎脚步声已传来，发话声象是女人。

小邪一听闪入暗处，心中窃笑不已，暗道“小龙是要拿银子来侍候大爷我的！”

“大姊，镇上有只白色小狗，听说是中原带来的，我想买下它，只差十两银子，你先借我，下个月我还你，好不好嘛？”

“小龙，看你！又来了，上次你还说要买好马，结果弄得灰头土脸回来。现在又要买这些小东西，你不怕爹生气，把你关起来？”

“姐！这次不会啦，我只是买小狗？不会像上次一样，你就行行好，反正我是向你借，一定会还你的！”

“好吧！不过可别让人给骗了，带只狗回来喔！”

说着已传出衣柜碰撞声。

小邪叹道：“他妈的，这小子不老实，这再来镇最近半年已很少听到狗叫声，宁静得很，哪来中原狗，若有也轮不到你，我小邪早就咋啦呀咋啦，吃喽！”

原来这镇上无论是什么狗，只要碰上小邪，那可真是命中注定要上桌了。近半年来，他努力扑灭狗叫声，果然成绩斐然，为了打探香肉行踪，他不时故意找人谈话：“最近晚上好像很安静嘛！”语气之中，存着开玩笑心理。而镇民们也以为冬天到了，狗儿也要过冬：“外面太冷了，狗儿都躲在屋里

不出来，外面就显得安静了。”小邪一听暗自窃笑。”

杨小邪他是逢狗便杀。

他觉得小龙还没凑足一百两，也不急，一翻身出墙向大牛道：“大牛，别急，我们休息一下，小龙还在替狗洗澡。”大牛纳闷但也不多问，两人奔回土地庙。未时一过。

“来了，来了！哇！还带帮手啊！有意思，有意思！”

只见小道上已来了三个小孩，皆着丝绸，一眼便知是富家子弟。

“小邪，小邪，我来啦！”是小龙的声音。

“啊？！小勇，李姐也来了？这下可惨了！”小邪感到不怎么舒服。他知道女孩人家，大部分输不起。

李姐长得眉清目秀，编着两条长辫子，红色绸缎长袄，有几分泼辣味道，她和小勇是姊弟，镇外李家千金，比小邪大两岁，刁钻得很。

小龙、小勇年龄和小胖他们差不多，人也长得很讨人喜欢，但眉宇之间带有一股任性，骄纵之态。

李姐叫道：“小邪你干嘛？一见面就骂人？是我得罪你了？”瞪着水汪汪大眼睛往小邪瞧去。

小邪无奈苦笑道：“可不是吗？逢赌莫见女人，那是必死必输啊！”这是他的经验谈，因为女孩“输，就会赖帐”而且还会哭哭啼啼。他最不喜欢和女人赌钱。

李姐嗔道：“谁赖过你了？你可不能口说无凭，乱侮辱人家！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

小邪暗骂一句，他道：“叮叮叮，叮当叮哪！上次在街上哭的，不知道是哪家小猫？妙妙！哭得好可怜哪！好伤心啊！”他是说上次李姐输光了不敢回家，当街就哭了起来那趟事。

“你……”李姐伸手就要打。

小邪轻闪躲掉一拳：“怎么？我说的可是小猫，还没变成小狗、小猪算对你客气了，你还想打人哪？来呀，谁又怕了谁？”他也想打李姐几个耳光。

“李姐，小邪别闹别闹！”小龙立即上前拦挡在他俩中间，“再闹被人家听到了，什么都别想玩，静一静好不好？”他想这一闹，要是传到老爹那里，这还得了，别捉狗不成，吃了一大堆狗屎。

小邪只想气气李姐，并非真想吵架，“这次我要让你输个精光，脱着衣服回去。”

“你敢！”

“有什么不敢，我看你连人也输掉，做我的压寨夫人算了，嘻嘻……”

李姐奇道：“什么是压寨夫人？”

小邪道：“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急个什么劲？”

小勇：“小邪，别闹了，我们开始吧！我是骗我爹要到小龙家玩，等一下还得赶回去，快！我们来玩。”

小邪：“好吧，你们既然想早点翘，我也不耽误你们的青春，走，到庙里去。”

几个人两步三步已到庙里。

小邪双掌合十向土地公拜三拜，道：“土地爷你好，没事向你借用一下桌子和酒杯，等一下赢了再给你添香火钱。”说完拿起酒杯，倒掉水酒，摆在桌上，“可以了！”

小龙从口袋掏出大小十几锭碎银：“小邪，这刚好一百两，你点点看。”他还真老实，一百两就是一百两，还要叫小邪点，看样子，是输习惯了，知道迟早是人家的，先点后点一样。

小邪看也不看：“好，不错，一百两，不过你放心，俺最讲义气，你输了，我会拿点盘缠给你，让你加加菜，吃吃狗肉，使你无后顾之忧。”

小邪是怕小龙输光了，连买狗的钱也没有，回去无法向他姊姊交代，故而有此一言。

小龙钱一到手，早已将话忘得一干二净，他还以为小邪要他买狗肉吃，他道：“我不吃狗肉，买别的行不行？”

小邪：“随便你爱吃什么，就买什么，我可管不着。”他转向李姐，他道：“李姐你呢？还有小勇。”

李姐拿出两个金元宝，一个约抵一百两银子：“如何？这够了吧！一个是小勇的。”她很得意地笑着。

小邪：“够了够了，不过你等一下难免要当衣服，我先估个价。”凝目看了李姐一会儿，“我看你衣服就算五十两好了，压寨夫人二百两，先说好，等一下可不准加价，否则我不收。”

李姐叫道：“什么是压寨夫人嘛？”

小邪叫道：“就是做我的老婆，懂吗？没学问。”

李姐脸一红骂道：“谁要做你的老婆？神经病！”

李姐正是情窦初开之尴尬年龄，含情脉脉，她老早就喜欢上小邪了，只是无法将自己深情吐露，只好以吵架来发泄，每次吵嘴她总觉得快乐无比，只有如此，她才感觉到小邪在注意她，现在小邪说要她当老婆，她恨不得这是一件真实的事，可惜这只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

小邪：“你笑？你以为我真的要你当我老婆？我是要你天天洗衣服作饭种菜，侍候我爷爷，哼！好命？”

“你！”李姐咬咬嘴唇：“作饭就作饭？你以为我怕了不成。”她赌气地说出口。

“怎么？你没输就要到人家家里作饭？也不怕镇上的人笑，弄不好，还说我拐跑你呢！”

“你？”李姐气得说不出话来。

小龙：“小邪，别再说了，我们玩吧！对了，你的银子呢？”

小邪从口袋拿出一两银子丢在桌上。

“一两？”小龙、李姐及小勇很失望地叫着。

小邪：“这有什么稀奇，对你们可以说一两也不用，不过为了守信用，别急，还有。”

他从口袋掏出那张五百两银票晃了晃，“着，这是开封“吉祥钱庄”的银票，五百两怎么样？”

李姐接过头看了看：“没错，但在这里又换不到银子。”

小邪：“放心，赌赢赌输不赌赖，我是要让你们知道我没有骗你们，钱，我是有，我保证给你们换银子，只怕你们没这个本事赢。”

李姐：“哼！别得意，今天可不一样，小龙，用我们的骰子。”

小龙从口袋拿出四颗骰子放在杯中，“小邪，今天用我们的骰子，好吗？”

小邪：“都一样，是你作庄呢？还是我作庄？”

李姐：“我作庄，先押大小再押点数。”

小邪：“行，你摇吧！”

李姐得意笑了笑，拿起酒杯开始摇了起来。

“下下下，别担心，有我在，这次押小。”小邪很自信地往小押，大牛他们也跟进。

“开！”李姐笑得很开心，第一庄，旗开得胜。

“哇咔！”小邪瞪大眼睛叫道：“不可能嘛！”

小胖他们失望地看着小邪。

小邪苦笑道：“有鬼，妈的！有鬼！”

李姐又摇了骰子，照正常这次也是小，但小邪吃了一记暗亏，突然改口叫道：“大”，结果是大，大牛他们又笑了。就这样有吃有赔，小邪心中纳闷，头大如米斗，怎么都猜不准。他已怀疑骰子有诈。

“来，赌单双。”

李姐笑道：“好。”这次小邪下单，被吃，第二次下单，又被吃，第三次还是单，一样被吃。

李姐笑哈哈，小勇小龙也笑哈哈。

而四位小鬼看到老大罩不住了，有点担心。

小邪心中直叫着：“邪门！邪门！一定是假骰子。”他叫道：“不押单双，比点子。”

李姐：“好。”他将杯子打开，拿出骰子。

小邪心想：“只要骰子到我手中就知道是什么玩意了。”

李姐：“我押十两。”小邪：“好！”

小龙：“我也押十两。”

李姐一扔，加起来是九点，大叫道：“好！天门。”她沾沾自喜，因为点子就是九点最大，再下来就是对子了，难怪她会这么高兴。小邪将骰子在手中秤了一下，心道：“他妈的，原来是灌了铅。”转了转骰子，他已能辨别较重的是几点，较轻的是哪几点。笑了笑大吼一声：“脸盆哪！”骰子转了又转，第一个停下来五点，第二个五点，下两个也是五点。

“脸盆！果然是脸盆，他妈的通吃！”

李姐脸色一变，吃了一记马后炮，她又拿起骰子扔了四个二高兴叫道：“是丫头！”

小邪笑道：“丫头比不上扫把的，嘻嘻……”骰子一扔“扫把啊！”果然又是四个三。

只要李姐掷两点，他就掷三点，李姐地杠，他就天杠，李姐可是屡况愈下，转元钱都输光了，小龙也差不多啦！

小邪看看他们意犹未尽，笑道：“怎么？还想玩？”

李姐：“借点给我，下次还你。”

小邪：“算啦，谁要你还，我不说好了吗？衣服一件十两，全部五十两，人值二百两，换不换？”

李姐不信，她明明作弊，还会输，可惜她没想到碰上天下第一赌鬼投胎的杨小邪，注定要倒霉。

“借就借嘛！”李姐脱下外衣丢给杨小邪。

小邪笑了笑，不客气地收下来。

李姐这次押大，结果没起色，不到十秒钟，衣服变成别人的了，她想：

“这小子难道真敢把我捉回去不成？先骗骗他二百两再说，赢了再还他。”遂又以身子抵押借了二百两，小龙也借一百两。

小邪很大方，让他们玩久一点，借的嘛！总不能这么快就解决了。但三刻钟一过，他俩还是倾家荡产，尸骨无存。

小邪呵呵笑道：“不幸得很，土地公今天站在我这边，你们可不能怪我喔！没关系，下次再来。”

小龙前后共输了二百两，李姐和小勇一共输了四百两，很惨。

小邪要算算总帐了，他道：“时间也差不多啦，你们也输光了，我看就此收摊吧！小龙，这十两你拿回去还你姊姊，其他的有空就拿给二楞子，我下个月要到中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你要还喔！我不逼你什么时候还，只是我不在时二楞子他们有困难，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否则我回来，有你好受。”小龙：“我一定还，但你什么时候再来？”小邪：“很快，我爷爷交代的事办完我就回来。”李姐输光了连身子也押给小邪，楞在那儿，不好意思开口。小邪知道根本不可能带她回去，但也不能如此善罢干休，他道：“李姐，那你就跟我回去吧！改天我再到你家说媒。”

李姐没想到小邪会来这一招，急道：“小邪你别当真，我怎么能跟你回去？不行！不可以。”

“这可由不得你，谁叫你要输给我？输了就不能赖。”

“我回家拿钱还你就是嘛，我不能跟你回去，我爹会打死我的。”

“怎么，你当我是呆子？竹杠、还是杠子头？叫小勇回家请你爹来赎，否则我不放人。想赖？没这么简单。”

“哟！凶起来啦！怎么样，我就是赖定了，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她两手插腰，很是凶悍。

“哇哇哇！来硬的，输了还卖乖，好！”好字刚说完小邪一飞身越过桌子“啪”一声，轻轻打了李姐一嘴巴，“嗯，好香哪！”闻闻右手又道：“值十两银子。”

“哈哈……”大家都在笑，连小勇也在笑。

李姐愣住了惊叫道：“你，你……”

“你什么你？”“啪啪啪啪……”小邪一口气打了二十来下。忍不住呵呵笑了起来。

这二十来下虽然不痛不痒，但李姐哪有受过这种气，“呜呜……”已哭了起来。

“站住！”小邪大吼一声：“再哭，再哭就把你衣服剥光。什么玩意儿嘛！”

女人可以被打、被骂，但很少忍得住衣服被剥光，李姐一惊刹住哭声，象突然间塞了一个大馒头似的，憋住了。

小邪道：“我就知道女人一输就想哭，一哭就闹个没完。反正我也打过了，二百两我不想要，衣服你带回去，这种爱哭的老婆我也不敢要。”他转身向二楞子、小胖、小田、大牛，他道：“我们回去吧！”

说完，人已向镇东走去。

李姐楞在那儿，心中若有所失，是感激？是迷惘？还是伤心？

她难以分辨，眼望着小邪消失在转角处，怅然若失，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小龙安慰道：“其实小邪很好，他从不耍赖，而且也不会为难

人家。他是跟你开玩笑的。你的衣服，他也还你了，你的嘴巴也没被他打肿，钱输光了是我们运气不好，而且我们还用假骰子，没被小邪打烂脑袋，已算幸运了。”

李姐幽幽道：“可是我就是不服气，每次都输给他。”

小勇道：“这有什么办法，人家天生就是赌鬼投胎，连土地公都怕他，我们算什么？走吧，姊！我们回去。”

李姐嗔道：“不要，我不甘心。”

小勇道：“姊姊再不走，等一下爹问起来我可要照实说，到时候你别怪我。”说完不理李姐，他已独自往回路走去。

“喂喂喂！小勇等等我嘛！我回去就是。”李姐追了下去，再凶悍的女孩，也是会怕她爹的。小龙也象斗败之公鸡，垂头丧气走回家。小邪边走边比手划脚，眉飞目笑，说些大道理，吹嘘一番，其实赌归赌，没有一点真本事是不行的。

小邪：“二楞子，咱们今天赢了不少银子，分银啦！统统有！”

二楞子惊道：“小邪，这么多银子，我们怎么敢拿，给我们一点点就好了。”

小邪：“怎么可以？二楞子，我要到中原去，一时之间还不能回来，谁赚钱让你们花？我是要你们拿着银子，必要时也可以用！这年头求人比求什么都难，我可有数十年之经验，基于这些教训，我可不愿意看到或想到朋友和我一样去求人家，那种气憋都憋不住，我来分。”说着他将银子分给大家，自己一两也不剩：“二楞子二百两，大牛三十两，小胖三十两，小田三十两。没了，回去交给大人二十五两，留着五两当压岁钱。”

二楞子惊道：“小邪，你怎么会这么多给我，我用不着这些银子的。”

小邪笑道：“二楞子，你和小二哥，都没有爹娘，要是有事，想找人帮忙都找不到，放着点钱你放心，我也放心，如果没用完，我回来再还我还不是不一样。”二楞子没说话，他知道小邪的用心。再说已没意思。

大牛：“小邪你呢？你一点都不用吗？”

小邪潇洒地笑了笑道：“不用，只要有狗的地方，我就饿不死，只要有人的地方我就有钱赚，况且我一个人也没什么好花的，你不必为我担心，我很能混哪！”

大牛也笑道：“中原一样这么好混吗？”

小邪：“当然，中原人都很呆，听说他们连马跟驴子都搞不清楚，这种呆头鹅，很好杀，三两下就解决啦！”

众人听得眉开眼笑，因为小邪在他们心目中已是一位无所不能的超人，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可惜杨小邪偏偏是吹牛的能手。

小邪看看天色，觉得已近黄昏，也该散场了，他道：“小胖、大牛、小田，天色已晚，你们回家去吧！”

小胖笑道：“那我们走了，别忘了要到中原时，要通知我们喔！”

“一定，本王要走，总该有人送行才对。”

他们告别小邪后，兴高采烈就往家里跑，报佳音去了。此地只留下二楞子一人。小邪掏出一两银子道：“二楞子，这一两银子是给土地公添油香钱，有空你替我去烧个香。虽然刚才我只是开玩笑，但玩笑归玩笑，能够作到不失信，那就尽量作，如果今天输光了，我也是没办法，只好失信啦！”

二楞子：“好，我也要烧个香保佑你平安，早点回来。”

小邪笑道：“不必啦！我是金刚猪，克不死的，我还要到小二哥那里拿些茶叶！我们一起走。”

说完两人已往茶铺走去。

寒风轻吹，凉意已上心头，斜阳残挂，更映出小镇古朴凄清。突地“得啦得啦……”一阵急促马蹄声，已传遍小镇。

镇东一匹黑马已往街道狂奔而来，其势之快有如电掣风驰，流星追月，快得令人窒息。

此马一看即知是大漠名种黑龙驹，长得俊逸非凡。

马上依稀可见是位黑衣姑娘，黑色劲装、长靴、扎有两条辫子，手执黑马鞭，除肤色外，全身尽黑，配上黑龙驹，给人有一种威严而泼辣之感觉。但人却很美。

一人街道，黑衣姑娘象是有意逞威风，叱叫一声，马鞭直抽黑龙驹，“嘶……”黑龙驹似能体会人意狂加劲道，电也似的狂奔小镇，也不管街道行人是否避得开。“呀！小田！”杨小邪已看到小田正在路中央。

原来小田拿着银子高兴地往家里跑，他正在小邪前头悠哉悠哉地逛着街道。平常镇上哪有这种冒失的骑士，何况又是冬天，等到小田已感觉到马匹往自己奔来，想避已是来不及，眼看他就要被黑龙驹踩到了！

“啊——”小邪大吼一声双目尽赤，腾身往前冲去直扑小田，其势如虹，有若一道青云，令人无法看清。

“砰！”小邪已将小田往前推开，自身因冲力已竭，“啪”摔在地上，跌了一身泥。就在电光石火之中，黑龙驹已“呼……”一声，划过小邪背上，只差一点就踩到小邪身上。

“他妈的，嘻嘻……”小邪一看小田已脱险，而自己虽然摔了一身泥却安然无恙，很自满地笑着，“不错，辣椒还是小的辣，嘻嘻……”谁知道笑声还没到一半，背后黑影一闪，“啪”一声，小邪已挨了一鞭，“哇”身形往前滚去，一个“懒驴打滚”摸着背后，已站了起来。身形未稳，只见那黑衣姑娘一脸愤怒地又追上来，马鞭一扬直往小邪身上抽。

“哇咔！”小邪大叫一声，一招“推窗望月”双手抄住马鞭，“臭丫头，我没找你就算你好运了，你竟敢偷打我？妈的，你以为我好欺负，哎唷！”话音未落，黑衣姑娘已打出一支袖箭，直取小邪胸

口，“死男人谁叫你挡道！”语音虽美，但却泼辣异常。

“他奶奶，”小邪大惊，一招“鹞子翻身”往左闪，避开短箭，随手已放出一招“翻云覆雨”。这次他不是打人而是打马头，他想打人不如打马，存心想让姑娘跌个“狗吃屎”。

“嘶……”黑龙驹头部一阵剧痛人立起来，犹踢前腿，“啊！”黑衣姑娘惊慌叫着，但她技术了得并没有因此而被摔下来，叱喝一声，马鞭又往杨小邪头上罩去。

“来得好！”小邪怒吼一声，身形微晃数下反手一抄，已抄住

马鞭，叫道：“骑马也不长眼睛，撞了人还敢打人，什么东西！”

“你是什么东西，敢挡我黑龙驹的去路！”

“什么黑龙驹白龙驹？等一下我通通拿去涮马肉，连你也一起涮了，哦！好痛呀！”他背后鞭伤又起了一阵剧痛，忍不住伸手去摸伤口。

“你敢动我飞龙堡一下，我爹不会放过你的！”语气之间充满任性与乖

张。

这时街道上已围了许多人在看热闹。

黑衣姑娘更是见人潮已多，更是嚣张，双腿一挟，又纵马向杨小邪踩去。

小邪轻身微闪，已潇洒避开，现在他有心情开玩笑。

“什么玩意儿嘛，飞龙堡、飞猪堡，我杨小邪怕过谁来？你这个臭女人，骑马也不长眼睛，想撞死我的朋友？他往小田一拍：“不要说一个臭猪堡，就是十个臭猪堡，我也要叫你们天天吃猪屎！嘻嘻嘻……”骂到最后他觉得飞龙变飞猪很好玩，所以就笑起来了。

要是杨小邪知道飞龙堡是武林第一大堡，也许他已偷溜了，哪敢骂出这番话？但如果真的已卯上，他也未必含糊任何人，这就是他的本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家家好，但已没办法做到家家好时，他会叫道：“谁又怕了谁？”硬来个玉石皆毁。

“你敢侮辱飞龙堡，你不要活了！”右手一扬，她又打出一支袖箭直取小邪左眼。

“好狠的女人！”小邪“大悲指”一弹，轻易将袖箭弹开：“你想打死你老公是不是？专门暗箭伤人，要暗箭我多的是。”“咻——”一支闪亮柳叶飞刀已插在黑衣姑娘衣领上：“怎么样？比你行吧！太岁头上你也想……乱来，真是一副猪眼，光摆着不管用啊！”

黑衣姑娘没想到这位“邋遢”小鬼身手如此了得，自己想闪避飞刀都力不从心，不由得脸色变了数变，厉道：“你敢杀我？我爹是飞龙堡主，他不会放过你的！”

这姑娘正是飞龙堡之掌上明珠韦瑶琴，从小就被家人宠惯了，现在眼看自己“不管用”自然而然就想到她爹，名闻天下之“飞龙堡主”韦亦玄。可惜杨小邪不是走江湖的，这个帐他可不买。

“嘻嘻……杀你？哈哈，我还不想连你都杀了！”寒光再闪，飞刀已直取黑衣姑娘臀部。“呀！”黑衣姑娘大叫一声，赶忙闪躲，以为自己“中奖了。”小邪嘻嘻直笑道：“别急，我还想叫你屁股开花。射射马鞍没关系的，我一向很喜欢放马后炮，得罪之处请多多原谅。嘻嘻——”

黑衣姑娘仓皇失措，又是惊慌，又是愤怒，突然她娇叱一声，故意纵马踩向小邪，一支袖箭已射向站在旁边的小田，来个“擒贼擒王”。

“哇！”小邪哪想到这恶毒的女人会来这一招，怒喝一声，一个“长虹贯日”甩掉右手马鞭，往小田射去。但袖箭已出，其势如电，岂是小邪所能追赶得到？情急之下“咻——”只好用飞刀打掉那支袖箭，只差毫厘小田就一命呜呼了。

黑衣姑娘一见小邪背后空门大露，甚是得意地冷笑一声，“喝”五支袖箭已取向小邪背部，“看你这次往哪里逃。”

“哇呜——”小邪觉得背后已有五缕劲风袭来，可恨自己悬在半空中无法变换身形，只得拧身抽出飞刀用力一挡，“呃！”左肩已被一支袖箭射中，人也摔了下来。一见血小邪已恼火，“妈的！”大喝一声，不退反进直冲黑衣姑娘，其势之猛有若负伤老虎，锐不可当。

黑衣姑娘一见这小子受了伤还如此霸道，心中一寒也不敢再战，一调头，“喝——”纵马逃开，往镇西窜去。

“逃？看你往那里逃！”再喝一声，他已狂追上去，展现出他那天下无敌之跑功。“呀——”三个起落，再一个翻身，右手已揪住马尾，“啪！”黑

衣姑娘一鞭又抽在小邪肩头，小邪不闪不避，硬接下来，右手一挥飞刀将马尾斩下，两脚往马屁股一蹬，翻身笑嘻嘻落在地上。

“嘻嘻，一个漂亮的女孩骑在没有尾巴的马上，这……嘻嘻……哈哈……”就有这样的人，宁可挨上一鞭，也要将马尾斩下来。天下除了他，已找不出第二个了，他愈想愈好笑，已当街狂笑起来。

黑龙驹被踢中臀部，悲嘶一声，往前狂奔，不久就消失在镇西，没有尾巴的马，实在不怎么好看。

小邪检查一下自己伤口，还好袖箭力道不足伤得不深，但也流了不少血。“啐！”他吐一口口水在地上，恨道：“我还没见过这么狠毒的女人，连小田的命也要，下次一定把她的头给剔光，今天便宜她了，只割马尾巴！也好，嘻嘻！让她风风光光地回老家。”说完已走向小田。

群众对这戏剧性地发展，不觉莞尔一笑，不时对小邪招手，小邪又再次地当他们的开心果了，不久他们也各自散去。

小邪走到小田身旁，替他检查一下：“小田怎么样？哪里不舒服？”

小田：“没有，只是屁股有点痛。”

小邪笑了笑：“没关系，只要没受伤就好，改天我把那女的抓来，让你踢她几下屁股，越重越好！你回去吧！天色有点暗，别让你爹担心了。”

“谢谢小邪，我回去了。”说完他已往家里方向走去。

二楞子走了过来：“小邪，伤得怎么样？要不要紧，这女的好恶劣，大概是中原来的。”他也恨死了那个女人，语气之中充满愤怒之意。

小邪恨道：“有什么了不起，都是一些狗仗人势！你看到她三言两语就是什么飞龙堡什么她爹的，十足的狗仗人势，别忘了……”他伸头在二楞子耳边笑道：“我是专门杀狗的，哈哈……说完他已狂笑不止。

二楞子他虽然也想笑，但他还是担心小邪伤势，他急道：“小邪！我是问你伤势怎么样了，看你，还有心开玩笑。”

小邪：“受伤？谁不会受伤？我也时常受伤。这臭娘们的箭算什么？小儿科，射小猫还差不多！射人？好象在替我抓痒一样。你放心，我爷爷说天下没有人能够要我的命。”伸起左手转着，表示他受的只是皮肉之伤。

二楞子一看放心道：“刚才我还为你捏了一把冷汗，想不到你武功如此了得，以后我可放心了。”

小邪笑道：“差不多啦！逃命倒是有一点，武功高强那我可没有这份本领，你看，我不是跌了一身泥？哪来的武功高？”

二楞子：“那是你要救小田，才会如此，否则那女孩一定伤不了你。”

小邪：“说的也是。人说走桃花运会倒霉，我还没走，就倒楣了！下次我要把她辫子割掉才甘心，今天便宜她了，走吧！我得赶回去，我爷爷在等我呢。”

说着两人回茶铺，喝口茶吃几个包子，聊了一阵，小邪已拿着茶叶，老酒及一些卤味，告别小二哥及二楞子，返往“莫塔湖”。

一路上他时而笑，时而怒：“什么飞龙堡？臭龙堡！下次我可要一个个把你们理光头，他愈想愈有趣，已忘了刚才的凶险，一路笑回家。

寒风再起，斜阳已逝，柔雪轻飘，夜又将来临。

在通吃小筑。

老头看小邪灰头土脸也不是第一次，已经习惯了，他笑道：“干嘛？是不是考状元啊！考上了没有？”老头也是一有机会就会调侃小邪，以资报仇

雪恨。

“呵呵……”小邪笑道：“考是没考上，倒被恶狗咬了一口，满痛的。”

老头笑道：“不错不错，这叫终日吃狗肉，终于被狗咬了。哈哈难得难得，是什么狗呢？凶不凶？”

“是飞狗。”

“哪里来的？”

“飞龙堡。”

“飞龙堡？”老头站了起来，很是吃惊。

“怎么？这狗大有来头？”

老头不语，独自踱来，踱去似在想什么，不久他自言自语道：“不可能，不可能，他们一直在贺兰山银州一带，难道已经发展到这里了？……嗯，也许吧！都十年了。”

“老头你在胡说些什么？飞龙堡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好是坏？好的就拍屁股算了，要是坏的，我可不能放过他们，尤其是那条母狗。”

老头叹口气道：“也说不上来，看起来是正派人物，但我老是觉得有点问题，小邪，这也是要你去办的其中一件事情。”

“真的？”小邪笑呵呵，他是愁没有机会到飞龙堡找那丫头算帐，这下子可合对了肚脐：“臭母狗！咱们真是有缘啊！”脑袋一闪，他已想好对付韦瑶琴的方法，乐得舞手划脚，不亦快哉。

老头一看，怕这小子闯下大祸，他笑道：“小邪，在还没了解飞龙堡底细之前，不能太难为人家，虽然他们势力一天天增加，但他们可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武林同道的事，你只可以暗中侦察，懂吗？”

“我觉得飞龙堡都是一些牛鬼蛇神，不是什么好路数，要不然哪有这样的女孩出现？”由于韦瑶琴的霸道不讲理，小邪已对飞龙堡甚是“感冒”。

“小邪，你不可太武断，江湖你可没闯过，很多事是不能以常理推断的。”

“我这又不是用常理推断，而是用歪理推断，他们连一件事都没做错，就表示每件事都错。”反正他是认定飞龙堡不好，干脆来个乱推断。

“别胡说！常理推断的都有错，那歪理更不用说，你少给我乱来。好好准备一下，再几天就到中原吧！”

老头知道小邪是个惹事精，要是被缠上了，就象粘上蜜糖，甩都甩不掉。他怕小邪一使性子，将飞龙堡弄得一塌糊涂，这就罪孽深重了。

老头：“到中原磨练一下自己，别老不务正业，整天混在赌场里，没出息！”

“喂喂喂！老头，你磨练我还不够惨啊！要不是我中气足，差点就死在你手中，你还想整我？”

“小邪！我不是要你吃苦，而是去磨练经验，就象今天，你要有足够的对敌经验，就不会受伤，也不会跌得满身泥，何况你的武功又是一团糟，唉！真拿你没办法。”

“呵呵……”小邪一看到老头每次说自己武功差，都会得意一笑，心想：“死老头，你故意把我抓来，叫我学武功，耽误我的青春，嘿嘿，我偏不学你又能怎么样？想要叫我混江湖？窗都没有，还有门？”想归想，他还是很认真回答老头的问题：“老头，不是我不行，是那个丫头用袖箭暗算小田，我赶去救才挨了一箭。”

“你还嘴硬？如果你有经验，一定会想到小田在附近很危险，会被敌人

利用，所以你会叫小田走开，这样她不就无机可乘了吗？要是你武功好，她的袖箭也伤不了你，真是死要面子。”

小邪呵呵笑着，没有反驳。

“以后记着，和人过招一定要无后顾之忧，否则宁可保护所顾虑之人或物，如果你的顾虑被对方制住了，你也差不多啦！虽能反败为胜但大多得不偿失。”

“是。”

老头瞪了小邪一眼嗔道：“有伤一定要治疗，不管是大是小都一样，敌人最有可能在你受伤时再来突击，伤没治好，动起手一定会吃亏。快去治伤，人在江湖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别人你还照顾个屁！还不快去治伤？”

“是！”小邪暗道：“他妈的，在外面被狗咬，回来也被咬，倒霉透顶了。”

“什么！你说什么？”老头突然大吼起来。

小邪吓了一跳，急道：“没有，没有，我只是说狗咬人很厉害哪！”他有意说老头是狗。

“知道就好，快去治伤。”

小邪窃笑不已，想不到老头被骂了还不晓得，就精神为之爽然，得意已极。

其实小邪伤口已凝结，可是老头有令，小邪也不敢不遵，拿着金创膏乱涂一番。

老头也知道小邪血液有很快凝结之功效，这是浸药水的结果，但为了让他知道有伤必须马上治疗的道理，所以还是要他涂上金创膏，可谓用心良苦。

“小邪，这几天你要加紧练功，不懂的赶快问。趁这几天我们还在一起，还有机会切磋，否则你到中原要问可就没人了，那时说有多麻烦，就有多麻烦。”

“是，我用心点。”

冷月伴雪，银白泛光，水声隆隆，夜依然柔和可人。

此后这一个多月小邪未出“通吃小筑”半步，认真练功。也因为即将离开这老头，想到相聚十年未曾离开一刻，而现在已届分离时刻，心中总是难受，所以他在这些日子里，尽量听话，不吵嘴也不让老头生气。

而老头也对小邪期望很高，除了加强武功和“金针渡穴”以外，还说了一些江湖常识及该注意的地方，以免他吃了暗亏。

时光如梭，转眼一个半月已过去。

这一天，老头很早就起来，沏壶茶，独自在庭院自斟自饮，老脸沉重异常，有时望着天有时看着飞瀑，不时叹气。他知道，小邪离开的时刻到了，心中竟忍不住离愁之困扰，一阵阵空虚孤寂凄凉，涌上心头，许多年来这种深得不能再深的感情已扣住他了。

良久良久，好象一切都静下来一般。

“老头，你在外面吗？”小邪之声音已传出来。

老头：“我在庭院。”

小邪走出茅屋坐在老头身旁。

老头摸着小邪头发，叹口气道：“小邪你该走了。”语气充满悲凉意。

小邪没说话，憨坐于地，两眼无神默然望着远方。

老头眼眸含泪，再次开口道：“小邪，你该走了。”

小邪目光转望老头，两人目光一触，老头微抖，霎时将头转向别处，他怕再看下去，眼泪会忍不住掉下来。

离愁苦，苦离愁，一个是风烛残年，一个是天涯孤雏，别离将在，无限依依，无限感伤。

“老头，谢谢您的教诲，使我不致变成野孩子。”

“小邪，别说这个。这许多年来，哪天你不在孝顺我呢？虽然有时候你恶作剧，但现在一想起，我也想笑，你给我的回忆太多太美了。”

“对不起老头，我不是故意的，请原谅。”

老头再次摸着小邪头发，轻笑道：“小邪你整理一下，今天就走，早点去才能早点回来，千万别辜负了我的期望，我的一切希望在你身上了。”

“老头，什么希望？你有什么希望；告诉我好吗？”

老头欲言又止，叹口气：“其实也没什么，我是希望你这次去能快快乐乐地玩，安安全全地回来。”

“老头你不是要交代我替你办事吗？”

老头笑道：“事情并不重要，你到中原玩，顺便办就可以，成不成没有多大关系，你别放在心上。”

“那您总该说出来让我听听看。”

老头啜口茶沉思半晌才道：“没什么，只是你到中原注意一下，现在武林两大帮派‘飞龙堡’与‘神武门’，一个在北，一个在南。”

“要注意些什么呢？”

“最近十余年来，江湖中有许多人失踪，这些人当中有年轻人，也有武功顶尖的高手；我觉得他们失踪和这两大帮派有关，你注意一下就可以，不必太认真。”

小邪喃喃道：“失踪高手……飞龙堡……神武门……有点复杂……”他道：“好，我记得就是，还有其他事吗？”

“我有位朋友在终南山西天峰，有空你到那里走一趟。说我很想念他，叫他到莫塔湖一趟，你走了，也该有个朋友陪我。”

“终南山，西天峰……他叫什么名字？”

“他姓李，字孟谷，喜欢穿白衣，那里只有他一个人住。你去了，很简单就可以找到他。”

小邪笑道：“我一定把他请来陪您……对呀！请到他我事情也办完了，我可以跟他一起回来。这不用几个月嘛！”

老头摇头道：“不行，不行！这怎么玩得够呢？你放胆去玩，玩到有两种情况你才回来。第一，你发现有一种针很细，比我们用的金针还细，它有个名字叫黑血神针，记住‘黑血神针’这四个字。你看到它时，就得马上赶回来。第二种情况，那就是少室峰之‘少林寺’鸣钟二十四音时，你也得赶回来，无论你在做什么，都必须立刻赶回莫塔湖，千万要记住我的，话知道吗？”

“看到‘黑血神针’，我可以马上回来，但‘少林寺’钟敲二十四响……我又不是每天都在少林寺，说不定他们偷偷地敲，我没听到，这怎么办？”

小邪话中有话，他想既然听不到少林寺的钟响，那他们必定是偷敲的，要不是偷敲，自然大家都听得到。他鬼灵精怪，脑子闪得比任何人都快，将来误了事，也能有个借口。

老头可不知道小邪心思，他道：“小邪，你不用耽心这些少林寺执武林牛耳，其分寺遍天下，若少室峰之少林寺钟响二十四下，不到半天全中原的寺庙也都会跟着响二十四下，你只要不离开中原就一定听得到。我这次是要你到中原，你可不能乱跑。”

“原来如此，那我倒真的没法不听到了。好吧，你说说看‘黑血神针’又是怎么回事？”

老头星目微闪激动地道：“我只能告诉你‘黑血神针’天下甚毒，黑色而透明，比透花针还细，被刺中的人，立即毙命，它也是你唯一的克星。你中了‘黑血神针’虽然不会霎时丧命，但也全身瘫痪，如果七天之内不服解药，还是一样会死。最可怕的地方是中了‘黑血神针’之后，全身找不出一症状，就象睡着一般，无迹可寻。”

“哇哇哇！这么厉害法，我可要小心一点。”

“不过你放心，虽然天下有十二支‘黑血神针’但我想会出现的只有一两支，其他的都在一个人的手中。”

“谁？”

“他……”老头顿了一下幽幽道：“那个人我见过，但不知道他名号，但我相信他决不会用‘黑血神针’伤人。”

“若他的神针遗失或被窃呢？”

“这……这就很难说了。只要你小心，我想该没什么问题是。”

小邪也想：“对呀！我不惹它，难道还怕它不成？大不了跑给他追嘛！”想到这里，他也不将‘黑血神针’放在心上。纯乐天不怕死派：“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吗？”他想最好能将老头之事一次办完，也好干自己的事，到京城混，吃香的，喝辣的。

老头从身上扯下一块铜钱大的玉佩，金绿色，里面刻有龙凤图，精致非凡，拿给小邪，他道：“这是玉佩你带在身上多少有点避邪作用。”

“避邪？”小邪心道：“这不克死我了？”但他还是从老头手中接过来，心想作个纪念也不错：“谢谢老头。”说完将他揣入衣袋里。

老头笑了笑，轻叹道：“该说的都说了，你也收拾一下，早点出发，也好早点回来。”

小邪点点头，反身走向屋里，随手抱着那套替换之衣服，留恋一下四周景物，才走出庭院。

“老头，我收拾好了。”语气已充满伤情。

老头强笑道：“都带齐了吗？”伸手又拿出一锭银子，路上好用！”他知道小邪能赌，但还是怕他为钱所困，只想让他多带点钱总是不会错。

小邪接过手，哽咽道：“老头，我走了，您多保重。”说完已慢步往篱笆小径走。

老头含泪望着小邪，挥挥手哀笑道：“小邪，你也保重，别太任性，好好地照顾自己。”

“老头，爷爷！再见……”小邪一直想称呼老头师父或爷爷，但老头都没答应，小邪只好在这一刻叫声爷爷，以舒展他那许久之愿望。

终于小邪已走远了。

老头望着小邪消失之身影，喃喃道：“小邪，再见了！”说完泪已轻流，无限关怀已将附于小邪身上。

苍穹青蓝，流水滔滔，枯草摇曳，道尽离愁苦。

蹒跚与无奈，老头已怅然步回小茅屋，“通吃小筑”将从此安静下来。再来镇上。

大牛、小胖、小田、二楞子、小二哥、小龙、小勇和李姐，他们各自作了一个花环送给小邪。

尤其李姐今天更是漂亮。

小邪戴上花环，终于还是走了。

望着小邪背影，李姐已在轻泣。

大牛他们也抽泣着。

小二哥没哭，但表情要比哭还难过。

他们都有一个愿望：“小邪，希望你快点回来。”

小邪纯真的友情已深深留在他们心中，小邪的笑声再也无法使他们忘怀。

众人哼着小邪教的歌曲：“在那没有月亮的晚上，只有我们在嬉戏，在这没有星星的晚上，你的歌声冉冉传来，啊……我的朋友，我永远喜欢你，我永远需要你……在这欢乐的时刻，你的笑声洋溢着，在这悲伤的时刻，你的安慰萦绕着，啊……我的朋友，我永远怀念你，我永远祝福你……”哼着，哼着，一曲曲，一句句，穿过高山，绕过云层，直到永远，永远……

大漠荒凉，一走出祁连山脉，残雪已失。一片飞沙，除了沙，还是沙，金黄色之沙，令人夺命丧胆之沙。

寒冬已临，莫说人群，就连野狼也消声匿迹。

风沙滚滚，冷风飕飕，一望无垠黄沙一片，苍凉已极。

在这种天候，这种地方，还会笑的，也只有杨小邪一个人了。

这已是第三天。

他正挂着花环，一步步经嘉峪关走去，花环已枯，但他还舍不得丢掉。偶尔有车队经过，皆以为他是个疯子，但小邪不以为意，他想：“多珍惜一下，心理多快乐一分。打从娘胎到现在，老大我也只不过这一次，风风光光地出门，不珍惜它，什么才值得珍惜呢？”

直到实在不能再戴了，小邪才依依不舍地火化掉。

花环一去，心情也跟着轻松起来。

“他妈的，猛龙过江啦！这世界真正好，真正好……”他又舞又叫，像是小鸟飞出笼子一般。

“听说嘉峪关一过就是中原，那我可乐了，整天赌博，想想，真过瘾……我到中原先找家客栈……不行，不行，我人生地不熟，又是个小鬼住客栈，别人一定会怀疑，说不定晚上来个‘咔嚓’。”他手往脖子一比：“这样一来，我不就回老家卖混蛋了吗？还是找大庙划得来，进出也方便，再来……我得打几支飞刀，否则碰上大场面可不够用。好，到中原先作这两件事。”一想好，心中无牵无挂，一路唱山歌，一路乐陶陶。

小邪初出江湖，连驿站马车都不清楚，他以为马车是有钱人的交通工具，穷人可无福消受。他想：“还好，官道上也有不少人陪我走。”

可惜小邪不晓得这些人只走一、二十里路，通常由甲镇走到乙镇，哪像他，一走就是二、三十个乡镇。

驿马车已在官道上来回奔驰好几趟，有几辆马车之车夫已发现这位小疯子，竟敢独行数百里，不由得又好笑又佩服小邪的脚功惊人，都不由自主地

向小邪笑笑招招手。

小邪这只呆头鹅哪晓得人家在笑他，只要有人向他招手，他想：“人还是很友善的。”立即也向来人招呼，并傻愣愣地笑着回报他们，不时得意自语道：“我就知道我人缘很好，嘻嘻……”他内心感到很自得，耸耸肩，已迈开八爷步直放嘉峪关。

乌龟也有爬到的一天。

不一日，他果然已到达嘉峪关。

又见嘉峪关城高数丈，绵延不绝，全城为石块所砌，城门正上方有座三层高之楼阁，正站满卫兵。

塞外地区除了万里长城，可没有如此宏伟之建筑物，而嘉峪关正是长城之最西处关口，戒备之森严可想而知。

“哇咔！中原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连石头都可以作成大房子，的确有一套。”小邪傻愣愣地望着长城赞不绝口，但他人精明得很，一愣之后马上醒来，直往关口走去。

“咦？排了好多人……大概是在捉逃犯吧！”

小邪一见到关口人潮如织，大摆长龙，他也跟着排队，真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啥事都新鲜。

进关是要搜身检查通行证。小邪没有通行证，也不晓得要通行证，他看到人们只要打开包袱就可以过关，这对他来说很容易！

终于轮到他了。

卫兵叫道：“通行证！”语音又冷又严肃。

“通行证？”小邪憨然问道：“什么是通行证？”

卫兵瞟了他一眼，叫道：“没有通行证不能过去，一号带他去搜身！”说着将小邪推到另一位卫兵那里。

小邪暗道：“他妈的，什么通行证？我老头又没交代这一招，这下可惨了！”苦笑不已。

其实走江湖的人很少会从正门进入，除非真有通行证，否则他们会由侧门翻墙而过，或者到普通老百姓身上拿一张，也就轻而易举地通过。老头倒没交代这点，小邪傻里傻气地就往正门闯，来个直接命中要害。

卫兵搜了小邪的包袱，只发现十把小飞刀。这飞刀是小邪专有，只有中指宽，两倍食指长，头部一寸斜口是锋利的，薄如柳叶，有点像雕刻刀。卫兵见状以为是玩具，也不以为意，但再搜下去，不幸搜到那张五百两银票，卫兵可头大了，目光已露出贪婪

之色。

卫兵厉声道：“小鬼！你没通行证，年纪小小哪来这么多钱？我看八成是偷来的，来人啊！把他押起来！”卫兵雷声大雨点小，他是想吓吓小邪，看小邪会不会将银票“分红”，也好来个顺水人情，两相好。

可惜小邪初出茅庐，不懂江湖“规矩”，一见到银票快要落入别人手中，紧张直叫道：“这位大爷，你可不能乱说，这张银票是我……我爷爷给我的，他叫我到中原办事要用到银子，求求你放我一马，好心会有好报的！”他想：“完了，要是被没收，一切都完啦！什么赌本都没啦！老天保佑，保佑……”

第三章 诱骗强盗

卫兵见小邪不识抬举，不开事，他怒道：“他奶奶的！你的理由还真不少？有什么冤屈去向将军说，他会听你的！”卫兵已真的火了。

小邪哀求道：“大爷！求求你还我好吗？没有它我办不了事，大爷！”他装出一副可怜像，没有赌本当然办不了事。

卫兵怒道：“去去去！张强，把他捉起来。”他叫着站在旁边之卫兵。他想：“只要人一带走，银票落个不见主人，大家分，也有百八十两，这小子真他妈的不懂门路，活该要受点罪。”他瞪着小邪。

小邪一看软的不行，心中叫道：“他奶奶的！我老人家要是怕了你，我就不叫杨小邪！”软的不行来硬的，硬闯。

小邪突然一改脸色笑道：“大爷你如果要银子，我给你多一点就是，你行行好，放我一马如何？”

这位卫兵一听心想：“小子，我就不怕你耍花样，给我来这一套，不哄你，你也不会双手奉上。”他一想到还有更多银子可拿，心中一乐，口气也放软不少，他叫道：“小鬼你少耍花样，我可是公事公办，你有什么隐情当面说，别鬼鬼崇崇的……”

原来小邪蹑手蹑脚欺身向前，像是要打小报告，谁知道卫兵“不吃这一套”，小邪只好干笑一声，挺起胸膛，右手往人群指去，大声叫道：“大爷你别急！这是我叔叔，他身上有五千两银票，不信你搜搜看；那位是我大嫂，她有金元宝二百锭，放在后车厢横木里，那位是我婶婶……我爷爷……那位是我叔公……”他乱念乱指，只要看到的都有份，他倒装得相当诚恳，不由得人家不信。霎时入关百姓大乱，他们有的真的是偷带银子闯关，有的是老实守法之人。“小鬼你别乱讲……”“我不是他叔叔……”“你这人怎么可以半路认爷爷……”“我没有偷带银子……”大家七嘴八舌骚动不已，直骂着小邪。小邪暗笑道：“你们这些小五行，还想当我爷爷？哼！早哪！我是替你们弄点麻烦，好好享受吧！”他幽幽道：“官爷，这都是真的，要不信你将那辆马车后座打开你就会明白了。”他胡乱指，就是有点邪门，竟被他指对了。其实他看到那辆马车车厢后座多出一块木材，而且是新的，其中必有原故，所以他才如此说，存心搅乱人群。他这么一说，中了大奖，只见那辆马车立即掉头就跑。“抓住它！”有人立时大叫起来。“唉呀！救命啊！”“哇！我被压到了！”“快闪，快闪……”“唉呀，你撞到我啦……”“呜……哇……”立时军队和百姓乱成一团，有的逃，有的追，有的闪，有的躲……正如大杂烩。

那名官兵不断叫着：“防止闯关，快加派卫兵……”

小邪一看鬼计得逞，笑哈哈心道：“什么玩意儿嘛！要跟我通吃小霸王过不去，不给你们一点颜色看看，你们还真以为世上没有霸王了，呸！不相。”一伸双手，左手抢包袱，右手抢银票，“啪啪！”两响，他已打了那名官兵两个耳光叫道：“混蛋哪！连你爷爷的银票你也敢要，不想活了？”“啪啪！”又是两声，身形一闪已快捷无比往城内奔去。

这名官兵没想到小猫变恶虎了，吓得脸无血色，惊魂初定才大吼道：“快追，快追，放箭！”可惜太乱了，他叫的声音，也许只有他自己听得到。

嘉峪关现在可是人潮如织，络绎不绝。

杨小邪拼命往前奔，说归说，他还是怕追兵赶来，足足奔了大约五六十里，眼看后无追兵，他才放心，慢了下来，得意直笑着。

“他奶奶，想要占你祖宗的便宜，也不打听打听我通吃小霸王是何许人也，没把你理光头算你幸运啦！有眼不识丈母娘他爹，哈哈……”耸耸肩得意地又道：“小偷？竟敢陷害忠良，论罪应该满门抄斩，但不知他有没有娶老婆？否则该去通知他老婆，叫他老婆畏罪潜逃，改嫁别人，免得冤死，使他来个赔了老婆又折兵，看他以后敢不敢胡作非为。嘻嘻……”

小邪一路上幻想着那位卫兵被捉去拷打的情形，必定是精采绝伦，不禁呵呵笑着不已。

小邪实在很会陶醉，就连卫兵他老婆也想到要叫人畏罪潜逃，免受满门抄斩之刑，好象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这就是他可爱的地方——无时无刻皆不忘记娱乐一下自己。

嘉峪关一过，就是河西走廊，此地还是属于大沙漠戈壁之一部份，故而早晚气温变化甚大，且整日飞沙走石，最是难行。

小邪已到临水镇。

他想：“走了这么远这么长的路都是吃干粮，今天就加加菜，喝几壶酒，可能的话再，‘咔嚓呀咔嚓’一番。”他手一比，想到要找人赌骰子，精神就百倍，脚步亦不知不觉中加快不少。不久他已发现一家悦来酒肆，喜上眉梢立即往酒肆奔去。

店小二看到小邪走过来，赶忙迎上去笑道：

小邪笑了笑：“我走了三个星期才到这里来！”语气之中竟然充满自得之色。

“什么？”小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惊道：“你是用脚走来的？”

“对呀！路上还不只我一个人在走，你有什么好吃的？”小邪他想：“小二哥一定是看到我走三星期就走完这一段路，不敢相信世上会有这样的超人，才会目瞪口呆。嘻嘻……”他自鸣得意抖着肩又喝口酒，神气已极。

不错，小邪是打破记录——天下第一位从老君庙走到关内的人，不可思议的记录。

小二心想：“不可能嘛！老君庙到这里少说有千余里，而且又是沙漠地带。这未免太吓人了……”想了又想小二终于想通了他笑道：“小客官，我看从古代到现在，也只有你是用足走地进关的，而且那些陪你在路上走的人，我想他们只是走几里路，好像我们临水镇，走到前面井田村那样近，哪有像你由老君庙走到这里，真亏你还挺得住，佩服！佩服！”小二可是由衷地佩服这位大侠客苦行僧。

小邪一听心想：“他对！他们是普通车，我是直达车，快多了，嘻嘻……”他道：“小二哥，我是直达车，不一样嘛！”小邪一想到有很好的解释，就觉得自己很行，比人家聪明多了。

小二哥听不懂小邪在说些啥，愣了一下，不知所云。

小邪道：“小二哥，像他们这样一站一站来，走一年也走不到中原，说不定还没走完就翘了，难道他们永远都不进关吗？”

小二也没读什么书，但对于这种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事，他还是知道的，没想到竟有更平凡的人来问这个问题，一下子身价抬高不少，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他可要表现一番，他道：“小客官，关外的人一样要进关的，但他

们是搭马车，哪有象你用脚走的？呵呵……”他在笑小邪真傻。

“搭马车？”小邪奇道：“你是说时常在官道上跑的那种马车？”

小二点头道：“对呀！你怎么不坐呢？是不是钱不够？但坐马车很便宜的，连普通人都坐得起啊！”

“那不是有钱人的交通工具吗？”

小二笑道：“小客官，你看看坐在上面的人象是有钱人吗？”

小邪一回想，心中直叫冤，他已觉得自己好呆，他苦笑道：“原来如此，我以为那是有钱人的交通工具，我连想都不用想，混蛋哪！老头子，你也不交代一声，害我走了这么长的冤枉路，耽误了我的青春。他妈的难怪那些赶车的会猛向我抛媚眼，原来是拿我当大头，俺还傻傻地跟他们招手，他奶奶的，瘪十，哈哈……”说到最后自己也觉得好笑，禁不住狂笑起来。

小二也笑道：“小客官你还真有趣，第一次出门吧！”

小邪道：“不是第一次哪会吃这只鳖？我老头也不交代一声，看来这次中原之行，可凶多吉少。”

小二笑了笑道：“小客官，您别急，这到中原还远呢！等一下您到镇尾看到有马车的地方，就告诉他们你要到哪里，他们会替你安排车程，你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到中原，也不用再受风沙之苦。”

小邪笑着喃喃道：“终于被我等到了这一天，也好坐坐，省得人家把名字贴在榜首，今年的走路状元非我莫属了。”他笑道：“小二哥谢谢你啦！要不是碰到你，这条路我走定了，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接着他们又聊一些家常话，不久小邪结完帐，已赶往驿马站。

在驿马站已有许多人在等车。

此地不大，一张桌子，几张长条椅，如此而已。

坐在桌前的是个四旬儒生，满脸胡子，一身蓝色长袍，十足生意人模样，他正在记帐。

小邪一走进驿马站即往儒生走去：“你好，我要到中原可以搭车吗？”他倒照着小二的话再说一遍，他怕一说错又得走路到中原。

这蓝袍儒生停止算帐抬头看着小邪轻声道：“你到那哪里？”

小邪：“我要到中原。”

“中原？中原也该有个地方啊！总不能要我们带你游中原吧！”

小邪想了想笑道：“就到开封好了，听说那里很热闹。”他时常在再来镇听一些奇怪的故事，尤其是包青天之开封府，更深深烙在他脑海里。想了再想，他也只知道一个开封，如此而已，现在终于“学以致用”，开封这两个字，他答得干净利落，一听即知具有很深刻之印象。

“开封是很热闹，不过你得用脚走着去！”

小邪惊道：“为什么？你不是有马车吗？难道你不作这趟生意？”

“不是不作，而是只作到兰州，其他的地方你得换行号。”

小邪松了口气：“兰州也行，本来我就是没目标。”

“好，那到兰州要三两五钱，先付钱再乘车。”

小邪也没坐过马车，他认为坐马车当然要听人家的，而三两银子也不多，伸手拿出四两银子交给那儒生。

儒生没说话亦没找钱，只在一张纸上写些小邪看不懂的字，盖个印章拿给小邪。

儒生：“等一下有辆车一来你就上车，中途半路他们会停下来让你吃饭

解手，若你要买干粮现在有时间，剩下那五钱，我已替你弄个头等位置，也好让你坐得舒服些。”

小邪点点头露出习惯笑容：“谢啦！我这就去买点东西。对了，你这车要多久才到兰州？”

儒生：“不出问题，两天后日落前就会到，很快的。”

小邪笑了笑转身往外走，心想：“当然快，比起用脚走的快得太多了。”

在街上小邪喃喃道：“买些什么呢？干粮……再两天就到中原总不能穿这破衣服，弄不好以为我是乞丐，不准我进城，还是穿新一点的好。”

心一笃定，他立即买些干粮和衣服，并且很快换掉旧衣服马上赶回驿站，他怕坐不上马车，又徒步到中原，这才真的是天下第一呆。

未时一刻。

镇东已出现一辆衔有六匹马之驿车奔了过来。

一行人匆匆上车。

两名车夫一扬马鞭“嘶——”一声，马车已绝尘而去。

小邪坐在最前面就算是头等，也不算舒服，但靠窗，可以浏览窗外风光，手臂也较有活动空间。他不时向着路人招手，想发现是否有象他那样之苦行僧，以发泄一下心胸之烦闷。

不久随车乘客都睡着了，只有小邪还是怀着兴奋心情东张西望，第一次搭车总是稀奇的。

驿车离开临永站，三个小时后已到泉星站，天色已晚，大家吃点东西，换上六匹健马，连夜赶路。

夜行视线不佳，走得甚是缓慢。

飞沙再起，寒风袭人，遥望天际弦月高挂，凄清孤零，更引人遐思。

小邪兴奋之心情并没有因夜的来临而有所减弱，只见他双目炯炯有神，不时泛出蓝光，正欣赏着窗外夜世界。

小邪眼睛已泡了十几年药水，而且他又时常浸在莫塔湖里，故而双目已如夜袅，夜间亦能目视千里，只要有光源，他就能目视，若说完全密不透光之密室中，他还是一样，不能目视四周景物，反而改用听声辨位，因为眼睛是需要光，才能视，而对光线之强弱，能练习眼睛去适应，若连一点光也没有，那只能具形而不见其物。

远处传来几声狼嚎，凄厉哀凉，又带着几分急促。

小邪一听心中觉得不甚舒服，他想：“在这荒郊野外，野狼叫声不可能如此急促，莫非前面还有一辆马车？”他已听出这声音是狼群遇到猎物，而不敢攻击之怒吼声，而狼的猎物有可能是人，也有可能是野兽。

回头看看全车乘客，见他们都睡了，似乎对这未来危险之征兆一点也没感觉。

微一抖动身躯，习惯性地，小邪摸摸衣袖和胸前，检查一下飞刀，冥冥之中，他已感觉到危险正一步步往前逼近。

不久远处狼嚎声变成激烈吼叫声，这时小邪才放心，狼群既然已攻击别个猎物，就不会再攻击其它东西。松口气，小邪轻轻抖着右手练习出刀手势，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

车行一小时，小邪已看到连绵沙丘之中，一群狼正狠命啃食一头牛，小邪目视狼群心想：“这些狼群要是冲过来，也真不好对付，还好有个替死的牛，省了不少麻烦。”

一夜平安。马车已到武威大城。

小邪第一件事就是找家客栈，舒舒服服洗个热水澡，随后又将银票换开，这下子他可有钱花了。

买了数十斤葡萄酒，装在葫芦里，准备来个一醉倒地。

小邪现在容光焕发，已是百万富翁，不可一世，走起八爷步，一付小人得志的样子。

马车停留一个小时，又往前赶路。

小邪在马车上坐久了，也和乘客混熟，谈天说笑，其乐也融融。

一离城又是荒地，四处无人烟，荒草齐肩，车道以外已无任何通道。

蓦地——道路左边平原上扬起一阵风沙，急促马蹄声响遍整个大地。

小邪一看暗道：“哇哇哇！糟了！”他发现这是一群盗匪。

“他奶奶，我老人家刚换好银子，你们就来了，好啦！这下要藏都没地方藏，真倒楣，妈的还穿身新衣，我看等一下还不是一样添彩头，他妈的他奶奶，瘪十！”他望着身上新衣无奈地笑了起来。

望着乘客，见他们个个淳朴可爱，若被劫掠，实在老天无眼，只是直摸头，不知该如何处理即将来临之危机，不久，他自语：“老头说过，先保住自己所关心的，再求其次那……我只好先诈降再反击，好吧！就这么办，没想到中原还是个乱七八糟的地方，看来不太好玩了！”

果然不久，十几名大盗驱马狂奔驿车而来。这一群土匪，个个怒吼狞笑，张牙舞爪，嚣张至极。

车夫一发现强盗，心里发毛猛抽马鞭，“喝喝”叫个不停。

马车如疾风般直往前奔窜。

乘客发现强盗拦劫，个个惊惶失措，有的大叫有的哭泣，乱成一团。

只见一名领头大盗，手拿鬼头刀，直追上来。

马车毕竟比马匹跑得慢，不多时已被强盗拦了下来。

“哈哈……”众强盗齐声欢笑，他们知道又是丰收的时候了。

他们装束大部份相同，避风帽，大皮袄，鬼头刀，邋邋得很，皆是四旬左右的壮年人。

“里面的听着，一个个给我滚出来，双手放在头上，要是乱动，俺就将你脑袋砍下来，妈的巴子！”

乘客已泣不成声，尤其是妇人小孩，更是哀鸣不已！

只听那首领又吼道：“快点下车，搞什么？惹火了大爷我，一个个都别想活，快！听到没有？”

几名强盗驱马向前，挥刀乱砸门窗吼叫着：“他妈的，你们不想活啦！”

“哇……”一阵急叫声，人挤人地往门外冲，生怕出来慢了被扎一刀。

只见小邪顶一包东西，最后一位下马车，精神甚是自然，还带一点戏谑的味道。

首领呵呵直笑，他发现并没有棘手货，狂道：“放心，俺只要点过路费，不伤人，你们哪个不听话给我乱来，那可别怪我，搜！”鬼头刀一挥，立即有十几名强盗翻身下马，往人群走去。

这些善良老百姓，平常哪有看到这种场面，早已吓得两腿不听使唤，愣在当头，任由强盗搜身。

小邪捧着那包东西，走到首领那里，轻笑道：“大王你好！我知道你要来，特地为你准备了五百两白银，请你笑纳，笑纳，不过……”

首领抢劫不知道几百次，哪有碰上这种自动送上银子的怪事？而且还是小鬼，心想其中必有诈，鬼头刀一抖已抵住小邪咽喉，厉道：“不过什么？！快把银子送上来！少给我耍花招，否则小心脑袋搬家。”小邪苦笑道：“大王我哪敢耍花招？是这样啦，这五百两全都给你，这可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只求您大王还我一两银子，我

就够了，好吗？拜托！拜托！”他食指一伸，并连拜了数下，形态相当诚恳。他想：“能要回一两当赌本，要是真的没办法从强盗手中将银子抢回来，也不至于有多大损伤，有赌本就好。”他竟然跟土匪强盗谈价钱，十足能混。

“什么一两、二两……”首领吼道：“这门生意还有讨价还价的？通通给我。”手一抄已将那包银子抄在手中。

“那一钱如何？只要一钱也可以。”小邪还不死心，连一钱他也要，那模样真惹人又爱又怜。首领也觉得有点好笑，怎么世上会有这种人？他厉道：“小子你给我听着，如果你的命值一钱银子，那你就拿去好了。”

小邪委屈道：“好嘛好嘛！全给你！那你饶了我的命好不好？”他心中骂道：“王八大王，我要一钱你也不给，我跟你没完了，迟早你会落入我的手中，到那时妈的，有你好受。”

首领笑骂道：“去去去！你的命俺还嫌小呢！滚开！滚开！”脚一踹已将小邪踢在一旁。

小邪并不怎么担心，因为他已想好办法，准备来个瓮中捉鳖。

不久，强盗搜刮精光，个个笑脸逐开。

“哈哈……”首领狂笑道：“收获还不错，走！”一掉头他催马狂奔而去。

乘客神色黯然，哀声哭泣，有的甚至昏了过去。

现在只有小邪还笑得出来，他走回人群向大家道：“各位呀，请放心，我大侠无敌天下，惊动塞外通吃大霸王已来，那群盗匪马上会遭到报应，只要各位跟我合作，保证你们被动的通通要回来，而且还可以赚上一笔，不信你们看。”“嘿！”大叫一声，十把飞刀一字状钉在车厢上，“你们看，不是盖的吧！纯功夫哪！”他对于

自己的飞刀一向很自信，无形中也流露出骄傲神情。

众人一看皆吓着，随即明白小邪功夫了得，若能要回辛辛苦苦赚来的银子，他们哪有不乐意之理？都表示愿意一起对付强盗，以索回失银。

小邪感到很满意，点点头笑道：“我们先找个地方落脚，再寻求对付的办法。”说完目光四处寻去，不久他指着右前方约十里，像是破屋，他道：“就在那里。”

众人点头，坐上马车向前出发。

不久马车已到，原来此是一间荒废的小屋。

小邪跃下马车，一一数着人头，算了算，力壮男人连车夫有十四位，想想：“也许够用了！”

望着众人，他笑道：“虽然土匪将钱抢走了，我们再将他抢回来不就得了？”

车夫道：“小兄弟，你别说得太简单，我们这群除了你练过武功以外，其他的都不懂武功，你叫我们拿什么去抢那些盗匪呢？”

小邪笑道：“别急别急！我总不能叫你们来个硬碰硬，蹲下来，听我说明。”说着他已在地上画图。

众人围上去，想看看在地上划几道线就能将凶恶强盗逮着的方法。

小邪边指着图形边说：“这是小屋的位置，”他以圈圈代替：“我们在屋子前方约十丈远的地方拉上绳子，再在绳子和小屋之间挖个坑，不大，也不小，可装下那群土匪就够了。”

车夫：“挖坑很简单，但他们未必会来，可能会白挖了。”

小邪摇头笑道：“不会白挖，他们自己是不会来，我要把他们引渡过来。”

“怎么把土匪引来？”车夫问道。

“这是我的事，而且现在也还不晓得，你们只负责将坑挖好，然后好好休息，等晚上大家合作，将那些摔下马的土匪一个个捉住就没事了。”

众人虽然有点不信，但在没有办法之下，估且试他一试，又何妨？都点头表示同意合作。

小邪又道：“你们别怕，那些土匪只是首领武功较强，其他的武功平平，很容易对付，不过我们必须在第一次行动就将他们全部放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车夫道：“我们尽力就是，真有不行为，那也不能怪谁了。”

“正常！这种想法正常。”小邪道：“但布置一个陷阱是不够的，屋子左边是一座山丘，杂草丛生，不必管它，小屋右边照样挖坑拉绳，好让土匪跑时再次落入陷阱。最后一道是我引土匪来到这地方以后，需要两人绕到他们后面，将绳子拉起来，这样土匪想往回跑都跑不掉。”

乘客问道：“话是不错，但我们有的人力量不够，拉不住绳子，若被马冲过去那就惨了。”

小邪心中暗笑：“说你们笨还真有点笨，连这小问题也要来问大侠我？”他笑道：“不用担心这个，你们找些大木桩钉在地上，不就成了吗？再说绳子绊不住，还有坑洞可以坑死他们，最主要 是后路那条线，可要找个较大的木椿，绳子也要使最粗的，否则被土匪跑了，钱可不一定要得回来。”

小邪虽然很容易就想出应敌之策，但这些对于平日只知道种瓜种菜的老百姓，无疑是一件大难题。

现在方法都有了，众人在痛恨，以及失银之下，工作特别卖力，不但坑挖得深，还放置了尖木材，希望那群万恶土匪能一木穿心。

等到全部完工，已是黄昏时刻，秃鹰噪叫，杂草摇曳，银光中，更添几分凄凉意。

小邪巡视四处构筑的工事，觉得还算满意，他召集全部的人道：“现在都布置好了，你们休息一下，就进入埋伏位置，一有情况就立即行动。那些妇人和小孩，带到山丘后面，等事情办完再回来，我现在就去引土匪，你们要小心点，免得露出马脚前功尽弃。”

众人答道：“是。”已各自离开。

小邪走了两步又停下来：“等一等。”他突然转身道：“我忘了告诉你们，等一下他们骑马冲过来时，你们要在左边点上一小堆火花，因为左边来不及挖陷阱，所以要使诈，他们在中伏之后看到左边有火花，情急之下一定以为那边有埋伏，他们就会往右边走。但别点得太早，要等到他们中了第一道埋伏以后才能点燃，知道吗？”

车夫道：“这由我去好了。”他想那些老百姓没见过世面，到时候说不

定吓呆了，自己虽然也不行，但至少要比他们强得多，还是由自己点火比较稳些。

小邪点头道：“好！就你去点，各位，拜拜！等着赚钱吧！”说完他已离开大家，消失在草丛中。

冷风飕飕吹动幼草，月亮已渐渐升起，今夜将是良辰美景。

小邪轻松愉快哼着山歌，漫不经心寻着马蹄印，一步步追向土匪巢穴。“以前三国有个诸葛孔明，诡计多端，我现在比起他来，也差不多嘛！哈哈……”

小邪最喜欢人家将他比作诸葛亮，而他也时常以此自居，因为小时候他听说书的人，将这位孔明先生说得出神入化，简直已成了神人，他已成为小邪心目中的一位偶像，只要有人说到他，小邪就眉飞目舞喜不合口，好像人家已说到自己一样。只要一有机会，小邪就会将自己比比孔明先生，其结果总是两人旗鼓相当，各有千秋，当然这次也不能例外。

他愈想愈开心，愈想就愈有趣，不由自主地呵呵直笑着。

“嘿嘿……想不到我还能和诸葛亮齐名，不错，不错，嘻嘻……这招请君入……他妈的那个字我老是忘记……水缸就水缸，还写一大堆人家看不懂的字，真差，请君入水缸有什么不好？明明就是请君入水缸嘛！”他又忘记了请君入瓮的瓮字，故而找一些理由来解释，只要一找到理由，他就会自我陶醉，认为自己不读书也很行，“请君入水缸”有什么不好呢？

月已深沉，不知不觉中小邪已发现有笑声传来，他知道贼窝已到，敛收心神，已小心翼翼摸了上去。

只听匪盗首领笑道：“这小子还真有趣，俺还没碰过，干我们这行还有讨价还价的？当时俺有点怕他出花招，哈哈！原来是怕死，哈哈……”“咕噜咕噜……”一阵饮酒声已传来。

小邪已摸上来，一听暗道：“有意思！原来在说我，哼！别得意得太早，等一下有你瞧的，我可要看你怕不怕死？”再往前摸去，想探看里面情况如何。

这土匪窝其实算是个石穴，在一巨石之裂缝里，呈三角形约有两人高，愈向里面面积愈大，只见石穴里面堆满许多他们打劫而来之箱子、衣服、饰物……等乱七八糟。

这时土匪群个个烂醉如泥，东晃西晃，不时发出狂笑及叱喝声，酒大口大口吃，肉大块大块咬，十足绿林风味。

小邪一看心想：“这些人醉得很，不知还管不管用？”他站起来抖抖身子轻笑一声叫了起来，他叫道：“首领大哥在不在里面！我是小三子。”

“咋啦咋啦……”小邪这么一叫，里面土匪可乱成一团，撞倒了不少东西。

“谁！好大的胆子。”土匪首领大叫一声，手提鬼头刀冲了出来，他穿着一条短裤，光着身子，露出一身胸毛，有若大猩猩。正惊讶愤怒望着小邪，等到他看清这位小鬼原来是白天被劫的那一位，他惊奇道：“小鬼原来是你，你是活得不耐烦是不是？白天放你一条狗命你却不要，好！俺就成全你！”大刀一挥已往小邪身上砍去。

小邪甩头就跑，惊叫道：“大王八……八，饶命啊！大王手下留情，我是有重要事情才来找您的，大王请息怒！拜托、拜托！”

这时土匪也一个个手持长刀冲出来。

土匪头叫道：“小子，你看什么鸟事？是不是想要回你的银子？还是你娘不能生孩子要俺帮忙？”

“哈哈……”众土匪一看来的名不经传的小鬼，先前紧张的心已消失殆尽，代而起之则是嘲笑与戏弄。

小邪一看已和土匪接上口，知道事情好办了，凭自己吹牛功夫，那有行不通的道理？他笑道：“我又没娘，顾不得生不生孩子，但您还是猜对了一半，我是为银子而来的。”小邪不再往前跑，停下来笑嘻嘻地望着土匪头。

土匪头鬼头刀指向小邪脑袋，厉道：“小子，你真行，单枪匹马的就敢来要回银子，俺就成全你这份孝心吧！”

小邪右手小指轻轻推开胸前的鬼头刀，笑道：“大王！你误会了，我不是来找你要银子，你看我！”他转转自己身躯：“我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我也没这个胆子敢来找你要银子。”

“那你来干什么？”

这时土匪群已围上来。

“哼！哪怕你们不上钩。”小邪笑道：“我是送银子来的。”

“银子？送银子来？”土匪首领感到吃惊：“小子你少给俺装蒜，天下哪有这种事，自己银子往别人身上送的？你想骗谁？”刀又往前逼近。

小邪笑道：“大王，天下当然没有这种人。”他话转小声，轻轻道：“我是来告诉大王，有一个地方藏着许多钱，用不完的钱，光是鹅卵大的珍珠，就有好几斗，数不完哪？”他这诚恳的样子，不由得人不相信他的话。“好几斗？”土匪一听，个个张口咋舌，目露贪婪之色，这对他们的“打击”是相当严重。

“在哪里？快带我去！”最急的还是土匪头本身。从中午那次打劫以后，他已经完全相信小邪的话，甚至可以说已喜欢上杨小邪了，现在突然来个大好消息，下意识里他已毫无戒备之心，不管是否有危险，立时想要小邪带他去。

“大哥等等！”另一位土匪道：“大哥，你别急，等问清楚再说，我看这小鬼敢一人单枪匹马来找我们，事情一定没这么简单，还是小心点好。”

这汉子不高，甚是瘦小，牙齿外突，三角眼，一看即知是狡诈之徒，这是老二“鬼鼠”梁水。

土匪头被老二一说立即警觉起来，先前贪婪之色亦消失不少，他厉道：“小子，你别耍花招，只要有一点点让俺觉得你在使诈，俺就叫你血溅五步！”

小邪可不在乎这种“小场面”，他笑道：“大王，你急什么？我话都没说完，你们就这么胡来？小心听着，我只说一遍，要是漏了什么，自己负责！”小邪已牢牢捉住这些土匪贪婪之心，无形之中他已站了上风。他清清喉咙道：“是这样的，我是人家的佣人，我和我家老爷一同搭那辆马车，当你们抢劫时，我家老爷叫我拿五百两给你们，否则我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拿自己生命开玩笑。”顿了顿他又道：“其实我家老爷携带的何止那区区五百两，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中原有名的大富翁啊？光看我，你们也要相信。”他耸耸肩，果然仪表出众，虽然在黑夜里，仍然容光焕发，尤其那套新衣，更令人觉得他不一样。

土匪头这时才发现这小子有点富贵样，与别人不同，既然佣人都如此闪闪耀人，那老板更不用说了。他眼睛一亮问道：“谁？你家老爷是谁？是不是江南首富钱百万？”

杨小邪哪知道什么有钱没钱，这都是自己胡扯鬼扯，

这下好了，有人给了他一个钱百万，吹牛有了底，声势自然浩大，他道：“不是他是谁？我随我家老爷化妆成普通老百姓，到关外玉门关的宝窟找到了前朝大将军……名字我倒忘了……好象是姜子牙他孙子，嘻嘻！”暗笑一声，他感到自己满会临机应变，连姜子牙的孙子都用得上，忍不住轻笑两声：“这宝窟是大将军的坟墓，很大，整整挖了三个多月才完成，什么珍珠、玉器、夜明珠、玉如意、金首饰……哇！太多啦，光是碗大的珍珠就有数百颗，真是迷死我了。这一路上说有多苦就有多苦，可惜我家老爷吝啬得很，连一点也不分我，当我是傻瓜一样，我恨不得将那些宝物弄到手，然后远走高飞，享受一辈子，再也不用受人家的气了！可惜我一人力量不够，所以我才来找你们，只要我能分一点点，那我就享用不尽了。”

小邪心想：“你们这些贪心鬼，见不得钱，我老人家大吹特吹，就是被你们认破，嘿嘿你们还是不会死了这条心。”他认为做这一次买卖足够吃上七八辈子，要是他，他也会做，将心比心，这胜算当然大。

这些土匪没有读过多少书，自然不明白姜子牙并没有孙子，而且小邪也没有肯定说出确实是这位将军，这正是小邪厉害的地方，像是真，又有假，七分真，三分假，已肯定又否定，让人听起来直觉上已认定是真，只要不明白其中玄理，就不会知道是假，但若是假，小邪也没肯定是真，也不能算小邪错了，这些真真假假的问题，小邪早已用得炉火纯青，不用想，就能朗朗上口。

老二虽然有点心动，但他多疑之心还是存在，他厉道：“你胡说些什么？中午我们搜遍那辆车，都没有找到金银财宝，哪会突然跑出这么多的东西？你分明是使诈，我剥了你的皮！”说着一扬掌，要攻向小邪。

老大伸手抓住他，说：“老二等他讲完再说。”

小邪笑了笑道：“老二大王，你别急嘛！我是有问必答，弄到你们满意为止；刚才你说这点我可以答复你，那些珠宝都放在马车底下，你们只搜随身携带的钱财，怎么能找得到宝物，如果随便就可以找得到，那还算宝物吗？若当时你把车砸烂了，就能找得到。”

老大贪婪道：“真的？”

小邪道：“我何必冒这个危险来骗你们呢？实在是我家老爷对我太刻薄，而那些珠宝又太令人动心，所以我才来找你们。”

土匪头想了想，也觉小邪说得十分可信，他道：“谅你也不敢骗我，假如真有那些珠宝，走一趟也没关系。”

老二道：“老大，咱们问清楚点再说。”他口气已放软不少，敢情小邪唱作俱佳，也弄得这位奸诈之徒信了七分：“小鬼，你说那批珠宝在马车底下，一共有多少呢？”

小邪道：“这我算不清，单是珍珠和大夜明珠就有好几百颗，再加上价值连城的古董，少说也有数千万两银子，也许还不止，你想想看要是不值钱，我家老爷何必亲自出马，跑到这又远又危险的塞外来呢？”

老二一想也对，他道：“他们现在在哪里，离这里有多远？”

“当初你们劫了马车以后，大家乱成一团，有的哭哭啼啼，有的愤愤不平，等到大家都上车，天都已经是黄昏，只走了十里路就停在山脚下。因为他们想，赶夜路未免太危险，要是再碰上个什么时那可不妙，我家老爷虽然想早点离开，但车夫不走，他也没办法，我则趁他们不注意时，溜来找你们

一起去发大财。”

老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不会远走高飞？”

“也没什么，我觉得你们这行都有一个地盘，捞过界了也不行，所以来碰碰运气，本着发财在今朝，没想到是双红大吉大利，结果就找到你们啦。”其实小邪在中午时就已看到这些土匪所骑马匹，尘不染，气不喘，已经明白他们巢穴离此不远，所以才出此计谋。“那你怎么知道我们不会杀了你？”老二奸笑的望着小邪，大有先杀人再取宝之心。“这……”小邪故作吃惊道：“我可没有把握你们杀不杀我，但我一个小孩被你们杀了，对你们一点好处也没有，何况我又带来了这么好消息，你们不会真的杀我吧！”老二陪笑道：“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这秘密，杀了你也无妨。说着他已扬掌逼进小邪。小邪暗叫道：“他妈的这家伙果然狡猾难斗的很。”脑筋一转，他说：“大王，你可千万使不得，那些珠宝已被老爷搬下车，只有我知道这些珠宝放在哪里，你千万不能杀了我呀！”老二一听霎时露出笑容，他道：“小兄弟，你别急，咱们合作定了，我怎么会杀你呢？呵呵……”老二果然奸诈，喜怒仅一念之间。小邪暗道一声：“假惺惺，迟早你们还是会落入我的手中。”他道：“只要你们不杀我，事后还分一些给我，我就带你们去。”“哈哈……”土匪头狂笑数声道：“小鬼你放心，只要得手了，大家都有好处，当然也少不了你的一份。”老二似乎又想到什么，他问道：“小鬼，你家老爷怎么会将珠宝拿下车呢？”小邪道：“当然要拿下丰，万一马车三更半夜跑了怎么办，我家老爷平常都很小心，这种事他可千留神万留神，什么鬼点子他都想得到，就连装宝物的箱子他也用腐蚀的棺材板，人家还以为他带的是骨头哪！”

老二想了想，道：“你怎么不拿着宝物就跑，还来找我们干啥？”

小邪叹道：“这理由可多了，第一，宝物相当重，我要扛着走，可走不了多远。第二我又没有马匹在这荒效野外大草原里，不累死也要饿死。第三我拿了老爷的宝物，他也一定会报官逮我，这里我人生地不熟，一定会被逮到。第四点，如果我碰上你们，这不是全完了吗？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找你们比较妥当。我只要一点点就心满意足，想必你们不会不给我吧？”小邪为了骗他们去送死，可说是说得舌翻莲花，天花乱坠，用心甚是良苦。

老二奸笑两声道：“不会，不会，一定不会，只要能拿到宝物一定分你一大包，让你舒舒服服过这辈子。”

小邪暗骂道：“不会？不会才怪哪！”他道：“谢谢你啦！我们什么时候去呢？”

老二看看天空，转身向老大道：“老大，我们这就整理一下，准备去拿那堆宝物如何！”

“哈哈……”土匪头等了老半天，也就是在等这句话，他急道：“当然好，愈快愈有劲。”他转身向大家叫道：“各位着劲装上马，咱们去赚大笔生意啦！”

“哗！”众人狂呼一声，先前醉态一扫而空，往石穴里钻。

土匪头看了一下小邪，心想：“嘿嘿小子，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怪不得别人，等财物一到手，俺就请你归西天。”

小邪也看看土匪头心，想：“你们这些大笨牛怎么死的都不晓得，想占我便宜？照照镜子再说吧！”

双方各怀鬼胎，只有一决高下了。

不久，土匪束装完毕，他们还牵了一匹马给小邪。

土匪头道：“小鬼你带路，中途要敢耍花样，小心你脑袋搬家。”

小邪笑道：“大爷您放心，只要再过不久您会觉得我是多么可爱，多么讲义气的人。我不会害你的，有钱大家赚，我赚少一点就行了。”他想：“等一下你们当然会觉得我可爱，连爹都会叫出口哪！”

“走！”

一声令下，马奔尘扬，急促马蹄声划破夜空。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土匪们哪想得到一个十几岁小孩有如此“通天”本领，耍得他们团团转？可惜他们不晓得，当前这位小鬼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惹事精，吹牛王，大混混，他们命中注定犯太岁，迟早会把命给丢了。

夜已三更，阴暗难行。

杨小邪还故意做作，时慢时快，弄得土匪不得不信这位小鬼是在帮助他们。

三更一过，已到地头。

“嘘……”小邪低声道：“大王大爷，就是这里，您先别进去，让我和几位弟兄先探探虚实。”

土匪头见这小子满上路的。他点头道：“赵三，你带三个人跟他前去探察一番。”他对左边几位说。

“是！”赵三已领着三名弟兄，跟随杨小邪后面往破屋行去。

远远看去，破屋传出豆大烛光，四处显得非常宁静，想必大家已照计划行事。

小邪已知一切都很正常，他轻声道：“这位大爷，您看这些人睡得象死猪一样，连我们来了也不晓得。”

赵三并没有答话，但心里却想：“是啊！我们又不是下马走路，至少也有点马蹄声，但他们却不知道，死猪！真的是死猪！”

如若在平常，土匪不可否认他们必有警觉性，但这批人白天已被洗劫一次，都是普通老百姓，再加上小邪舌翻莲花，已说得他们鬼迷心窍，大家恨不得赶快拿到那批宝藏，其他的已不在乎了。

小邪暗自高兴，他道：“大爷！白天您看他们都是一些庸手死老百姓，他们一见到大爷都象失了魂着了魔一般，吓得屎尿直流，而现在是晚上，那就更不用说了。等一下我们冲过去，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你也好向老大开口要求多分一点，如何？”

赵三想了想道：“也有道理，我领了头功，当然我要分多一点。好，等一下我们就冲过去，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顺便赚点外快。”敢情他还想揩油。

小邪心想：“妈的，外快？我老人家要让你死得快！”他道：“我先冲，你们跟着冲。”

小邪两腿一夹大喝一声，“唏聿聿”马匹一阵狂吼，已往前怒奔。

赵三他们也，不愿落后，狂笑数声催马直上。霎时马蹄声大作，有着千军万马之势，扣人心弦。

土匪头远看赵三已往前冲，以为无啥危险，心中一乐，暴喝“冲！”他也领着全队人马兴奋异常往前冲。

“来得好！”小邪大笑一声，快马加鞭掠过绳子，立即腾身飞掠左侧，“拉绳子。”

埋伏的人一听小邪大吼，立时猛拉绳子，缠在木桩上。

赵三他们不明原因，又因为势太急，想刹也刹不住，直往前冲。马脚一绊到绳子，顿时悲嘶一声摔在地上，马仰人则翻。“不好！有埋伏！”赵三还不及大叫，小邪已扑上去，对准赵三背后“灵台”穴一点，赵三应指而倒，其他三名土匪亦被乘客用木棍弄昏。

就在这当时，土匪老二已大叫道：“有埋伏！快退！”马匹一转已往回奔。

“哈哈……”小邪狂笑道：“逃得了吗？你们死定了。”

“哇！”又有数声哀叫声传来，退路已被封住。

土匪头一看退路已封急，叫道：“快！往左边！”左边车夫一听，立刻点起火堆，老大一看惊叫道：“不妙了，左边也有埋伏，他妈的我们上了那小鬼的当，大伙往右边冲，能逃走就回窝里会

合！”

“冲呀！”众土匪怒吼数声，连人带马直往右边冲，瞬时尘土飞扬，蹄声震天。

右边虽然也在埋伏，但绳子能用程度也有限，绊倒了七八名，绳子已断，已有不少人冲出埋伏，老大和老二更以数次作战经验脱逃离去。

小邪一看叫道：“想逃？还早呢？”话音一落，一招“腾云驾雾”已直冲上去。

老大和老二有若丧家之犬乱窜乱转，不多时已被小邪追上了。

“老大！别跑这么快啊！银子不在那边。”小邪一逮到机会总是会消遣一下别人。

土匪一看只有小鬼追来，也放心不少，调马迎向小邪，厉叱道：“臭小子！你他妈的竟敢摆老夫一道！我要替兄弟报仇！”鬼头刀一抽，翻身下马往小邪身上砍去。

小邪身形一伸一缩，避开鬼头刀凌厉攻势，叫道：“老大，宝物是有，但不是在我家老爷身上，而是在你身上，若让你跑了那

才叫冤枉呢！”

土匪头一看，自己狠命一掌竟然不中，知道今天不能善罢干休，也不说话，右手再抖一招“力劈华山”往小邪头部砍去。

小邪见他武功平平，用的招式粗俗已极，虽然有点力道但并

不管用，伤不了自己，只要大势已定，戏弄之心立升，“哎唷！好险哪！大王你这么拼命的打法我可不敢领教。”一招“分花拂柳”右手食指点向鬼头刀，将它逼开半尺，闪身一脚踢中土匪头臀部，吃吃笑个不停。

这时老二也已围上来。

小邪应付两人还有时间谈笑风生：“也不害躁，两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鬼，不怕笑掉人家大牙？”

老二厉道：“小鬼你命在旦夕，还这么废话，纳命来！”一招“画龙点睛”直到小邪左眼。

小邪一见这老二武功果然较老大为高，也不敢大意，“大悲掌”三十六式迎了上去。

三人缠斗不久，已交手四十余招，互有胜负，只见土匪头双目尽赤大吼一声，尖刀直指小邪左胸，小邪双手合十夹住鬼头刀往左一带“还早得很哪！”交手一掌，击向土匪头之肋部。这时老二已经快如闪电般砍向小邪腰间，小邪轻笑数声改掌为指，点向老二鬼头刀，趁机攻向老大肩头，“砰！”一声，

老大左肩已被击中，踉跄摔向右边，口中一甜，“哇！”吐了一口鲜血，微晃数下再度攻上来，“小子我跟你拼了！”他已如受伤猛虎，狠打狠拼，一时也将小邪逼退不少，老二也趁机砍向小邪背后，想来个前后夹攻。

小邪觉得背后冷风来，知道老二已攻向自己背后要害，右腿赶忙往前踏出半步，弓身往前，左腿踢向老二胸口，随即翻身腾空往左边掠去，头下脚上右掌已打向老大“玉枕”穴。“哇！”老大再次中掌，狂吐一口鲜血立时昏迷倒地不起。小邪顺势追击，“大悲掌”一招“佛门千里”挟以雷霆万钧之力已扫向老二，双方这一接触“砰砰！”“哇！”老二已连中数掌，口吐鲜血瘫厥于地。

小邪拍拍手笑道：“老头子的招式果然管用，几招不到就将两名盗匪打得唏里哗啦，直吐鲜血，我也蛮不错，嘻嘻，以小吃大有一套嘛！”他走到老二前面笑道：“大爷你不是很行吗？想要我小命？来呀！”

老二气喘如牛面无血色，直瞪着小邪不放，厉道：“老夫已落入你手中，要杀要剐随你便，少来侮辱我！”

“哟！”小邪呵呵笑道：“打输了还蛮骨气的样子。不过，我刚才听你谈话，就知道你是个十足的大坏蛋，说不定这群土匪就是你召的呢！”

“是又怎么样！”

“是，那最好，等一下你就为他们多多牺牲点，好吗？”

老二身躯抽颤一下，怒道：“你不懂江湖道义，你敢向我……我作鬼也不饶你。”

“老兄别来这一套，要是你有江湖道义，你也不会当上这下五行的土匪了，而且还是专找些老百姓，你算哪门东西！何况我也不是混江湖的，顾不了这么多，不过你放心，我不是很喜欢杀人的，也许你能保住一条性命也说不定。”

老二一听安心不少，但口中还硬得很，他厉道：“臭小子，别以为我会向你求饶，有胆就给我来个痛快。”

小邪道：“别急、别急！等一下再说。我说不喜欢杀人，但还是会杀人，搞清楚点，别弄得我心情不好，一不小心把你给杀了，那你可划不来。”

老二默声不语，他知道这小鬼喜怒无常，还是少惹为妙。

小邪笑道：“你喜欢被点穴，道吗？昏穴？睡穴？笑腰穴？还是死穴？我这人不太会点穴等一下点错了就麻烦，你自己说吧！”老二真是哭笑不得：“随便！”

小邪道：“好吧，随便就随便，我就点‘百会’穴吧！”说完右手就要往他头上点去。

老二大叫道：“不行！那是死穴啊！”

小邪奇道：“你不是叫我随便点吗？我想‘百会’穴最高，也最容易点，不是吗？”他装作一付徒弟问师父的样子。

老二连忙道：“不对，不对，你点我昏穴好了。”

小邪问道：“昏穴在哪里？你告诉我好吗？”

“你刚才不是刚点了老大的昏穴吗？这么快就忘了？”刚才小邪发掌时顺手点中老大昏穴，这并没有逃过狡诈老二的眼光。

“这倒不是忘了，而是我根本不知道昏穴在那里。我是乱点一通，你不要试试？”

老二知道小邪在装蒜，没办法，右手一比右边胸口“神藏”穴，道：“就

点这里好了。”

小邪吃吃笑道：“好吧！”手指一点，老二应指而倒。他将两人抛上马背，反身直奔破屋。

在破屋里，火堆已盛，光明耀眼。

十几名土匪被五花大绑地捆在地上。

小邪已走回来，算了算人头笑道：“好！一个也没走脱，辛苦你们啦！这两位土匪头麻烦你们也把他们捆好，等一下我们还要去要回银子。”

许多人立即冲上来，七手八脚将他们俩绑紧，有人还不时偷打两下以泄恨。

小邪抱着酒葫芦，喝口酒问车夫道：“大哥，有没有人受伤？”

车夫笑道：“除了两名乘客擦伤手臂外，没人受伤。”

小邪觉得比预料还好，随口又道：“等一下我要问他们将银子放在何处，这免不了要打他们一顿，你们在旁边看，可不能心软，否则我们的银子就要不回来了。”

众人恨不得吃掉这群土匪，哪有会心软的道理？他们皆表示不会如此。

再喝几口甜酿，放下葫芦，小邪走向老大和老二前面，解开他俩昏穴笑道：“老兄！我不为难你，只要你将银子还给我们，我就放你们回去。”

老大怒道：“放屁！我已落入你手中，还说这么多干什么？生死有命，我又怕过谁来！”

小邪笑道：“老大，你真是这么不怕死呢？还是不好意思在伙伴面前丢脸？好吧我不问你。”他走向老二笑道：“老二你说出来吧！钱放在哪里？”

老二：“我不知道，这些钱都是老大在管，藏在哪儿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老大一听大吼道：“老二你干什么？这是什么时刻！你竟然往我身上推，谁不知道巢里一切大小事情都是你一手包办，你要说就说，不说就不说，别往弟兄身上推。”老大对于老二中途“变节”很是愤怒。

小邪叫道：“别吵了，我知道那批钱财，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放在哪里，不要在这里逞英雄，说出来就放人，不说一个也别想走。”右手往腿肚里一探，抽出一把匕首闪闪发光，甚是吓人：“老二你说不说呀！”他拿刀在老二脸上划着。

老二没有回答，两眼直瞪小邪。

“你说不说呀！”小邪笑笑地问道。

老二还是不说。

突然寒光一闪，“啊！”一声哀叫传来，老二右手已齐肩被小邪砍下来，鲜血直流，老二痛得已昏过去。

小邪止住他的血，再弄醒他笑道：“你说不说呢？”

老二身躯不时颤抖着道：“在巢穴左边有个小洞，你们的東西都在那里！”他脸色发白，直打冷战，他本想再钓一下小邪胃口，哪想到小邪一下子就削掉他手臂，这种干净利落地审问方法，任何人一见都不免渗出冷汗，何况是亲身体验者。

小邪从来不对这种事罗嗦，一刀下去，该说的就会说，不该说的也不必再问了。他道：“很好，希望你没骗我，我杨小邪从来不吃这一套。”他走向老大，只见老大已全身是汗，他没想到他狠，这小子比他更狠，吓得他脸无血色，身形颤抖不已，小邪冷道：“老大，你什么不好干，干起强盗来，

也不知道你作过多少坏事，杀了多少人。想想他们的命，再想想你的命，谁值钱呢？看你还象一条汉子，我放你一马，但你也要留点东西下来。”不等老大回答，“大悲指”已点向老大“气海”穴，只听老大叹口气，他知道这一生再也没办法练武了。

小邪转向那些小喽罗，叫道：“你们这些小混蛋，也不想想上天有好生之德，也不想人家钱财得来不易，你们竟用抢的……实在可恶。我佛慈悲，让你们遇上我这位大善人，放你们一条生路，毁掉你们的武功三年，想必三年之内你们会娶老婆生孩子，改过自新不会再沦为盗匪。”小邪难得有机会当大善人，现在机会难得，当然要好好表现一番。走到十几名小土匪身前，手一扬，直点“气户”“太乙”“幽门”“璇玑”和“阳关”穴，用独家手法“大悲指”封掉他们经脉，让他们三年之内不能动用真气，如同常人。

一切弄完了，他又走回老二身边，叫道：“老二，我本不想砍下你的右手，但你使的鬼头刀蓝光闪闪，一看就知道是喂了毒药，可见你是个卑鄙小人，他妈的！我就是看不顺眼你这种人，废了！”不讲还好，一讲就想到这一切罪行可恶至极，小邪也跟着生气，“啪啪！”打了老二两巴掌，废掉他的武功，又道：“你这小人一定怀恨在心，千方百计想找我报仇，为了使我安全起见，我要让你一个月心痛三天，使你没时间去害别人。”随手拿出一个药丸塞入老二口中，道：“这药丸是在祁连山上的山顶提炼而成，奇毒无比，你吃下去以后每个月要服下一次解药，否则你会毒火攻心，七窍流血而死，而这解药很简单，白芍一钱、丹参三钱、杞子二钱、鱼线胶二钱、和着醋服用，懂吗？切记切记！这就是你的报应。”他哪有什么毒药，完全是临时制造出来的，他存心想让老二一个月喝一次醋才甘心。

老二心情沮丧不已，但对于解药可记得很熟，这醋他是喝定了，愈奸诈之人，愈贪生怕死，他就是这种人。

小邪对着乘客道：“大势已定，待会儿你们将妇孺带回来，车夫大哥你随我到贼窝取银子。”

车夫点头道：“好。”陋即上马，和小邪一起直奔贼窝。很容易就找到老二所说藏银子的地方。

小邪打开一看，惊叫道：“哇哇哇！真多！通通带回去！”找了一个大袋子，装得满满还有剩余。他也不管这么多，向车夫道：“我们回去吧！”

回到原地，天已快亮，众人折腾大半夜，也一一入睡，小邪想天亮再说，亦窝在破屋闭目休息。

不多时，一道光已照在他脸上，小邪一愣已醒过来，天已大亮。

伸伸懒腰叫道：“天亮了，想必是个大好日子吧！”起身走出破屋，他已发现乘客都兴高采烈地想换回失物。

小邪自然一笑道：“你们还真早，赚钱吗？呵呵……”拿起那袋珠宝银子往地上一扔，叫道：“来呀！大家都有份！赚钱在今朝哈哈……”说完他已大笑。

“贪”谁没有？这些人一阵唏哩哗啦，已欺身向前，专挑好的猛往口袋塞，有若狼群，早已将昨日那种“楚楚可怜”相抛开了，各凭真本事赚钱，最后还是车夫制止，乘客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小邪笑了笑：“怎么？赚够了？”随手拿起三个约值五百两的金元宝，再捡两颗价值千两珍珠，方才收手。他提着剩下银两珠宝走到土匪那里，道：

“老兄我也不是断人后路，你们抢的钱也

真不少，我和乘客分了点，剩下的也够你们吃上半辈子，你们拿回去吧！至于你们将来干什么事，做不做土匪，咱们是风马牛不相干。想劝你们我就漏气，太累啦！自己混吧！”说完已解掉他们身上绳索。

众人坐着马车，怀着愉快丰收之心情，离开了这既伤心又欢欣的小破屋，绝尘而去。

这些土匪望着马车背影，感慨良多，他们也将宝物分完，各自解散，回到人群过着平凡生活。

在路上，小邪可风光得很，英雄嘛！他不时想道：“没想到我也会当老师，要教人学好不能作坏事。天理自在人间报应随时来，就像我刚刚做了好事，马上就有好报，老天这不是送上两颗大珍珠吗？真好耶！多做几次说不定老天会将皇帝送给我哩！哈哈……”敢情他把贼赃当成老天的赏赐，这……也未尝不可。

第四章五百飞刀

不一日，杨小邪已来到兰州城。

“哗！”小邪大叫道：“果然是仙人放屁，不同凡响，这么大怎么玩？”

小邪这时已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啥事都是新鲜。

他东张西晃，傻傻走到大街上，十足乡巴佬进城。

不少年轻貌美的姑娘，对这位乡巴佬特别关照，时而指指点点窃笑不已。

又过了不久，他想：“不对呀！那些女孩向我指指点点，又在偷笑，会不会我脸上黑黑的……还是……管他的，谁又怕了谁。”

其实小邪长得一脸邪气，只要心情开朗的人看到他，都会发出会心一笑，只是他自己不晓得罢了。

一笑久，小邪也就习惯这种王八看绿豆的笑声，反正人家笑他也笑，准没错。

他想：“这次到这个大城市来，想必有很多赌场，等一下可要好好玩他一个天昏地暗。”

心一笃定，他走进一家客栈，点了几样小菜和包子，并顺便向小二打听赌场，他道：“小二你知道哪里有赌场，大一点的。”他人小心可不小，要玩大的才过瘾。

小二看他衣服破破烂烂，也不想和他多说，指着城西，势利已极地道：“那边有一家‘吉祥赌坊’，要有一千两才能进去，你行吗？”说完转头就走。

小邪本想骂他几句，只是小二已走远，小邪随手剥下包子外皮，搓成一团射向小二右脚踝。

“哎唷！”小二踉踉跄跄跌了一个狗吃屎，爬起来直摇头，自言自语道：“怎么突然绊倒了呢？大概财神爷要光临了吧！”他决没想到是小邪搞的鬼。

小邪偷笑一声道：“财神爷是光临了，可惜你无福消受。”看看自己衣衫，他苦笑道：“他奶奶的，这件新衣才穿……三天吧！就变成洞洞装，难怪小二如此看不起我。等一下我得换一下才行，但……兰州城这么大，也不知道哪里才有衣服店……在中原不怎么好混嘛！看来只好穿旧的。”

他又想如何到赌场去赚钱，如何花钱，如何玩他一个天昏地暗，但想到兰州城，自己连一个人也不认识，如赌赢了，他们来暗的怎么办？自言自语道：“看来我得打几把飞刀挂在胸前，装作自己武功很高强的样子，那样别人就不敢找我麻烦了。哈哈，就这么办。”

说做就做，他找了家兵器店，要他们打造五百把飞刀准备挂在胸前。

不久飞刀已造好，小邪竟真的将五百把飞刀全部挂在胸前，成了武林有史以来带最多把刀的一位大侠。

“哦！好重啊！”小邪自言自语轻笑着，但他仍然硬充大侠，挺着走。这次路人不是看他的脸笑，而是看到那五百把刀，由胸前一直挂到大腿，那模样和小丑没有多大差别，偏偏他又抿着嘴，一副“威严”样，像穿上龙袍的小太监，不但武林中人在笑，连老百姓也在笑，而他自己也在笑，兰州城好像只要他光临，每个人都在笑。

小邪心想：“果然刀一挂出来，哼哼哼！这些人脸色都不一样了。哼哼哼！对我笑，十足的马屁精！”

三转四转，他已往城西大赌场走去。

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家“吉祥赌坊”。

还没走近，一阵吆喝声已传了出来，直叫小邪心痒痒，顾不得用走装大侠，跨步跑了起来。

一到赌场，踏上门口一步，小邪马上被撞了下来，只见两名大汉挡在门口，一名叫道：“小鬼你来做什么？这里又不是杂耍的地方，去去去！快走开，否则打烂你的屁股。”那人看见小邪胸前挂着飞刀，觉得甚是好笑，以为他是想来这里表演的。

小邪笑道：“老兄，我是来咋啦呀咋啦，赚钱的！”他手比掷骰子状。

汉子：“走远一点，我们这里不让小孩，进去？”他往小邪胸前一推。

小邪道：“别急！我虽是小孩可是我带的钱很多，你看！”他拿出两颗明珠和几锭元宝让那汉子看。

两个汉子一看，心头一震，暗道：“哇！这可是一头肥羊，好吧！只要有钱，小娃娃也能赌。”他们放小邪进去：“小兄弟，原来你是位大公子，请。”两人笑嘻嘻的迎着小邪。

小邪也不客气，小手一晃赏了那两个汉子各十两银子。

这下可乐了这两位汉子，连忙引导小邪进赌场，十足的势利眼。

这赌场很大，十几桌，掷骰子、赌大小、押点子、推牌九……应有尽有，看得小邪心花花开。他独自走到押大小的台子上，人家看他带了这么多刀子，而且是个小鬼，一定很有来头，也让出位置给他，小邪也不客气坐上台子，还装出一付老江湖的样子，那模样甚是好笑。小邪看看庄家，约四十岁，胖胖的、蓄八字胡、白色外衣，一脸老成样子。这时庄家正在摇骰子，小邪拿出银子往桌前放，第一庄他猜大，果然开出来是大，接下来他押十两大，结果庄家赔钱。经过了几次，小邪知道这骰子没有灌水银和铅，他安心地赌。

“下喔！下喔！下大赔大，下小赔小，不下不赔干瞪眼……”庄家摇了几下放在桌上，小邪也不客气叫声：“大！”一百两银子往大一推，神情甚是得意。

庄家脸色一变，慢慢打开杯子，果然是大，“哗！”众人起了一阵骚动。庄家再摇骰子。

“大！”小邪大吼一声，五百两已往大推过去。这举动可吓坏了同桌的赌客，虽然他们不是没看过这种豪赌的人，一两个月能看到一次就算不错，但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孩子敢如此豪赌，觉得这小鬼不简单。大家心里明白得很，也跟着押大，结果庄家通赔。

玩到后来，只要小邪押小就赔小，押大就赔大，转眼之间他桌前至少也堆有两万两银子。小邪玩得起兴，已不只是想赢钱，而是想在众人面前表现一下自己有一套，那种小人得志的神情真令人发笑。

庄家直冒冷汗，他知道今天来了个高手，这局面他是吃不完兜着走。喘口气，他已叫停，往后院走去。

众人笑道：“小兄弟，你真厉害，三两下就将庄家赶下台，托你的福，我们也赢了不少银子，谢啦！”

小邪笑道：“算什么？有钱大家赚，只要赌场有多少钱，我今天就赢多少钱，我吃面，你们喝汤也不错嘛。下大一点，保证你们将以前输的都捞回来。”

“好好好，一定，一定！”众人虽然笑着回答，但他们心里有数，这赌场是什么来路？赢小钱笑嘻嘻，赢大钱，想走也走不了，若非有两下子，谁

敢像小邪这样，一上就给人家来个开水槽？这分明是故意采人家盘子嘛！

其实小邪可没有这种想法，他只是想赢想玩，大大地玩，痛快地玩，玩得淋漓尽致，就是输钱他也是会过过这赌瘾，输赢不在乎，就是要玩。

不久陪着庄家出来一位姑娘，她约二十多岁，五官较好，身材修长，红衫红裙，左胸前绣着一支金凤凰栩栩如生，头挽发结，算得上很漂亮的一个女人。她脚步轻盈，走向台前轻笑道：“请问小兄弟贵姓？”

“哇卡！男的不行，来女的！小心被迷住了！”小邪心头一闪也笑道：“我叫杨小邪，杨柳的杨，听我爷爷说这只羊不是木头羊，邪门的邪。”

那女子轻轻笑着，她可没听过世上会有这种怪名字，邪门得很，她笑道：“我叫凤姑，你好。”

小邪笑道：“你也好，你好漂亮啊！嫁了没有？”小邪是真诚地赞美她，至于嫁不嫁，那是他天生喜欢开玩笑，无意中说出口，心里却没有半丝揶揄之意。

凤姑像是见过大场面，对这种事只以微笑来回答，她问道：“小兄弟，你从哪里来？”凤姑在打听杨小邪的底细，因为她已认定小邪是来找碴，既然敢动这家赌坊，必是大有来头之人物。可惜凤姑这次料错了，杨小邪只不过是刚出茅庐的混小子，哪是大人物。

小邪笑道：“我从关外老君庙来，要到哪里我也不晓得，只有随便乱，到哪里算哪里。你有问题等一下我们再聊，手痒得很，你让我赌几个吧！好吗？”小邪已赌上瘾，现在一停下来浑身不是味道，连说话也嫌麻烦。

凤姑笑道：“小兄弟，你今天运气可真好，一下子就赢了这么多，不歇歇手吗？”凤姑有意放他一马，要小邪到此为止，带着银子滚蛋。

可惜小邪哪听得懂这些江湖话？何况他已赌瘾难收，他道：“只要能赌三天三夜，用不着睡觉也没关系！”这他倒是说实话，但听在凤姑耳里，无异是明着打脸颊。

凤姑一看不能善罢干休，她笑道：“那我陪你玩玩如何？”

小邪道：“只要能赌，谁都一样，你要玩就来呀！，快点，时间宝贵。”

凤姑转向先前那位庄家道：“你到第二台去，这里让我来。”

庄家应声是，躬身走向第二台桌。

凤姑叫道：“换骰子，这太旧了！”马上有个跑腿的送来三颗新骰子。

凤姑笑道：“各位要不要检查一下呢？小兄弟？”最后她还是指向杨小邪。

杨小邪这鬼灵精早已知道，突然换骰子一定是使诈的开始，但他艺高胆大，而且也存着较量之心，所以不在乎这是否是假骰子，他笑道：“不用了，大姑娘，你开始摇吧！”

凤姑轻笑数声，道：“那我就不客气了。”她开始摇骰子，姿势雍容已极，她只用一只手将杯子往空中丢，随后又射上三颗骰子到杯中，等到杯子快要掉落于地，她用右脚一挑，杯子又弹了起来，右手再抄，往台桌上一盖，干净利落，功夫到家，骰子转了好久才停了下来。凤姑是有意卖弄赌技：“小兄弟请下庄吧！”

小邪笑了笑，五百两往大押，他心想：“任你赌技通天，只要一连六次一过，俺还是老大哩！耍什么玄宝？哼！中看不中用。”

骰子一开，两个三一个二，小被吃。小邪并没多大惊讶，结果一连六次都被吃掉，众人也不敢再跟小邪了。他们已抱着不玩的心里，准备看两位高

手过招。

小邪在这六次当中，已经猜出这三颗骰子灌了水银，一颗靠近一点、一颗靠近六点，还一颗是四点，现在要猜点子已万无一失。他笑道：“凤姑，你好厉害好赌技，我可输了不少。”

凤姑笑道：“哪里，我只不过运气好一点罢了，咱们就此收手如何？”她以为小邪已经害怕再赌，有意放他离开。

小邪笑道：“我是不死不归，来！这次赌大的，你可别吓着了。”

凤姑笑了笑：“小兄弟，既然你还想玩，我陪你就是。”说完她已再度摇起骰子。

小邪也学她模样摇着骰子，念道：“一二三、四五六，碰你你祖宗，死翘翘！”

凤姑小手一翻，将骰子盖在桌子上，小邪大叫：“大！”双手一推，妈的，足足一万五千两！小邪是拼上了。

凤姑脸色一变，慢慢打开骰子，两颗六，一颗四，“大！”她叫道：“来人哪！拿五十锭金元宝来！”马上有人将元宝送上来赔给杨小邪。

这时，其他台桌的人也赶过来看热闹。

凤姑知道今天遇到高手，再赌也不会赢，说不定赌场会垮在这人手中，她向众人道：“各位，今天到此为止，明天有空再来，小兄弟你明天再来好吗？我们今天现钱都被你赢去了。”

小邪一听到人家没钱可以玩，也不管这句话是真是假，爽快就好，他也不客气地笑道：“哪里，哪里，我可从来没输过，你们明天开场我再来，这些银子麻烦你们替我换上银票好吗？”

凤姑笑道：“没问题……”她吩咐属下开了一张万丰钱庄三万两的银票给小邪。

小邪收下银票，又将剩下的碎银少说也有二百两，拿给大家道：“今天我赢钱大家有份，来每人一点。”他很潇洒地分给大家，连赌场里面的人也有份。

这些看在凤姑眼里，可不太好受。可惜她现在不能就翻脸。

不能再赌，小邪只好扫兴地离开赌场，希望明天快点到来，再风光风光一次。

他找了一家高阳客栈住了下来。

这时小邪已清醒多了。他躺在床上翘着二郎腿回忆着今天的光荣表现，也想到众人想到凤姑。一想到凤姑他突然愣了一下心想：“这些家伙赌到一半就收摊？说什么钱被我赢光了，但他们开张银票不就成了吗？我看麻烦来了，他们一定会在晚上偷偷潜入我房间，来个图财害命，让我死无葬身之地，说不定还给我乱刀分尸，那我不是大输特输了吗？他奶奶的，输钱不好受，赢钱更不好受。”翻身想了又想，叹口气又自言自语道：“算了！明天把钱送回去就算了！省得提心吊胆，睡都睡不着。不过他们晚上来我该怎么办？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眼睛往房子四周看了一下“他们晚上肯定会来，说不定我已被人家监视了，看来只有等他们来时，再从窗口溜走。真想不清，这么大的一个赌场，连几万两都输不起，差差差，他妈的差死了。”一连说了好几个差，他不再躺着，拿出身上飞刀，自个儿耍起来，有时射在窗口，有时射在桌上，时有笑声传来，好像将要来到的危险已过去似的。小邪就是这副德性，烦恼来得快，去得更快，他永远都将自己放置于快乐之泉源里。

当小邪离开赌场，众人也散去时，凤姑将大家集合，她道：“庄家的，你知道他的来路吗？”

“不知道，恐怕不是朋友！”

凤姑道：“我也不晓得，只知道他叫杨小邪，来自老君庙，这……还是他自己说的。不过我看他没有骗我们的必要，而他的赌技可是一流，能听声音辨别真假骰子的，倒有不少人，但能以听声音而知道假骰子的点数，我看天下只有他一人，连洛阳分舵舵主也不能。你们说我还敢跟他玩下去吗？顿了一下她又道：“他武功不知道如何？看似平平，又像高深莫测，说他很厉害，胸前又挂了这么多飞刀，像小丑一样令人可笑又可疑。我们还是小心点，晚上派几个人去摸摸人家路子，记住千万别露出痕迹，让他给跑了。”

庄家道：“是，我马上去办。”他退了下去，走出赌坊，往南奔去。

凤姑看看大家道：“没事，今天到此为止，你们下去吧！明天卯时开业。”

众人应声“是”随即散开，各自离去。

凤姑也独自走进后院。

兰州城虽大，但夜晚来临，仍然宁静安和。

三更一过，高升客栈门前已出现十条黑影。

仔细看，只见他们一身黑衣劲装，蒙着脸，背上各插一把三尺长刀，双目泛出寒光，一见即知是武林一流高手。他们个个敏捷，只轻轻一翻身，十名黑巾蒙面人已掠上屋顶，有如狸猫一般，连一点声音也没有。一人似乎领导着，左手往厢房左边一挥，立即有五人掠往厢房左侧。他则带着另外四名轻巧地掠向右方，一路探下去，不用说，他们是为了杨小邪而来。

不久他们已纵身到达后院，分四面八方将小邪房间团团围住。一名黑衣人欺身向前，想弄破窗纸往里面窥探。他刚要弄破纸时已发现，窗上贴着一张歪歪斜斜的字条，上面写着：客人来请进，小心飞刀。”他一惊想往后退，但为时已晚，只见屋里寒光一闪，五把飞刀直飞窗外。

黑衣人身手了得，一扣，打掉四支飞刀，但第五支却“嗤”一声，已插在黑衣人左肩。他痛苦之余翻身掠回原地，奔向为首那名黑衣人。

为首黑衣人一看，知道有埋伏，随即叫道：“大家散开，对准每一个窗口。”他自己则潜向门口：“冲！”他大叫一声，十人拔出长刀往房里冲。

杨小邪早就算准这些人必定会来偷袭，他知道敌人要冲进来，马上点燃蜡烛，外面黑衣人眼睛受到光线影响，身形一顿，慢了下来。

小邪一见机不可失，双手一扬，十余把飞刀直取十人之眼睛！这是虚招，他想借此脱身，只见他飞刀一出手，身形亦往大门冲去。

为首黑衣人一见飞刀已逼近，也顾不得阻挡小邪，连忙往后一闪，避开飞刀，而小邪已利用此空隙掠出门外，叫道：“想捉我！还早得很哪！”随手一扬，已将蜡烛射熄，此时里面乱成一片。一翻身，小邪已跃上附近大榕树，安心地看着下面一举一动。

只听一声“追！”立即有五条人影往左墙飞奔而去。

不久屋里烛光又亮起来，那为首黑衣人看到桌上留有字条，里面写着：“三更半夜你们不能休息，也太辛苦，喝口茶再走吧！”黑衣人狠狠将字条撕掉，叫道：“他妈的，这小子早就知道我们要

来。”

这些字可花了小邪三两银子请店小二写的，小邪带回来依样画葫芦给描上去，但写得甚难看，那名黑衣人还以为是小邪故意写得如此丑来戏弄他们，

其实小邪已是尽了力。

杨小邪在树上直叹可惜，不能看到那蒙面人的表情，想必是一阵黑一阵白，又气又愤怒。愈想愈有趣，愈想愈好笑？忍不住已笑了起来，“哇呜！”当他无意笑出声来时立即感到小妙，马上以手掩口：“糟了！这是什么时候还有心情笑，快溜！”他飞身窜出高墙，已感觉到背后有人追来。

“哇哇哇！我看晚上又不必睡了，好吧！就来个赛跑大会。”他不快不慢总是与后面追兵保持三丈远之距离。

这时另五名黑衣人也闻风赶来。刚才他们追杨小邪到城门，现在一掉头，恰巧拦住小邪去路，来个两面夹攻。

小邪一看惊叫道：“哇卡！真他奶奶的生不逢时，前有追兵，不……后有追兵，前有……前有……”眼看这十名黑衣人就要将他挤扁了，他还有时间去想这问题。“算了，前后都有追兵不就得了？那……走左边吧！”他往左边一看，是一户人家，哪有去路？心念一转笑道：“就来个官兵捉强盗，叫全城的狗都出来运动运动，也好让我知道那家的狗是好种，这趟事了，也该补补身体。”“喝！”小邪大吼一声，运足十成功力往那大户人家之红门砸去，本想一举砸破那门板，哪知这门是寒铁铸成，只听“当！”一声巨响，有若洪钟，震得小邪右手发麻：“哇哇哇！这是绝路啊！”话未完，后面十支利刃已来到他背后。小邪一见情况已急，顺手射出十把飞刀，直取黑衣人咽喉，猛往左侧滚去，再一腾身已掠入大户人家庭院里。

这十名黑衣人眼看敌人即将丧命刀下，哪晓得突然飞刀已至，不得已只好抽刀拦下飞刀，而让小邪有机可乘。“进！”一声令下十条黑影已掠入庭院。

“捉贼啊！”小邪大喊几声，又用飞刀打碎数个花盆，“捉贼啊！快来呀！”声音有若雷鸣，可穿金凿石，划破夜空数十里。一叫一喊，小邪已掠出庭院，四处乱撞。

十名黑衣人刚由墙外追进来，一见杨小邪已掠出墙，也立刻翻身追了上去。

小邪一看追兵又至，苦叫道：“妈的，蜜糖，被沾上了，没找人家帮忙是不行。”他想，一不作二不休，来个家家都有。“捉贼呀！淫贼、窃贼、珠宝贼……应有尽有！大家快来呀！立刻在今夜！来呀！捉贼啊！”小邪一路喊下去，见到了门就上前踢几下，甩几支飞刀进去，见到大户人家，就跳进去，摔它几个花盆。这还不够，他竟跑到知府大门去，丢卫兵几颗石头。存心要让兰州城一夜灯火到天明，人人有事人人忙。就这样被他一闹，整个兰州城立刻沸腾，家家大狗小狗狂吠不已。家家灯火烛光皆点亮，以为真的来了大盗。每家每户只要有壮男，皆拿起木棍、刀子、锄头、扫帚……奔出门外大喊：“贼在哪里！”整个街道人潮汹涌，比起过年过节还热闹，嘈杂喧嚣之声不绝于耳。兰州府挨了几颗石头，也不甘示弱，派出全城兵马追捕大盗，街上可乱成一片。小邪往后望去，发现黑衣人不见了，呵呵直笑了起来，“这一下可有那几位黑脸大哥好受了，给我来这一套，哼！葡萄成熟时——还早得很哪！哈哈……”他对于这次动用全城的兵力，感到很满意。“嗯，我果然有一套。”笑了笑，他找了一处高墙坐在上面，看人群到底在忙些什么？也顺便看看黑狗“一只……二只……三只……”他数得甚是过瘾，好像这些事，不是发生在他身上一般。而那些黑衣人，一见到整个兰州城都醒了，而且还把他们当强盗，也顾不得再追杨小邪，领头黑衣人右手一挥，叫道：

“散！”十个人已各自找退路，往城外冲。可惜官府已被惊醒，全城皆兵，逃走谈何容易？不多时，黑衣人已有七名被逮捕，两名负伤翻墙逃离兰州城，而那名领头者比较聪明，掠进人家屋里，取下黑巾，换回平常衣服因而逃过此劫。这时杨小邪也凑上前，想看看被捉那几名黑衣人长像如何？官兵押着这几名黑衣人往府衙走去，他们面罩已被除下，小邪一看愣住了，只见他们一个个面目全非，除了眼睛以外，鼻子耳朵都不见了，整个脸都是刀痕肉疤，小邪知道这些人都是被毁容，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人呢？“他们好可怜！”杨小邪自言自语道：“早知道他们是如此模样，我让他们捉去就是，但谁又能想到，世上竟有如此可怜的人。”小邪有点后悔，他觉得他必须救救那些被毁容的蒙面人。一想到这儿，他就往官兵冲。他要告诉官兵，那些人是为了追他，并不是强盗小偷，因为他中午赢了三万两银票。甚至于这些银票也可以送给官兵们。然而小邪慢了一步，只见西城上突然飞来七支利箭，“嗖！”射在这七名黑衣人胸口，七人立即栽头马上气绝，好一个杀人灭口。

“捉刺客！”只见官兵领班大吼一声，官兵霎时又乱成一团，往西门追去。

只见西城门上人影一闪，已消失在城外，杨小邪知道已经无法追上，垂头丧气地走回客栈。

躺地床上，小邪心想：“这些蒙面人看起来很年轻，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会被毁容？为什么又和吉祥赌坊牵连在一起？这其中必定有原因。”他想不通这些道理，他必须要花费时间去证明。不久他又想：“莫非这些人就是老头子所说的失踪人口？嗯！有这可能。”他想多找一些资料作依据，他也想好这些事情就从“吉祥赌坊”开始查，可能会有点结果。原来这名领头黑衣人正是“吉祥赌坊”的庄家，只见他已闪身进入赌坊，直奔后院，进了后院他来到一间修饰得很美的楼阁。

只听楼阁里面正传出一阵阵优美琴音，音韵悠游柔转，悦耳动听，朱雀轻鸣甚是醉人。

这庄家不敢弄出声音，悄悄地走到门前，轻道：“稟舵主，属下江子山有要事禀告。”里边没有回音，江子山也不敢多言，站在门外，忧心忡忡地愣在那里。

直到里面的人弹完一曲，琴音停顿了良久，才传出一女子之声音，这正是凤姑的声音，她道：“办妥了吗？”

江子山轻道：“稟舵主，失败了。”他脸色非常难看，似乎知道此事相当严重。

“失败？！折了多少人？”

“稟舵主，七人，二人负伤。”

凤姑从里面走出来，只见她一身白色轻衫，随风轻舞，体态婀娜，有若扬州垂柳柔弱无骨，美极了。她望了江子山一眼，淡淡地道：“江子山，你已是老江湖，怎么会栽得如此惨？”

江子山禀道：“稟舵主，属下原是有把握，谁知道那小子果然厉害，他早就知道我们晚上会去找碴，已经布置了陷阱，等我们去投罗网。”

“这么说是人家有意找我们麻烦了？”

“是的，他还串通官府，将我们十人围住，要不是属下机警，早就被逮着了。”

凤姑道：“你说说看，事情是怎样？”

江子山润润喉咙道：“属下先潜入高升客栈摸到那小子房间。八号往前探，已发现有异，来不及闪躲，已中了一把飞刀，原来这小子早就在窗口贴上字条，叫我们小心飞刀。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进去，他却偷溜出来，还叫我们别太累，喝口茶再走。后来我们听到一阵笑声，就追了出去，果然是那小鬼。谁知道我们已将他困在街道上，他竟然发神经病般乱吼乱叫乱闯，还用石头丢兰州府知府卫兵及大门，弄得全城乱糟糟，属下就是如此才损失了七名弟兄。”

凤姑皱皱眉头道：“没想到这小鬼有点门道，那七名解决了没有？”

江子山道：“属下换回服装，再回去看那七人，已发现他们被上面派来的人灭口了。”

凤姑心神一颤，随即轻声道：“江子山，你知道失败的结果吗？”

江子山脸色一变，跪在地上求饶道：“舵主饶命，属下不是有意的，请高抬贵手饶了属下吧！”

凤姑转身，望了天空良久才道：“念你跟我这么多年的份上，我就替你担待些，但你害得七位弟兄平白丧命，若你不留点什么下来，我也没法向上级交代，你就自断一臂吧！”

江子山一听，道声“是”长剑往左手砍去，“咔”地一轻响，左臂应刀而落。他马上点住穴道止血：“谢谢舵主不杀之恩。”说完已冷汗淋漓，脸形扭曲疼痛难当，还好，他没呻吟出口。

“你回去休息吧！有事明天再说。”

“谢谢舵主，上级追查时还请舵主多多担待。”

“放心，我既然饶了你，就不会再让别人伤害你。”

江子山躬身拾起断臂走向房里，好像这只手不是砍在他身上一般，哼都不哼一下。

凤姑也甚烦乱。她走进书房，草草书写绢纸。不久她将纸条卷成长条塞在小铜管，走向另一间房子。不多时一只鸽子已飞往空中，绝尘而去。

深夜已过，黎明又至。

赌场依样卯时开张。

小邪想了一夜，想不出所以然来，也不愿再想，蒙头一睡已是天亮。匆匆盥洗完毕，吃些早点，心想：“还是到赌场看看，管他的，钱还他们就是，何必如此提心吊胆。”他看看胸前飞刀，恨道：“我他奶奶的，挂了这么多飞刀，人家连看都不看，还谈怕？晚上照样摸上来，这算什么？这些人果真不好唬。算了，算了，挂了飞刀一样被迫，搞不好不挂还没事呢。还好只挂了一天，否则别人不笑死才怪。”他忍不住又笑了起来。

找一面铜镜照照自己，他愈看愈不顺眼：“什么嘛！简直和卖膏药的走方郎中差不多，难怪人家当我是瘪十。”傻笑数声，他除下飞刀，拿着那张三万两银票往“吉祥赌坊”走去。

不久小邪已到赌坊。

“你来啦！请里边坐。”凤姑很早就在等小邪，一见小邪到来已笑脸迎上去。

小邪笑道：“我再不来，明天就来不了了。”

凤姑笑道：“这为什么？是不是您有事要离开兰州城？”

小邪道：“离开倒未必，就是最近不知怎么犯了狗邪，老是有些狗往我身上咬，我再不找个好地方，准死无疑。”

凤姑笑道：“小兄弟你爱说笑，兰州城哪有疯狗？就是有，疯狗也只咬爱吃狗肉的人，难道你常吃吗？”

“我是常吃，但最近时常拉肚子，只好改吃羊肉，没听说吃羊肉有被羊咬的吧！”

凤姑笑道：“你爱说笑，其实你吃什么？肉也没人会惹你的，对吗？”

小邪伸个懒腰叫道：“凤大姑娘，你也别给我装葱，我是来还你三万两银子，免得你又派那些疯狗来咬我，我可不能天天跑给疯狗追。”小邪把话挑明。

凤姑没想到小邪会直接来这一手，愣了一下道：“小兄弟，你在说些什么我听不懂，你说清楚一点好吗？”

小邪知道她在装相，也不理道：“这是三万两银票，你拿回去，从此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既然你们“吉祥赌坊”输不起，我也赢得不快活，我已将你们输的全部奉还。说一句话，我不是闯江湖的，也不管你们是什么帮派，希望你别再为难我，我到前面灵严寺摆地摊一样行。”

凤姑愕然道：“小兄弟，你愈说愈离谱了，我一点都听不懂。”

小邪叫道：“你不懂也得懂，我又不是傻子。昨天，我看到你们玩到一半就收摊，就知道你晚上一定会派人来摸我的底。我本想双手奉还银票，可惜没开口的机会，我只好一路跑一路喊救命。还好我跑得快，才保住性命，我想我们无冤无仇，犯不着短兵……短兵……”他停了下来，接不上去了，“他妈的，反正是犯不着打架就是。”

凤姑看他这样子也想笑，她笑道：“小兄弟，你误会了，那些人不是我们派的。”

小邪知道她不承认，心念一转暗道：“你是谁，想欺骗你家老祖宗。”他使诈地道：“谁说你不认识他们？当时我请求那位庄家放我一马，结果他答应，叫我往西逃，我还给他五万两银子呢！”

“他敢！”凤姑怒道：“他……”

小邪截口道：“是是是，他当然不敢，他连一句话也不说，哈哈……想不到他真是你家的庄家啊……哈哈……”

凤姑一听，这才知道上了小邪的当。

凤姑笑了笑：“小兄弟，你别误会，我是想请你来，我昨晚突然有事想找你聊聊。”

小邪呵呵笑道：“凤大姑娘，我们也没什么好聊的。我再说一遍，我不是闯江湖的，我只是好赌成性而已，作天我不是故意来砸你们的台子，你也知道我凭的是真本事，你是有帮派的人，我惹不起，我们就此一笔勾销，银票还你，我走了。”他将银票丢给

凤姑，独自走了。

小邪混归混，他可不愿意去惹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因为这会

阻止他过着快乐的生活，与其口袋饱饱每天被人追杀，不如两手空空自由自在来得好。

凤姑望着小邪背影，良久说不出话来，她心思复杂已极。“杨小邪，杨小邪，他到底是谁呢？到底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她想不通，叹口气，走回后院。

在后院，凤姑又弹起古筝，琴音一丝丝一段段，都是那么伤感，那么多情，好象在细诉内心的空虚和迷惘。

阳光初照大地，一片和煦。

灵严寺，本寺位于兰州城外三十里，黄河水畔，是由陡峭山崖凿成，共有一百八十个洞窟，最高达十丈，唐代称兴隆寺，香火鼎盛，国内少有。

兰州城内者，则为分寺，亦名灵严寺。

虽是分寺，但亦建筑得雕梁画栋，玉宇琼楼，美仑美奂，庄严肃穆，进香的人也不在少数。

庙前摆满了各种摊子，有杂耍、算命、杂货、卖膏药、水果摊、小吃……应有尽有。

小邪已在此找到一个摊位，架着木板，铺上一块划好大小和点数的白布，做起生意来，他隔壁则是一个算命摊。

“来来来！各位赚钱的机会来啦！有下有赔，有赔就有赚，下得多赔得多，下得少那就赚得少，不下光看也高兴。来来来，各位试试你们的运气如何？”小邪一想到赌，连老头交代的事也忘光了，先赌再说。

他边摇骰子边喊叫着，大有将军风范，十足赌徒一个。不久他的摊子已挤满了人，大家都想试试运气，小邪也全凭运气，大杀四方。赌神永远是他伙伴，杀了老半天，已赚了数百两，从日出赌到日落，还点上蜡烛，非杀到深夜不归，庙祝已提出抗议，而他却大呼过瘾。

一连三天，小邪玩得痛快，睡得安稳。

凤姑那边也没再派人找碴。

这已是第四天。

小邪一早已扛着木板跑向灵严寺，等待今天生意上门。

他旁边那算命摊，已坐着一位瘦高的蓄长胡须，蓝道袍，一副仙风道骨之算命先生。

今天那算命先生突然向小邪谈话：“小兄弟，看你天庭阴晦，气色不佳，可能有难临头，我看你还是早点收摊吧！”他笑笑看着小邪。

小邪和他也混得蛮熟，他笑道：“老伯你算得准不准？”

“一定准，文曲探阴，天马归府，玄关紧锁，一定准，不信你试试看就知道，我看你天生灵台泛光，七窍通天，神户英挺，竟！”算命先生本无意看小邪之相，但这一看哇惊叫道：“邪门，邪门，大大的邪门，你是金刚命呀！福星高照，在朝则是帝王像……但你玉虚朝阳，太阴冥冥，不过本份喜欢自由，十足江湖命，哈哈……老弟别急别急，你今天有惊无险，死不掉的哈哈……没想到老弟会和我同行，闯江湖的。”

小邪叹道：“只要不死掉就好，我就是怕还没活过就死掉，所以才不走进江湖一步。你怎么又说我十足江湖命呢？整天睡不稳也吃不好，这还算人吗？”

算命先生笑道：“小兄弟，你五官带芒，威势逼人，终非池中之物，将来一定大有作为。不过你一定逃不出江湖，因为你已经身在江湖了，你知道吗？”

小邪奇道：“怎么说呢？我又不跟江湖人物来往，怎么会掉进江湖？”

算命先生道：“你练的赌技，就是你入江湖的前身。只要好赌，十有八九都是江湖人物，你也逃不了的，哈哈……”算命先生很有把握地笑着。

小邪在想：“要我不赌实在会憋死，但一入江湖，缠上了那些凶神恶煞，就象昨天，连小命都差点赌上去，这还有什么意思？”他想来想去，总是没有想出一个好方法来。

算命先生道：“小兄弟你别想太多，凡事都有些是注定的，我周八伯算命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你命中注定是要走江湖的，而且还大有名气，将来也许你会成为天下第一人呢！武功天下第一。呵呵！”他深深一笑。

小邪一听到天下第一这四个字，马上精神就来，他沾沾自喜道：“你算得不错，确实我已经有好几样天下第一了。”他耸着肩，是有点陶醉。

周八伯笑道：“我相信，你的赌功就是天下第一，还有……”他也不晓得。

小邪很高兴，终于有人承认他赌功天下第一，已乐得合不了口，他急忙道：“还有一样是跑功，我爷爷常说我跑功天下第一，这该不会差到哪里。”

“跑功？”周八伯奇道：“我可没听过有跑功这门功夫。”

小邪得意道：“跑功就是跑给人家追的功夫嘛！天下没人追得上我。”

“有这回事？那你该说轻功才对啊！”

小邪摇头道：“不行，不行！轻功要提真气运功，一跃可以高达数丈，我内功没练好，所以轻身之术差得远，只好改成跑功天下第一。”

周八伯笑道：“有理，真有你的。我周八伯算尽天下事，可谓算尽天下第一，竟有事情我不知道！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小邪奇道：“老伯你说你叫周八伯？周公的周，八九十的八，伯伯的伯？”

周八伯笑道：“小兄弟，你有什么疑惑吗？”

小邪道：“没什么，只是我常听我爷爷说过，你算命之术天下无双，一张铁口不知替多少人解决了难题，所以我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觉得很熟悉。”

周八伯叹道：“小兄弟，不瞒你说，我老头也有算不出的事，例如追杀，你的那帮人来自何处，是受何人主使，我连一点线索都没有，所以才会窝到这里来。”

小邪道：“怎么你也被追杀过？”

周八伯道：“不错，当年老夫被追杀幸而重伤不死，才窝到……”他往街道一看，笑道：“小兄弟，你的麻烦来了。千万别说我是周八伯，你好好应付他，他是出了名的怪物。”

小邪往街道一看，一个糟老头，蓬头散发，衣衫褴褛五旬七尺余，胡须满脸，五官平庸，最特殊者是他胸前挂了两颗拳头大小的骰子。小邪笑道：“这不是赌鬼是什么？胸前挂骰子，我看我得挂桌子哩！”

这糟老头就是江湖六怪之一的“赌怪”段克输。他赌技平平就是喜欢赌，赌输了命都赌，知道他的人，可不敢赢他，否则被他缠着，那可无法脱身，一身武功已少有敌手，尤以“八卦掌”称最。

这时，他已走到小邪摆的摊子叫道：“小鬼，我们赌上一赌，如何？”

小邪道：“你下注。”抖抖双肩，小邪以为来了高手。

段克输拿出一钱，往大一押，抄过小邪手上骰子摇了起来，“哈哈……”他狂笑不已，手一翻一盖，桌上已出现三颗骰子，两么一个六小。小邪笑道：“你输了”，伸手就要去拿铜钱。“放屁！”段克输一闪手已扣住小邪腕脉。“哎唷！”小邪痛叫一声，只觉得右手腕像碎了一般痛死了。

段克输叫道：“你输了为什么要收我的钱？”

小邪大叫道：“你摇的明明是二个么、一个六，是小嘛！”

“胡说，我明明摇了两个五、一个六，是大。”说着左手将骰子翻成五点和六点，并指给小邪看：“分明是十六点大，你想赖？”

小邪手被抓着实在很痛，他也不愿意再辩下去，叫道：“好好好，我赔

你，你放手啊你！”

段克输道：“谁要你赔，我要你这张桌子。”

小邪急道：“好呀！你要什么都给你，请放手哇！我痛死了。”

“哈哈……这才像话！”段克输放掉小邪右手，扛着桌子到对面去摆摊。

小邪甩甩右手叫道：“他妈的老不死，你找碴找到我头上来，捏得我手好痛，哼！咱们走着瞧。”他捡了许多石头放在口袋，走到段克输面前笑道：“老伯你真行，一下子就把我的摊子给赢去，我真佩服你，你能教我吗？”

小邪现在已知道这家伙好赌如命，且赌技差得很，又有点痴狂，自以为自己赌技惊人，自己拍拍马屁保证受用。

果然，这老头一听到有人称赞他赌技了得，高兴得哈哈直笑，忘了自己是谁，他连忙道：“小兄弟，别急，等我赢了大钱，我请你喝酒，到那时我再告诉你。”他已经将刚才的恩怨抛得一千二净。小邪心中暗骂道：“哼！请我？你算哪颗葱，今天我要让你脱掉一层皮才甘心。”他一见这老头和善了不少，知道事情已很好办，他笑道：“老伯，你是不是很喜欢赌博，而且都没有碰到过敌手？”

段克输笑道：“哪里！我从来不输的，你看我胸前挂了两颗骰子，你也知道，天下没人能赢我。”

小邪道：“老伯果然厉害，但你可知道现在最新的赌法是什么？”小邪又在利用人心弱的点，既然好赌那谈赌，准是没错。

段克输已慢慢步入小邪圈套，他奇道：“最近的赌法？赌博不是只有掷骰子和推牌九吗？”

小邪道：“老伯，赌博和武功是一样的，每天都有新招出现，要是不学点新招，人家会笑掉大牙的，说不定他们还会骂人不入流呢！”

段克输一惊，他连一点新招也没学到，他急道：“小鬼，新招是如何？”

小邪笑道：“我告诉你，最新的赌法是要将两眼蒙住，然后用嘴巴咬起杯子，两手放在背后。来，我做一遍给你看。”他照刚才所念的动作做了一遍道：“然后将骰子往杯子里放，谁猜到几点谁就赢了，你要不要试试看？”

段克输一乐，从来没人教过他赌功，现在有人教而且是最新的，早已将敌我的警觉性抛开，马上将衣服撕下来绑住双目，然后咬起杯子，双手放在背后，等待小邪指示。

小邪笑了笑：“我要放骰子了，你准备好没有？”

段克输道：“好了，你放吧！”

小邪暗笑数声又道：“老伯，你的手会不会去拿杯子呢？”

“你放心，我不会！”

小邪道：“其实，我们玩这门最新式的赌法，是要将手绑起来，因为双方都看不见，若有一方用手摸杯子这就不公平了，但我看你是前辈，也就不需要绑手，你自己忍着点就是。”小邪这是欲擒故纵，钓乌龟的计谋。

果然段克输已憋不住叫道：“别说废话，按规定将我双手绑着，免得人家说我作弊。”

小邪道：“好，我就按规定来。”他扯下盖在桌上那条白布，三两下就将段克输双手绑起背后。然后将杯子摇了几下，道：“不行不行，你刚才说话已将杯子弄出来不少，再咬进去一点。”段克输心里急着要尝尝新赌法，立即照作，吱吱呜呜表示要小邪快点。

小邪一看时机已到，怒道：“赌你妈的头！”“啪！”一声，他已将杯

子打进段克输嘴巴，“啪啪啪……”他不停的打着段克输脑袋，大叫道：“臭老头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拆你祖宗的台，你不要命了？”口袋一掏，石头一个个往他脑袋打，“哇……”有如爆米花一般。

段克输哪想到这小子好大胆，敢将自己名满天下的赌怪如此整法？可惜小邪初入江湖，可不管什么赌不赌怪，谁惹了他，谁就得遭报应。段克输口不能言，手不能动，目不能视，只有用脚了，只见他左撞右撞前踢后踢，弄得整街乱七八糟。

小邪边跑边骂道：“臭老头，赌不起就别赌，你以为我杨小邪是好欺负，没割掉你舌头已算你幸运，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右手又是一颗石头，打得段克输满头包。

段克输哪里吃过这种苦？一运功已咬碎杯子，破口大骂：“小子纳命来！”一记旋风腿已踢向小邪发音处。

“还早得很哪！”小邪轻轻掠往段克输后面，一踢他臂部，“砰！”段克输往前摔了一个狗吃屎。“嘻嘻……”小邪站立当头窃笑不已。

“哇……”段克输怒吼一声，身形乱窜乱射，有如疯狗一般在街上团团转，但这次被他撞对了，他跌坐在庙前石狮上，立即将双手套入石狮牙齿上用力一拉，竟硬生生将布条扯下。顺手他也扯下蒙眼布条。

小邪一看惊叫道：“哇卡，我的妈呀！”拔腿就跑。

“哪里逃！”段克输气极而发，其势如虹，已追向小邪。

“哇卡！”小邪一急之下已撞在墙上，十足的瘪十运！就只这一撞，段克输已冲上来，一掌打在小邪胸口，“砰！”小邪已摔出七八尺远，口角渗出血迹，“他妈的！”小邪一见血，也不管这么多，双手合十“大悲掌”，一记“佛法无边”幻出数十只手掌，已切向段克输头部，其势有若长江决堤，锐不可挡。

段克输一见来人掌法怪异也大意不得，怒喝一声已拿出看家本领“八卦掌”迎了上去，“砰！”双手再次接触，小邪又往后摔，而段克输也退了三步，惊奇不已。

小邪血气翻腾，口角又渗出鲜血，“他妈的，啊！”大吼一声，他已冲往段克输，“我佛慈悲”已展开，霎时狂风大作，树叶呼呼乱晃，震得在旁之人马窒息。他身形往前一翻，右手改掌为指，点向赌怪“人中”穴，左手攻向“玉枕”穴，身形已飞掠到赌怪身后。

赌怪一惊，大吼一声运起十成功力贯注右掌，一转身，已往小邪后脑劈去，但他人中穴已被小邪点中，可惜小邪功力不够，只点得段克输流出鼻血，而自己也挨了一掌。

段克输一怒，吼叫一声舍命绝招“卦非卦”已势如奔雷，挟着一阵劲风击向小邪，“纳命来！”话音一落，他已离小邪不到三尺。

小邪惊魂未定，又逢大难，“呀——”他再次怒吼，“西天如来”已如万马奔腾，巨浪击石般地迎向段克输，两人这一触，“砰！”一阵巨响，双方倒射回去，小邪落地连滚四滚晃着身形站了起来，脸色有点苍白。

段克输也摔在七尺遥远的地上，鼻孔已涌出大量鲜血。不久他止住血，回身看着小邪，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小邪虽然受伤，但他一身铜筋铁骨，挨这几掌，吐出几口鲜血，对他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算不了什么。他也笑了笑，盯着段克输不放，他怕段克输又突然出手偷袭，故而连骂人的话也忘了说出口。

段克输愣了良久才道：“小子，欧阳不空是你什么人？”

小邪骂道：“欧你妈的头！臭老头！死老匹夫！不要脸！输人家就要赖，有胆再来，什么欧阳不空？少拉关系，我不认识！”

段克输不理问道：“你刚才用的是什么新招式？”

小邪叫道：“什么招式？”那是爷爷教我专门打狗的大悲掌，怎么样？还有三招没有用完呢！量你也禁不起我那三掌。”

段克输一听狂叫道：“是了，是了一定是他！他终于出现了，终于出现了，哈哈……”一阵狂笑，他已向城东方向掠去。

小邪一愣，叫道：“妈的！跑啦！也好，省得我多费手脚，没想到老头的武功果然管用……”他信心十足地走向算命摊子。一到摊前，他坐了下来笑道：“周老伯，好险哪！要不是我爷爷教我几手，我看非死在他手中不可。”

周八伯早就看到他们在打架，也看出小邪使用的掌法正是“寰宇一奇”欧阳不空的“大悲掌”法。想二十年前，欧阳不空以一套“孤星剑法”和“大悲掌”法打遍天下无敌手，而他的医术又冠绝古今，活人无数，武林个个敬佩，只要说出“欧阳不空”这四个字黑白两道莫不买他七分帐。十年前他突然失踪，想不到“大悲掌”竟会在这小孩身上出现，周八伯这一惊非同小可。

周八伯道：“小兄弟，你的武功真了得，连六怪要胜你都不容易。”

小邪道：“还好，我爷爷天天打我，否则这次不死也得重伤。”

“那你爷爷叫什么名字？长得如何？”

“我也不晓得，我四岁时就被他捉去抚养，到现在我们两个的关系还没搞清楚呢！”

周八伯也想笑，他道：“你的武功都是你爷爷教的吗？”

小邪点头道：“是我爷爷教的，可是我不怎么想学这玩意儿，麻烦死了。”

周八伯心中直笑，他知道如果小邪全学会了，赌怪今天非躺下不可。他笑道：“小兄弟，你还没学会，你爷爷就把你赶出来了？”

小邪道：“学是学会了，爷爷说我功力不够，又说我不认真，他赶我出来叫我闯江湖，回去就知道武功的重要，我才不上他的当呢！”

周八伯笑了笑道：“那你准备到哪里玩？”

小邪道：“随便，还没想到。”

周八伯心想：“八成他爷爷就是欧阳不空，他看小邪不论聪明才智以及骨骼都是上上之选，所以才传他武功，可惜这小子一心只想赌，并不怎么用功练武。”他道：“小兄弟，你爷爷准备叫你如何闯江湖？”

小邪道：“他没说，反正我也不闯江湖。我躲起来就是……不过我想到飞龙堡一趟，办点事。”

周八伯奇道：“你要去飞龙堡？”

小邪一想到要理韦瑶琴头发，兴趣就来，他笑道：“当然，我准备去理飞龙堡主他女儿的头发，替朋友出气。”

周八伯啼笑皆非，天下竟有这种人，为了理人家光头，不惜以武林第一大堡为敌，而且还谈笑风生，好象这件事很好办一样，他道：“只你一个人？你不怕？”

“怕什么？飞龙堡又不是阎王殿，就算是，我也不怕，这臭丫头死定了！嘻嘻……”

周八伯看了看小邪面相，也放心不少，他道：“小兄弟，你要去就得小

心点，虽然飞龙堡名为正派，但你要去理人家光头，他们可不会闷声不响，你多留点神，若回到兰州就到这里找我，我们再聊聊。”

小邪道：“好！那我告辞了。”说完他已转身离去。

周八伯招招手笑道：“小兄弟，多保重。”

一回到客栈，小二迎上来说：“小客官，刚才有位女客官来找您，我说您出去作生意，可能要到晚上回来。她也没停留，交代我将这纸条转交给你，说完她已走出门外。”小二从口袋拿出纸条交给小邪又道：“那女客官长得很漂亮，想必是你姊姊吧！”

小邪接过字条，笑道：“我役姊。”说完打开字条看了老半天看不懂，于笑一声，他又将字条交给小二笑道：“小二哥你看里面写些什么？”

小二接过来念道：“我来过，有事找你，请到吉祥一谈，凤姑。原来是凤姑娘写的。”小二本想说他姊姊叫凤姑，但小邪已说没有姊姊，他只好改口。

小邪点点头，丢给小二一锭银子，反身走向客房。

在房里，小邪想：“凤姑找我有什么事？我看麻烦又来了，她也听令于人，说不定前几天那件事被她上级知道，要她捉我回去问罪……但……也不对，她若要捉我，就不会事先通知我……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想了想，他自言自语道：“对了，这招叫先礼后兵。他们想先拉拢我，象那些被毁容的杀手一样，若我不愿意他们就要杀人灭口。因为我已经知道他们的秘密，他们怕我把秘密泄露出去，只有如此作，那……我得逃命了。”

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想着逃到哪里才是上算。不久他又道：“我这一走，他们一定会追上来。免不了要大战一场，如果我将赌场给烧了，嘻嘻，看他们哪来的时间追我？哈哈……好！就这么办。”

心一笃定，小邪马上收拾东西。结完帐，换到另一家客栈，等到晚上才走出街道。

很快的，小邪买了三桶煤油，往城西“吉祥赌坊”摸去。

盞茶功夫一过，小邪已躲到赌坊前面小巷道。

“什么玩意儿嘛！想陷害忠良？嘿嘿！我要让你们变成北平烤鸭。”小邪边骂边将带来的布团沾上煤油，点上火，迅速无比地往赌坊里面去。随即即将煤油甩进去，煤油桶一倒，煤油流出来，一碰到火花，马上“轰！”烧了起来，不用多久火舌已将整个赌坊吞噬，劈劈啪啪，烧得猛烈已极。“救火啊！不好了，大家快救火呀！”有人已发现火势，拼命喊救火。

小邪一听，知道是脱身好机会，也顾不得再看热闹，翻身出城，往贺兰山方向掠去。

足足奔了三四个钟头，他发现有个小村落，但他不想进入，随即就在附近找了一间土地庙，窝身于内。他想：“早上和老怪物打了一架，也受了一点伤，现在又跑了一段这么长的路，也够累了，他们要追我，可没这么简单，就在此好好休息，明天也好应付其他的事情。”伸个懒腰，他已沉沉入睡。

星夜良晨，月色撩人，小虫轻鸣，很静。

突然，小邪半夜惊醒。这是他习惯动作——有危险到了，他心头冥冥之中已感到不安。他想：“怎么会呢？敌人不可能现在就追来呀！”只要有不知情的危险逼近，小邪心灵上就会起波澜，因而感到不安。“到底是哪里不对劲了？他们……凤姑……哇卡！”小邪一愣叫道：“奶奶的，嘻嘻，人算不如天算，妈的！我怎么这么笨嘛！凤姑和赌坊之间一定没有多大关系，她

是利用赌坊作幌子掩护他们行踪，现在赌坊失火，她一走了之也没什么，只忙坏了那些喽罗，这么说她已经和那些黑巾杀手寻上来了？”小邪心头一颤，马上飞身上树，往远处看去，叫道：“果然不错，他们已经追上来，而且不在少数，我得赶快逃命。”想到此他马上翻身往西掠去，才走到几丈，他心中已嘀咕道：“他妈的！西边也埋伏这么多人，照这样看来，他们今天是势在必得，哇哇哇！我杨小邪这次可是死定了。他奶奶，人生都还没玩到就死定了，好惨。”语言一落，他已闪入一堆草里等待着。果然不久，三名黑巾蒙面人已寻了过来。

小邪注视着这三名黑巾杀手，心道：“捉一个来问问看。”他手一扬，射出一颗骰子，往那最后一名黑巾杀手“命门”穴打去。黑巾杀手立即栽下来，小邪掠向前，抱住黑巾杀手窜回原地，“哇！死了。”小邪叹口气叫道：“这么不中用……对了。”他立即将黑巾杀手衣服及面罩剥下来穿在自己身上，再将那蒙面人藏在隐密处，随即混入他们行列之中。“这招倒很管用，嘻嘻……”小邪边找边自鸣得意地笑着。

搜了将近三个时辰，天都快亮了。

凤姑一见大家都没结果，心中甚急，将头领级干部集合，她问道：“第一队，有没有发现？”

“没有。”

凤姑道：“好，再向前推进五十里，务必找到他。”

第二队道：“禀舵主，也许那斯已不住这里。”

凤姑道：“有人看见他在小泉村附近，决错不了，快搜。”

“是！”众人立即再向前推进五十里。

小邪也跟着走。他想，现在走他们一定会追下来，等一下散开时，再趁机溜走。

凤姑也追上去。

不久凤姑走到一处山腰。而小邪那组三个人也在这山腰，凤姑见到有部下，立即问道：“有没有那家伙的消息？”

小邪怕凤姑听出声音，不敢回答。还好他没回答，因为这些黑巾杀手除了头领队长级以上外，其他都被毁容割舌说不出话来，只有用手势或摇头来表示。小邪侥幸躲过此劫，但好景不常。

凤姑一问没有结果，她手一挥道：“你们由左边搜上去，右边我来搜。”黑巾杀手点头表示，而杨小邪很自然的答声“是！”他想应一声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谁知道这一回答，伪装立刻被拆穿，可惜小邪并不知道已露了底，还装得有板有眼。

凤姑突然听到有人回答，也愣了一下，她叫道：“你过来！”她指着杨小邪。

小邪瞿然心想，“他妈的，好死不死应她干嘛？看来是装不成了。”“啪啪！”他打了旁边的那位黑巾杀手叫道：“快过去啊！愣什么愣？”小邪竟存心开凤姑玩笑。到这种生死关头，也只有小邪这大混混能如此开心。

第五章 赌怪

黑巾杀手见到小邪会说话，以为一定是上级，也顾不得小邪是真是假，立即往凤姑走去。

“不是你们两个，是你！”凤姑指着小邪。

杨小邪笑了笑道：“凤姑娘，你不是要找我吗？我在考验你的捉迷藏功夫，你好。”

凤姑一听是杨小邪，心情也放松不少道：“小兄弟，你害我找得好苦，真亏你还有心情在和我捉迷藏。”

小邪笑道：“不知凤姑找我有什么事？我倒想洗耳恭听。”

凤姑笑道：“小兄弟你不是很喜欢赌博吗？我有意将吉祥赌坊让给你，谁知道你不但不要，还把它给烧了。”

小邪笑道：“哪里哪里，要让我总得送个新的，不是吗？”

凤姑道：“小兄弟，其实你愿意我送个新的给你也无妨，你觉得如何？”说着就往小邪走去。

小邪笑道：“不急。不急，凤姑娘请留步，我不敢太亲近你，若你再靠近我，我担待不起了。”

凤姑停下来道：“小兄弟，你真的一点都不接受我们的善意吗？你年纪轻轻多有作为，何必如此固执呢？”

小邪道：“岂敢！我是怕象他们一样少了鼻子和耳朵。”他指着旁边那两名黑巾杀手。

只见这两名黑巾杀手身形一颤。

凤姑也是颤了一下。她知道再讲下去，这些被毁容的黑巾杀手，说不定会反扑自己。她大叫一声：“人在这里！”已抽出雌雄短剑攻向小邪。

“要攻你去攻！”小邪拔腿就跑，不时回过头来骂道：“死凤姑，我看你是女人，不想难为你，谁知你不知好歹，带了这么多人要围捕我，等一下我生气起来，可要把你衣服剥光，将你吊在树上，那时候你才会知道我是谁！”

凤姑也不开口，拚命直追，其他黑巾杀手也围上来。

天已微亮。

小邪暗叫苦也。天一亮他要脱逃就更难了，他转头叫道：“凤姑娘，你就行行好，我只不过是一个苦命的孤儿，你们何苦如此的追杀我呢？杀了我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放我一马好不好？”

凤姑一听，身形一颤慢了下来，这时只有她追得最近，其他的人都在后头。

小邪也放慢脚步道：“凤姑，我也知道你是受命于人，你比我可怜，也许你服了人家的毒药，或者你有家人在人家手中做人质，或有其他事情使你不得不听他们的话，但我相信不久那些恶魔一定会死于非命。若你告诉我，你捉不到我会被处罚，若你告诉我你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会让你带回去的，凤姑你告诉我一点真实的事好吗？”

小邪并不笨，他自己猜到，凭凤姑这么一点年纪又是女孩，一定无法控制这些亡命杀手，因此可知她也是听命于人。从刚才小邪求饶时，凤姑身形颤了一下，小邪已感觉到凤姑本性善良，不愿意伤害他。这样一来小邪已想到，自己何不去对付那另外一名敌人，而为难凤姑呢？他觉得凤姑很可怜，他要帮助凤姑一把，如果凤姑愿意的话。

凤姑愕然，眼眸充满莹珠，但她并未收手，双剑直逼小邪。

杨小邪见凤姑如此模样，已知其中原因，倏然顿身道：“凤姑我已知道你的秘密，带我回去吧！”

“啊！”一声惊叫，凤姑没想到小邪说停就停，右手金剑已经刺入小邪肩头！一急之下，凤姑霎时松掉金剑，又惊惶又感激又无奈地望着小邪。

小邪哑然一笑，拾起金剑交还凤姑笑道：“我人在这儿，你带我走吧！”

凤姑接过金剑犹豫半晌，才伸手点他穴道。

小邪轻笑道：“我不怕点穴，你还是用绑的好。”

此时，其他黑巾杀手已追上来。

凤姑一愣，也不敢迟疑，叫道：“第一队队长，这厮已擒，你们将他绑好，派这人送到我那里。”说完头也不回直奔下山，但依稀可以感觉到，她已流出泪水，心神悲痛地走了。

黑巾杀手亦遵照指示，捆绑小邪，各自散去。

一阵追逐，在小邪悲天怜人之让步下，已草草结束。

晨间薄雾，如梦似幻，如诗如画。

兰州城，小邪是去而复返。

在吉祥赌坊后院。

“杨小邪，你的伤势重不重？”

凤姑已回到起居处，她正关心这位奇怪的少年。

“没关系，已经结疤，再过两天就会好了。”

叹口气，凤姑解下小邪身上之绳子，幽幽道：“对不起，让你如此受苦。”

小邪舒展一下筋骨，笑道：“习惯啦！现在你可以说了吧！”小邪被捉的目的是要了解凤姑他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他也希望能替凤姑分担一些忧愁。

“我……”凤姑眼眸直望小邪，脸上不时幻出奇怪的表情，时而皱眉，时而轻叹，可见她内心是何等复杂和痛苦。她已在决定一件事情——该不该告诉小邪她的一切。

小邪象一座山，一座会笑而且又令人觉得他很足以信赖和依靠的山，他正露出平常那种习惯的笑容望着凤姑，他是那么有把握，凤姑一定会将这些秘密说出来。

终于凤姑幽幽道：“你真的想知道？”

“当然！”

微摺衣角，斜望窗口，良久，凤姑叹口气才道：“杨小邪，你猜对了，我是一个杀手，身不由己的杀手。”她已双目含泪，莹光耀眼，楚楚怜人。

小邪知道现在不是插嘴的时候，他静静听着。

凤姑继续道：“我家也有爹娘，家本在开封，我爹是武林中人，爹和娘江湖人称‘雌雄金剑’。我真名叫秦凤怡，在五年前冬天的一个夜晚，来了一群蒙面人将我爹娘劫走。又过两天，就有人拿封信要我听令于他，并喂我吃下毒药。就这样子，我就沦为他们的杀手。我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一勾起伤心事，她已潸然泪下。

小邪在等，等她痛苦之心情好转。不久他问道：“你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替他们工作？”

“是的。”

“你也不知道你们的组织是如何？”

深深吸口气，凤姑道：“我只知道他们势力很大，每个地方有分舵，但互不联系。”

小邪道：“能否再说清楚一点，例如他们除了舵主以外还有什么主？他们又如何控制你们，如何发号施令，以及如何在不相识之下证明身份？”

小邪虽然不懂江湖事，但他听老头讲过一些帮派之琐碎事情，凭他聪明才智也记下了不少，但现在他一问出口，不难发现他记得是如此详细。

凤姑有了小邪指点，也不会觉得茫然无绪，臆度半晌始道：“我们的组织都是黑巾蒙面，舵主上面是坛主，总坛主，护法，然后是黑巾使者。下对上联络是放信鸽，上面对下面有时候用信鸽，但派人来比较多，他们挂有腰牌可以识别身份，必要时有秘语和手势。”

小邪兴趣来了，他急道：“你说说秘语和手势！”

凤姑寻视一下四周，觉得无什么危险，她才低声道：“以数字来代表：‘黑巾使者是五，护法是四，总坛主是三，坛主是二，舵主则为一，以手势来区分，我做一次给你看。’她边说边做：“右手拇指置于小指第三指节，而小指指尖顶着无名指第一指节，则代表舵主；若小指顶，在中指和中指指尖互顶是代表总坛主；若和食指指尖互顶则为护法；若四指指尖顶在拇指第一指节，就是黑巾使者了。”顿了顿她又道：“秘语倒是很简单，难的是在手势。手势一对，他们就会问黄河之水天上来，若是我，我就回答黄河之水兰州来，这样他们就知道我是兰州分舵舵主。”

小邪呵呵直笑道：“好象演戏一样，比手划脚的。”

凤姑一想到自己刚才手指乱比是有点像演戏，不由得腮颊泛红，困窘已极。小邪轻笑两声，又问道：“凤姑，你知不知道那些蒙面人为什么都被毁容呢？”

凤姑道：“这我不太清楚，除了队长以外其他都被毁容割舌，好像有一个地方专门训练那些杀手，我不太清楚这件事。我的任务是注意兰州可疑的事或物，其他的我一无所知。”

小邪看这方面也问不出所以然来，他道：“那你们捉我又为了什么？”

凤姑道：“前几天为了你，我们折损了七名手下，我往上报，昨天上级已通知下来，要我收你为已用，否则就杀了你。”她苦笑一声：“我以为你会留在赌场，谁知道你竟跑得比谁都快。奇怪的是，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捉你呢？”凤姑睁大眼睛望着小邪。

小邪笑了笑：“这种事，我在八岁时就玩过了，你们还差得远哪！”他很得意地耸耸肩头。

小邪在八岁时已能将老头耍得头昏脑胀，何况是现在？可以说是本领到家了，耍玩他，得先秤秤自己再说。

凤姑淡然道：“现在你怎么办呢？你真会留下来吗？”她伤感地望着小邪。

小邪：“不行，我还是要走。”

凤姑没说话，她知道小邪要走，谁也无法留下他。

小邪又道：“凤姑，我不会让你为难。你通知上级，说我武功很高，很难收归已用，要上级派人下来捉我，然后我再从他们手中逃走，你不就安全过关了吗？”这项计划他在被捉之前就已想到，“说不定我还能摸上总坛，将你爹娘救回来。”

凤姑急道：“这样不好吧！救我爹娘是另一回事，只怕你到了他们手中

逃不出来，那该怎么办？”

在这一天一夜的折腾中，凤姑早已将小邪视为知心朋友，她可不愿意将小邪往虎口送。

小邪笑道：“凤姑你放心，别的没什么，逃走这门功夫，我可有数年之经验，想要捉住我，可没那么简单。”

“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

小邪叫道：“有什么事可担心的？想办法解决才是正途。现在除了这个方法，你还能找出一个更好的吗？”

凤姑沉思半晌道：“好吧！我留不住你，只好如此做了，那你得委屈几天了。”

小邪道：“没问题，我想睡它一个三天又三夜哪……哈哈……”事情一有着落，他总是会大笑数声来庆祝一番。

凤姑已飞鸽传书向上级报告。

此事一了，小邪悠闲过着，惬意非常。

这几天凤姑亦笑脸逐开。

一天、二天、三天，这已是第四天。

这天已来三名大汉将小邪带走。

凤姑伤神站在门口，遥望天际，愁怅心生，无奈地走向闺房，弹起古筝，一曲曲，哀怨动人。

“唏聿聿”一声，马车已狂奔出城，里面被捆之小邪也准备脱逃。

小邪可以跟随他们一起摸入总坛或别个地方，但他并无一定目标，想到何事做何事，对于韦瑶琴一事，他可是列为第一优先，至于救凤姑爹娘，只有碰上了再说。

黑巾杀手不是闹着玩的，小邪也知道，凭他一个人的力量，还是闪一边好，省得惹火上身甩都甩不掉。

小邪准备要逃，当然也准备了工具——小刀片。

车篷里坐了两名黑巾杀手，一人在前一人在后，小邪夹在中央，另一人驾马车。

行车超过四小时，众人已有点累。

小邪凝目偷望这二名黑巾杀手，只见他们眼眸半掩半闭，并不时在打盹。

熟练之动作，小邪已从衣袖中翻出一仅两寸之长薄刀片，刺在横木上，将手中绳索一挂，一拖，一拉，不到数下绳索已被利刀割断。小邪暗笑数声，一扬手，左右手各多出两把飞刀，猛一腾身，他已若猛虎出柙，快捷迅猛无比地同时刺向两人后颈。

“哦！”这两名黑巾杀手在冷不防下，轻轻微哦一声，已一命归阴。

小邪有点失望，心想：“这算哪门高手？不到一秒钟就翘了，早知道如此，我又何必多憋几个钟头。”想归想，他可没停手，闪身一翻，飞身掠入林中，心中正得意：“这些人也只不过如此，我……”他来不及再想下去，纵身一跃已飞入山区。

“哪里逃！”这时那车夫已紧追而上。

小邪见到先前那两位武功稀松得很，也以为这位一样差不了多少，他骂道：“死老头，你以为我这么好欺负？在你们那位贱女人手上，我吃了不少苦头，好不容易她才将我交给你们这三个笨东西，哈哈……老天有眼，你等着回去告诉那臭女人，哪天她落在我手中，我要把她卖到妓院去卖春，要她

千人骑万人压，方消心头之恨，我就不信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小邪想，骂得愈凶，凤姑愈能脱嫌疑，也顾不得什么下流话都用上了。

“老夫劈了你！”黑巾杀手大喝一声，又向前追近三尺。

“嘻嘻……”小邪根本未将这名黑巾杀手放在心上，轻笑两声叫道：“臭老头，你是什么东西？想劈我，你可知道我头上写些什么？”

黑巾杀手一再腾，身紧追不舍，他怒道：“管你写什么，给老夫站住，否则你死定了。”

小邪笑道：“难怪你如此不孝，连你祖宗都不认识，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打！”一把飞刀射向黑巾杀手右腿。

黑巾杀手暴喝一声，避开飞刀，一个翻身有若大鹏展翅，直掠小邪上空。

“哇卡！”小邪大惊，没想到这家伙武功要比其他杀手高出两倍，只这一跃已追了上来。“还是跑吧！”小邪心中想定，头也不回，狠命往林区直奔，其势之快若一道闪光，令人无法看清身形，眼花缭乱已极。

这一拉，又把黑巾杀手甩得甚远，然杀手身手矫捷，催赶之下，亦紧追不舍，他似乎欲得小邪而后始甘心，就如此，双方一前一后，有若流星追月般直掠林区。

一出林区小邪登时大叫苦也，迎面而来则是垂直如刀削之陡壁横阻于前，这下跑功可无用武之地。“妈的，怎么最近老是犯戒，老是狗屎运？”他有点后悔未练轻身术，这一折腾，他想往左窜，但为时已晚。

“哈哈……”黑巾杀手狂追而至，大笑一声，阴恻恻道：“看你往哪里逃！”话音未落，右掌已抓向小邪肩头，其势如虹，锐不可挡。

“我那个我！”小邪心中嘀咕不已，眼看来人武功过人，而且练得象是鹰爪之类，也不敢硬接，欺身往左，顺势射出五把飞刀叫道：“慢点，慢点老前辈，咱们有话好说，你也不必动粗，慢慢谈好吗？”他想这场架可无甚把握，能免则免，见风转舵来软的。

“有何好谈！”黑巾杀手怒骂一声，“落雁平沙”十指如钩，已罩向小邪全身重穴。

小邪一见对方不吃这一套，立时卯上了厉道：“混蛋哪！谁又怕了谁？”也不再躲避，一招“我佛上香”左手上右手下，身形左倾，脚踩玄门八卦步一闪一掠，硬碰硬罩向黑巾杀手“百会”穴，这是拼命打法。

“来得好！”黑巾杀手左闪欺身，右封势在探胸，身如灵泉，“砰！”“哇！”小邪终究功力不及对方，掌势硬被对方封掉，胸口重挨一掌！倒摔丈余口角已渗出血迹，有点狼狈。

“嘿！”黑巾杀手再度欺身，有若苍鹰猎兔！直压小邪项上人头，存心要小邪毙命当场。

小邪惊魂未定，大难又来，苦笑一声，一招“佛光普照”，霎时掌影如墙，有若旋轮钢刀挟以万钧之势封向敌人。双方一触，“啊！”小邪胸前衣服尽被抓碎，幸未及肉，而黑巾杀手连中两掌，可叹小邪功力不够，空有奇奥招式也无甚用处。

就这样，双方夹缠不下，小邪亦被击得遍体鳞伤，满身是血，但他就是不倒，狠地缠上了。

转眼数十招一过，小邪难以招架，“他妈的！”他大吼一声探出匕首，不管敌势如何凶猛，当头就砍，端是个拼命三郎。

“哈哈……”黑巾杀手狂笑数声，掌势如山，不退反进，双手一拖一

带一击，小邪“哇！”一声惨叫，又摔向后方，立时胸口一震，血气翻腾不已，鲜血已涌出嘴角。

“给老夫躺下……”黑巾杀手乘胜追击，出手之狠之快，匪夷所思。只见他电射小邪，双掌尽吐，硬是来个泰山压顶，其势之猛实属罕见。

“啊！”小邪打疯了心，不顾伤势，匕首已划出“孤星剑法”之拼命绝招，“流星追月”霎时幻起无数寒芒，待得狂风大作，其势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刀势一带，存心来个玉石俱毁。

“哇！”双方这一触，小邪挨了一掌倒飞出去，而这当时他已将黑巾杀手右臂活生生砍了下来。

小邪一倒地，口中喷出一口鲜血，身形摇晃不已，象是醉酒一般。

黑巾杀手失掉右臂，更是疼痛欲昏，额前豆大汗珠直冒不止，他强忍痛苦一步步走向小邪，又如恶魔一般，骇人已极。

小邪勉强挺起胸膛，捏紧匕首，嘴角笑了笑，准备再次接受重大一击。此时此地，他已忘掉伤势如何，一心一意要撂倒黑巾杀手而后始甘心。他拼命拼出气来，他就是憋不下这口气，这口气可以撂倒任何人。这口气也是任何人无法学到的。

那黑巾杀手一看小邪竟然还笑得出来，眼看自己右臂已失，功力大打折扣，无力再战，而这小子连中数掌，竟越打越勇，锐不可挡，此番再拖下去，吃亏可就是自己了。犹像半晌，终于他叹口气，反身往退路掠去。

小邪见强敌已退，嘘口气，心情顿时轻松下来，嘴角又渗出血丝，袖口一抹，他呆笑道：“妈的，这鬼老头出手奇重无比，打得我吐了不少血，比起老头，这该算是第三等内伤，要七天才能复原，还好捞回一条手臂，否则是亏得够本。”

往腰带一探，他已拿出老头的药丸，一口气吃了十颗：“老头说有伤要马上治，得找个地方……看来我中了老头鬼计，他把我捉去，分明注定要我闯江湖，但江湖这饭实在不好吃，时时刻刻都有人要我的命，唉！哪天自己如何死了都不晓得，惨哪！”他有点抱怨老头坑了他。

休息半晌，小邪环顾四周，找一小山洞，开始疗伤。首先他用金针扎满全身穴道，再拿出金创膏涂抹伤口，又找些石头封住洞口，他想：“我现在受伤，若有人再闯进来给我这么一刀，不死也要半条命，封住洞口比较稳。”能减少受损害，小邪一向都会如此做，这也是他之所以会长命的原因之一。

洞口封好，小邪又吃了两颗药丸，他真被老头那句话给绊住“有伤得马上治。”他从来未曾受过如此重的伤，也不知药量须要多少，反正吃多一点总错不了。药丸一吞，他随即捡起两颗石头垫头脚，运起神功疗伤。

功行一周天，小邪身上淤血已慢慢化为液状，随血液运行。功行二周天，已能见到小邪胸前各穴道泛出一些淡红色雾气，此乃淤血化为气体由穴道排出，雾气越来越盛，不久已将小邪全身裹住。十二周天一过，雾气才慢慢消失。

小邪这时已醒过来，但并未起身，他已再探出三支金针，扭动一下身躯，将姿势摆好，随即一支刺入“天突”穴，第二支插入眉心“神庭”穴，第三支未插之前他再度环视四周，因为第三支将要插入“百会”穴，马上会昏迷。小邪想籍此催化所服丹药，以便早日复原。他才将金针捏得恰到好处，手一抖已插入“百会”穴三寸深，大约要三四天才能将金针从“百会”穴上逼出，当然要醒来，也得等金针离开“百会”穴才行。这时若有人进来轻轻一指，

小邪立即一命呜呼。他不但不怕死，而且还喜欢拿生命开玩笑。时光荏苒，不停消逝，一天两天……只见小邪每行一周天，“百会”穴之金针就往后退一些直到，第三天中午，金针飘然落地，小邪也由昏迷中慢慢醒来。他先拔除身上金针，再检查伤势，果然全身红润，那些掌印已消失，刀伤亦结疤。他再运气，觉得精力充沛，内伤已好九成，得意之余不禁仰天长啸，音如狂涛击石，万钟齐鸣，袅绕山间，震得四周回音不绝。“诗口口！没想到老头的药丸果然管用，哈哈……”一声长笑，他已状若疯子，舞手蹈足，往洞外冲去，“砰”一声，碎石纷飞，小邪已飞掠出洞，有若狂龙出海，张牙舞爪，其势充满劲道。“啊……”一声长啸，已将小邪全身郁闷抛向九霄，还他爽朗之心。他往打斗场所奔去。一到地头，他检视一番满意道：“他们果然又再派人来找我，我才不会这么笨哪！嘻嘻……”轻笑数声，已飞身掠往山下，消失在密林中。飞龙堡位于贺兰山岭。城堡为石块所砌，壮观已极。只这城门就高达六丈余，直耸云霄，又陡又挺。城堡东边是千仞峭壁绝崖，其下为滚滚黄河，城堡后面则只能见到一层层白雾。城堡、白雾、蓝天、青山、峭壁、万阶白石小道……既神秘又庄严，肃杀之气隐隐泛出，远远望去有领袖群伦之势，无怪乎人人皆称飞龙堡为天下第一堡，实当之而无愧。

贺兰山下，林木森森，具有原始风味，更衬托出飞龙堡之不俗。

白日青天，凉风轻吹，树随风摇，婆娑有声，令人闻之舒畅已极。这天小邪已到贺兰山下，他一身蓝衫短靴，斜束头发，笑脸迎人，皎如玉树临风。

他悠哉悠哉逛到此，头往山顶望去，赞口叫道：“哇佳佳！这飞龙堡果然有点名堂，满有辄的，我老人家这次来探探你们到底在搞啥？顺便理理那臭女人的头，嘻嘻……不知道是凶多呢？还是吉少？这一路问来，飞龙堡满有名堂，弄得我心神不宁，到底是好还是坏等一下再说，让我想想要如何赞美这座好堡。”侧侧头一想，他道：“高山大堡有一套……上上下下狗拉屎，嘻嘻……”他是狗嘴吐不出象牙，凡事都想沾点狗味，人云：“狗都不拉屎”，是形容坏透了，那狗拉屎就算是好的了，小邪正是引用此句名言，他可管不着词句雅不雅，反正能聊表心意他就乐不可支。

通往山道设有关卡，飞龙堡派有卫兵在此。

小邪一走上前，已有人迎着过来盘问。

那人问道：“小鬼，你是来干什么的？”

小邪道：“我来找你们飞龙堡堡主的女儿。”他很直爽，明着来。

那人道：“你认识我们小姐？”

“认识谈不上，只有一面之缘。”

“你有无拜帖？我替你送上去。”

小邪奇道：“拜帖？什么叫拜帖？”他是真的不懂。

那人道：“你不知道拜帖吗？那就是你要到人家家里拜访，而对方又不太认识你，或对方是位大人物，这时候你就必须写张帖子，把你的名字雅号写在里面，交由对方管家或仆人送到你想拜访的人之手中，等到对方答应见你，你才能进去，懂吗？”他有点轻视杨小邪。

“哦，原来如此。”小邪叹道：“他奶奶，要见人还真难。”他望了那卫兵道：“现在写来得及吗？”

那人道：“我看你明天再来吧，说不定连我们总管都看不到，还想见我家小姐？小鬼，你别作梦吧！”语气充满鄙视之意。

小邪一听就知道这人有意为难自己，反正也不是来说亲的，怕什么？他

可没把飞龙堡看得多重，有仇报仇，他叫道：“小鬼！你是谁？你凭什么叫我小鬼？你自己才是小鬼，我老人家要见你家小姐……不不不！”他摇着手“我要见你家臭女人，你竟敢不让我进去，不给你一点颜色看，你还以为我怕了你们飞龙堡不成！”小邪已卯上了，也顾不得老头子交持要以礼相待，自从韦瑶琴差点踩死小田以后，他对‘飞龙堡’很是梗芥在心。

那些看门卫兵哪有见过，有人竟敢跑到天下第一大堡来撒野？先是一愣，随即骂道：“小子，你是活得不耐烦了，竟敢跑到这里找碴。”话未完他已一掌打向小邪头上。

小邪叫道：“哟！想打架？我平生没什么嗜好，就是喜欢打架，来！我陪你们玩几招。”一式“推窗望月”迎了上去。

那汉子将手掌往前带，直取小邪腰部，右脚一抬踢向小邪下盘，小邪连招式都没换，一翻身跃到那汉子背部，手掌一打“啪”击在那汉子后脑，“哇！”那汉子已煞势不住，跌了一个狗吃屎。

小邪感到无味道：“你这是什么功夫？我连气都还没喘，你就不行了，扫兴！”

剩下七八名卫兵也围了上来。

小邪站着不动，直说风凉话：“一个不行，你们来八个也一样不行，管看不管用的纸糊元宝盆。”

有人怒道：“一起上，叫这厮血溅此地！”八人立即抽出长剑一涌而上。

小邪边闪边叫道：“乖乖，玩真的，你想让我陈尸‘飞龙堡’，我可要你们……反正不会让你们好过。”右手一闪，一名卫兵栽倒在地，连叫都来不及叫。

众人一惊，顾不得再攻，连忙退后变守势。一名卫兵立即放出信号弹。“啪！”红光一闪，冲上空中，十里可见。

小邪笑了笑，手中拿着一把飞刀，在胸前晃了几下笑道：“你们好啊！你们不是要我陈尸飞龙堡吗？我是很想，但我这把飞刀可不愿意我离开它。我已很久没练飞刀，你们摆个姿势陪我玩玩如何？话未完，八把飞刀一闪即逝，只听叮叮当当之声不绝于耳，八支长剑已掉落于地，那八名卫兵手中已各自插着一把飞刀，惊愕地愣在那儿，不敢喘口气。

小邪笑道：“本通吃小霸王今天是来找碴的，告诉你们，你家臭丫头的马尾巴就是被我割下来的，我今天是要报那一剑之仇，这里没你们的事，给我闪一边去。”右手一抬，八人立即惊惶地往两旁闪。

小邪拍拍手，昂着头，挺着胸，迈开八爷步往飞龙堡走去。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要一找到能让自己风光的“行业”，小邪从来不会放弃难得机会，就连现在身在龙潭虎穴他也一样，他现在风光的行业就是理韦瑶琴光头。可怜韦瑶琴已惹了这位夺命太岁还不晓得，只怕连她爹，也会吃不完兜着走。

小邪可是报仇心切，哪管他什么飞龙堡，什么正派邪派？十足的亡命徒，这一行他是干定了。

还没走到一半，已有数名劲装汉子从山上掠下来。

小邪也懒得再走，停下来等他们。

“这位公子是……请问公子贵姓，我是本堡管家林白。”他拱手一拜，来个先礼，看看是4否要用兵。

小邪叫道：“管家你好，我叫杨小邪，是上山来找碴的。”

林白一愣，他没想到一个小鬼会如此大胆，想必有所倚恃吧！他道：“请问敝堡何处得罪杨公子？”本着正派旗号，林白可不能出口伤人。

小邪叫道：“事情发生在你们小姐身上，她用袖箭射了我一箭，又纵马踩死我朋友小田，我是专程来找她算帐的。”

林白一听暗道：“完了，想必这位仁兄就是斩掉黑龙驹尾的那位，这下可有戏唱了。”他道：“是不是你把我家小姐坐骑的尾巴给割了？”

小邪道：“然也，要不是当时跑得快，我还想理她光头呢！”

林白可哭笑不得，小姐吵着要报仇，而这位仁兄又不怕死，当然胳膊是往里弯，况且命是别人的，林白一想道：“杨公子，那你随我到堡里，我请小姐还你一个公道。”

小邪想：“这老头蛮客气的，一定有诈。”他答道：“好吧！我本想就要到飞龙堡看看，有你带路，也省了不少麻烦。”

走进一看，城墙为白色大理石砌成，朱漆铜门，琉璃瓦，门顶牌楼雕有桌大黑字“飞龙堡”字字锵然有力。

跨进大门，是一大院子，左右各植百年大榕树两棵，蟠根错节枝叶茂密，令人见之能感到其稳与重。

两边厢房则是侍卫宿舍，栏杆前置满练武器具，对面是前厅，朱栏画栋，正门上悬有一底金字横匾，由左至右题有“天下第一堡”五字，字字龙飞凤舞，勾划了了，一见就知是名家手笔。举步跨入大厅，正对面墙上刻有一浮雕，九龙腾云吐水，栩栩如生，图两边各有字画一幅，左边题“正义”右边题“千秋”等字样，疏狂奔放，气吞山河，威严慑人。浮雕前置有五张太师椅，居中者特别大且高，还铺有虎皮，不必说这一定是堡主宝座，太师椅延伸而下有七八级阶梯，整片地面铺有红色地毯，光目耀眼，左右两侧各摆十张桧木椅，中间夹有小茶几，现正放置儿盆兰花，蕊开芬芳溢四座，此种排场，当属天下第一而不为过。

后院小邪没看到，但想必也是花园假山，小桥流水。

小邪孤零零坐在旁边椅子上，无聊地拈着兰花，等待仇人来到。因为他不是闻名天下之大侠，故而无人理他，连茶都没奉上，真是人的名树的影。

小邪也不在乎，他想只要能替小田报仇，出口怨气，管他的，一把火把它烧掉算了，神气什么？

要是飞龙堡不冷落小邪，来个热烈招待，让小邪风光风光一番，小邪过足了瘾，他也会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来个家家好。可惜飞龙堡自恃天下第一堡，哪会将小邪放在眼里？如此一来，小邪也“放心”不少，可以找借口搪塞老头子，倒霉的要算那位大小姐了。

不久林白从后院走出来，对小邪道：“杨公子请你等一下，我家小姐在后山练武，我已派人通知，马上她会回来。我有要事要去料理，你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我走了。”说完也不等小邪答复，独自走了，十足的狗眼看人低。

小邪望着他笑了笑道：“你走你的，只要你不惹我，也没有必要对我摇尾巴！省得我心烦。”说完他独自在大厅踱来踱去，看到太师椅，样甚舒服，他也欺身向前，坐在上面，只这么一坐，他已经以为自己是堡主了，架势十足，压低嗓子，学做很老成的样子发号施令：倒有板有眼，真象那么一回事。

他怒道：“死丫头！”手猛往前甩，又道：“爹是怎么教你的！你怎么可以去打杨大侠呢？你叫爹的脸往哪里摆！可恶啊！”他停了一下又道：“你还不快点理光头去向杨大侠陪罪，快去！”“什么？”他一拍太师椅，吼道：

“你不去？来人啊！将这丫头带出去斩了，不……那有爹杀女儿的……来人啊！将这丫头拉出去理光头！”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哈哈大笑，已经是癞蛤蟆喝老酒——陶醉了。笑了一阵停下来，又压低嗓子叫道：“杨大侠对不起，老夫不知道是您，否则‘飞龙堡’再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您面前喘口气，这死丫头！不长眼睛得罪了大侠，我一定将她关起来当尼姑，请您高抬贵手放过飞龙堡吧！”小邪恢复自己的声音道：“算你这老头识相，先将那丫头理了光头，否则我‘通吃小霸王’今天就不放过你们臭猪堡。好吧！打狗也要看主人，我饶了你，下次碰到我，闪到一边去，少惹人厌。”他又装着堡主：“是是是！大侠你宽宏大量，飞龙堡没齿难忘，来人啊！将那丫头带上来。”突然——后面有女孩音传来：“爹，您在叫我？”因为太师椅甚高，故而将小邪掩蔽住。那女孩以为坐在上面的是堡主。小邪真的是当堡主当昏了头，他吼道：“放屁！不叫你叫谁！快给杨大侠道歉。”那女子就是韦瑶琴了，她莫名其妙，她可没听过爹如此骂过自己，以为事态严重，马上低头走过去，幽幽道：“爹我……我……杨大侠是谁？”她没抬起头来，否则她不气死才怪，她着红衣罗衫，热情洋溢，美丽可人。小邪一看“哇！”这不是臭丫头是谁？随即大笑道：“杨大侠就是你爹的爹，哈哈……”他没想到自己自我陶醉过过瘾，竟然蹦出来一个活生生的女儿。他想再装下去，但已忍不住笑了起来。

韦瑶琴觉得有异，抬头一看是小邪——自己的仇人，登时愣了一下，也顾不得回话，马上气得满脸通红“锵！”一长剑直取小邪咽喉，恨不得一剑将他杀了。

小邪叫道：“哎呀！谋杀亲夫，你爹啊！”手也不敢怠慢，探出匕首迎了上去。

“臭男人，我要杀了你，替我黑龙驹报仇”剑势不停攻向小邪。

小邪荡开剑势叫道：“臭女人，我可不想杀你，但我要让你当尼姑。”匕首划出三朵银花逼了上去。

这时外边已有许多人蜂涌而至，个个刀出鞘在旁掠阵，他们素知小姐任性，未得小姐允许也不敢插手。

杨小邪看到这么多人围了上来，也不考虑再耍下去，翻到韦瑶琴身后，反手一抄，揪住其头发，正得意想割下时，韦瑶琴叱喝一声，长剑有若腾海蛟龙，寄快无比地拦向背后，身形往左闪去，避掉这一劫。

“他妈的！”小邪眼看即将得手，没想到，韦瑶琴剑术如此了得，立时想打掉她手中三尺青剑，怪叫一声将匕首交到左手，架住长剑，“喝！”右手一掌已拍在她腕上。

“哎呀！”韦瑶琴长剑脱手人也往前栽下去，此时掠阵卫兵一见小姐危险，立即群涌而上。

“混蛋哪！”小邪大叫一声，存心先割下韦瑶琴头发再说。只见他不顾后面人群，双脚一蹬，已欺身逼向韦瑶琴，双手奇快无比往前扣，“看你往哪里逃，嘻嘻！”左手抓头发，右手挥刀，有若切韭菜一般，三两刀就将韦瑶琴秀发割了下来。可怜韦瑶琴惊魂未定，三千长丝已去了一半，虽然没变成光头，也是东一块西一块的癞痢头了。

“嘻嘻！”小邪得意之时，背后也中了一掌，身形往前滚去，但这并未减轻他内心喜悦心情，顿时也不想再缠斗下去，随即在厅内乱窜，“嘻嘻……”他还不时发出胜利欢呼，就有此种人，宁可

挨一掌，也要斩下人家头上三千长丝，也只有小邪才会为了任务，而不顾一切。他的心灵真叫人难以捉摸。

可怜韦瑶琴，一头秀发已不见，“哇！”一声大哭已跑回后院，这足以够她哭上三个月。

小邪想逛逛飞龙堡，身形一掠，已冲向后院。他真个是不要命，将这天下第一堡当成曹雪芹之大观园了。

只见后院小桥流水，清雅幽静，红亭画舫小湖，有若神仙居一般，占地甚大。小邪乱撞乱闯，书房、画室、客厅、闺房……只要有的他都想闯一下。

大致绕了一圈，他想：“这臭丫头在后山练武，难道还有通路？”心一想定，他随即往堡后掠去，果然不远处已出现一座吊桥，长约二、三十丈，宽只有两人并行，直通对面高山，面对山亦有房屋，想必就是后山了。

小邪想也不想，欺身掠往吊桥，在桥中往下一看，小邪叫道：“奶奶的，还真深，和‘莫塔湖’的瀑布差不多。”下面是黄河支流，人们称之贺兰溪，是贺兰山主要河流，水非常深，而且汹涌无比。

一过吊桥，小邪潜到屋前，只见红门紧闭，打不开，只得纵墙而入。

也许后山是禁区，卫兵并没有追上来，这下小邪可暂时脱逃此劫。

屋里依样四合院，种有不少花草树木，小邪一路摸上去，不久他已听到许多人在讨论之声音。小邪心灵一闪，也不客气，轻轻举足，有若小偷般，摸上去偷听里面谈些什么，又听里面传来谈话声：

“禀堡主，‘神武门’时常找我们黄旗属下冲突，我们实在受不了，请您同意黄旗坛主将他们逐出江南地区。”

一老沉声道：“李坛主，我知道你们的苦心，但能忍就忍，弟兄生命也是可贵，不能随便牺牲，我想再找‘神武门’谈谈再说。”

“堡主，这不是用谈就能解决的，而且我们也谈了将近一年，他们还是一样不吃这一套，连弟兄在街上走，都被人家骑到头上，如果再这样拖下去，武林就没有咱们飞龙堡立足之地了。堡主请你为弟兄颜面着想，我们已憋得不能再憋了。”

堡主沉思半晌道：“莫师爷，你有何意见？”

莫师爷道：“禀堡主，属下认为应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也好让他们知道飞龙堡是让他们，而不是怕他们，否则他们会吃定飞龙堡。再这样拖下去，所造成的损伤可能无法衡量。”

堡主：“嗯，剑总护法，你的意见如何？”

剑总护法定道：“禀堡主，我赞成莫师爷的看法。”

堡主：“那洪总管，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们不该再忍下去了？”

洪总管道：“是的，属下认为一味忍让，并不能使他们知难而退，不如表现一下我们飞龙堡的武功与力量，让他们屈服。”

“龙左护法，你呢？”

“属下同意李坛主的看法。”

“纪右护法，你有无更佳之意见？”

“属下也是以为这样最好！”

众人沉静许久，他们正对神武门侵犯江南地盘之事而伤神，因为堡主一味忍让，已使“神武门”认为飞龙堡无什用处，存心想并吞江南地区，以便扩大自己势力。此次高峰会议却被小邪无意中听到，可惜他对这些事不感兴趣，他只想看看天下第一堡堡主是长得如何模样，以满足他好奇之心。

不久堡主已叹口气道：“好吧，既然你们都同意如此做，那我也不能一味忍让，让对方看扁了。李坛主，你马上命黄旗坛主带人攻打‘神武门’太乙分门。”

李坛主面露喜色，马上回答道：“是！”

堡主道：“记住吩咐属下，得饶人处且饶人，为我们飞龙堡留点后路。”

“是！”李坛主躬身拱手答话。

堡主道：“各位还有其他事要禀告吗？”众人道：“没有。”

堡主点头道：“好，今天会议到此为止，我想回堡。刚才有回报说，有人闯堡，不知是那一门派人士，我得赶去看看，免得弄僵了，对大家都不好。”

小邪一听，知道他们将要出来，立即闪身躲入花丛，闭住气息一动都不敢动。他还是有点忌讳这些顶尖高手。

只见从屋里走出一位紫衫锦袍大汉，年约六旬七尺余甚为高大，方脸蓄长胡，头挽束云髻有点斑白，双目炯炯有神，满面红光，有点象关帝爷，威武非常。

小邪一看心中暗道：“莫非这就是天下闻名丧胆的‘飞龙堡主’韦亦玄？”

紧跟着后面走出六名汉子，一名身穿儒衫，一对斗鸡眼、扁鼻、八字胡，身躯却瘦瘦干干，有若枯材，一看即知是奸诈像，此人是师爷莫道仁。

另五名皆是黑衣劲装，居左者，六旬圆脸，毛发稀疏酒糟鼻，大耳垂肩，体胖者是左护法尤郎生。其次一名年约四旬浓眉粗眼，虬须，六尺余矮壮结实，他是右护法纪腾云。再次为总坛主李步尘，六旬余，白发斑须，七尺余高，左脸颊着一刀疤，状甚彪悍。最后者，则是总管洪英，他除着劲装之外，还多加一件白丝绸外袍，长像斯文，七尺余瘦高，甚象八仙之吕洞宾。这就是飞龙堡之栋梁，叱咤武林的六大名将。

其一行七人匆匆步出庭院，走过吊桥奔回前堡。

小邪见他们走远，才探出头笑了笑：“前山在捉人，后山却静悄悄，我看他们是舒服日子过惯了，还是我本领大……”他侧头一想，点头道：“应该说我本领大才对，要是别人，早就落入他们手中了，呵呵……”耸耸肩，他已自我陶醉地摸进屋里。

只见屋为半长方形，不大，置有一张长形桌，十余张椅子，桌上置有文房四宝，左墙挂满名人字画，右墙则是书箱，堆满各类古书坟典，小邪一看到书就头大，也不理这些书都是属于何类，就是想知道也力不从心。

笑了笑，他又走进西厢房，只发现一空鸟笼及一张卧床，床上有红绸丝被，如此而已，小邪有点失望，后山怎么比不上前院？

再往里边走，厢房后为一小祠堂，正传出阵阵木鱼，及诵经声，小邪心中生疑，往前探去，只发现祠堂里面供着释伽牟尼和南海观音菩萨，一白衣美妇跪在佛前念个不停。对念经小邪也没兴趣，转头东走走，西逛逛，地方小，不到盞茶工夫已走完，也无什发现，小邪自言自语道：“那女人想必就是韦亦玄他老婆，嘿嘿！原来他们两个还是冤家哪！”

又走了半晌，小邪心烦：“看来这里也没什么好玩，不如回去看看那小尼姑！”一想到韦瑶琴刚才被理头发的情景，小邪已吃吃直笑，脚步也加快，走过吊桥。

“哇哇！”他妈的全堡怎么都站满了人？小邪一走过吊桥，正想掠进后城门，已发现整个飞龙堡已站满护卫，他想：“这大概是追我来的。哼，俺要给你们逮着，俺就不叫杨小邪，从此不用通吃小霸王的封号。”一昂头，

“噢呜……”他学狼嚎一声，往堡里奔去。这家伙真的是不要命了，老往危险钻，也许他自恃跑功天下第一吧！

“在这里！歹徒在这里！”果然小邪一现身，立时千军万马涌向他，有若蜜蜂缠人，多得无以计数。

小邪轻笑数声，自恃跑功了得，边跑边唱歌，前方有人往后跑，左方有追兵跑往右边，东院西院，南厢房，北厢房乱转个不停，堡主也被惊动追了下去。

“站住！”堡主大吼，其声如雷。

小邪也被惊住，转头往堡主望去。此时正在大厅。

小邪知道他就是堡主，却装作不知道：“大脸的，你又是何人？竟管起我通吃小霸王的闲事来！”他心中实在想笑，强忍憋了下去。

“放肆！”师爷冲上来，叫道：“小娃娃，你竟敢对堡主如此无礼，看我莫道仁收拾你。”话未完双掌一扬已逼向杨小邪，存心一掌掠倒小邪，但被堡主止住，堡主是想问明来历再做打算，省得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小邪笑道：“放屎？放屎就到茅坑，在这里多没卫生，长得这么大了，连点礼貌都不懂！”他是将“放肆”当“放屎”了。

莫师爷气得脸红如紫，怒道：“妈的，可恶！我不剥了你的皮誓不为人。”

小邪哈哈大笑道：“老头，你娘是个‘寡妇’也就罢了，你还要剥了你妈的皮，让她不能为人，看你这做儿子的有多残忍啊！”他把“可恶”听成“寡妇”。

师爷实在拿他没办法，再也不敢开口，免得等一下老爹也遭劫了。

堡主被这一闹，有时间让他平息愤怒之气，心情现已较为缓和，他道：“小娃儿，你为什么跑到飞龙堡来闹事，我飞龙堡可有得罪你的地方？”

小邪叫道：“别什么哇呀哇儿的叫着，那是女人生孩子的时候才会叫出这种声音！”

堡主脸一红，怒道：“你你你，真把我气死了。”

小邪叫道：“什么泥泥泥？叫点石头不行吗？在你爹面前竟说你七十了，多么不孝顺。”小邪心中暗自好笑，他发现他对说这种拐弯抹角的话也有一套，他把“把我气死了”当作“爸我七十了”。

堡主气极而怒，大吼道：“不知死活的东西，来人啊！给我拿下！”他手一挥，立即群起蜂涌而上。

小邪也不迎敌，轻笑数声往右边冲去，双手飞刀射出十余把，叫道：“我当然不识好歹，呆头鹅，我如果是好东西，也不会找到你们头上，笨哪！”

小邪跑功实在了得，东窜西窜，再加上他们六大高手都还未出手，一时也奈何不了他。

左护法尤郎生见大家一时无法将小邪拿下，一跃而上，大叫道：“站开！”众人立即闪在一边掠阵，将小邪困在人群中。

小邪一看高手出手了，他叫道：“老头，他们不行你行吗？”吗字还没出口“大悲掌”已罩了上去，这是他惯用伎俩——偷袭，既然要打架，他可从来未落后出手。

尤郎生不愧是老江湖，临危不乱，“龙虎拳”耍得虎虎生威，勾、挂、推、劈、击、撞，以精奥武技，直逼小邪全身要害。

两人夹缠数十招，渐渐的小邪因为内力不足，已走下风，应付起来有点吃力，但还不至于手忙脚乱。

尤郎生见四十余招已过，竟未能将这乳臭未干小孩擒于自己掌下，面子有点挂不住，狂喝一声，一招“龙腾虎跃”已化作千百只人影，分由八个不同方向罩向小邪中宫及上三路，其在抢一个快字，希望这一掌能将小邪击于掌下。

“来得好！”小邪见他招式已变，必定是杀着，但他童心未泯，竟想以血肉身躯去抵挡这凌厉的掌势，去完成他的愿望——打尤郎生几个耳光，只见他不闪不避，“佛行千里”化作一阵疾风欺身向前，双掌齐扬，左封势，右出掌，快逾电闪，“啪啪啪！”小邪已结实地打了尤郎生三个耳光。正得意时，胸口已吃尤郎生一拳，“砰”一声他已倒飞入人群撞在墙上，但随即腾身往左边窗口钻，人影一闪即逝。

尤郎生惊叫道：“邪门，这小子挨了我一拳，竟然没事！”也顾不得被打了三巴掌，追了下去。被打虽然丢人，但如果将人捉回来，也可以挽回一些颜面，但如果以他身份之尊贵，竟连一个毛头小子也逮不着，如若传出江湖，那他的脸是丢大了。

杨小邪与人过招，都是抱有一些开玩笑之心态，尤其是打人脸颊，更是习惯成自然，而武林中人都知道，被打巴掌比挨刀子还丢脸，皆以被打巴掌为奇耻大辱，因为对方既然轻易能打人家巴掌，哪他可以轻易取对方之性命，那有像小邪那样，以挨打来换取他过过打巴掌之干瘾，但天下除了他以外，也很少有人有这种本钱。

不久，在后院小邪终于又被围住。这次可不比前次，总护法剑平关、总坛主李步尘、总管洪英、师爷莫道仁、左右护法尤郎生和纪腾云，都亲自出马，这下子，任凭天下绝顶高手也难以走脱，何况是小邪。

小邪转目一看，叫道：“哇！完了，这些大人物怎么都来了？我他妈的死定啦！”话未完，他已决定按照常例，先下手为强。说归说，小邪一点畏惧心也没有，只见他双手齐扬，两把飞刀电也似地直取剑平关及李步尘，大喝一声，乘此空隙施展出“一鹤冲天”，往假山掠去。这一射一跃之动作，快得匪夷所思，令人难以想象，这么小的一个孩童竟有如此机智和冷静的头脑，在群雄围困之下，还能乘隙脱逃。

但毕竟小邪功力尚差一大截，掠走虽快，一停一滞双脚点向假山想腾身飞回屋顶，这时已有两条人影快逾奔雷，有若幽灵般射向小邪，“哪里逃！”一声大吼，三条人影在空中一触，“哇！”小邪背后已中两掌，哀叫一声，如断线风筝的摔向假山后面。只听“咔嚓”、“隆”两声连续传来，小邪已消失在假山后面。原来他已掉进一道活门机关之中，机关一开一闭，已恢复原状，好像一切事情都没发生过一般。

两条人影飘落地面，正是总管洪英，及右护法纪腾云。他俩马上走向假山后面寻探一番，觉得小邪已确实落入机关之中，这才放心。

洪英笑道：“这小娃娃一掉入蛇坑，不出两个时辰，必定变成一堆白骨。可怜他本罪不该死，没想到老天却要了他的命。”语气之间已缺少了正派人士所俱有之怜悯之心。

纪腾云道：“这小子是罪有应得，他不该将飞龙堡当作土地庙，要来就来要走就走，这是任何轻视本堡的下场。”

这时堡主也走过来，他叹道：“没想到一条小生命就如此结束了，罪过，罪过。”他有点感慨，好象有一天他也会突然间没想到就去了似的。

莫师爷道：“堡主，这家伙没教没养，出口尽是粗话，而且又侵入本堡

胡作非为，死了算他好运，要是不死，只怕弟兄们也容不了他。”

莫师爷是尝过小邪的苦头，现在人死了，他也放放马后炮，安慰一下自己。

堡主叹道：“算了，算了，再想下去，不知道要替多少人惋惜。这小娃儿不知是什么来路，武功时高时低，甚是能挨打，实在怪异非常，你们看得出来他的武功师承来历吗？”他向众人发问。

莫师爷臆度半晌道：“看他的掌法有点像少林派的“若禅掌”，又象昆仑派的“碎骨掌”，可惜交锋时间甚短，属下无法肯定。

总管道：“依属下看，这小子所用招式有点象近几年名震武林‘环宇一奇’欧阳不空的‘大悲掌’，因为属下曾见过这种掌法，这小娃娃不论出手或攻击，都和欧阳先生差不多。”

堡主叹道：“希望这三方面都不是，否则我们飞龙堡麻烦就大了。”

那管家林白走上前来，拱手躬身道：“禀堡主，属下知道他的来历。”

堡主眼睛一亮，道：“你知道？快说，让我们也有个准备。”

林白道：“禀堡主，属下接他上山时，他称自己外号叫“通吃小霸王”杨小邪，是来找小姐报仇的。”

如若没特殊事情，堡主并不会让女儿到处乱闯，就是要出去，也得经过他答应，否则属下也会回报一声，但韦亦玄心知自己女儿最近并没有出堡，怎么会得罪了这位少年？也许他已忘了这是好几个月前的事了。

林白道：“属下也不大清楚，不过小姐数月前从关外骑黑龙驹回来，那黑龙驹的尾巴就是被这小鬼砍掉的。”

堡主这才明白过来，他道：“原来是这回事，你怎么不早说呢？看来这冤仇可能麻烦了，去请瑶琴这丫头来，我有话要问她。”

韦亦玄想，在外面人家已经将飞龙堡大小姐不放在眼里，将黑龙驹斩掉尾巴，而现在又寻上来挑衅，这已非一般武林的寻仇，而是派别之争。他怀疑是神武门干的好事，可惜他并不了解小邪是怎样一个人，否则他非笑死不可——天下竟有人为了意气之争而得罪天下第一堡飞龙堡。这种事讲出去，任谁也不会相信，但事实却是如此。

林白急道：“禀堡主，小姐她……”

堡主道：“林管家，小姐不在吗？”

林白道：“不是，小姐她……”

“到底什么事，你直说无妨。”

林白咽口气道：“禀堡主，小姐的头发已被这小鬼给割掉，正在房里哭个不停。”

林白有点怕被责备，身躯微颤着。

堡主一听，并没有责备林白，反而一反常态，静静望着天空喃喃道：“杨小邪呀！杨小邪，你真是透着邪气。来本堡，竟为了找瑶琴出气，而我们竟将他逼入蛇坑，这帐可难算了。”他在想，想一些杨小邪所作所为之蛛丝马迹，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但他失望了。

不久，堡主已放弃再想下去，他道：“林管家，人龙、人虎这两个孩子呢？”

林白道：“禀堡主，两位少爷早上一大早就到山上打猎了。”

堡主道：“等他们回来，告诉他们这几个月别乱跑，免得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林白道：“是！堡主，属下会转告小堡主的。”

堡主转向大家道：“各位弟兄，敌人已除，各位回去休息吧！”

众卫士齐声道：“谢堡主。”各自散去，只剩下六大名将。

堡主道：“总管，你们也先下去，我去问问那丫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回头我们再商量对策。”

“是！”六大高手也躬身离去。

堡主这才走向女儿闺房，只听一阵凄凉哭声已传来。他走上前打开房门，跨进房里，一见女儿头发被割得乱七八糟，心里也一阵难过，道：“琴儿，别伤心了。来，爹看看。”

韦瑶琴一见父亲来到，叫声“爹！”扑在父亲身上，哭得更伤心。

韦亦玄一边安慰一边告诉她：“琴儿别难过，爹已把他杀死替你报仇，你别哭，别难过。”

韦瑶琴哭了半晌，渐渐停下来，她听到杨小邪被杀，恨意也减轻不少，哭声也停了。

韦亦玄道：“琴儿，爹替你杀了他，你该高兴了吧！”

韦瑶琴恨恨道：“爹！琴儿恨死他。您不知道，他真是坏透了，先将黑龙的尾巴割掉，又跑到这里将我的头发……”一说到头发她才想到：“爹！我的头发被割得如何呢？一定难看死了！”她离开韦亦玄胸怀，双手抚着头发，恨不得能将整个头罩住，差点又再哭出来。

韦亦玄安慰道：“琴儿，你别伤心，等一下叫丫环修一下，一个月后你还是一样那么漂亮，这个月你就找条丝巾蒙着头好了。”

韦瑶琴幽幽道：“还要等一个月啊！这么久，我恨死他了。”

韦亦玄笑道：“一个月很快就过去，在这个月里你可以学点东西，例如毛笔字和刺绣，这不是很好吗？对了，琴儿，你知道那小鬼的来路吗？他住在哪里？”韦亦玄转了许久才转到正题上来。

韦瑶琴道：“爹，我只知道他叫杨小邪，上次我在关外老君庙不远的再来镇和他打架，我用袖箭伤了他，他也把黑龙的尾巴给割下来，他的飞刀好厉害，我接都接不住。”她没说飞刀差点射到自己臀部。

韦亦玄问道：“那时候他有没有追你？”韦瑶琴答道：“我也觉得奇怪，黑龙跑起来可以说天下第一，我以为一定可以甩掉他，然而他却邪门得很，竟然追上来将黑龙尾巴给斩下来。爹！他好象跑得比黑龙还快！”

韦亦玄一惊道：“真有这种事？”

韦瑶琴道：“否则黑龙尾巴怎么会不见了？”她这时倒觉得杨小邪竟如此好玩，可惜人已死了。

韦亦玄点头道：“也许是吧！琴儿，你还知道他任何一些琐碎的事吗？”

韦瑶琴摇头道：“爹，我与他也只不过见两次面，而且两次都在打架，我只知道这些而已。”

韦亦玄看再问下去也问不出所以然来，他道：“琴儿，你就在这里好好休养，等你哥哥回来，我叫他们两个陪你，不要到外面去，免得出事。最近江湖很不稳定，爹怕你们有所失闪，你也可以静养几天，爹还有点事要办，明天再来看你好吗？”韦瑶琴也知道父亲日理万机，很难得有时间抽空来看自己，她道：“爹，您忙吧，琴儿不出去就是，琴儿不送了。”

韦亦玄再次拍拍琴儿肩头，这才走出房门。在走廊上，韦亦玄边走边想：“杨小邪在关外，关外有哪些高手？会不会是“天山派”门下？但他武功路

子又不象，他的飞刀是否出自“飞刀门”……也不对。“飞刀门”已一百多年没有出现……那会是谁的门下呢？还有，他竟跑得比黑龙还快，这……难道是“飘花宫”的人？也不对，“飘花宫，只有女性，他不可能是‘飘花宫’的人……”一想至此，韦亦玄整个头都已涨得受不了！“真是邪门，可惜他死了，否则可向他问个明白。”沉思中，韦亦玄已走进前厅，办正事去了。而在蛇坑，杨小邪一跌进就，哇哇直叫，还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上面活门已关起来。他一闻到一阵腥臭味，及“嘶嘶”之声，他已知道里面是布满了毒蛇。“哇哇哇！妈的瘪十狗屎运，中了大奖。”小邪苦笑了几声，检查一下自己伤势，觉得不甚严重，也不在乎。耸耸肩头，他往前一看，只是蛇窝呈长方形，为岩石所砌，一直通到峭壁，在峭壁上留有一只拳头大的通风口，而通风口也被铁丝网封住，以防止毒蛇从那里逃走。他四处查了一下，地上留有不少骷髅，以外空无一物，出口也只有假山那块活门，其他全是石壁，小邪叹道：“妈的！连一点通路都不留，存心困死我老人家。”

第六章 大小双邪

这一烦，他倒找蛇出气了，他骂道：“臭蛇！叫什么叫？你蛇祖宗来了也不会唱歌欢迎，搞什么鬼？以前你吃别人，现在换我来吃你们，一条一条慢慢吃，吃完了我再出去，可恶！”他往骷髅踢去，借以发泄胸中苦闷。

原来，小邪身体已浸了十几年的药水，其中有二十几种是天下至毒，单单是“红蟾蜍”一种，就够这些蛇麻烦了，何况是二十几种。那些从小邪身上发出来之药味，足以克死这些蛇，只见他走到哪里，蛇群就往两边窜，逃得比什么都快。

那活门足足有五丈高，小邪想跃，也跃不上去。他对着门大叫道：“喂——开门啊！我在这里死不掉的，你们放我出去再杀我好吗？否则我要将你们的蛇通通杀掉，快开门啊！”但他连叫了数声，上面一点反应也没有。

小邪想：“活门一定很厚，要不然凭我的吼功，那有传不出去的道理？他奶奶的，真倒霉。”

既然声音传不出去，喊也是白喊，小邪找了一块较干净的地方坐了下来休息一下，他开始想：“这些骷髅是干什么的？怎么会死在这里？而死的还不在少数，看来飞龙堡不是什么正派，我倒要看看这些骷髅之中有什么东西留下来。”说着，他一个个去翻动这些骷髅，可惜一点也没发现，小邪自言自语道：“看来这些蛇倒是很饿，连死人的衣服也吃了。哎唷！”小邪一不小心，左手按在骷髅眼孔中，被一条想跑也跑不掉而作困兽之斗的青蛇咬了一口。

“他妈的！”小邪看看左手食指流出黑血，立即发火了，他叫道：“好！你们这些死蛇，竟打起你祖宗的主意来，没关系，我们慢慢来，今天我先杀你们十条，明天再将你们编号，一天一天慢慢来，什么玩意儿嘛！”说着他也不客气，朝着较大的蛇射出十把飞刀。蛇群终究不似人群，只见十条巨蛇应刀而倒，小邪也不客气，剥光了它们的皮生吃起来，一口气吃了三条，摸摸肚子才满足道：“没想到韦亦玄替我留了这么多食物，真该谢谢他。”

小邪是属于乐天派的，大吃大喝他可以过，现在困窘异常，生蛇腥血他也照吃不误，这就是他之所以比别人快乐和长命的原因。

吃饱了，他也乘此机会疗伤。只见他躺在两颗白头颅上，开始运起神功，功行十二周天，通风口光线已渐渐减弱，暗了下来，小邪知道已经是晚上。在蛇坑，除了他只有蛇。以小邪顽皮好动的性格，当然有点受不了，只见他踱来踱去，正想找些事情做。

“好吧，我就替你们编号。”小邪望着蛇群，得意笑着道：“老兄呀！你们一定不晓得谁是老大吧？来！”他往蛇群扫去，找了一条大蛇叫道：“就是你，别跑！”话一完他已探出匕首冲过去，双手一拈一，快捷无比地在蛇头刻了个王字，然后笑嘻嘻道：“老兄，我第一，再来就是你啦！”接着他算算较大的蛇一共有四十三条，他走上前去替他们编号，在蛇头上划一刀代表一号，划一个×代表十号，他很认真在为蛇群编号，就象珠宝商在鉴定珠宝一般细心非常。就这样玩了一个晚上，那通风口又出现亮光，一天又来临了。

也只有小邪这种人才会想到替蛇编号，只见那些蛇只只垂头丧气，伤痕累累，一副可怜样。

小邪不时对他的杰作，发出会心一笑。他现在以为自己是在校阅部队一

般，神采飞扬不可一世。

在人与蛇之间，小邪的观感是差不多，只要好玩就好，只要不伤害他，人与蛇都是没什么差别。

光线再次射向小邪双目，小邪叫道：“妈的！这些蛇少说也有十几万条，这样编下去，它们又偷生小蛇，我永远也编不完……用杀的好，杀一条，少一条……但杀了太多吃不完会发臭，该如何是好……对了！将它们烤出油来点火，我总不能天天吃生肉吧！”说做就做，他脑筋闪得快，一下子就有熟肉吃了。

他先杀了十条粗蛇，将它们油脂取出，然后撕下衣角点起火摺子，先慢慢烤出油脂，等蛇油已滴出来时，他再点燃两条，就这样火势慢慢大起来。火一大，油脂也愈快流出来，他又找了几个头颅装蛇油，以备火势小时再加油，火势从此生生不熄，他也玩得不亦乐乎，而且还有烤蛇肉吃，也满惬意。

这种费时间的工作，只要有兴趣，小邪会不辞辛劳地去做。但兴趣一失，他已觉得懒洋洋地不知所措。

时光如梭已过了二十天左右。

这天，小邪正无聊地在蛇堆中走来走去。突然活门一开，落下一具死尸，活门又恢复原状。

小邪一见有伙伴来了，马上走过去，一看死尸，他大惊叫道：“哇！是韦亦玄？，飞龙堡主啊！”小邪有点迷惑，立即欺身检查韦亦玄死尸，想找出一些线索。

只见韦亦玄死尸胸前有一朱红掌印，致命伤在咽喉，是利剑所刺，而且是一剑毙命。

小邪叫道：“妈的，没想到这老家伙，追我倒追得挺快的，有谁想杀他呢？难道是谋财害命，还是篡夺王位……”嘀咕一阵，小邪又详细检查一下死者伤势。

不久，小邪肯定是一剑毙命。

他喃喃道：“能使‘飞龙堡主’无法反抗，一剑刺死他的人，天下也没有几个……可以说没有半个人有此能力，但事实上是如此，这个人会是谁呢？”他又看了看韦亦玄脸上表情，他自言自语道：“看他脸上流出安详和蔼样，那么一定是在非常宁静的情况下死掉的……妈的，飞龙堡又出现些什么高手？这一朱红色掌印又是怎么回事？有两个人一起行凶？还是……”他愈想愈头大，也不再想下去。

他做个结论：韦亦玄死了，是被人杀死的，而那个人武功高强，也可能不是一个人，因为他身上有两种致命伤，这样简单明了。

小邪心中转了一下：“也许外面已大乱，我得利用这机会逃走才行。”说完他走到活门下面，注视良久，又走回骷髅堆里拿着一个白骷髅头，折回活门下面，一运功力往活门丢去，“砰”骷髅头粉碎四散，而活门也，微微晃动了一下。

小邪心中一喜道：“原来活门没上锁，一翻就开。但……离地面太高，我可跃不上去，又没长竹竿，这该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他左右走来走去，想找出一好方法。

盏茶时间一过，小邪突然拍手叫道：“有了！”他神情高兴，拿起飞刀，运足功力往活门射去。

“叮！”一声脆响，果然飞刀钉入石壁一寸余。”

小邪想：“一寸……也许够了。”说完他往蛇群走去，看到那些红红绿绿，又吃腻，又恶心的蛇群他心火就起，拿起匕首，冲上前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乱杀一阵，真如虎入羊群，所向披靡，冷芒过处，血溅五步，腥风四溢。那些蛇本来已是够怕他了，现在更是吓得四处乱窜，可惜能逃过此劫的寥寥无几。

不久蛇尸遍地，好象全部死都光了，小邪看不到会窜动的毒蛇，这才收手叫道：“他奶奶，你们这些专吃人肉的臭蛇，死有余辜。”说完又踹了两脚，才拾起几条大蛇，剥光了它们的皮，结成两条长皮条，他试试长度，觉得很满意，这才折回活门，底下。

首先他将蛇皮分别绑在两把飞刀上，对准活门运起全身功力往上一射，两支飞刀已分别钉在活门石壁上。两把飞刀大约相距五尺左右，他拉拉皮条，看是否已钉牢，结果他很满意。

“成了……”小邪心中一乐，即时躺下来，运起神功，以前他是用东西垫在头上及脚踵，现在用蛇皮吊着，其作用相同，最主要是身形一定不能晃动。

这门功夫是古印度瑜伽术融合少林达摩易筋而成之绝世神功，是将人体真气运遍全身，在静止中能利用空气的浮力，将身躯托往空中，就象达摩祖师一苇渡江一样，如果练到绝顶，可以御气飞行，无所不达。

小邪自小就开始练这门功夫，也有十年之功力，虽然还不能利用空气飘浮，但利用一条绳索吊着，应是没什么问题的。

果然不错，只见他身形平伸，两手和双脚夹着蛇皮缓缓上升，不到盏茶工夫已升到活门。

小邪不敢太用力，怕真气一泄，蛇皮支持不了身躯重量，断裂而往下掉。

伸出右手轻轻推动活门，活门虽然动了一下，但身形也摇摆不定。

“他奶奶，这要推到什么时候？”小邪直骂着，他又想：“也许用嘴吸墙壁，有了阻力就可以推开活门。”想到就做，他嘴往墙上吸，果然有借力的地方，活门很快地被推开，一闪身，他已腾身飞出外面。呼了一口气他得意道：“我就知道没有地方能困住我的，哈哈……”他突然掩住嘴巴，傻笑道：“妈的杨小邪，现在是什么时候还敢笑？嘻嘻……”他又发现自己有一套，可以随便乱笑。

“现在堡主死了，可能这里的情势有所变化，我得小心点才好。”

这时天已晚，四周静悄悄。算算日子，小邪已在蛇坑里面，被关了四个礼拜。

普通人要是几天独自被关，放出来已是要死不活，而小邪他却不一样，他会安排自己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或者以硬碰硬的心情，施展他生命力来渡过难关。二十来天里，小邪在穷困之中求生存，看似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乍然之下人，们当然不敢相信而大呼邪门，其实他不邪，只是生命力强了一点，心态比别人快乐，如此而已。可是这两点，已是很少有人能做得到。就象人长途赛跑，有的人能跑五里……十里……而小邪却能无止境的跑下去，直到倒下去为止。他的生命力是属于无限的，也就是因为如此，他常常能以较差的武功，打败高强的对手。纵使赢得很辛苦，但他还是赢了。

他摸摸肚子，自言自语道：“好几天都没吃到好的，先找厨房吃个饱再说。”

他小心地潜往厨房，拿出鸡鸭鱼肉，大吃一顿，也喝了不少酒：“咋啦呀咋啦！”一喝酒，他就想玩骰子。

手抓了老半天，也逛了大半圈，他才叫道：“他妈的！我看趁现在晚上溜出堡，省得被捉，那多划不来？”

一想好，他立刻走出厨房，趁深夜摸了出来。但还未到前厅，前面已走来四个人，小邪一看惊叫道：“哇哇哇！那不是韦亦玄是谁？”

一蹲身，他已闪入暗处，心想：“韦亦玄明明死在蛇坑里，怎么会活生生地在这里呢？莫非……莫非是鬼出现……放屁！世间哪来的鬼？那么这位会是谁呢？”

小邪对鬼魂还真有一套想法，他根本就不怕鬼。什么厉鬼、吊死鬼、无头鬼、男鬼、女鬼……等，他都不放在眼里，以前他还曾和小胖他们打赌，晚上到乱葬冈捉鬼。小邪竟一个棺材也不放过地掀开来找，他怕什么鬼？理由很简单：人都是被鬼吓死的，只要不怕鬼，鬼就吓不死人，如果会打人的鬼，就不是鬼了，而是僵尸，或者是人冒充的。有了这个歪理，小邪可以说混到鬼门关去了，而且还相当吃得开。

只听那堡主道：“洪总管，夜深了，你回去休息吧！两位护法，你们就到西城门看看，我还有点事没办，你们去吧！”是！堡主。三人各自离去。

堡主微哂，往后院走去。

小邪惊道：“哇卡！他妈的连声音都这么象，若不是我亲眼见到，我还弄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也许……也许他们是双胞胎……或是易容？反正两个都有可能，但不管如何，这个一定不是先前那一位堡主，莫非这隐藏着极大阴谋不成？”

他边想边往东厢房钻去，想多探一点消息，这事已勾起他兴趣，在兴趣还没消失以前，他会很认真地追查下去。

只见厢房中靠左侧那间房屋有灯光透出来。

小邪潜过去一看，暗道：“原来是那臭丫头，我倒要看她在干什么？”随即在窗纸弄个小洞，往里边看去。

只见韦瑶琴身着素色罗衫，头包丝巾，口中念念有词。她念道：“老天保佑，其实我不是故意要杀死你，是你太欺负人家，连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现在你死了，我要向你道歉，希望你在天有灵能原谅我。”

小邪暗道：“奶奶的！原来是在怀念俺啊！好，俺给你一个道歉的机会。”他准备装鬼，吓吓韦瑶琴。韦瑶琴幽幽道：“杨小邪，请你原谅我，我一点都不恨你，我不该让黑龙踩你的朋友，也不该打伤你。本来，你活着我好恨你，但你死了我却好想你。这几天来我一直忘不了你，你知道吗？杨小邪，你的灵牌我已放在后山我娘那里，我好对不起你，我不该害死你……”她直拜个不停。本来小邪想扮鬼吓吓她，但一听又觉得她好可怜，这么小就有忧愁，多么令人同情。只听里面又传来：“杨小邪，除了我哥哥外，我一直都没有朋友。在关外回来以后，我就一直想着你，想向你道歉，但我是女孩家，怎好乱开口？何况你到堡里又假扮我爹，我一听也气起来，没想到，打到最后你竟惨死，你知道吗？我已经把你当作朋友，你这么一死，我好难过。虽然你削掉了我的头发，起初几天，我还怪你骂你，但后来我感到好后悔，从此以后我天天都梦见你，梦见我们两个在玩耍，梦见……”小邪愈听心肠愈软，他想：“要不要告诉她爹的事呢？这好吗……不，还是别告诉她，因为

她还这么小，要是烦恼多，一定不快乐，倒不如自己摸摸看，说不定现在这位是真的他爹呢！”想了想，他离开东厢房，往堡外掠去，他确定堡主有个双胞胎，我杨小邪也要来个孪生兄弟，明天再从外面进来，非弄得飞龙堡鸡飞狗跳不可。小邪就是这样，仇恨来得快，去得更快，对韦瑶琴他已经同情多于怨恨了，而韦瑶琴只是任性一点，事后她一样悔不当初，也许他们都还年轻吧！小邪小心翼翼地翻出城堡，走到附近小林，偷了一件衣服，还跳入小溪，清洗净身一番，然后换上新衣。“成了，杨小邪的哥哥，嘻嘻，杨大邪在此！”笑了笑，小邪找一间小庙栖身，直到天亮。他在村中吃完早点，已二度探访飞龙堡。只见那山下守卫一见到杨小邪，目瞪口呆叫道：“你，你，你不是死了吗？”

杨小邪怒道：“什么死了？我从娘胎出来到现在，都活得好好的，何来死了？你讨打。”右手一掌已打向那名卫士下巴，只见那名卫士“哎唷”一声，已跌个四脚朝天，狼狈已极，连下巴也掉了下来，不能再叫了。

小邪向他们吼道：“快通报，我杨大邪来找你们堡主算帐了。快！”

那位下巴掉了的卫士口不能言，急忙点头，还是和以往一样放烟火。

小邪暗自好笑，小的去了竟来个杨大邪，他很得意自己的杰作。

“我先走啦！让开，再挡我的去路，我可没有我弟弟那么好脾气。”他手一扬作势欲扑。

那些卫士先前尝过苦头，现在已乖多了，马上往两边闪去，不敢拦住小邪。

“算你们识相。”小邪大摇大摆地走了上去。

迎面而来的还是一样，是那管家林白及三名侍卫。

小邪来个先声夺人，大叫道：“你是谁？有没有看到我弟弟杨小邪。”

林白一看是杨小邪，先是一惊，但听小邪一说，他知道这位是哥哥，但怎么两人长得这么象？他心中有疑，口却不敢怠慢，急道：“杨公子，你是来找你弟弟的？可惜你弟弟已经离开飞龙堡很久了。”林白有意来个死不认帐。

小邪叫道：“放屁！我在山下等了二十多天，都不见他下山来，就知道你们把他留在堡里，说不定还把我弟弟杀了呢！”

林白见他不信，也不多说，反正他只负责接客，其他的事，他无能力作主。就是有，又何必将麻烦往自己身上砸？照以往，带回堡吧！

林白道：“杨公子，你若不信就跟我一同回堡吧，堡主会给你有个交代。”

小邪道：“我要是不要回我弟弟，我就将你们飞龙堡放把火烧光算了。”

林白不回驳，笑道：“杨公子，请跟我来。”

小邪和上次一样跟在他们后面，到了堡内，也一样坐在那张椅子上。

不久堡主和总管、护法都走出来，他们事先已听林白说明，所以并没有多大的惊奇。

堡主道：“杨公子，你有事找老夫吗？”

小邪叫道：“你就是堡主？看来有点不象。”他斜着眼，瞪着韦亦玄，故意试他一试。

堡主笑道：“杨公子爱说笑，我就是我，也就是飞龙堡主韦亦玄，难道有人冒充老夫吗？”韦亦玄果然深沉得很，不露一点痕迹。

小邪一看也没辄了，他道：“反正我不是来问你是真包子还是假包子，

我是来找我弟弟的，你们快点将我弟弟放出来，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堡主笑道：“杨公子你别激动，令弟是否叫杨小邪？若是的话，他当天来的晚上就已经离开本堡，老夫可以作证。”

小邪叫道：“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说说就算了？我和我弟弟是同一天生的，同一天长大的，同一个师父教出来的，他下山会不去找我？分明你们将我弟弟关了起来。快快放出我弟弟，否则我要叫飞龙堡片瓦不存！”小邪，够狂，够傲竟对韦亦玄如此说话，而且他说得甚是慷慨激昂。

堡主脸色一沉道：“他已经走了，信不信由你，老夫这飞龙堡也不是任人撒野的地方。”韦亦玄他可是有苦难言，如果他知道这位就是真的杨小邪，他不吐血才怪。

小邪怒道：“你是什么东西？老夫老鼠的，谁撒野？不交出我弟弟，我还想撒尿呢！撒野？”小邪可是吃定他们，交不出自己的弟弟来，心中直乐着：“这次骂得真过瘾哪！”

众人脸色变了数变，大有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堡主也强忍着，他沉沉道：“老夫已说得很明白，你爱信不信，老夫也没办法，来人啊！送客！老……”

小邪截口道：“老包子，你以为我是小角色？你也不想想我单枪匹马来到你们飞龙堡要人，不是有点本领我也不敢上来了。”“了”字未说完，小邪已大吼一声，右手一掌打向韦亦玄，这是他惯用的伎俩，说到打，先动手为强。

韦亦玄身形微闪，左掌迎向小邪，双掌一触，“啪”一声轻音，小邪被震退五步，而韦亦玄只身形晃了几下，含目而笑，对于他的功力似乎是很有信心。

“妈的！”小邪立即射出两把飞刀，指向韦亦玄咽喉及右眼，眉头一皱，已欺身出掌，向韦亦玄前胸，其势如虹，快捷无比。

韦亦玄笑了笑，微一翻身避开飞刀，双足轻点，已出右掌迎向小邪。他不论闪身扭腰或举足出掌……都带着无比高雅之势，象是经过特别训练一样，那么雍容高贵如帝王举足，不愧是天下第一堡堡主。

双方再次接触，小邪又逼退六步，有点踉跄，而韦亦玄依样含笑而立。

其实，小邪是在证明一件事情，才出手击向韦亦玄。

身形一站稳，小邪暗道：“不是朱砂掌那……杀死以前那名堡主的不是他会是谁呢？”“喝！”一声大吼，小邪已再次出击，但这次不是攻向韦亦玄，而是击向总护法剑平关。

剑平关练得一身金钟罩，铁布衫，他见小邪掌势已近，不闪不避，硬接了小邪两掌，“哈哈……”他狂笑数声，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原地，形状甚是得意。

“哇咔！”小邪暗叫一声苦也，他双手已被反弹得麻兮兮，有点不大好受，“混蛋哪！”小邪大叫一声改掌为指，“大悲指”一运动，左右开攻，上取“天突”穴下取“玉枢”穴。其势之猛，有若江河决堤，一发不可收拾。

剑平关大笑数声，依样自恃武功惊人，还想硬接小邪这一击，可惜这次他算错了，“大悲指”为旷古绝学，其势足可穿金裂石，比起少林“大力金钢指”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是专破这类金钟罩及护身罡气，虽然小邪只有六成火候，但对铁布衫，可有点效用。

双方互相接触，只听剑平关闷哼一声，身形往后退了三步“天突”和“玉

枢”两穴隐隐发痛。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再也不敢依恃自身之铁布衫：“小子有来头！”手掌一翻运足功力，已如大鹏掠云扫向小邪，只见他手掌已由肉色渐渐变为蓝绿色，并泛出一点点磷光。

小邪一看，知道他双掌喂有剧毒，属于阴柔之类，中人非死即伤，随即取出两把飞刀横在胸前，不敢大意，往后掠开一丈余。

剑平关一看对方有意脱逃，狂喝一声已冲上去，小邪一招“鲤鱼跃龙门”跃向左方，右脚踢向剑平关小腹，飞刀直取“太乙”穴。剑平关一掌打空，怒气更炽，马上蹲身一招“罗汉推山”攻向小邪前胸，小邪使出大悲掌之“佛门千里”，左掌对上剑平关右掌，而右掌打向他肩头，“砰”一声小邪已被抛出一丈开外，而剑平关则退了三步，胸前隐隐作痛，嘴角也流出血丝。他惊疑不信地望着杨小邪，似乎忘记自己正受伤似的。

小邪虽然不怕他的阴毒掌力，但也被打得头昏脑胀。马上拿出药丸吃了三颗。老头说的，有伤立刻要治疗，他可记得很熟哩！剑平关一看小邪服丹药，以为他已中了毒，怪笑道：“小子，你中了我的九九追魂掌，九九八十一一个时辰之后无药可救，你还是认命快点下山去，老夫奉上解药如何？”不管怎么说，他还是韦亦玄的属下，韦亦玄并没有要杀小邪的意思，他也不愿硬将人留下来。

小邪叫道：“臭老头，你这小孩子的玩意儿，我三年前就会解了，你还拿它当宝贝，莫要笑掉人家大牙才是。来来，再接我几掌试试。”说打就打，“大悲指”已奇快无比地点向剑平关“人中”要穴。

剑平关一惊改掌为爪，欺身上前，存心想捏碎小邪右腕，可惜小邪这招是虚招。一扭身小邪已点向他“曲池”穴，剑平关狂笑一声，双手尽展所学，划出千万双手掌，风驰电掣地击向小邪上三路，有若神龙张爪，锐不可挡。

“他妈的，来硬的，谁又怕了谁？”小邪心一横，也不管功力如何，闪身一跃，一翻，扣，拍，挑，步步逼人，掌掌投机，快似奔雷，有若腾海灵蛟，翻江覆海，霸道已极。双方这一触，“哇！”剑平关哀叫一声，腰间“章门”穴被打中，往后摔，身形一阵疾痛，他已无法站起来，而小邪自己肩头也被抓得皮破血流。

韦亦玄见状怒喝一声马上迎上去，左、右护法也加入战圈，车轮战上杨小邪。

霎时，小邪已吃了十余掌，口中一咸，已吐出一口鲜血。只要一吐血，他马上吃丹药，右手一掐，十几颗丹药已下口，只见韦亦玄他们又再次逼上来。小邪大叱一声“啊！”已使出“大悲掌”最后一招“佛光普照”，只见掌影重重，已将小邪身形裹住，寒影一闪他已冲向所有攻来的人，他是卯上了，可惜对方都是武林顶尖高手，而小邪功力又不怎么高明，所有掌力印在人家身上，起不了多大作用，只听“砰”一声巨响，小邪已如断线风筝，摔蛤蟆般地倒射墙角，又“砰”一声，他已被几位高手联合，打昏在地不醒人事。

韦亦玄也吃了小邪三掌，脸红如苹果。他知道如果小邪功力再高一点，躺下的可不是小邪而是他了。

其他两位护法不用说，他们俩也是口角渗出血丝，显然已受到轻微内伤。

他们有个共同心理——杨小邪武功招式非比寻常，一定大有来头。

韦亦玄他已知道惹了一个大麻烦，现在恐怕欲罢不能，只好将小邪先囚禁起来再说。

小邪一醒来，已发现自己被关在一间牢房，前面都是碗大的铁枝，后面是石壁，有个小铁窗，小邪往窗外一看，下面是滔滔黄河，可见牢房是城堡靠峭壁的一边。

小邪检查一下自己伤势，暗道：“还好，第二等伤，要十天才能复原，不能用金针，再加一半二十天……药丸吃了减二天，十八天，不长，不长。”

他摸摸身上的东西，飞刀不见，匕首也不见，丹药还在，金针很小，他们没搜走，还有藏在袖口的逃命法宝——小锯齿刀片。

这小刀片可不是普通钢铁所打造，此乃祈连山山顶所产之万年寒铁，小邪磨了三个月才磨成，它只有纸张般薄，韧性很好，十支绣花针并排宽，二寸长，一边是刀锋，另一边则为锯齿，体积甚小，可藏在衣袖、鞋底，也可以卷成圈圈塞在耳朵。这是小邪为了逃亡而特别设计的法宝，可以说是无备无患。

小邪检查过后，吃吃笑道：“有了这些也够了，想不到昨天才出狱，今天又入狱，我看我是犯了牢狱之灾。对了，骰子呢？”他很紧张地摸摸腰部，“好好！生命还在，嘻嘻！”只要有骰子，他又高兴起来，大叫道：“我就知道天无绝人之路！”手一抄，已将骰子拿出来，兴奋已极地玩起来了。

“一二三，四五六，前前前，后后后，碰上你祖宗，死翘翘，脸盆啊！”大吼一声，他已将骰子丢往地上，果然都是脸盆——五点向上。

“哈哈……”小邪大笑道：“关吧！等我老人家玩累了，再想办法逃走。”

就有这种人，不先考虑自己死活，先考虑到底能不能玩个痛快。除了小邪这个大混混，天下可找不出几个人，也许正如算命先生所说，小邪是一只金刚猪，克不死的。

不久，有人送饭菜来。小邪一看，先是愣了一下，因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韦瑶琴。小邪笑了笑：“大姑娘你好，欢迎光临舍下，荣幸之至！”荣幸之至，他念不出来，只好将就点。

韦瑶琴注视小邪良久才道：“你是杨小邪还是他哥哥呢？”她实在分辨不出这位“哥哥”和杨小邪的差别是在哪里。

小邪又得意一笑，他终于瞒过飞龙堡的人了。他道：“你看呢？我是他哥哥好，还是他弟弟好？”

韦瑶琴摇头道：“我不晓得，但我觉得你们两个太像了，简直就是一个人嘛！来，这饭你吃了我们再谈，好吗？”

小邪道：“你不像我弟弟讲地那么凶，但为什么以前你会骑马踩他的朋友？”

人就是如此，当事人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而换了另一个人，即使是假的换，就像现在杨小邪换成杨大邪，双方就能促膝而谈。

韦瑶琴可认定小邪是丧命在蛇坑，她幽幽道：“你不晓得我那黑龙驹是大汉之宝，它哪会随便乱踩人？我那时是想从小孩头上掠过去，谁知道你弟弟一冲过来，我也乱了方寸，才会造成今天的这种结果，我好后悔。”

小邪一听觉得有道理：“好的马能跃多高呢？”

韦瑶琴道：“大概两个人高，我没注意，但一个小孩它一定有把握，不过那时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因为黑龙驹跑得太快了。”

小邪望着她，想从眼眸中知道她的心境。

没错，这次韦瑶琴所说的都是实话，然而这笔帐，在小邪割掉她头发时已一笔勾销了。

小邪也不再为难她：“你也不必再难过，何况你也付出代价了，不是吗？”

韦瑶琴幽幽道：“只是你弟弟死了，我觉得很内疚。”

小邪笑了笑道：“如果他没死，你会对他如何？”

韦瑶琴道：“不可能，他已被我爹逼入蛇坑，一定是活不成，要是他还活着……”

小邪道：“如何？你不会再恨他？杀了他？”

韦瑶琴急道：“不不不！我不会再恨他，也不会再杀他，我会向他道歉，希望我们能成为好朋友，但我知道这不可能的。”

韦瑶琴经过了许多天来的煎熬，已是冥冥中将小邪当成自己好朋友，现在在他“哥哥”面前，也不避讳地一一说出来，她真的需要这份友情，即使是阴阳两界，她还是愿意如此做。

然而有一点不可否认，如果她真的发现，这位是真的杨小邪，那她是开不了口，以她任性的个性，双方可能又会闹僵。

小邪也知道现在不是说出来的时候，他道：“谢谢你送饭来，否则我晚餐可没着落了。对了，你爹是否时常关人在牢里吗？”他想从牢房关有多少人，来辨别韦亦玄到底是属于哪种类型的人。

韦瑶琴道：“这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到牢里来。”

小邪有点失望，道：“原来你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好吧！我肚子也饿了，我吃饭啦！”他笑着看看韦瑶琴，意思是说：“人总是会饿肚子的，不吃白不吃。”

韦瑶琴看这位杨大邪个性也是这么爽朗，她笑道：“你快吃了，否则饭菜凉了就不好吃。”她第一次替人家送饭，就有如此好的成绩，她也感到很高兴，尤其这位又是自己怀念之人的哥哥。

小邪可是饭桶一个，只要有东西塞，就是有毒他也照单全收，端个是好命。

很快的，小邪已将饭菜一扫而空，擦擦嘴，他笑道：“大小姐，这些饭菜可真好吃了，你下次来多带一点如何？”他是不会客气的。

韦瑶琴高兴道：“好，我下次一定拿多点来，而且替你带点酒，你觉得好不好？”

从韦瑶琴喜欢骑马驰骋，尤其骑的又是快马，由此可见她也是个外向的女孩，只要是外向，多多少少对酒都有点偏好，纵使她自己不喝，看人喝也是非常过瘾。

小邪惊叫道：“哇！有酒那最好不过了，若再有……”他往韦瑶琴脸上看了一下，吃吃笑着不说话。

韦瑶琴笑道：“除了酒你还要什么？只要你说，我一定替你带来。”

小邪笑道：“喝酒这门行业，我爷爷通常要配上狗肉，我也习惯了，所以也觉得酒配狗肉一定很不错，嘻嘻！”

其实这种事是小邪搞出来的，他爷爷每次要小邪到镇上买点肉，小邪都是去偷狗肉回来喂他爷爷，这么一来，两人都上瘾了，现在他是在吹牛，捉他老头子垫底。

韦瑶琴惊道：“狗肉……我一听就有点怪怪的，太那个了啦……不过你要吃我叫厨房弄就是，明天我给你带来。”

小邪笑道：“谢啦！感激不尽，对了，你还没将你的名字告诉我，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韦瑶琴粉腮有点泛红地道：“我姓韦，叫瑶琴。”

小邪一听奇道：“妖精？这……”他将“瑶琴”当作“妖精”了。小邪本来就是错音别字大王，他从来不读书，因为书就是输，有碍他的赌运，不摸也罢，今日才会落到如此地步，他非但没感到后悔，而且还有意将来传给他儿子这一招，作为他的传家秘密绝

学。

韦瑶琴笑道：“不是妖精，是琼瑶玉宇的瑶，弹琴的琴。”说着她在地上写了一遍。

小邪也看不懂，但他猛点头，好象很有学问道：“哦！原来如此，这……会变哪！”其实他根本分不清“妖精”和“瑶琴”这四个字到底怎么写才正确，点头总是不会错的，再笨的人，只要不是白痴，一定不会“划”错自己的名字来，小邪所说“会变哪”，是说这妖精是会乱变的，尤其是狐狸精，可惜韦瑶琴没有这门功夫，她听不懂个中秘密玄机。

韦瑶琴笑了笑：“你还要什么呢？明天我一总给你带来。”

小邪道：“没什么了……你爹最近好不好？”只要一想到韦亦玄，他就想找机会探探消息，以便解开胸中疑惑。

韦瑶琴道：“我爹对我总是一样，好象很好，又好象不好，反正他很少和我聊天，有时候将我留在房里，说外面有事，不让我出来，有时候又允许我到外面玩，但只要我要求他，他总会完成我的心意，我对爹也只有了解这些，再多我说不上来，也许是爹比较忙和不喜欢开玩笑的原因吧！”

小邪一听也没再问下去。他道：“好吧！我看天色不早了，你回去吧。明天别忘了把我的香肉带来喔！”

韦瑶琴道：“好，我明天给你送来，那我走了。”

说完她收拾一下碗盘，走出地牢。小邪想：“是了，那位堡主不接近亲人，就是怕他们发现他是假的，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现在这位是假的？该不会吧！应该说上次那位堡主是假的，因为那位正是韦瑶琴所说的那一位。而这位堡主算一算也只不过当了二天，该是真的了，但这其中原因是如何呢？……以前那位是篡位？现在真的堡主回来复位？还是……妈的！”小邪弄迷糊了，再也不想这问题，他需要更多的资料才能断定，现在想都是白想。

“不管如何，我都得先留个退路才是。”说着小邪已从衣袖中拿出锯齿刀片，走到小铁窗，开始锯铁条。他以纯熟的功夫，不到一刻钟已锯好一根，只留下一点粘着，他再锯第二根，也很顺利，不到半夜就大功告成。他推推铁条道：“可以了，危险时往窗口冲，可以冲断，生命安全啦！”他又从远处望窗口，觉得没有痕迹才满意地休息。

敢情他想从窗口跃出去，从千丈高崖跳入黄河，小邪的胆子大得可以包天了。

其实这要归功于他所练的绝世神功和水功。在他想，只要身形保持静止状态，体重就会靠空气之浮力减轻不少，再加上黄河之水减掉冲力，当不至有什么问题，而滔滔水势并不能难倒他，最主要的是，他曾在莫塔湖瀑布顶上跳到水中安然无恙，这一比起来，他可放心得很。

免除了后顾之忧，他又象小鸟般唱起山歌，但他伤势未愈。这一唱可够他受的，这时才想到疗伤。苦笑一声，他已将金针拿出，刺向受伤部位，再躺下来运起神功开始疗伤，这次他可没有刺向“百会”穴。

功行十周天，曙光已露，大地已渐苏醒。

小邪拔起金针，掏出骰子独自玩起来。

西厢房靠右之客厅，有四人在聚会。他们分别是总管洪英，总护法剑平关，左护法尤郎生，右护法纪腾云。

洪英道：“剑总护，你是否觉得这两天堡主有点失常，下的命令好象和从前不大一样？”

剑平关道：“我也有这种感觉。上次决定攻打神武门的太乙分门，谁知道我们只攻到一半，堡主昨天晚上又叫收兵，这正是半途而废，人家还以为我们飞龙堡已无力再战，收手受降怕了他们。”

纪腾云道：“是啊！前天堡主要我到兰州去收规费，等我回来时堡主竟问我规费收了没有？真是。”

尤郎生道：“你们没说我倒没注意，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件事，以前堡主喜欢喝山西铁观音，现在却叫仆人泡乌龙茶，还有堡主平常都寅时起床，昨天和前天他都睡到卯时，这有点反常，是否堡主病了？还是受到什么刺激？对了！会不会受到那杨小邪的影响？”

洪英道：“咱们做属下的不便猜疑长官行为如何，我来飞龙堡也有十几二十几年了，前后有三次，堡主有一段时间突然改变作风变成另一个人似的。这次是第四次，也许堡主想改变一下自己也说不定，我的意思是希望各位在这一段时间少说话，以免伤了和气。”

剑平关点头道：“总管说得也有道理，每次堡主突然改变方针，我这做护法的也只有马首是瞻，从不说第二句话，虽然有时候意见难免分歧，但忍一忍就过去了，我们可不能坏了飞龙堡的名头。”

尤郎生道：“过两个月也许就会恢复正常，我并不在意堡主的一切。这么多年，咱们一直都很好。我担心的是那位杨大邪，他来得太突然，而咱们又摸不清他的来路，现在他关在这里，要是他是正派人物，咱们飞龙堡可就对不起人家，他弟弟已死在堡里，如果这位哥哥再死在堡中，我看飞龙堡非损兵折将不可。”

洪英道：“不错，我也觉得这件事不比寻常，这两个孪生兄弟，有点问题。”

剑平关道：“那家伙竟然不怕我的九九追魂掌，而且还用指法破我的铁布衫，你们想想，他才十几岁就如此了得，若是他师父，那还得了？这不是拿着炸药往家里摆是什么？我想请堡主将他放了，否则老的一来，咱们可能吃不完兜着走。”

剑平关被小邪点了二指，尝到苦头，对小邪这怪物早就惧怕七分，何况他老头？害怕之余他只有如此说明，以免再次尝到苦果。

洪英道：“总护法你说得不错，我看这对兄弟可能是“寰宇一奇”欧阳不空的徒弟，也只有他的医术才能对抗天下毒药，也只有他的“大悲指”才能点破你的铁布衫，而他的飞刀也许出自名师教导，我们如果将他杀了，那可对本堡不妙，明天咱们就建议放了他，也好少一层不必要的忧虑。”

尤郎生道：“总管说得甚有道理，但堡主这几天行事反常，说不定不放人，还将他杀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洪英道：“这我也管不了这么多，当人家部下的只有献计、规劝、取舍之间还是看堡主本人。只要我们尽了这份心，想来堡主会知道我们的苦心。”

剑平关道：“我们飞龙堡耸立江湖数十年而不衰，都是靠大家努力和行事正当，恩怨分明，如今遭了这门棘手事，若堡主不能办得漂亮，恐怕会影

响军心而种下败迹。”

洪英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们尽人事以待天命，人有时候不能想得太多，否则很多事都没办法做。你们早点出去巡逻一下，我也要到堡主那里，看看有无差遣，顺便提提杨大邪的事。”

大家起身，互道一声再见，各自分开。

总管则走往后院堡主起居处。

不久他已到后院一间书房。

“禀堡主，属下有事求见！”洪英道。

“洪总管有事吗！门没锁，请进！”

“谢堡主！”洪英跨入书房。

堡主一见洪英到来，搁下手中毛笔，笑道：“洪总管请坐。”

“谢堡主！”洪总管拱手答礼，移步坐在左边椅子上。

堡主道：“洪总管一大早来找我，有何重要事情？”

洪英道：“禀堡主，实不相瞒，前日堡主突然结束黄旗攻打‘神武门’之事，有点草率，堡主是否另有打算？”

堡主笑了笑：“打算如何是尚未想出来，但我觉得早点结束好，因为本帮任何一个弟子我都要爱惜他们，不能随便让他们拼命，所以我停了此事。”

洪英道：“堡主这话是不错，但敌人已经骑到我们头上来，我们应该有所反应才是，而且弟兄们，宁死也不愿受这种气。”

堡主笑道：“洪总管你放心，我已通知黄旗坛主去向他们谈判，若他们再不考虑我们的面子，我们再作打算，你不觉得只打了十来天，就已折损三、四百名弟兄，我于心何忍？有时候我真想放弃江南地区，撤回黄旗地盘，来保住弟兄性命呢！”语气之间充满悲天悯人之意。

洪英一听也不便再问下去，他道：“那是否要等到谈判有结果时再说？”堡主道：“是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得起弟兄。我知道弟兄受了不少怨气，但我帮耸立江湖数十年而不倒，不是只有武力，除了武力之外，还要有忍人之心，只有忍让，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洪英道：“堡主教训的是。还有一点，堡主以为大邪之事要如何处置较为恰当？”

堡主道：“我也正为此事烦恼，先前那位杨小邪已死在堡里，现在要善罢恐怕不能，我是想先弄清他的来历再说。”

洪英道：“属下怕的是他是寰宇一奇的后人，或是和飘花宫有关，这就太严重了。”

堡主道：“我想如若真是如此，本堡注定要遭劫难，我一直留下他的原因就是在此。如果欧阳不空或飘花宫寻来，飞龙堡恐怕挡不了这些人，倒不如先好好善待杨大邪，等他对我们的仇恨消失了许多，再放他出来，这不是很好吗？”

洪英一听，这才明白堡主真正用意，他道：“堡主果然英明才智，至于他的来历，属下这就去办。”

堡主道：“先别急，等上十天，二十天，看看有谁找上门来，就知其中原委，何况杨大邪的伤一时也好不了，问不出所以然来。”他以为杨小邪伤得很重，无法开口说话，故有此一言。

洪英一想也对，他起身拱手道：“那属下告辞了，这几天属下一定加强戒备，以防止任何事件发生。”

堡主挥手道：“洪总管，你去吧！也不用太操劳，对手虽然厉害，咱们飞龙堡也不是省油的灯，只要多留点神就可以了。”

洪英道：“谢谢堡主关怀，属下会照顾自己。”说着已往外走。

堡主忽然想到什么，提高嗓子道：“洪总管，别忘了看好杨大邪，但不能慢待他，以后有任何突发事，我们也有个交待。”

韦亦玄是想，到时真无法时，也能以“关而不关”的藉口来搪塞对手，以表现他是大仁人之作风。

“是！”洪英轻轻将门带上，往前院走去。

他到了前院，马上吩咐下去，严加看守杨小邪，并好好照顾他，不得有虐待行为。

也就因此，小邪在牢里有吃有喝，还有……

杨小邪正觉得无聊，在牢里大叫道：“狱卒，你们死到哪里去了？我老人家要拉屎，还不快来！”

人食五谷杂粮哪有不放点东西的道理，但象小邪这样乱吼乱叫是：放得有点过火了。

狱卒奉到指示，要善待囚犯，也不敢违抗命令，赶快拿着夜壶往里面跑。

小邪叫道：“他妈的！这么慢来，你是存心叫我拉在裤裆不成？”

狱卒也不甚高兴，叫道：“小鬼！你别忘了你是囚犯，是囚犯就得乖点，否则有你苦头吃，拿去！”他将夜壶一丢，也不理杨小邪。

小邪叫道：“嗨！我说大爷呀，你可真神气，有一天给我溜出去时，我倒要看看你是神气还是鬼气？”

狱卒也不理他，往外走去。

杨小邪大叫道：“喂！你走这么快干什么？牢门震开了你知不知道？”

狱卒一听走回来巡视，正要检查时，蓦地“啪啪”两声，他已挨了两个耳光。

只听小邪大叫道：“不負責任，该打，该打你放心地去吧！我已帮你关上去，有你们这些人侍候我，我还不走呢！哈哈……”小邪看诡计得逞，得意地笑个不停。

狱卒挨了两个耳光，立时怒气难消，一拳已打向小邪胸口。

小邪轻轻往后退了一步，含笑而立。

狱卒大叫“你你……”可惜他不打开牢门是打不到小邪，但他又不敢打开，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小邪笑道：“来呀！有本事再拉长你的手，我就站在这里不动怎么样？”他站的地方恰好离狱卒手掌两寸远，端的是吊人胃口，这要打得到，也像是拿鸡毛扫人家衣服一样不管用。

狱卒吃了两个耳光，真是恨气填膺，抽出长刀就往里扎，大喝道：“死来！”

小邪还真没动，让刀尖顶往胸口，他笑道：“老兄！你动手呀，我现在已经受了重伤，若你这么轻轻一刺，那我可要魂归西天……不！到阎王那里比较好，到时候你拿什么向你主人交代呢？是不是你先刺死我再自杀呢？”

狱卒一想：“对呀！弄不好这小子就要死了，故意拉我垫底，我可不能上他的当。”他道：“好小子，今天就放你一条狗命。”

小邪叫道：“放过我？你别忘了你家主人吩咐要好好善待我，照顾我，你若待我不好，那我只要大吼乱叫，就够你受的，你那臭堡主将我关在这里，又要对我这么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小邪又在施展他的吹牛功了。

狱卒他也觉得奇怪，既然是囚犯，又何必善待？其中必有原因，他也很想知道，他道：“为什么堡主会如此待你？”

“唉！”小邪叹口气，装腔作势，一副无可奈何道：“说来是不值一提，堡主强要逼我娶他女儿，说什么我是金刚命，天生灵活泛光，七窍通天，神户英挺，福星高照，在朝是帝王相，在江湖是霸王相。”他耸耸肩头，深深吸了一口气，装出一副帝王模样，将周八伯的话照说一遍。只要能表现自己很了不起的话，小邪都记得特别熟，这几句“在朝帝王像”他可是终身不忘也。

接着他又道：“就为了我的相貌出众，堡主才会硬逼我，我看在他的盛情之下，答应他这门亲事，但我已经有了三位老婆，要把你家小姐纳为小妾，可是你家小姐硬要做正房，一闹下来堡主当然要袒护女儿，所以才把我关起来，直到我回心转意才放我出去，唉！长得这么有人缘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小邪这么一说，真以为自己是因为仪表出众而受到灾难，竟自陶醉起来，但他这一“失态”弄得狱卒信了七分。

狱卒半信半疑道：“那你为什么身负重伤，被抬进来？”

小邪叹道：“这也是因为我长得太好看的原因。我为了你家小姐要当正房的事，回去和老婆商量，谁知道她们硬捉着我不放，三拉四拉竟将我打成这样。其实这样还没关系，后来我又回到堡里，堡主为了庆祝我这未来女婿到来，想将我灌醉，谁想到却大家一起醉了，就这样打了起来，原来堡主是有意要留我，不让我回去，我才落得如此下场，罪过，真是罪过。”

小邪扯得历历如绘，不由得狱卒不信。

狱卒一听，态度霎时转变一百八十度，对小邪所赐的两巴掌也觉得应该的，是未来的“姑爷”打的嘛，有啥关系？他现在是毕恭毕敬。

小邪一看这混小子喝了自己的迷汤，已神智不清，暗自好笑道：“你也不用如此待我，只要我无聊时你陪我赌一赌，我保证不赢你的钱，来，我先给你一百两买酒！”他真的从口袋拿出一百两银票递给狱卒。

狱卒心想，这未来姑爷出手可真大方，但还是不敢伸手去拿。狱卒怕这钱是有代价的。

小邪一看，知道其中原因，他笑道：“你放心，这一百两是给你的，其他的侍御我再拿几百两给他们。你和我玩骰子，不必打开牢房，只要在里面就行，况且我不说谁会知道呢？”他这么一说一扯，狱卒可乐坏了。

狱卒想：“只赢不输，这种赌哪里找？何况他出手就是一百两，想必这位姑爷一定是大富人家，我得好好地搞他几把。”他道：“好，小姑……小兄弟，我去准备一下用具，等一下再来。”说着就要往外走。

小邪叫着：“慢着！”他又掏出三百两银票道：“这三百两你拿去给他们分，并交代他们不能对任何人说，否则被堡主知道了，我可担待不起。”

“好的！”狱卒接过银票，兴高采烈地往外奔去。

贪心人人有，狱卒在不开牢门，没有条件之下，何乐不为？

而小邪只想找人解解闷，至于钱，反正也是身外之物，留着也没用。

狱卒一走，小邪跳了起来，叫道：“诗口口！好也，好也，等一下他妈

的赌它一个三天三夜，哼！关在牢里有什么不好？有吃有喝还有赌，哈哈……我看那丫头也一起来赌算了。”

他摸出身上银票，算算也有几千两，都是摆摊子赢来的，还好，韦亦玄他并没有将银票收去，这下子可派上用场，他想：“几千两可以玩好久，如果输光了再向那丫头借。”

想想一切都没问题，他已唱起山歌来：“姐有情呀妹有意，通通送到我这里……”他一边唱还学戏子比手划脚，真是乐陶陶。

不久狱卒果然兴冲冲走了进来，手里拿着大碗和杯子，他叫道：“来啦！小兄弟咱们开始吧！”他倒比小邪还急。

两人就在牢里战得你死我活，天昏地暗，愈战两人愈起劲，叫得比谁都大声，还好牢门是石块造成，声音传不出去。小邪赢少输多，他也不在乎，有赌就行了。

中午一过，小邪道：“阿虎你出去一下，等一下你们小姐会送饭来，这骰子留在这里，我要教小姐玩骰子，哪有老公会而老婆不会的道理呢？”

狱卒现在和小邪是哥们了，他答应得很直爽：“好，没问题等一下我再来！”他拿着一大堆银票走出牢门，且不时呵呵笑着。不多时韦瑶琴已拿着小竹篮走下来，远远就叫道：“大邪哥，我给你送狗肉……送酒菜来了。”

小邪笑道：“谢谢你，大姑娘。”他马上伸手去接竹篮子，打开一看，闻到狗肉，他高兴叫道：“哈！哇哇！我老人家已三、四个月没吃到人间仙品了！”手一抓，已将狗肉往嘴里塞。

韦瑶琴看到他如此吃相，也吃吃笑了起来。

这一笑把小邪给笑醒了，他道：“来！大姑娘，你也来一块吧！”

韦瑶琴摇头道：“不要，我一听狗，肉心里就不太好受，还是你自己吃吧！”

小邪道：“也罢！无福消受狗肉恩。”他边吃又边道：“料理是不错，可惜不是黑狗味道就差了点。煮的火候还不怎么够，但……将就点就是。”

韦瑶琴道：“这是厨房弄的，我骗他们说是我哥哥要吃的，他们就马上杀了西院那条花狗，好可怜喔！”

小邪道：“没什么好可怜，来，吃一口，保证下次你一定喜欢。”

韦瑶琴就是不肯吃，女人嘛，总是心里怕怕的。

小邪也不难为人家，自己吃都不够了，问问别人，只是客套话。拿起酒坛猛喝猛灌，一口气就将酒喝光，才道：“好酒，上等白干，可惜就是少了点。”

韦瑶琴大惊道：“大邪哥，这么一大瓶你还不够？你这种喝法我看来一大瓮你也喝得下，可是我抬不动这么多。”

小邪看酒也光了，肉也没了，他道：“大姑娘，随便啦！其实有点酒来解解馋也就可以了，我怎好意思叫你天天扛一大缸酒来，那我不是天天醉了吗？连玩骰子的时间都没有了。”

韦瑶琴好奇道：“骰子？你会玩骰子？”

小邪笑道：“别的不说，玩骰子我可以不吃饭呢！来，我表演给你看。”

他拿起骰子，对着韦瑶琴说：“大姑娘，你要什么告诉我，我就扔给你。”

韦瑶琴半信半疑道：“五点！”她目不转睛地看着骰子。

小邪点头道：“好，脸盆就脸盆，一二三，四五六，前前前，后后后，碰到你祖宗死翘翘，脸盆哪！”他手一扬，骰子转了转，果然四个都是五点。

“怎么样？”小邪神气道。

韦瑶琴吃惊道：“大邪哥，真的是五点耶……”

“那还错得了吗？”小邪很自信地回答。

“那我要六点。”

“可以！”

小邪抄起骰子念道：“一二三，四五六，棺材呀！”骰子一转，又是六点。

韦瑶琴高兴地叫起来：“大邪哥，你好神奇喔！教我好不好？”

小邪想：“教你？那可要十年，而且要象我这么聪明的人才行。”他道：“好，但这太难了。”

“为什么？”

小邪告诉他：“你知道我为什么扔骰子要念，那些术语？那是因为我要请赌神附在我身上，只要这么一念赌神就会帮助我，但赌神是男的，他可能不会帮助你。”

小邪是怕她纠缠不清，弄个赌神，将来也好脱身。

韦瑶琴有点失望道：“难道用其他方法不行吗？”

小邪道：“不行。要是行，每个人都可以靠赌博为生了，我是花十年时间天天拜赌神，你看！”他翻开左膝盖，本以为有伤痕，但他一看暗道：“哇！没伤痕！”他立即改口道：“你看我膝盖好圆，好圆这就表示赌神看中了我的膝盖，才答应帮我的忙，嘻嘻……”小邪发现自己很会乱扯，禁不住嘻嘻直笑着。

韦瑶琴看了他的膝盖半晌，看不出所以然来，但她哪知道是假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使她还是相信小邪的话。

小邪又道：“不过你放心，你不要叫赌神帮忙也可以赌，那是要看谁的运气好，来，我们试试看。”小邪怕她一听赌神不帮她，她就不玩了，故而要激起她的兴趣。

韦瑶琴拿起骰子道：“怎么玩呢？”

小邪道：“我们比大比小，谁扔的点子大谁就赢，你扔扔看。”

韦瑶琴点点头，一扔是九点。

小邪也扔了七点道：“这样我就输啦！我告诉你怎么扔才会比较高点。手拿高，骰子放在手掌正中央，先弄好骰子点数，然后轻轻往碗里扔，是十八点。”

这一扔把韦瑶琴的兴趣扔出来了，结果在小邪设计之下，她是十次赢了九次。

小邪叹道：“你真行，一学就会，我看赌神连女人也不放过，妈的有一套哇！”小邪实在会演戏，演得人家信以为真。

韦瑶琴也听不懂小邪在说什么，真以为有赌神在帮助她，其实她今天运气也不错，再加上小邪有意相让，结果她玩地都不想回去，已经上钩了。

小邪笑了笑：“大姑娘，我们两个玩没意思，不如叫外面人进来，我们一起玩如何？”

韦瑶琴正玩地起兴，笑道：“好啊！你看我扔得好准，一定会赢。”

小邪暗道：“瘪十还会赢？俺是无聊找你们输银子开开心。”他道：“那你赶快去叫那个阿虎的，他比较好，而且他也比较笨。”

韦瑶琴点头已奔出找阿虎进来。

小邪暗示阿虎多少让着点，输的小邪再补给他。

就这样，他们玩得天昏地暗，直到另一个看门的叫开饭了，韦瑶琴和阿虎才败兴而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

现在赌的不只是阿虎和韦瑶琴，而是整个班，他们只留一名在外面“把风”，每天皆是三更半夜不归。

小邪银子输光了，又向韦瑶琴借，玩得真是过瘾。

现在他们连牢门也不关，混的象兄弟一样。

卫兵都已叫小邪姑爷，韦瑶琴也不在意，内心还涌现着甜蜜温馨。

小邪已忘记身在囹圄之中，什么狗屎鸟蛋都抛在九霄云外，乐时直叫爽，而他的伤势也逐渐复原，人也养得胖嘟嘟。

“他妈的！做皇帝也没有我快活。”小邪自言自语。

第七章 未来姑爷

这一天——

阿虎突然跑进来，紧张叫道：“姑爷不好了，不好了！”

小邪正在休息，一听之下他道：“阿虎别急，有事慢慢说！”

阿虎急道：“姑爷，我们少堡主回来了，正怒气冲冲往这里走来，手持长剑，我看他是要来杀你的。这叫什么才好！”他当真将小邪当成姑爷了。

小邪一听到：“阿虎这是小事嘛，你家少堡主杀不了我，呆会儿等他气出完了，什么事也没有，你放心让他进来好了。”

阿虎知道这位姑爷实在是有一套，只他这么一说，他也放心不少，他道：“姑爷你可别太大意，少堡主的剑术可得到堡主真传，厉害得很，我看我先通知堡主，请堡主制止这件事情，否则

小邪截口道：“阿虎！你去吧！你在外面偷看，要是我不行了，你再跑去叫堡主，如何？”阿虎想也对，他道：“那姑爷你小心就是。”说完他已走出牢房。

小邪想：“这冒失鬼，也不先问问他妹妹，我早和她谈妥了，他还来干什么？也好，很久没打架，骨头有点酸，活动活动省得老头说我象头猪，整日吃饱没事干。”说着他已做起体操，口中还念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不久外面传来急促脚步声……不只一人，而是两人，想必是韦人龙及韦人虎。

“杨小邪，我要杀了你，替妹妹报仇！”

韦人龙及韦人虎兄弟刚从外面回来，就听到许多关于杨小邪的事，知道妹妹被侮辱得很凄惨，一时气愤，也不找妹妹问个清楚，就直往牢房奔来，莽撞得很。

两兄弟已冲入地牢，手拿三尺青锋剑，就往小邪刺去。

只是他俩一身白衣劲装，老大韦人龙，浓眉大眼方脸，二十三、四岁，七尺余高英气逼人，有点象韦亦玄，老二韦人虎二十一岁，七尺余唇红齿白，目如朗星鼻若悬胆，五官较好，但比上老大要少了一份豪迈之气。

“站住！”小邪大吼一声，音若霹雳，足可穿金凿石，震耳欲聋。

人龙人虎霎时被震住，站在当地。

小邪叫道：“你们干什么？要打架也得等我体操做完，一二三四……”他不理两个兄弟，独自做着体操。

韦人龙兄弟一听，知道被耍了，霎时气愤无比，两人两把剑同时往小邪身上刺去。

小邪也不理他们，懒洋洋地爬上窗口，坐在上面，两腿象荡秋千一样荡来荡去，那模样和看猴戏差不多。

小邪懒懒道：“好，你们两只猴子在笼子里是饿了呢？还是在想母猴，怎么急成这个样子？”

如果把小邪当做在牢外，那铁栅门内不就是等于关着韦氏兄弟吗？

“小子！我杀了你！”但不管韦人龙、人虎怎么刺，就是刺不到小邪，他们没想到要拿钥匙开锁。

小邪道：“你们两只猴子，我哪里得罪你们了？你们竟恩将仇报，咬起

你主人来，要是把我惹火了，一掌劈了你们算了，畜牲就是畜牲。”

韦人龙怒叫道：“小子，你先欺负我妹妹的黑龙驹，又将我妹妹的头发割掉，我要替妹妹报仇！”小邪安静地道：“哦，老哥原来是这回事？我老早就把它给忘了，现在想起来还差两个头还没理。既然你们一直要找我理头，那我老人家就再劳驾一次也无妨，好，你们等一下，我拿钥匙开个门。”说完他在身上摸来摸去，一副认真样。

韦氏兄弟这才想到要拿钥匙开门。

韦人虎往外走去，不久就拿一串钥匙下来，叫道：“小子，你死定了。”

小邪叫道：“哦！原来猴子还偷藏钥匙，也罢，省得我再动手动脚的，好累好累呀！”他无精打彩地看着两位兄弟拿着一大串钥匙，一支支地开着门锁。象小孩看人作糖葫芦一样仔细和好奇。

终于门被打开了。

韦人龙一个欺身，三尺利剑已电也似地砍向小邪，他愤怒一击，其势何等快捷。

“站住！”这一吼，又将韦氏兄弟吓着了，两人登时愣着，剑也举在空中。

小邪的“吼功”也可以算是江湖一绝了，尤其他那突然的一吼，很少人能逃过被吓着的命运。

小邪心中很满意，但却装作懒洋洋道：“你们这样一剑斩死我，不是大便宜我了吗？我身受重伤也斗不过你们，你们既然要我死，就叫我累死好了，两位意下如何？”

他这么一说，倒把两位仁兄给考倒。

韦氏兄弟先是一傻，但想到一剑刺死他，实在是太便宜他了，不如累死他也不错。

累死一定非常痛苦吧！

小邪干咳了两声道：“我内路经脉已断，活不了多久，你们先追杀我，一刀一刀地割我的肉，让我死不瞑目，我想再到地狱再找你们报仇。”

韦人虎大叫道：“好，就这么办！”一剑已刺向小邪大腿。小邪一跃，翻到人龙后面故意一跌，用臂部去撞，他腰部，人龙被撞也往前跌了跤，他怒喝一声已反身出剑，刺向小邪。

杨小邪不时假装跌倒，而衣服也被划地乱糟糟但却没伤到肌肤一寸，他不停哀叫着，表示受伤。

杨小邪就这样在牢里牢外追杀着，象老鼠在开运动会一般，串上串下，滚、爬、跳、撞、跌，通通都来。

小邪早就有预谋和他们玩家家乐，他先故意撞掉人龙手中的钥匙，又利用跌倒在地上滚时，将锁头揣入怀中。而这两兄弟现在是大猫在追小老鼠，乐歪了，哪会注意到这些“小事”。

追了约盏茶功夫，小邪大叫一声，突然由牢外往牢内窜，还故意拍了韦氏兄弟两个响头，以激发他们怒意。果然韦氏兄弟在得意之余又遭小邪一个响头，怒喝一声，奇快无比地追向小邪，往牢内奔去。

小邪一看诡计得逞，他见韦氏兄弟身形已到栅门，立时大笑一声，双脚往壁上一蹬，身形已如出弦的箭，“咻！”奇快无比地倒射出栅门。

韦氏兄弟眼前一花，已失去小邪踪迹，想反身追击小邪，等他们一转身，已经发现自己上当了。

小邪在倒射出去时，右手抄铁门，左手扣锁头，一带、一关、一扣、一锁，干净利落一气呵成，可怜人龙人虎两位仁兄已成为阶下囚。

小邪装出一副苦脸道：“老兄，我虽然重伤快死了，但我想我家还有几只狗没杀，心有不甘，你们就放了我好吗？拜托，让我多活几天吧！”他的脸比苦瓜还苦。

韦人龙大怒道：“臭小子，还不快开门，等一下让我出去，就不是乱刀分尸了。”

小邪奇道：“不是乱刀分尸还有什么更严重的？难道是要我做你爹不成？我觉得做你爹比乱刀分尸更痛苦。”

韦人龙一时也想不出有什么比乱刀分尸更痛苦，登时傻住了。

小邪道：“两位大侠，你们弄错了！我是杨小邪的哥哥杨大邪，是被你父亲提来这里侍候的，你要的是我弟弟不是我，而我弟弟早就死在你父亲手里了，懂吗？”

小邪想这两位是韦瑶琴的哥哥，玩笑也不可开得太厉害，否则自己这温暖窝可就会毁在自己手中。

韦人虎厉道：“我不信，别人说杨小邪闯堡被捉入地牢，不是你谁？”

小邪道：“你们两个呆头鹅呀呆头鹅，也不会用脑袋想想，我要是杨小邪，早就被你父亲杀了，哪会活生生在这里天天做皇帝？要是我是杨小邪，我早就溜了，还会在这里和你们胡扯蛋？笨哪！笨哪！”

这两位兄弟一听，也觉得小邪说得有道理，但总是不好意思认错。

人龙叫道：“你是不敢逃，怕被侍卫杀死。”

小邪道：“不敢就不敢，等一下我放你们出来，你们再去问问你父亲和你妹妹，再来找我，反正我也逃不出你们掌心，要是你一剑刺死我，你父亲要的秘密要不到，看你们拿什么向他交代。”

小邪说话头头是道，先表示自己不逃，再则要逃也逃不出去，接着又用秘密两字来扣住韦氏兄弟，这样一来，韦氏兄弟也不敢再贸然行事了。

人龙一想：“也对，如果现在就杀了他，弄不好他真是父亲的重要人质，那可不太好。”他叫道：“那你还不快点放我们出去！”

这时牢房外已传来韦瑶琴大叫声：“哥哥！快住手！”说完她已神色惊惶地冲进来。

小邪笑道：“大姑娘，你哥哥在和我玩捉迷藏，竟然将我赶出来，害我不能进去。”

韦瑶琴一看，两位哥哥已在牢里，而小邪竟在外面，先是一惊，然后偷笑道：“哥哥，你们回来也不问清楚，差点杀错了人，杨大哥他很好，爹也交待要好好待他，你们真冒失！”她边说边向小邪拿钥匙，打开牢门。

人龙、人虎也弄得满头雾水，他们也想不清妹妹怎么会和囚犯混在一起，而且好像还满熟的样子，他俩憨然地走出来。

小邪道：“大姑娘，你哥哥已出来，我要进去了。”往牢里走，自己带上门并上锁，敢情他已住习惯，而不想走，也只有他才敢将飞龙堡不放在眼里。

韦瑶琴道：“杨大哥，对不起，让你受惊了，等会儿我拿一套衣服让你换，他们没伤着你吧！”

小邪道：“玩捉迷藏不会伤到人的，嘻嘻……”

韦氏兄弟脸一红，但也不便发作。

韦瑶琴道：“没有就好，否则哥哥，他们就太对不起你了。”她转向两位哥哥道：“哥！他不是杨小邪，就是真的小邪，我也不恨他，因为我也有错，哥哥你们就把这件事忘了吧！”

人龙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个明白，让我清楚一下。”

韦瑶琴道：“事情是这样的，杨小邪到堡里闹事，被爹追赶，掉在蛇坑，后来这位杨大哥来找他弟弟，爹将他留下来，怕这仇愈结愈深，要让他明白杨小邪是自己死的，希望能化解，这个仇怨，但杨大哥一直不相信杨小邪已死了，所以才留在这里。”她不敢说每天在这里赌博，也不敢说仇怨已化解，若已化解就没有关在这里的必要了。更不能说杨大哥知道杨小邪已死，人死了就变成仇家。而她爹是为何留下小邪，她不懂，随便说说，能摆平眼前事情再说。

人龙道：“那么你恨不恨他呢？”他指指小邪。

韦瑶琴道：“不恨，连小邪也不恨，我觉得他死得好可怜，哥哥，我们不能再虐待杨大哥，否则我会好难过的。”说到最后，她有点祈求的味道。

人龙人虎两兄弟本来就是为了小邪欺侮自己小妹才要找小邪算帐，现在既然小妹不再怨恨小邪，那他们俩也谈不上什么仇恨。

人龙转身拱手道：“对不起，刚才一时鲁莽，请见谅！”人龙果然是条血性汉子，有错认错，一点也不含糊。

小邪道：“你明白就好，我关在这里也不难过，就是我弟弟死了，我也要找他的骨头带回家安葬。你们走吧！我不恨你们就是。”

人龙道：“那谢谢你，改天我再来看你！”一转身向韦瑶琴道：“妹妹走吧！我还得向爹请安。”

三兄妹这才走出牢房。

小邪留下来，只有一个目的——想知道现在这个韦亦玄是真是假。

不久阿虎走上前来，道：“姑爷，好险！我一见到少堡主在后面追杀你，心情一慌，就跑到小姐那里去请小姐，还好赶得上。”

小邪道：“谢啦！阿虎，可惜今天不能玩骰子，有点扫兴，等风声过了我们再玩，明天好了。”

阿虎道：“姑爷，今天我也不敢玩，你累了就早点休息，等一下我叫厨房给你弄点小菜，补补身体，如何？”

小邪笑道：“好！那我们明天再玩个痛快。”

阿虎道声再见，安心地走出牢房。

小邪是十足的能混，竟能将敌对的囚犯与狱卒搞成一片，说起来也没什么，臭味相投就成了，何况小邪又是馊主意特别多，任何人一交上他，都会“爱不释手”的。

人龙人虎兄弟见到堡主，不久就问起杨小邪事来。

堡主只说杨小邪是意外死在蛇坑，为了不愿再结仇家，所以不能得罪杨大哥，一切都和韦瑶琴所说大同小异。

人龙人虎，才放心，回房休息。

兰州兴隆寺前，算命摊子的周八伯和往常一样摆着摊子。

这天中午，突然来了六个奇形怪状的人。

周八伯一看即知为“江湖六怪”，找杨小邪来的。只见一个人，背上挂着米斗大暗红色酒葫芦，身穿黑衣，邋遢已极，一双拖鞋，满脸虬髯，一身酒气，和八仙中之李铁拐差不多，必是酒怪宇天仇。

第二位身着蓝色儒衫，相爷帽，眉目甚清秀，四旬余瘦高，状似神仙，留有黑色发须，手捧古筝，这是琴怪张博。

再来那位也是髯须满胸之六旬老人，脸上挂骰子两颗，正是去而复返之人，赌怪段克输。

另有两名身着紫色道袍，五旬余七尺高，一付厚唇细眼，倒八字眉手持拂尘，他是哑道人郑无言。另一位脸相有点痴呆，傻愣愣地笑着，他是疯道人，有人称痴道人的南怀人，此两人是师兄弟，痴道人为长。

最后一位身材不及五尺，瘦瘦小小，着黑色劲装，束髻发，约五旬年纪，但脸形若小孩，双目如鹰，想必是偷怪梁空空了。

一群六人往兴隆寺掠去。

赌怪道：“我是在这里发现那小子的，奇怪，怎么会不见了？莫非换了地方不成？”

由赌怪言语中，不难发现他们是为小邪而来。疯道人傻愣愣地道：“兴隆寺的黄河不见了，不见了，是谁偷走了呢？”

琴怪道：“疯子兄，这不是正院，而是分院，黄河这么大怎么会不见了？”

疯道人又道：“这里怎么都是和尚？他们在抢我的饭碗，我要赶他们走。”说着就要往前掠。

琴怪立即揪住他道：“疯子兄，等我们办完正事再说，好不好？”

“正事？什么是正事？赶和尚才是正事。”

琴怪道：“你再不听话，我们可要走了，留你一个人在这里，让张天师带走。”

一听到张天师，疯道人马上闭口不再胡闹。

赌怪已寻遍，并没有发现小邪，有点泄气，指着小邪以前所摆的摊子道：“这小子以前就在这里混的。”

琴怪道：“如果他真地走掉，咱们要找他就很难了。”

酒怪道：“老爷跑了这么远，就是想要找他较量一下酒量，谁知会扑个空，真扫兴。”“咕噜”他喝上口酒，又道：“老段你可没看错，那小子真是他的传人？”

赌怪道：“这还错得了吗？我的‘八卦掌’天下有几个人接得下？就是碰上那小子行不通，这次不算数，连骰子也输给他，才惨哪！”他还是觉得赌功输了比较丢人。

偷怪道：“老段，你也不想自己的名字？段，一段又一段地被人砍了，又来一个克输，克服输呀！你是每赌必输，你还以为你那两下子多行？臭死人喽。”

赌怪叫道：“偷儿我哪儿得罪了你？你为什么老是揭我疮疤！”

偷怪道：“得罪倒没有，我是劝你别自鸣得意，到头来可不好受啊！”

琴怪走向算命摊，问道：“先生请问，你有……周八伯？”他大叫道：“你是‘魔算子’周八伯？”他非常吃惊地望着周八伯。

周八伯哑然一笑道：“不错，是老夫，琴先生别来无恙否？”琴怪笑了笑：“周兄，想不到会在这里遇上你，真是他乡遇故知，咱们是否该喝上几杯呢？”

周八伯道：“琴先生，我这是暗访，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你要找的人已上飞龙堡，你们马上去找，也许可以碰上，也说不定。”“去了多久了？”“约二个月。”“这么久了，他会不会走了呢？周兄，你看他会不会是欧阳

先生的传人？”

周八伯笑道：“我看，若不是也脱不了关系，他很邪，也只有欧阳先生才有办法教出来。你们到飞龙堡问问，若找不到也该探探他的去处。”琴怪道：“好，咱们后会有期。”

说完，六条人影已奔向贺兰山方向。周八伯笑了笑道：“希望他们碰得上。”“江湖六怪”个个都有一身好本领，尤其是疯哑两位道人，他俩从小被一名道人所收养，并传他们一身武功，长大了他们也一直穿着道袍。疯道人天生如此，而哑道人除了口不能言，一切和常人一样，且嫉恶如仇，若遇上坏人，哑道人在疯道人身上一指，再指向该杀之人，那疯道人马上会冲上前杀敌。两人从不分离，焦不离孟，感情不可言喻。他俩曾受过欧阳先生之救命恩惠，从此视欧阳先生为再生父母，此次前来是想报答薄恩。

贺兰山下，林叶萧索，似乎细诉江湖恩怨难了。

六怪已至飞龙堡下。

琴怪道：“咱们先礼后兵如何！”

众人点头，琴怪立即腾身飞掠，有若天马行空，在空中划出六道弧形有如天神般降下来，姿势之美，令人叹为观止。

琴怪向卫士道：“请你通报，江湖六怪有事专程拜访。”

卫兵一看，这六人是鼎鼎大名的“江湖六怪”，立即马上回报。

不久，飞龙堡大开中门，堡主亲自迎接。

堡主道：“久仰各位大侠，今天光临，顿使蓬壁生辉，请里边坐，让老夫尽尽地主之谊。”说着他领六怪入堡。

琴怪道：“谢堡主，打扰了。”他拱手答礼。

六人同入堡内大厅。

堡主立即请客入坐，奉上清茶。

堡主笑道：“久仰武林六位异人，大驾光临敝堡，使敝堡增光不少。”

琴先生拱手笑道：“哪里，承堡主抬爱，实是有事造访，还请堡主多多包涵一、二。”

堡主道：“何言之此？来，各位光临敝堡无以招待，淡茶而已，敬请见谅。”说着他拿起茶杯，以茶代酒敬六位来客。”

琴先生他们也喝口茶，琴先生道：“岂敢，岂敢，吾等江湖草莽，何德何能饮此香茶？真是受宠若惊，堡主抬爱了。”

堡主呵呵直笑着，其实他心里可乱糟糟，他知道六怪为武林异人，个个难缠得很，而他们很少和“高高在上”之人打交道，谁要惹了他们，可说比惹了凶神恶煞还来得痛苦，现在他也知道六怪是为了杨小邪而来，他正在盘算对敌之策。

堡主笑道：“但不知六位大侠造访所为何事，可否告知老朽？”

琴怪正想说，而疯道人傻愣愣地叫着：“你们在说些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他在傻笑。

哑道人马上拉他衣角，表示要他不说话，免得当场出丑，他俩情同手足，心灵相通，果然疯道人不再说话，低下头来玩他的拂尘，状似小孩。

琴先生道：“堡主海涵，吾友性痴，胡言乱语，请勿见怪。”

堡主笑道：“哪里，江湖中人不拘小节，何必碍于世俗？疯大侠为我道强人，结交犹恐不及，何来见怪之有，言重了，琴先生！”

琴先生笑了笑，是该谈正题之时候了，他道：“实不相瞒，吾等此次前

来，是为寻一故人之子而来。”

堡主心头一惊，希望不发生的事，终于免不了，但他不愧经过大风浪之人，不露形色道：“敢问琴先生，尔友为何人？而尔友之子为何名？”

琴先生想：“还不晓得杨小邪是否为欧阳先生之徒弟，怎好随便说出欧阳先生之名？有卖欧阳先生之圣名。”他道：“吾友乃塞外人士，名不经传，故不值一提，而故人之子姓杨，名叫小邪，约十四、五岁，堡主曾见过？”

堡主喃喃道：“杨小邪？”他转身装腔作势，向师爷道：“师爷，我不在时可有一位男童叫杨小邪来访？”师爷本就狡诈无比，他哪会不知堡主用意之理？他道：“禀堡主，二月前有位自称杨小邪的人来访，说是要找小姐，但小姐不在，他已独自下山了。”

堡主问道：“你可看清楚他真是男童？”

师爷道：“禀堡主，属下未见到他本人，是管家林白说的。”

堡主道：“传林白！”

“是！”师爷已转身进入另一道走廊。

他们是有意做作，来蒙骗六怪，而蒙骗之技术巧妙在于真真假假。全部真，小邪来找小姐是真，林白接客也是真，师爷未见到也是真，只有最关键之处才是假，只有一点是假——小邪没有离开飞龙堡，只要十样真，一样小小的假，那么就会很容易造成对方在知觉和感观上之失误而信了七分。

堡主可谓人中高手了，他道：“各位大侠请稍候，老夫已叫敝堡小管家来此，当可明白杨少侠造访之事。”

琴先生道：“多谢堡主帮忙，实感激不尽。”

六怪之中，就算是琴怪张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只要有类似此种场面，大部份都是由琴怪应付，其他五人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不多时，师爷已领着林白回厅。

林白躬身道：“禀堡主，属下林白已到。”

堡主问道：“林白，二月前可有一位叫杨小邪的人来找小姐？”

林白点头道：“禀堡主，有这回事。他是来找小姐出气的，但未见到小姐，他气冲冲地就走了，他扬言下次再来。”

琴先生道：“堡主，可否让在下请教管家几句？”

堡主笑道：“琴先生请尽管问，别客气，林白他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琴先生道：“多谢堡主。”他转头向林白道：“林管家可否告知阁下，是何时碰上杨小邪？”“是在两个月之前一个早上。”“那他来飞龙堡所为何事？”“他是为了找小姐出气，结果没找着就走了。”“当时你家小姐在何处？”林白顿了一下，立即道：“我家小姐当时在山下永生庙进香。”琴先生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乃四月初七。”“那两个月前是何日？”“二月初七。”琴先生叫道：“是了，非初一，又非十五，更非过年又过节，你家小姐难道会去烧香拜佛吗？”

堡主及六大高手一听，心头直颤不已。林白愣了一下道：“我家小姐那天心情不好，所以临时决定到永生庙烧香的。”琴先生不理他，转向堡主问道：“敢问堡主，可否请贵千金移驾，在下有几事请教。”“这……”堡主知道如果不答应，这件事就破裂了，何不装到底？他道：“好，林白，你到后院请小姐。”“是！”林白已躬身进入后院，他当然会告诉小姐现况种种，要小姐别露了底。不久，韦瑶琴已到大厅，她道：“爹，您找我有事吗？”堡主道：“琴儿，快来见过这六位大叔。”韦瑶琴转身向六怪施礼，六怪也一一答应。堡主又

道：“琴儿，是这位大叔有事问你，你要据实回答。”他指着琴先生。韦瑶琴颌首而立。

琴先生笑道：“小公主你好，我是杨小邪的叔叔，听说他来找你，可有这回事？”他看韦瑶琴头上扎有白丝巾，感到很特别。

“这……”韦瑶琴看了她爹一眼道：“他走了。”

琴先生道：“杨小邪来找你是为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韦瑶琴讷讷道：“他……是……他是来找我打架的，因为我上次在外面和他打过架，但他没找到我又走了，我知道他还会再来。”韦瑶琴终究是个年轻姑娘，一点心机也没有，说谎亦是结结巴巴。

琴先生一直看着她，知道她在说谎，笑了笑，他道：“小公主，你裹在头上的那条丝巾很美，能不能借我看看呢？”

韦瑶琴一听，脸色马上变得很苍白。

堡主身形也震了一下。

韦瑶琴讷讷颤叫着：“你你……我……”

话还未说出口，琴怪已翻身一掠，快逾飘风，将丝巾摘在手上，落脚于大厅中央。

堡主及总管，设法拦阻，已是不及。

六怪一看，这女孩头发甚短，只有耳下三寸，而豪门小姐没有剪得如此短，他心中已明白是怎么回事。

“哇……”韦瑶琴哭了起来，往后院奔去。

琴先生大叫道：“韦姑娘！杨小邪在哪里？”

韦瑶琴边哭边叫道：“他死了，死在蛇坑！呜……”说完她已消失在走道上。

六怪一听，愤怒已极，马上往堡主冲去。

堡主也使出看家本领，“浮云剑法”尽展所学。

总管和护法他们亦相继出手，霎时大厅刀光剑影，掌风腿劲呼啸不停，双方互有胜负。

突然大喝一声，所有的人都分开了。

堡主脸色苍白，琴怪口角出血。总管衣衫被撕下来，酒怪袖子不见了。总护法左胸出血，赌怪背上出现一个掌印。右护法右手肿胀，偷儿气喘如牛、左护法口吐鲜血，而疯道人笑嘻嘻。总坛主脸色发青，右肩受伤，哑道人左裤管破裂。是两败俱伤，六怪稍占上风。

这声是琴怪吼出口的，他道：“韦亦玄，杨小邪死了，这仇咱们先记着，等我找到故人问清楚，若真是我故人之子，我会叫你们飞龙堡尸横遍地，走！”

六人来得快，去得也快，走声一出，六人反身掠往山下奔出飞龙堡往关外方向掠去。

他们是想先证实杨小邪是否就是欧阳不空的徒弟，如果是，那么，天将降大祸于“飞龙堡”了。

堡主叹了口气道：“看来这事不能善罢了。”他已想杀掉杨小邪。

六大高手愣在当头，除了师爷不入流，其他的都负了伤。

堡主道：“各位伤得如何？六怪合力，实不可轻视，你们先去疗伤吧！”说完他已走入后院。

六人也各自离去。

凤姑一直在打探小邪下落，不久她得知小邪被困在飞龙堡，她马上写信

传书，一方面为公，一方面为私，她是想将小邪救出来。果然，不久回音已传来，总坛要她派杀手前去救人，凤姑喜上眉梢，立即派了十名杀手前去救人。

飞龙堡可说是多灾多难。是夜，天无星月，一片乌云，是突击之好机会。十名黑巾杀手已掠上飞龙堡，他们放倒卫兵，潜入厢房。

“谁？来人啊！捉刺客！”

飞龙堡也非等闲之辈，马上群涌而至，灯火通明，照得这十名杀手无所遁形。

十名黑巾杀手已知无法隐藏下去，心一横，立生拼命之心，见人就杀，刀芒过处哀嚎立传，霎时混乱异常。堡中高手也参战，堡主也出来了。当堡主一看是黑巾杀手，先是一愣，随即加入战圈。

这些黑巾杀手，所使用的武器是长三尺六寸之东洋刀，又称武士刀，锋利威猛无比。

激战不久，已有许多弟兄死在黑巾杀手刀下，只见残肢断臂，尸横遍野，血洒满地，恐怖之极。

总护法一看，怒火攻心立即冲上去，一掌向黑巾杀手头部劈去，那黑巾杀手一刀扎在总护法前胸，但他没想到总护法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浑身刀枪不入。黑衣人一扎无功，先是一愣，再反刺总护法眼睛时，已是慢了一步。

“砰”一声巨响，总护法右手已如抓豆腐般，将这名黑巾杀手项上人头抓得稀烂，脑浆四溢，黑巾杀手当场毙命，洪英也杀了两名黑巾杀手，这一来情况立即改观。

不久，十名蒙面黑巾杀手已死了六名，其余四名亦伤痕累累，逃脱无望，眼见大势已去，举刀抹向脖子自尽而死。

而右护法纪腾云胸前也挨了一刀，刀伤见骨，甚是沉痛，总坛主李步尘右手尾指也被削掉，血正流个不停。

这一战飞龙堡虽胜利，但也付出极大代价，死了约五、六十名好手，更可怕的是，这件事发生在堡中而非在外地，要是传出江湖，这个脸他们可丢大了。

堡主立即处理善后，并令大家严防敌人再次来袭。

不久，众人已将尸体处理完结，自行离去裹伤。

堡主问道：“莫师爷，你可知道这些人的来历？”

莫师爷道：“禀堡主，属下只知道这些人是江湖中的一批杀手，武功高强而且非常狠猛，不成功就自杀，决不留一点线索让人追问，所以到现在江湖还无人知道他们的秘密。”

堡主叹道：“本堡何时得罪了这些人呢？唉！真是难逃劫数啊！”莫师爷道：“禀堡主，这些杀手有时候是收钱卖命，不需要得罪他们，他们也一样会杀人的。”

堡主叹道：“自从杨小邪来了以后，本堡即无一天安宁之日，莫非这是天意？”

莫师爷道：“禀堡主，属下认为不如把杨小邪放了，也许人家就不会再来找麻烦。”

莫师爷也觉得这些事都是因为杨小邪而发生，现在事情已弄僵，也没有必要留下那位杨大邪，杀或放都可以。堡主道：“好吧！我心情乱得很。”他转向洪总管，等一下你到我房里来一趟。”说完他已走入后院。

“是”洪英料理一下事情也随即走向后院。

众人也各自散去，一场惊心触目之战，就此告一段落。

在后院书房。

堡主道：“洪总管，这些事，你以为如何？”

洪英道：“回禀堡主，属下认为这两件事，都有可能为杨小邪而来。”

堡主道：“你所说的两件事是指哪两件？”

洪英道：“六怪及黑巾杀手。”

堡主点头道：“可是六怪和黑巾杀手根本扯不上关系。六怪是没什么问题，而黑巾杀手你认为和杨小邪有关吗？”

“属下认为杨家兄弟和黑巾杀手无关。”

堡主点头道：“我也是这么想，但此事来得太突然，你以为如何才好？”

总管道：“回堡主，我想那些杀手是受雇于人，来搭救杨小邪，这表示杨小邪本身并没有多大靠山，而六怪只是以为，小邪是他们故人的儿子，才闹到堡里来，但这件事也还没真正确定。所以属下以为还是想先问问杨小邪本人，然后再作定夺。最好是放了他。”

堡主吃惊道：“放了杨大邪？那杨大邪的死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总管道：“杨小邪是自己闯堡，我们只是负责逮捕他，并没有杀他之意图，只是事不凑巧，他跌进蛇坑，这怪不了任何人，在江湖道义上也说得过去，若我们杀了杨大邪，那就是罪过了，恐怕再也无飞龙堡立足之地。”

堡主忽然恍然大悟道：“好险！我差点铸成大错，杀了杨大邪，作出违背武林同道的事。幸好有你提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杀杨小邪之企图，也没有亲手杀死他，若武林同道问起来，我们也不怕理亏。好吧，等这几天平静下来，我就把杨大邪放了。”

其实，杨小邪之事，这位堡主一直不了解是怎么回事（因为第一位堡主已死），他留下杨大邪一方面是为了明了当时情况，另一方面是要探清来路，现在已有六怪来访，再加上洪英之说明，他已无此必要再留下杨大邪。留着也是无用。

洪英道：“也许一放了他，我们飞龙堡又从此平安无事了。”

堡主叹道：“希望如此。”

转眼三天已过。

小邪这几天赌得并不怎么快活，因为最近六怪一闹，堡里特别紧张，再加上黑巾杀手，可以说满堡皆兵。

他已闷得发慌，找不到人可以聊天玩骰子，连阿虎也无法陪他。

聪明的他发现不一样了，堡中情况有变化。

这时韦瑶琴已从外面走进来，她道：“杨大哥‘对不起’好几天没来看你，因为我心情不好，请你原谅。”

小邪一看有人来，连忙拿出骰子，一副饿赌鬼模样，他道：“大姑娘，好在你来得快，否则我可要闷出病来。闲话少说，先赌两番再谈不迟。”他一拉韦瑶琴衣角，就要玩骰子。韦瑶琴笑道：“杨大哥，等一下好不好，我有事想问你。”

小邪边玩骰子边道：“什么事这么急？好，你就问吧，我知道的一定告诉你。”

韦瑶琴乐道：“杨大哥，你认识江湖六怪吗？”

小邪有点失望问这些小问题，他叫道：“什么六怪、七怪、八怪的？我

一个也不认识。”

韦瑶琴道：“可是他们五天前来找你弟弟，而且还和我爹动上手。”

小邪奇道：“不会吧？我从关外来到这里，全部也认识不到二、三位，哪有六怪要找我呢？”

韦瑶琴没注意听他说话，否则他会发现，杨大邪就是杨小邪本人。

韦瑶琴一听，那他六怪和小邪没关系，立即抱怨道：“可恨那位抱琴的，他竟当场拉下我的丝巾，害我难过了好几天。想到他，我真想杀了他！”

小邪道：“大姑娘，别急，改天我替你出这口怨气就是。”他倒希望韦瑶琴快点问完，赶快玩骰子。

韦瑶琴可不知小邪心思，她对六怪已是恨之入骨，非找个人来发泄这口怨气不可，她道：“六怪的武功很高，连我爹也未必讨得了好处。他们还说，若你弟弟真是他朋友的孩子，他们要血洗飞龙堡，杀死所有的人。”

小邪暗道：“乖乖，我哪来这么多朋友？”他道：“那你爹怎么说呢？”

韦瑶琴道：“我爹说你弟弟是跌进蛇坑死的。”

“他有没有说是围攻的结果？”

“没有。还有一件事，前天晚上又来了十个黑巾蒙面人，结果全部死在这里。”

小邪一惊，心想：“蒙面人一定是凤姑他们派来的，但这一来，堡主一定把我当成小丑，这下可有苦头吃啦！”他道：“你爹最近有无谈到我？”小邪也想到韦瑶琴会以黑巾杀手的来到，而认为小邪无靠山，把他当小丑看待。

韦瑶琴道：“我爹可能会放你走，因为大家都说你留下来，才有这么多人来找麻烦，不如放了你。”

小邪道：“有这么好？我怎么不知道？好！放就放，来吧大姑娘，我们先赌一把，你赢了我告诉你一个最大的秘密，如何？”

韦瑶琴奇道：“什么秘密？我急着想知道。”

“你赌赢了我才告诉你。”

韦瑶琴素知小邪脾气，她叫道：“好，赌就赌，我先来。”她拿起骰子一扔，是七点。小邪也扔了一个六点，他笑着不语，不用说他是有意要说出这个秘密。

韦瑶琴笑道：“你输了，快说那个秘密是什么？”

小邪轻轻笑了笑，注视韦瑶琴半晌道：“我弟弟他没死。”

韦瑶琴一听愣住了，她不信地道：“你骗人。”

杨小邪笑道：“我没有骗你，若我弟弟死了，我还会这么高兴的呆在这里和你鬼扯吗？”

韦瑶琴这才想到，哪有弟弟死了哥哥却整天嘻嘻哈哈？不由得她已信了七分，而且她也不愿杨小邪就此真的死在蛇坑，她道：“那他在哪里？你告诉我，我要去找他。”

小邪笑道：“不急不急。等我出去时，我会把他的地址刻在窗口上，你一看就知道，反正你爹就要放我了。”

韦瑶琴问道：“你怎么知道你弟弟没死呢？”

“哈哈……”小邪大笑道：“我和我弟弟是同年、同月、同日、同一个母亲生的，同一个老头养大的，我会不晓得？要杀他，天下只有一个人，就是我老头，也是他老头，否则他是金刚命，永远死不掉的。”

韦瑶琴一听，拍手叫道：“真的？好棒啊！你出去找到他，可要替我说些好话，否则他会恨死我的。”她终于相信小邪没死，因为她正值幻想之年龄，再加上眼前这位杨大邪一身邪门功夫，哥哥如此，弟弟也差不到哪里去，所以她相信了。

小邪笑道：“你放心，我一定替你说天下最好的话，让他象癞蛤蟆喝老酒一样。”

韦瑶琴奇道：“什么是癞蛤蟆喝老酒？”

小邪笑道：“癞蛤蟆喝老酒不是陶醉了吗？我要让他陶醉。”

韦瑶琴笑道：“那谢谢你了大哥。不过你一走，我可找不到赌伴了，我哥哥又不行，这样多没意思。”敢情她是玩上瘾了。

小邪道：“这小意思，我走后你若觉得无聊就找阿虎玩，再不行我看你溜出去，咱们再到外面咋啦呀咋啦！”他抓起骰子，兴高采烈地往碗里丢。

韦瑶琴一有高人指示，马上触类旁通地笑道：“好哇！咋啦咋啦！”

“哈哈……”两人相对而笑。

不久，小邪道：“时间到啦！”

“什么时间到了？”韦瑶琴不懂地问道。

小邪笑道：“我的狗肉时间到了！”

韦瑶琴嗔笑道：“你可真会享受。好，我去给你拿，反正再拿也没拿几次，以后想拿都没机会了。”说完她已千娇百媚金步摇曳地走向牢房外。

小邪心情也甚是繁乱，他想：“这堡主一下做好事，一下做坏事，我也搞不清，不过现在为止，他可没作出什么坏事。至于我掉进蛇坑，那是我向他们示威才被打下去，怪不了谁，但他们为什么又要关起我来呢……？对也，他们怕我走漏杨小邪的死讯，又怕我老头是位大有来头的人物，这一怕就将我囚禁起来，而那六怪一闹，堡主想，反正杨小邪死活已传开来，不必再隐瞒，如果再杀我杨大邪，那可真是杀错人，同时也会激起我老头不满……这些倒有点像正派作风，可是他们又为什么杀了先前那名堡主呢？这应该算是外表正内心邪吧？只有等见到韦亦玄，再诈他一诈看看。”

不久，韦瑶琴送了狗肉和酒，他们又聊了一阵，韦瑶琴才走开。

又过了一天，中午未时。

阿虎捧着一个火炉进牢房，脸色很难看，也不敢再向杨小邪讲话，放下火炉就走了。

小邪一看到火炉，叫道：“哇哇！逼供？他妈的有一套，我得活动一下筋骨，否则跳下黄河可爬不起来。”

他开始在做什么：“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不久堡主和总管已进入牢房。

小邪并没停止运动，仍跳个不停，双手也乱划乱甩，他笑道：“堡主有话快问吧！也不用逼供，我通通都招了。”他满不在乎，连正眼也不看堡主一下。

堡主冷笑一声道：“好吧！省得我多费功夫。我想知道你是何人门下？”

小邪吃吃笑道：“你实在很笨，你知道吗？你应该问我，杨小邪和我有什么关系，懂吗？这才是重要的，呵呵……”他面对墙壁练着拳击，好象师父在教训徒弟一样。

堡主一想也对，他问道：“那你和杨小邪是何关系？”

小邪很满意地点头道：“对嘛！这才是重要的，然后我再告诉你，我就

是杨小邪，这样回答才有意思。”

堡主闻言大惊道：“你就是杨小邪？”

小邪笑道：“难道站在你面前的是鬼不成？”

堡主道：“这么说也没有杨大邪这个人喽？”

“不错！杨大邪就是杨小邪，你们没杀死他，也用不着怕人家找你报仇。”

堡主霎时高兴叫道：“太好了，太好了！来！我这就放你出去。”他想这几天所担心的事，竟会如此结局，不由得高兴得有点失态。

可惜小邪不这么想，他要知道韦亦玄秘密，他道：“堡主别急，我有话想问你，只有你一人可以知道，相当重要。”

堡主低声道：“总管也不能知道？”“是的，我是为你好。”“那……”堡主转向总管道：“总管你暂时回避一下。”

“是。”洪总管拱手走出牢外。

小邪停止运动，看着堡主，笑了笑：“堡主，你知道我是从蛇坑出来的，你应该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吧？”堡主一惊道：“你已经知道这件事？”

“不错，我知道，我也知道你会杀我灭口。”

“不错，我是要杀你灭口。”韦亦玄脸上浮出一片阴森森之杀气。

小邪笑了笑：“既然我死定了，你就多让我知道一些如何？”小邪他想：“这老鬼哪知道我敢从窗口跳下去，这桩买卖俺是赢定了。”

堡主心想：“这小子，死到临头还想多管闲事，我倒要看看邪门到哪里去。”他笑道：“你说吧！”

小邪道：“我想问你，你作的是正派的事，还是邪派的事？”

堡主很肯定地道：“我作的是正派的事。”

“那你以前那位堡主是怎么死的？”

“因为他同意飞龙堡黄旗麾下和神武门争地盘，所以他才被杀。”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飞龙堡和神武门，都是武林正派，不能作出邪派的事来，我们飞龙堡，永远都是正派。”

“那位堡主可是你杀的？”

“不错！”

“可是他身上有两种致命伤。”

“我可以同时练两种武功吧？我看你问得差不多了，该回去休息休息。”韦亦玄觉得他问得太多，难以回答。

小邪想一人练两种功夫并不稀奇，但在大厅前和他对掌，并没发现他使出“朱砂掌”，也许是他没将自己放在眼里，才不用“朱砂掌”，这问题不问也罢，他道：“韦亦玄，我再问你，你们两个之间到底哪一个才是韦瑶琴的亲生父亲？”

“哪一个已经是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使他们过得快乐，如何使飞龙堡，成为正派中的正派，这才是最重要的，杨小邪你认为对吗？”韦亦玄阴笑着。

小邪道：“你的意思是说，不管任何人当堡主，都要使飞龙堡成为正派中的正派？”

“不错，老夫的意思正是这样。”

小邪道：“那你杀死我的事，怎么能使天下武林认为你是正派中的正派？”

堡主笑道：“这并不难，虽然以前杨小邪死了，我们掩饰得不太好，所

以六怪才会找上门来，而这件事已闹开，我们也不必再掩饰，来个死无对证就可以。至于你现在死掉，我根本就不操心，因为杨小邪只有一个人，也只能死一次，不对吗？”

小邪道：“我懂了。根本就没有杨大邪这个人，现在杨大邪死了，也没有人会追问，而杨小邪已死在蛇坑，你正好推说他闯堡，大家围捕他，他一急之下就掉入蛇坑，那你只有感叹处理不当，而无杀人之意，好象你还占了一个理字。”

堡主道：“事实上是你自己闯上山来，自己掉入蛇坑，这怪不得谁。”

杨小邪也知道这是自己惹的事，他不再谈这些。他道：“如果杨小邪又活过来时，你又如何？”

堡主道：“若你真的能逃得了今天，那对本堡更有利，因为你既然不死，本堡又何必负这个责任呢？”

“若我说出你的秘密呢？”

堡主笑了笑：“我本来就是堡主，我没有秘密可言，你真能逃过今天，也不能给飞龙堡带来任何困扰。再说，你也不愿意飞龙堡从正派走入邪派吧！”

这倒是实话，小邪可真不愿意好好一个飞龙堡变成邪派。

“唉！”小邪叹口气道：“没事了，你杀不杀我都没关系，你何不放我出去呢？”

堡主笑道：“不是没关系，而是你不死到外面乱说，固然没有人相信，但你若死了，我不是高枕无忧吗？秘密没人知道不是更好吗？”

韦亦玄果然是条老狐狸，阴险得很，可惜他碰上了杨小邪这只百灵神貂，命中注定失算。

小邪叹道：“早知道我就不说我是杨小邪，那你又如何处置我？”

堡主轻笑道：“可惜你不是，若是真的如此也没关系，因为你会死在别人手上，连说都来不及说。”

“这么说，我出去以后你会派人追杀我？”

“不！我已经说过，我飞龙堡是正派中的正派，不会去追杀你的，而是另有别人，例如说前几天来的黑巾杀手。”

“你是说用钱买杀手来杀我？”

“这未尝不可。”

小邪又装模作样道：“好吧！到底要怎么样我才能活呢？”

堡主笑道：“只有一个情况下，那就是处于刚到飞龙堡的那种情况——你是真杨小邪，你没有哥哥关在这里，你不知道我的秘密。这时正派的飞龙堡，就会放你出去，可惜时光不会倒流，情况不会重生。”

“堡主，你的人是邪的。”

堡主笑道：“我和飞龙堡应该分开，我可以换而飞龙堡就不能换，我可以偷偷杀你，而飞龙堡不能。我是邪的，因为我要维护我的秘密，像韩信杀樵夫，你能说韩信是邪的吗？”

“他是为了保命。”

堡主道：“我也是为了保命，只要韩信以后作的是正事，人们还是会称赞他，我以后也是要作正事，你不觉得为我牺牲很值得吗？”

小邪暗骂道：“他妈的，这老头理由真多，再说下去也许忘了跑呢！”他道：“希望你以后也像韩信一样。”

堡主扬眉道：“那当然，我要使飞龙堡成为正派，中的正派。”

小邪笑道：“好吧！只要飞龙堡是正派你死不死都没关系，好好当你的韩信，我走啦！再见！”小邪走得很潇洒，像是逛厨房一样。慢慢逛到窗口，然后招招手，一闪身，他已撞在窗口。

“哇卡！奶奶的怎么还这么紧？”他想要撞断铁条，但意外地却没碰断。

堡主还未察觉，他笑道：“杨公子，你可是想撞墙而死？”

小邪摸着头苦笑道：“是的，我再撞一遍。”说着他退后三大步，大喝一声，人已如万斤殒石，奇快无比地撞在铁条上，“咔咔”两声，这次已被小邪撞断。

堡主一看大惊，想攻上前，可惜铁门阻挡于前，他马上抽出长剑，怒叫道：“哪里逃！”“休——”剑已强弩般射向窗口。

小邪一跃出窗口，并未立时往黄河跳，反抄窗角，身形悬在峭壁半空中。长剑直飞而来，他只轻轻一缩头就避开了。他伸出右手，向韦亦玄挥挥手道：“堡主再见啦！放心，我不会把秘密说出来，因为你是正中的正派，我说了别人还当我是疯子呢！”

堡主想：“这小子难道真以为从万丈悬崖往下跳到急流，还能活命不成？真是邪门。”他已无能力阻止，倒不如落个大方，他道：“保重！”

小邪笑了笑：“我捉鱼去了，拜拜！”双手一松，他已如大鹏鸟般直往下泻，足足有盏茶工夫才掉入黄河湍流之中，直沉河底。

小邪一掉入河底，已顺着水势往下流。他不时叫道：“妈的，看不到哪！”

原来黄河水皆是黄泥，混浊异常，小邪张眼黄茫茫一片，但他水功夫天下第二，一下水，他已知水流如何，闭起眼睛也能游。黄河水势虽然汹涌，但比起“莫塔湖”可还差一大截。小邪脱掉外衣，只着一件紧身短水靠，心想：“好了！我该找个地方赚点钱，他妈的这几天老是输，瘪十加三级，好好在黄河里清洗清洗，谁说跳到黄河都洗不清？这是废话嘛！”小邪又证明了一件事——跳到黄河还是可以洗清的。顺着河流而下，他发现有条支流，遂转向支流游去。不久有座石桥呈现前方，他想有桥必有人，立即爬上桥面，天色已近申时，彩霞已现。小邪伸伸懒腰，自言自语道：“不知道韦亦玄怎么补那个窗口？大概是用石头封起来吧！哈哈……”他想到当时韦亦玄那种吃惊样，他就想笑。顺着小路，他已找到一小村，偷了一套衣服裹在身上，找一间小庙，他已心无旁骛地蒙头大睡。从小邪上了飞龙堡开始，他已经是二度为人，若不是他，想必早已死在韦亦玄手中。小邪知道飞龙堡隐藏了许多秘密，而这些秘密却出在堡主一人身上，诚如韦亦玄所说，要将飞龙堡变成正派中的正派，这些代价是可观的，然而作到正派已算不错，为何要再做到正派中之正派呢？事出必有因，也许是韦亦玄自身之愿望，也许……这些都是小邪想知道的，他虽然知道现在这名是假堡主，但他想，只要是干正事，谁当还不是一样。小邪只是兴趣和好奇，他可不管江湖诡异，有机会就掏一点，没机会就算了，他还是想干老本行——痛痛快快地玩骰子，痛快地逃开江湖，过他逍遥生活。小石村没有店家，皆是些猎户和樵夫、村夫村妇，亦算不上什么村落，只十余户人家。

小邪睡醒来，五脏已空，是该找点东西吃，但一摸口袋，哪来的银子？早就输给阿虎了。

他恨道：“他奶奶的，死阿虎！也不留点后路，害我沦落风尘，看来只有重操旧业了——偷狗。”

一想到偷狗，他兴趣就来了。回想起再来镇听不到狗叫声，他就沾沾自喜，得意非常。

他喃喃自语：“一黑、二黄、三花、四白、五长毛，今天看能不能碰上。大内神狗、黑龙狗、正统的黑土狗，那就……哈哈……土狗万岁！”小邪一想到黑狗，口就流涎不止，不禁已狂呼起来。至于大内神狗，那是学韦瑶琴的塞外神驹，黑龙驹之名词。

他大大方方走向小石村，并不时吹口哨，使出十数年之引狗绝招。果然他一吹一晃，身后已跟着一大堆大小狗，吠声不已，犬势浩大。

小邪故意跑十步走三步，装作恐惧样以壮狗胆，这些土狗哪晓得小邪是“别有用心”？狗见到人已惧怕，更是嚣张，只只张牙舞爪，神采飞扬，又吠又叫真以为自己是老虎。

小邪暗叫道：“看多啦！十足狗仗狗势。”直到有纯种黑狗现形，小邪才笑道：“小黑呀！我找得你好苦啊！”他不管是否有人，一冲上去，当街就掐住那黑狗脖子，往林里窜，其动作已炉火纯青，干净利落可算一绝矣！

狗群被他一喝，立时悲鸣，四处逃命，先前那不可一世之势，已不复再见了。

此时已有人看到小邪偷狗，立即大叫道：“抓贼呀！有人偷狗，抓贼呀！”边吼边跑，他已追上去。

小邪知道村夫追不到，亦不用担心，找了一条清溪，宰了黑狗，冲冲洗洗，烤了起来。吃不完，包好路上吃，他也不做休息，趁夜赶路。

第八章 幸亏帮小公主

三日后黑城镇已出现小邪踪迹。

只可惜，小邪身上连一毛钱也没有，苦哈哈地在街上溜达。

他想：“真倒楣没想到我也有这么一天……该如何赚钱呢？他奶奶，连赌本都没有……真是穷途末路啊！要末到什么时候？”叹口气他又想：“不如到庙里找找看，说不定有人家进香掉下来的银子……或者……嘻嘻偷神像去当……呵呵……”他一想到要偷神像，就觉得好笑。因为他想，大概没人当过神像吧！只要是第一次做的新鲜事，他都会觉得非常得意。

“妈的，只要一钱也就够了……一钱就能赌，一钱就能活命……嘻嘻……”一想到希望，精神就来，他立即往镇外四周寻去，找了一座较大而香火鼎盛之观音庙。

果然，庙里有几个钱箱，都已三分满。

小邪看看四周人潮，边吹口哨，边靠近钱箱，想趁人不备时抱着就跑。可惜他出错招子，在庙宇哪有人吹口哨？他这么一吹，庙祝发现他行踪可疑，瞄了上去。

小邪倒没发现自己行踪已败露，吹两声口哨，看一次钱箱，但他这一看直叫苦，那钱箱是铁做的，而且钉在石壁上，只有打开而不能搬走。

“哇哇哇！俺是生不逢时，有钱也拿不走，奶奶的真憋，没辄啦！唉！”他叹口气，想换换神像。

他走到神像前面，东晃西晃，看了好久并没发现金牌之类的东西，有点失望。

小邪苦笑着。因为他发现观音神像比他还要大，而且是玉石所雕，想搬，可会惊天动地，就是搬走，当铺也不敢收。小邪只好干瞪眼，伸出手摸摸观音菩萨脚指，一副无可奈何！

“好吧！等！”小邪轻轻叹口气，坐在钱箱后面死等活等，等着有无放银子的人。一不小心将银子掉落于地，那他会捡了就跑，这是他最后一条路子。

来往人潮，一波去了一波又来，太阳从东边已走到西边。

小邪已从早上等到黄昏，一点效果也没有，他觉得奇怪：“为什么放钱的人都那么小心？”

想着，他已快气炸了，右足一抬，踢向钱箱叫道：“他妈的，瘪十，什么玩意儿嘛。”

庙祝一惊，走了上来道：“小施主，你有什么困难吗？”他已注意小邪很久了，但小邪没行动，他也不好意思行动。

小邪道：“困难是有，你能借我一点银子吗？一点点就好。”小邪捏着尾指，一副可怜像。

庙祝一看是借钱的，也不多说，道：“小施主，菩萨面前人人有难，借多不敢，小小一两银子，请收下吧！”他拿出一两银子也好打发小邪，免得钱箱不见了。

小邪立时抢过银子，深怕他会出尔反尔似的。钱一到手，他大叫道：“鹅米豆腐（阿弥陀佛）谢谢你，你真好，你真是我的救世主，大菩萨、如来佛、土地公、阎罗王，妈的你是好人就对了啦！明天我就给您菩萨塑个金身，您救了天下最伟大的财神爷，鹅米豆腐，我的菩萨。我的菩萨，这次你可找对

人了，我杨小邪明天要不给你塑个金身，那就叫黑狗咬死我。老先生你别走，等明天你就是大财主，哈哈，拜拜！”他一高兴跳了起来，嘴巴念个不停往镇里奔。

小邪实在太激动了，已经达到语无伦次之地步。

庙祝更弄得满头雾水，他想不出世上竟有这种人，也莞尔一笑，当作笑料。

可惜好景不常，小邪捧着重逾生命之一两银子，视为至宝地往前奔，结果在过小溪时，不幸绊到小石头，人往前扑，银子往水溪掉。

“哇咔！”小邪大叫一声，往前冲想接住银子，但已不及，银子已沉入混浊小溪，不见了。

“哇哇哇，我那个我！”小邪趴在水边捞了很久，一点效果也没有。甚是沮丧，到手的救命菩萨，已不见了。

他骂道：“他妈的，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什么菩萨嘛！我看是该杀，你明明知道我有一两银子，明天就可以给你塑个金身，这下可好了，你是存心要让我给黑狗咬死。他奶奶的，瘪十！死菩萨，咱们走着瞧，可恶到了极点。”

小邪失望之余，只好将衣服上之泥土拍干净，无精打彩，有若斗败之公鸡，脑袋一片空白地走回黑城镇，大有英雄末路之感。

回黑城镇后，小邪在街上来回走着，低着头，双目如鹰眼的往地上瞄，他在找看有无人家遗落之方孔钱。他看得很仔细，并不时用脚去翻弄泥土，想翻出钱来。但他还是失望了，眼看天都快黑了，今天他过得很痛苦。

他想：“没本钱……没本钱……对了！没本钱也可以赌。”笑了笑，他找一枝三尺长之竹竿，撕下衣服，走到算命摊子，千拜万拜要求那算命先生教他写几个字。还好，写几个字不必用到钱，写好后小邪已往镇上“大吉赌坊”走去。而他竹竿上挂的布条写着“赌技传授、包赢、每次一两。”他算是够落魄，也够困难，但只要有一线生机，他就笑得出来。

一走进赌场，赌客见他是个小鬼，还以为他神经有毛病，不理他。

起初小邪还很神气，面带笑容，他以为这门行业可以干，可惜他不上相，如小乞丐，谁相信他赌功了得呢？时间一长，他心情沉重下来。暗道：“奶奶的你们真笨，也不来问我……搞什么！”小邪很失望：“好！你们不来问我，我告诉你们！”他已赌上气了，找了一位六旬糟老头，见这老头垂头丧气，就知道他是输了。

他轻轻道：“老伯伯你好！”

老头一转身，看到是位小鬼，想赶他走。

小邪立即拿那布条给他看道：“老伯，很灵喔！”

老头想，反正输也输够了，换换小鬼也许运气好点，他道：“你说这次该下大，还是小？”

小邪道：“这次别下，我只顾和你说话，没注意他摇骰子，下回准行！”他打了下老头肩膀，抿嘴一笑，好象哥儿们，他混得满快，终于找到机会了。

老头被打了一下肩膀，看了小邪一眼心想：“这小子还真快，马上就给我来这招把兄弟，会不会是骗子？”

其实小邪从早上已憋到现在，眼看就快有机会“咔嚓呀卡啦”，忍不住才拍那老头肩膀，已把这老头当成了八拜之交。

小邪很注意庄家摇骰子，他可千万不能出错，否则招牌砸了没关系，没

钱赚才叫苦哪！”

小邪道：“老伯你这次押大，准赢。”

老头照做，三两押大，果然庄家赔。

老头很是高兴，给了小邪一两银子。

小邪一看到银子到手，竟忍不住当场大叫道：“幽呼——”神情非常激动，“啪！”他已情不自禁地打了老头一个响头，把老头给打迷糊了。老头瞪大眼睛摸着后脑勺，望着小邪很是不解其中“道理”，这无妄之灾来得甚是突然。

众人也被小邪惊叫声吓着，皆往他瞧来，保镖也走了过来。

小邪这才发觉自己失态，连忙道歉道：“对不起，对不起，我押中了太高兴，我不是有意的，请别见怪，对不起，对不起。”

保镖一看不是找麻烦，也不为难他：“下次小心点，别吵到别人。”

小邪连忙道：“是是是！我会小心！”他还有点怕赌场不让他赌。

庄家又开始摇。

小邪告诉那老头道：“老伯谢谢你了，等一下我下什么，你就跟我下什么，我们各玩各的，我只要一两就够啦！来，这次押大！”

庄家一开，双五一颗六，果然是大。

小邪早已忘了打了老头一个响头，只见那老头还是微怒地瞟着小邪，但过了几回庄以后，他也心情好转了，因为他已看到小邪每次下都是赚。就这样，小邪由一两变二两、四两、八两、十六两……

玩了两个时辰，老头的银子没有小邪的百分之一，因为他每次都下三两，他知道赢多了带不走。

小邪可没有这个顾虑，飞龙堡他都敢闯了，还怕这小小的黑城镇？何况他今天实在憋了一肚子乌龟气，不发泄是不行的。

这次小邪将面前的八千两往大一堆，庄家已双手微抖，冷汗淋漓，一开，还是大，他颤着双手，开出一张银票往桌上丢。

这时屋里已走出一位六旬老人，身材瘦高，灰衣长袍，留有八字胡，他走上来换下庄家，话也不说就摇起骰子。想必他就是老板。

老头赢得也够多，不想再呆下去，其他的人也觉得气氛不对，走的走，留下来也没玩。他们看着庄家和小邪表演。

庄家摇好骰子道：“小兄弟请下注。”

小邪笑道“很好，这次下一两，小。”他知道这老头用的是假骰子，也不急着赢钱。

六次一过，小邪已能猜出骰子的重心靠近几点，他笑了笑很是满意。

第七次，小邪往大一推，一万五千九百九十四两。

庄家脸色一惊道：“请问兄弟是哪条道上的？”杯子一开，果然大，他赔出一万六千两。

小邪笑道：“我通吃小霸王是飞龙堡的。”他想飞龙堡是天下第一大堡，说说看，说不定能免掉一场麻烦。

庄家一听道：“老头我按月奉上彩头，为何贵堡还来踩盘子？”

小邪道：“区区三万两我借用借用，没有其他的意思。纯私人，和本堡无关。”他笑得很开心。

庄家一听顿时松口气道：“谢谢贵堡抬爱，改天小老头我必亲自拜访申

坛主。”他说的是黑旗坛主申强。

小邪道：“不必客气，实非得已请庄家原谅。”

庄家道：“小兄弟，只要你说个数字，何必多费一番力气呢？”

小邪轻笑道：“我想玩玩，试试手气，果然手气不错。”

庄家道：“小兄弟技术天下无双，小老头佩服。”

小邪道：“多谢夸奖，若无事我想告退了。”

庄家巴不得这位凶神恶煞快点走，若惹了飞龙堡，大吉赌坊只有关门大吉了。三万两只要两天就回笼了，何必招惹麻烦，他道：“小兄弟不多坐一会儿？”

小邪道：“不必了，银子有剩当再奉还。”

庄家笑道：“你全收下吧！这是输给小兄弟的，哪能再要回来呢？就是你借用，我们也当作孝敬你小兄弟的盘缠。”

小邪知道他们是怕飞龙堡怕的要命，他道：“好吧！那有缘咱们再见。”说完他拿起桌上银子及银票往出走。

庄家道：“小兄弟你请慢走。”他拱着手，等到小邪走远了，他才轻嘘了一口气，暗叫道：“好险！是不是上次送的彩头不够，申坛主有意找碴？下次可要多送点，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多开几场就补回来了。”

小邪走在街道上吼叫道：“他妈的，两小时前还在找方孔钱，他妈的，真是一钱逼死英雄好汉，连杨小邪也要逼，不过……也真行，三万两哈哈……什么菩萨金身，什么钱箱，我就去打造一个棺材大的钱箱，再刻上我名字，也好让人家知道我是谁。”

他真的花了五十两订作一个大钱箱，还刻上“杨小邪落难于此”等字。还叫店家明天送往镇外观音庙，他还特别交代好，演些英雄落难，的戏，如刘邦和项羽、刘皇叔和曹阿瞞；要菩萨知道杨小邪再怎么落难也不会被黑狗咬死。

这些事办好了，他又到兵器铺打造自己习惯用的飞刀和匕首，然后找家客栈休息。

一夜无事。

小邪一醒来，见到街道上敲锣打鼓，他以为是送葬的，但仔细一看才知道，是自己请的戏班在镇里大搬家。

演三天就能赚到三百两，这种行业要哪里找？但十班，一班最少也要三十人，一时之间也找不出这么多人，而戏子为了赚钱，只好乱找人来个滥芋充数，小镇之人全部停下工作搭起戏台，这种情形比大拜年还要热闹。

小邪找了许多户人家，买了十几只黑狗，套住它们并喂饱它们，存心想找菩萨算账。

有钱能使鬼推磨，黑城镇只要能用得上敬神的东西，小邪都叫他们往庙里送、鞭炮、冥纸、灯笼、火烛……

小邪牵着黑狗走到观音庙前，只见庙前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戏台也在赶搭，准备午时开演，但除了一两班是正统以外，其他都是凑出来的。他们想先开锣，赶明天别镇戏班到了再换下来，因为他们相信人可欺，而神不可欺。

小邪趾高气扬地走到庙口前，故意对狗叫着：“美丽来！舔我的手。”那只狗也真听话，走过去边摇尾巴边舔着他的手，原来他手上抹着鸡血，狗当然要舔。

“小黑来！我抱抱！”他不时玩弄着那群狗，玩了甚久他才道：“观音菩萨，你不是要我给黑狗咬死吗？我也这么想，可是我带来十几只狗让它们咬我，不过他们好象不在喜欢听你话，竟向我摇尾巴，又舔我的手，也许黑狗咬人是这个样子吧！”

“观音菩萨，我昨天给你要了一两银子，你很小心地收回去，我只好去找赌神要了，结果还不错，成绩斐然，你眼不眼红啊？我的赌神出手慷慨得很，他要我分一点红给你，我想你很喜欢看我这个英雄落难，所以我特别为你请了十台戏班，也交代他们要演些英雄落难的戏让你慢慢看，不懂的可以问我，我会解释得让你非常满意，让你过过瘾。昨天我答应要塑个金身给你，虽然你希望我给黑狗咬死，但不能背叛我的良心，我不会看你落难而撒手不管，勉强救你一把，塑个金身给你，你身上挂了金银财宝，可不能站在那里，要躲起来，世上很难找到象我这么老实的人。你要叫我让黑狗咬死，我就牵黑狗来，你要看英雄落难，我就请一些戏班来，我是太老实了，然而别人就不同了，你金身若不小心被他们看到，一定会被咔嚓！你好自为之啦！”

说完，小邪心情爽朗不少，终于报了一“跌”之仇。

不久大铁箱已被骡子拉到门口，小邪检查一番觉得甚是满意，叫他们抬进庙里供菩萨，这么一放可好了，上香之人先看到的不是菩萨，而是这铁箱，因为铁箱实在比菩萨大得多，相形之下菩萨黯然失色。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铁箱上之朱红大字“杨小邪落难于此”，使人觉得啼笑皆非。

庙祝走过来，看到杨小邪马上问道：“小施主莫非姓杨？”

小邪耸着肩道：“不错，老头，人是不能貌相啊！昨日一别来！”他掏出一张银票道：“这是五千两银票给你，你可交到财神爷了，现在也用不着天天在此和菩萨大眼瞪小眼，回家娶个老婆，总比在这里唱戏整天念着‘鹅米豆腐’来得好。”

庙祝道：“罪过、罪过！小施主言重了，怎么冒犯菩萨呢？”

小邪叫道：“冒犯？我可不敢哪！我只是想让菩萨知道，我杨小邪没有她那一两银子，也能吃香的喝辣的，我才不吃她寻开心那一套，给了银子吊我胃口？”顿了顿他指着外面黑狗道：“那些黑狗，待会儿你遵照菩萨指示，杀了它们祭祭菩萨，我看它们不怎么听话，菩萨一定很想教训教训它们。这些狗都是正统的黑狗，很上口的喔！嘻嘻……”

庙祝道：“善哉、善哉，自古亦无人以黑狗祭神，小施主请莫乱言乱语，冒渎菩萨神灵。”

庙祝从昨天到今天，看到杨小邪这一切所作所为，真以为小邪是位神经病患者。

小邪笑了笑：“好吧！也许菩萨比我还穷，她只有那一两银子，而你不识大体拿给我，难怪她硬是要了回去，哈哈……原来菩萨也有穷的时候，可能她已落难数十年了……”一想到有原谅菩萨之理由，小邪也不再怎么怪菩萨，同是天涯沦落人，他道：“老头你想给菩萨塑个金身，要多少银子？”

“小施主你真要替菩萨塑个金身？”庙祝有点怀疑。

小邪轻笑道：“当然，菩萨对我无情，我不能对她无义，何况黑狗也不咬我，也许菩萨已经后悔了，所以我要原谅她，这叫大人不记小人过，说不定菩萨现在正在赌场捡银子哪，嘻嘻……”他想到昨天那趟事，已经窃笑不已。

庙祝奇道：“敢问小施主，菩萨如何对小施主无情？”

小邪叹道：“唉！不用提啦，昨天你不是拿一两银子给我吗？谁知道菩萨从后面跟踪我，趁我不小心，踢了我一脚，使我跌了一跤，菩萨就将银子拿回去了，真他妈的倒霉啊……”

庙祝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可能是银子掉了吧？他道：“那昨日小施主何妨再来要呢？”

小邪白他一眼道：“说得倒好听，回来要，若我昨天再回来你会给我吗？不会，对不对？说不定还以为我是无赖。少说风凉话，我就是气不过，我要发，风风光光地发，如何？”

庙祝想：“他说得也对，昨日他若再回来，吾未必会再给他银子，唉！世上有许多事是难以预料，难怪他会如此生气。”他道：“小施主，吉人自有天相，你果然逢凶化吉，可喜可贺！”

小邪笑道：“这次你可说对了，我是大吉之人才会碰上大吉赌场，结果大发利市，要给菩萨大塑金身……最好塑大一点，让她大得走路慢吞吞，以后她才追不到我。”

庙祝笑道：“小施主爱说爱笑，普通菩萨金身要三千两白银，而小施主刚才拿了五千两给老衲也够了，这些钱老衲将全部塑成金身，万万不敢据为己有。”

小邪叫道：“老头你少来，哪个人不要钱？不过你怕太多也没关系，留着慢慢用，若下次有人来要银子，你看象我这样的好人，就多给他一点如何？”他又拿出银票道：“这五千两你拿去塑个大一倍的金身，也好让菩萨回到天庭风光一番，顺便叫她通知一下玉皇大帝，说杨小邪多给她面子，这样玉皇大帝会跑到凡间来找我。”

庙祝奇道：“玉皇大帝下凡来找你？他为什么要找你？”

小邪叫道：“他当然要来找我了，你别以为他当上皇帝多有钱，你不知道神仙都是死不掉，也不缴税，不做生意，不耕田，玉皇大帝是被逼得不得已才当皇帝，每逢过年过节，他就要送礼物红包给别人，许多年来，他可是空老倌一个，他不来找我找谁？我要将赚钱的秘密告诉他，要他在天庭里发扬光大，这样我死了到天堂才不会觉得无聊，懂吗？他们会抢着要我塑金身给他们哪！”敢情小邪死了以后，还想在天堂骗吃骗喝。

庙祝贪婪道：“什么赚钱的方法？”他很想知道。

小邪手一扬叫道：“咋啦呀咋啦！天机不可泄露。”他想这么大的秘密，也只有玉皇大帝可以知道，小小凡人算啦！

庙祝看小邪不说，也不再追问，接过银票道：“小施主仁德广博，乐善好施，将来定会逢凶化吉，得能延寿，老衲遵照办理就是。”

小邪笑道：“哪里、哪里！区区小事不足……瓜子（挂齿），呆会儿戏班开演，你就把菩萨请出去逛逛。”

庙祝惊道：“把菩萨请出去？”

“是的，我请了这么多戏班，你就请菩萨一班一班地看，也好让那些人认真演，否则菩萨看到他们乱演，还以为我又在搞鬼，这我可吃不消。”

庙祝想：“这小兄弟真多怪论调，不过他今天大费周折，为菩萨塑造金身，不听他的听谁的？”他道：“好！等戏开锣了，老衲一定将菩萨请去看戏。”

小邪点了三支香，这是他第一次点香拜神。

拜了拜，小邪道：“观音菩萨你好，虽然你有时候也很穷，我

不该向你银子，现在我们先作个朋友，等以后在天堂，我再到你南海玩。你在人间也不太好过，幸好遇到我，从今天以后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我不能在这里永远陪着你，下次有机会我再来，也希望你以后不再扯我后腿，这很危险的。做朋友，就得义气，否则会天打雷劈，我已替你换上金身，不免有些小人会觊觎你的金身，你可要小心点。其他也没什么事，以后有人要害我时

可要托梦给我，这样你才不会失掉一位可爱的朋友，祝你永远快乐，有钱花。说完将香插入神坛铜鼎，又拜了三拜，才起身走出寺外。

虽然小邪讲话有些语无伦次，但这已是他所说出自己心意之最大能耐了。若想着把菩萨当作自己朋友，就可以发现小邪之赤子之心令人感动。他所说之言，听起来似乎令人发笑，而那些话正是他心灵真诚的话；若菩萨真有知性，一定会觉得小邪纯真可爱而保护他，照顾他。

小邪把黑狗放了，又走到戏台下和小孩东拉西扯，当然他又干起本行，输赢不管，大小他都是这么认真，直到太阳下山他才回镇上。

一连三天已过，镇上热闹气氛渐渐减少，小邪也玩得差不多，这才收拾行旅离开黑城镇。

才走不到三里路，小邪肚子已咕噜咕噜叫了起来。摸着肚子小邪暗道：“哇哇！才吃三天的白食，奶奶的肚子竟敢抗议，我得找个地方好好拉它一把。”说着往林里奔去。

他找了一个地理位置，相当好，面风背河，蹲下来宽衣解带，随地就拉，边拉他还边叫道：“真是生不逢时，连肚子都拿我出气，而且还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

正拉得过瘾时，突然——“救命啊……救命啊……”

一阵阵救命声已飘来，似乎是女人声。

小邪一听，开始嘀咕不停，他不是担心那女人为什么叫救命，而是担心这救命声已朝他的方向逼近，而且还是小姑娘的声音。小邪担心在这里拉屎，若那女子跑过来了，这该如何向人家“交代”。

他苦叫道：“他奶奶，想拉个痛快都有人来吵，我也真笨，什么地方不好找，找到这里，还以为风水好，这下可真的是不错，一连来了好几位同行，我看得让他们。”心里直叫着，但却欲罢不能，只好拉一步算一步了。

只见远方有位姑娘，年约十三、四岁，长得婷婷可人，细眉甜目，唇红如苹，玉肤似雪，丽质天生，婀娜多姿，月神柳态。若在平时，一定得是美得令人不遐思慕，现在她正惊惶失色，散发披肩，一身白衣已破烂不堪，跌跌撞撞地往前狂奔，甚是可怜。

而她身后有位老者，全身虎皮，满头散发有若狮子，两眼深隐，门牙突出，七尺余，六旬，十指如勾，指甲长而泛黑，背负一麻袋，右手捉着一条红蛇，有若魑魅，非常恐怖。

那女孩不断叫救命，往小邪方向奔来，一个踉跄已跌在地上，老者狂笑一声，已欺身向前，女孩大惊，手中长剑往老人身上刺去。

老人哈哈大笑道：“女娃儿，识相点随老夫回谷，否则哈哈……老夫可不客气了。”手一扬已把长剑硬逼回去，很显然他武功要比这女孩强得多了。

女孩不顾受伤，又攻上来，在惊慌之下她所出招式已杂乱无章，根本无半点力道。

老人身形不变，冷笑一声，右掌一抖，那条红蛇立即笔直地竖起来，有

若铁，迎向那女子手中长剑，“当”一降，长剑已被震落地面，娇躯也往后摔，口中已吐出鲜血，躺在地上已无法再挪动半寸。

他们两人已奔至小邪十丈不到之地方，这一切小邪都看得清清楚楚。

小邪先前还是很镇定，他想等屎拉完再说，但一看到那女孩当时大叫道：“哇咔，哪来这么漂亮的姑娘。”立时对她起了好感。不错，这女孩和杨小邪一样，人见人爱，嘴角往上一翘，谁见了都会想笑，虽然她被追得面无人色，秀发蓬乱，但还是掩不住她那绝代姿容。

小邪一见呆了半晌，觉得非救她不可，只见她被震退，眼看就要落入那怪人手中，小邪也顾不得还没拉完，两把飞刀直取那怪人胸口。

“咻！”一声，老人一惊，连忙反手，红蛇往飞刀扫去，身形往左闪，但飞刀来得太突然，老人闪避不及，右肩已被划出一道血痕，老怪物大叫道：“何方宵小，竟敢暗算老夫？快出来受死！”

小邪暗笑一声，看他不再攻向那女孩，也不出声，只顾拉屎。

老怪物也不敢走上前，他想：“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何况对方在暗处，而且一招就伤了自己，想必不是泛泛之辈，倒不如报出自己名号，凭着天下二毒，想必暗中之人会知难而退。”他叫道：“老夫‘幽灵鬼王’李三笑，想必阁下听过吧，希望你别趟这趟混水，否则老夫也不放过你。”

小邪不回答，静静等待形势变化。

“幽灵鬼王”李三笑见无人回答，以为对方知难而退，转身往那女孩走去，嘴中不时发出阴恻恻之笑声。

女孩栗道：“不要，你不要过来，救命呀！”

小邪一看那死怪物又向小女孩走去，“咻！”又是两把飞刀，直射李三笑臀部。

李三笑大吼一声，击落飞刀，厉道：“宵小鼠辈，有种就给我出来，否则老夫要放蛇了。”他将手中红蛇一丢，红蛇吱吱怪叫，张牙舞爪电射小邪。

小邪一看，知道这条蛇是天山异种“赤姑娘”，全身血红甚是好看，但却奇毒无比。他是蛇祖宗有恃无恐，“赤姑娘”一掠到小邪身边，已不敢再靠近，口吐红信，獠牙器甚也不退后。小邪知道这蛇经过训练，没有招唤它是不会退走，但它怕自己身上药味也不敢攻击。笑了笑，小邪拿出金针打入“赤姑娘”口中，“赤姑娘”一颤，立即倒地毙命。虽然“赤姑娘”皮韧如铁，但任何动物之嘴都是软的，小邪知道其中原因，也不打它眼睛，因为长白山有一种飞蛇，眼睛就是不怕刀枪，故而小邪这一射嘴巴，果然立即见效。

李三笑一见自己心爱的异蛇一去不回，甚是害怕，也一步步逼近小邪，双掌横胸以防突变。

小邪一看老怪物逼近，心想快点拉完，以便出手，一吸气用力一拉，突然“扑”地一声，放了一个响屁。李三笑一听以为有人要“扑”上来，立时运足掌力以待，并叫道：“有胆就扑过来，老夫接着就是。”

小邪心想：“既然放了屁，肚子就好了。”但立即又听到老怪物把自己的放屁声当做人讲话声“扑”，忍不住大笑道：“扑你妈的头，扑？我通吃小霸王在此拉屎，你吵个什么劲，是不是有意插一脚？看看你，我老人家放个屁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还说是天下二毒‘幽灵鬼王’，我看改作‘幽灵吃屁王’还差不多，嘻嘻……”

李三笑一听立即火冒三丈，他哪有受过这种侮辱？双手灵蛇阴阳掌往小邪藏身处罩去。

小邪猛拉裤子，拔腿就往山上跑，还不时回头骂他：“吃屁王，你不能这样吃法呀！慢慢来，三餐吃个饱，吃个好，这才正确呀！你怎么可以强迫我放屁呢？这样下去我迟早会死在你手中，哈哈……”

小邪有意引开李三笑，再折回去救那小姑娘。

果然李三笑在一阵羞辱后理智已失，非捉到小邪，将他置于死地不可，这一来，他已上当了。

小邪在山上绕了一大圈后，李三笑已不见踪影，马上奔回原地，看小女孩还躺在原处，他道：“小姑娘别怕，我来救你了。”不等小女孩回答，他已抱起小女孩往另一座山跑。

虽然小邪多抱一个女人，跑起来还是很快。不久他来到一小溪，溪上有小瀑布，他在附近半山腰打一个小山洞，将小女孩往里边放，嘘口气道：“诗口口，可以啦！”

小女孩身受重伤，脸色苍白无力道：“谢谢你救了我。”

小邪一看她眼眶泛黑，知道是中了老鬼的“阴阳掌”，立即道：“小姑娘，你觉得哪里不舒服？”

小女孩喃喃道：“我……我觉得胸口好痛，而且还痒辣无比。”

小邪道：“来，我看看！”说着就要去拉开小女孩胸前衣襟。

小邪可没想到那些男女之间之事情，他只觉得这女孩伤重必须马上治疗，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小女孩粉腮泛红，惊慌抓着衣襟，惊叫道：“不！你不能，不能这样。”

小邪大叫道：“奶奶的我要救你，你怕什么？以前孔子不是说过，有妇人掉到河里可以把她救起来，还可以亲她的嘴，你少见多怪？”亲嘴这趟是他老头教的——口对口人工呼吸，这下他可学以致用用了。他想反正妇人下水救起来一定要急救，那一定是口对口，事实上孔子时代并没有这回事，孔子更不会说，小邪脑筋闪得快，七凑八拼地就说出口。

小女孩急叫道：“不、不要……我……我自己治疗好了。”

小邪叫道：“不行，我非救你不可，大不了你嫁给我算了。”不等小姑娘回答，一点她黑甜穴，小姑娘马上昏过去。

小邪虽说要救她，但也有点尴尬，迟疑一阵，他还是将小姑娘胸口打开，除去衣襟。小邪已面红耳赤，心脏亦“噗通噗通”跳得比什么都快，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女人身体。只见小姑娘玉肤如脂，洁白如雪，非常迷人，但一看到胸口的两个黑色掌印，小邪立即清醒过来，暗叫道：“原来女人是这么回事，嘻嘻……”

他想：“掌印不在乳房，而且位置也已看过可以隔着红肚兜治疗，免得被她迷得陶醉而失手了。”说着小邪已替她穿上红兜及内衣，拿出金针，以老头子教的方法一针针刺向小姑娘胸口掌伤位置，并运功将内力逼入小姑娘体内，经过盏茶功夫他才收

手。

拍醒小姑娘他叫道：“别动，金针还没抽出来。”

小姑娘刚刚醒过来，已挥手想打小邪一个巴掌，但被小邪这一叫，已吓住了。

小邪吃吃笑道：“小姑娘你放心，我没将你衣服剥光，只除掉你的外衣而已。”他想女孩有的三贞九烈，虽然情急从权，但她若知道我看过她的身躯，说不定会自杀，看来只好永远欺骗下去：“……这是善意的欺骗，而且

还可以救她的命，孔老夫子说不定会赞扬我呢！”

小姑娘一听，心安了不少，但也叫道：“只脱衣服也不行……”脸又红了起来。

小邪叫道：“奶奶的，我救了你，你还挑东挑西，好，既然不行那我就全把你脱了！”说完真的就要撕掉小姑娘内衣。

小姑娘哪有碰到这说做就做的冒失鬼，赶忙抓住衣襟，急叫道：“好好好！你别过来，脱外衣就脱外衣。”她甚是委屈。

小邪呵呵笑着道：“小姑娘，这不就成了吗？还难过什么？哭东哭西的，我要是象你这么会哭，我也不想当人了，懂吗？快乐点，你身上伤势很重，还好，我先替你安置，不致于再恶化，但要逼出毒性可能有点困难，因为我没解药，只能以金针试试看，希望有效才好，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小姑娘窘困道：“我叫寒玲。”头已低下，红云立现。

小邪道：“寒玲，怎么写？”小邪大字不识几个，只好请教高明了。

寒玲道：“寒冷的寒，玲子的玲。”说着在地上划了起来。

小邪一看道：“原来是这两个字，不错，蛮好看的嘛！”

会说女人名字很好看，而不是很好听的人，也许只有小邪一人吧！

小邪道：“我叫杨小邪，杨柳的杨，小子的小，邪门的邪，请多多指教。”他躬身一拱手，一副老江湖味道。

寒玲一听，呵呵笑了起来，她笑道：“哪有人的名字这么邪门，杨小邪，杨小邪……”她念了两遍，愈念愈好听。

小邪叫道：“这有什么不好？我老头说我天生邪门，没叫个大邪就不错了，怎么样，好不好听？”

寒玲道：“好听好听……就是怪点。”

小邪笑道：“见怪不怪，哦！我想问你，那什么鬼王屁王的老怪物，他为什么追杀你呢？”

寒玲叹口气，拨弄一下头发幽幽道：“我也不晓得，我一走到黑城镇，就被他盯上了，后来他好象要拿我去换一部‘太上魔经’的样子。”

“太上魔经？”小邪道：“什么是太上魔经？”

“我也不清楚，我是来内地找草药，顺便游览一下风光，谁知道碰上这位恶魔，要不是你救了我，我可死定了。”

小邪叫道：“你少来，什么死定了？你没听他说过，要将你拿去换‘太上魔经’，那你就不会死，除非你自己想死。”

小邪脑筋闪得快，一知道其中有语病，马上就说出口，一点也不含糊，但他并没有挖苦寒玲之意。

寒玲一听，也发现小邪说得有道理，但口中还是不服输道：“什么少来？我要是被他捉去，不自杀还能干什么？”

小邪又叫道：“这你更少来，那老鬼精得很，他会让你有自杀的余地吗？我说你自己想死是指现在，懂吗？哇嘻……”

“你……”寒玲气得说不出话来，嘴巴翘得可以挂上三斤猪肉。

小邪呵呵笑道：“算啦，跟你开个玩笑，你也气成这个样子，现在你想死也死不掉。”

寒玲嗔道：“为什么？我自己要自杀，你能怎么样？”

小邪叫道：“在我面前，我要救的人，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会死掉。”他到现在为止，也只救过一个，这个人就是眼前这一

位。

寒玲叹道：“没有用了，就是我不自杀，那幽灵魔王的毒掌也会要了我的命。”语气之间，甚是伤感，也顾不得再和小邪吵嘴。

小邪也感到事情不好办，喃喃道：“要是老头在就好了，就好了……啊有了！”小邪跳起来，叫道：“寒玲，嘿嘿嘿，我要救人一定死不掉，你有救啦，哈哈！我天生就是良药嘛！哈哈……”说到最后他已纵声狂笑。

寒玲奇道：“你天生就是良药？”

小邪笑道：“不错，来，两眼闭上，嘴巴张大，我要炼药给你吃。”

“等一下再告诉你，快把眼睛闭上，我没叫你张开，你不准张开，否则就治不了。”

寒玲虽然有许多疑问，但也照着小邪话做，张嘴闭眼。因为她对这位邪人，有说不出之好感，他的话，已使寒玲觉得不可抗拒和不愿抗拒。

小邪立即抽出匕首，划开左手腕，鲜血一滴滴往寒玲嘴里滴，他叫道：“吞下去，眼睛不准张开。”他怕女孩不敢茹毛饮血，不看就没事了。

寒玲只觉得口中咸咸，而且有腥味，但她没想到是人血，也照着小邪指示吞入腹中。

滴不到十滴，小邪伤口已凝结，他又划了一刀，他想十滴可能不够，一连割了三次他才满意地收手。

其实只要一滴就能救活寒玲的命，试想十年之久，每天不断用百余种药材在沸腾的水中煮，那要用掉多少桶药水才够？十年的药材堆起来也有小山高，而将小山高之药材料浓缩成杨小邪一个人，可见他血液之中的含药量有多高。

“行了。”小邪一收手，若无其事地望着寒玲。

寒玲睁开眼睛问道：“是什么药？这么难吃！”小邪往嘴角一抹。她立时惊叫道：“血……是你的血……”她愣住了，瞪大眼睛望着小邪。

小邪笑道：“如何，味道不好，但你就将就点。”

寒玲眼眶已流出泪水，她太感动了，只是一面之缘，小邪竟拿鲜血相救，这份情，山高水长难以回报，所以她哭，了，是感激得哭了，也是感动得哭了。

小邪最怕看到女人哭，不管是高兴的哭或者是痛苦的哭，他都不想看，他岔开话题道：“寒玲快，赶快运功，我来帮你。”说着他两手抵住寒玲太阳穴，动起真气。

寒玲也不敢疏忽立即配合小邪真气疗伤。

不久，小邪头上已布满雾气，而寒玲胸口也渗出丝丝黑色气体，脸色也泛白转为红润。两个时辰一过，天色已黑，万籁寂静，流水淙淙。小邪已收手，并拔出寒玲身上之金针。寒玲也幽幽醒过来，穿好上衣神采奕奕，再也没有病容之迹像，小邪之血果然解了阴阳掌之毒。她走向小邪，拱手躬身感激道：“谢谢杨大哥小邪。”小邪叫道：“什么杨大哥小邪，这么别扭？叫我名字就可以了。”寒玲娇笑道：“好嘛！叫名字就叫名字，杨小邪、杨小邪……”她一连叫了五遍。小邪道：“我知道你一连叫了五遍是什么原因。”寒玲奇道：“没有啊！我只是叫你的名字，没有其他用意。”小邪道：“你小时候你妈是不是时常叫你别乱跑？”寒玲幽幽道：“我没爹娘，只有一个哥。”小邪道：“那对不起啦！好吧，我说给你听，你一直叫我的名字就是在‘靠腰’，是小孩靠在母亲的身上叫‘靠腰’，懂了没？”寒玲一听叫道：

“这有什么关系，杨小邪杨小邪……”她一连叫了十几遍。小邪吃吃笑道：“哎呀！你好可怜，‘靠腰’靠得这么厉害。”停了一下他又道：“‘靠腰’就是小孩饿了哭叫不停的意思，你以为如何呢？嘻嘻……”小邪别的没有，这些旁门术语他可多得。寒玲嗔道：“你，你敢骂我？”说着就要打小邪。小邪笑道：“唉啊！靠腰就靠腰，又何必害臊呢？想当年老头还不是一样靠得我腰酸背痛的，好啦！别闹了，这一折腾肚子倒有点饿了，你不靠腰我可要靠腰了。”寒玲嗔笑道：“被你这么一说我肚子也‘靠腰’起来了。”“哈哈……”两人相视而笑。

小邪道：“你等等。”说着走到洞口，“汪汪”叫了起来，叫了十几遍，又换“噢呜……”叫着不停。

寒玲奇道：“杨小邪，你在干嘛？叫个不停！”

小邪叹道：“我在骗狗，结果狗不来，又骗野狼，本来会有反应，但被你一打岔，狼也不来了。”

寒玲觉得他鬼主意多，但这洞在山腰，狗哪上得来，她道：“就是骗得到，你也捉不到。”

小邪拍拍胸脯道：“我是狗祖宗，只要放一放屁，它们马上被震死。”“这人怎么这么没卫生，专放……狗屁。”寒玲忍不住呵呵笑着。

小邪道：“人屁狗屁都是屁，反正有人吃得笑哈哈……”他在笑寒玲。寒玲顿时刹住笑声道：“你……你……”她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只好闭口无言。小邪吃惊道：“哇卡，原来还是个高手，连留在嘴里的味道也不肯放过，佩服佩服。”寒玲开口也不是，闭口也不是，急得团团转，只好求饶了，她道：“杨大哥，你就饶了我吧！”小邪笑道：“好吧，看在你吃饱的份上，我就饶了你，可惜狗没来，狼也没来，我快要饿死了，与其饿死，不如自杀来得舒服些，我这件衣服还是新的，你留着用吧！”他脱下衣服交给寒玲。寒玲惊道：“小邪！你……你不能乱来呀！我不再惹你生气就是，你别自杀好吗？”小邪笑道：“放心，”我死不掉的，我要活到一百二十岁才甘愿。不过，像你整天愁眉苦脸这样活着我不死才怪，把事情看开不就成了？现在我要跳河，从半山腰跳到下面水潭自杀，我是杨

237

@小邪，邪门得很，死不掉的，所以你要很高兴地说：‘老兄你慢慢走吧！水里的鱼顺便替我带几条上来，我也好祭祭你灵魂。’知道吗？你说说看？”

寒玲望了他一眼道：“老兄你……慢走，给我带鱼回来……祭祭你。”她结结巴巴的说着。

小邪一拍她肩膀，叹道：“永别了！哇七啦（我去了）。”一翻身他已往水潭冲。

“小邪！”寒玲一惊，没想到小邪说跳就跳，霎时悲吓过度，昏倒了。

小邪这跳水术已有数次经验，早在山洞中，他已观察好水潭位置及深度，他才敢如此嚣张，说跳就跳。但人算不如天算，水潭水中竟有凸石，小邪这一往下冲，一个恰恰好，撞得他头上长个包，小邪苦笑道：“奶奶的，吃不到狗肉，倒先吃起包子来！”左手一摸，大叫道：“哇佳佳！还是山东大馒头哪！”包子长得像馒头痛死了，小邪不敢多停留，捉了两条红鲤鱼奔回山洞。

“哇卡！不中用，吓昏了？”小邪望着寒玲感叹不已，不久小邪已拍醒

寒玲。

寒玲幽幽醒了过来，正想往洞口爬去，已发现小邪站在前面，她奇道：“小邪这……”她以为自己是作梦。

小邪道：“唉呀！你们女人哪！没事就给我来这招，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死不掉的吗？真是！”

寒玲脸一红，尴尬望着小邪，这才发现小邪头上长了瘤，竟忍不住窃笑起来。

小邪叹道：“我本想到阎王那里喝酒，但阎王爷一见我去，马上叫牛头马面挡着我，他怕我抢他的王位，我本来和牛头马面说好，作掉阎王，谁知道他们中途竟背叛我，还打得头上长了颗大芒果，我篡位不成，只好又回来啦！嘻嘻……”

寒玲见他真是好玩，也忘记刚才还伤心昏倒过，她道：“我还以为你真地自杀了呢！”

小邪道：“胡扯，世上多美好，哪有人自杀的理由？爱说笑！来，这些鱼咱们烤来吃，免得靠腰靠个不停。”

在笑声中，他们将鱼烤了吃了。

明月皎洁，淡云清飘，凉风微拂，疏星闪闪，流水潺潺，银瀑轻奔，珠飞玉溅映月光，夜莺啼，虫鸣吱吱，青松摇曳树影斜。如诗如画，如梦似幻，引人入醉，勾人遐想，自古月夜皆感人，青山流水倍情愁。

小邪可不是文人雅士，但在姑娘面前，亦装作很有学问之样子，看起月亮来。

他俩人坐在洞口，沉醉今天夜色。

不久小邪已憋不住，暗道：“月亮像大饼，星星像大力丸，有什么好看？”

寒玲却不知趣道：“杨小邪，今天月亮多美？”

“美是美，却不知道要怎么才能吃到它！”他很煞风情。

“……月亮不能吃的……”

“就是吃不到才不能吃，否则早就被人吃掉了。”

“我……你……”

小邪道：“好啦！光看月亮也没啥搞头，天天看，烦都烦死了，谈点别的如何？”

寒玲道：“要谈什么？”

小邪道：“我问你，你怎么不和你哥哥混在一起？”

“我哥哥在江南，我是自己出来的，哥哥他一定会找到我的。”

“那你明天就回去吧，看你长得这么漂亮，你哥哥一定很疼你。”

寒玲叹道：“我哥哥是很疼我，但他没时间陪我，谁知道会碰上坏人。”

“对了，你哥哥手上是否有‘太上魔经’？”

“我不晓得，不过我看他不会有这种经书，干爹教他的，他都未必全学会，哪有时间去看太上魔经呢？”

“那你哥哥是干什么的？”

寒玲望着小邪，顿了半晌才道：“我哥哥是丐帮少帮主。”

“哇咔”小邪惊叫道：“那你是小公主了，乖乖……”

寒玲叹道：“他们要这样叫我，我也没法子。”

小邪马上拱手一拜道：“小的不知小公主大驾光临，有失风度，请多多包涵。”

寒玲惊道：“干嘛！你好像吃错药似的。”

小邪做难过状，苦笑道：“小公主，你是江湖上人人心目中的公主，我差你太多了，我不敢和你坐在一起。”说笑着他已挪开位置。

寒玲一看小邪已挪过去对面坐，心里一阵难过哭了起来。

小邪一看暗叫道：“怎么搞的又哭了，奶奶的，女人就是好哭，不过……还真有效。”

小邪叫道：“小公主别哭别哭，我不是叫你要开朗点，高兴地过日子吗？刚试你一下，你就歪了，唉！差！”

寒玲抽搐道：“那你不离开我了？”

小邪叫道：“寒玲，你怎么这么喜欢哭，我们才认识不到半天，你就哭了多少次？自己说多少次？再这样下去，我可不敢和你在一起，我怕你的哭病传给我，那我可惨了。”

寒玲擦擦眼泪道：“好，我不哭。我只是没有朋友，好不容易碰到你，而你又要离开我……我好难过，呜……”她又哭起来。

“停……”小邪大吼一声，音如霹雳，果然把寒玲吓住了。

小邪心想：“我每次哭心里都是很高兴，老头死了，我哭得也很高兴，难道她哭也是心里很高兴吗？”他道：“寒玲你今天高兴不高兴？”

寒玲被这一吓，倒清醒不少，她道：“刚开始被老怪物追时，我不高兴，现在很高兴。”

“那你刚开始哭不哭？”

寒玲觉得奇怪，他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她道：“开始时，我没哭。”

小邪很满意道：“这就对了，你是高兴时才哭，对不对？”

寒玲倒没弄清小邪在说什么，喃喃道：“高兴才哭，我高兴才哭？”

小邪道：“对啊！早上你不高兴就不哭，晚上你高兴就哭，女人心真难测哪！”

寒玲一听，原来如此，窘笑道：“你……你误会了。”

“舞会？”小邪道：“你要请我跳舞？来呀我们一起跳。”他拉着寒玲小手，东跳西跳，一下像蛤蟆，一下又像猴子，那模样差透了，弄得寒玲咯咯直笑。

小邪一乐道：“寒玲，我看明天你不必去找你哥哥啦！咱们到处玩玩，怎么样？”他终于发现寒玲还有这么一样好处，可以陪他耍猴戏。

寒玲急道：“好哇！”她本不敢开口，现在有小邪自己说出来，那是再好不过了。

夜已深。

月已沉，星已淡，风已寒，流水依然，林涛依旧。

“寒玲，你睡吧，明天我们再聊。”

“那你呢？”

“我也要休息，来！这外衣你拿去。”小邪将外衣脱给她。

寒玲道：“我不冷，你自己穿着，别着凉了。”

小邪笑道：“我生在祈连山，那里一年有八个月都是下雪，所以我已经习惯这种天气。你别再说下去，我要让你和我一样，从来不晓得客气是什么，懂吗？有时候客气反而不好。”

“我……”

“拿去吧！冷了我会生火。”

寒玲拿着外衣走到里边，躺在地上，有没有睡，那只有她自己知道了。小邪还是一样，现在他垫在头上脚下的，是飞刀而不是石头，小邪功力又增进一层。他也躺在飞刀上休息。

第二天。

因为小邪必须行功十二周天才会醒来，否则此次行动就自废了，故而寒玲先起来，一见小邪如此模样，先是一怔，但看久了她才知道小邪在练功，也不打扰他，将昨天吃剩下之鱼干再烤热。

小邪不多时亦醒过来道：“好香的香味，哪里来？”

寒玲笑道：“这里来。”她拿着鱼干在小邪面前晃了一下，吃吃直笑着。

“嗯！有一套，分我一点。”

寒玲娇嗔道：“为什么要分你！我自己都不够吃。”

小邪一看她在耍嗔撒娇，头也不回地往外奔去。

寒玲又愣住了，她哪是小邪之敌手？

她本来想了好多好多的对话，如刚才那句话——小邪一定会回答：“我捉的你不给我，给谁！”那我就回答：“给你？少来！你的那份昨天已经吃掉了，难道你要用抢的不成？”小邪回答：“抢就抢。”那我就回答：“等一下，这样好了，这些鱼头你慢慢吃吧！”“……”寒玲已想到许多有趣之对话，她要表现一下，她也是很有幽默感的人，谁知道小邪来了这一招，一句话也不说转身就往外跑，这招是绝招，令寒玲无法招架，愣了半晌，她一急大叫道：“杨小邪——”也往外冲去。

小邪暗笑道：“给我来这套，还早哪！”

他见寒玲往外冲，他故意往里冲，霎时两人撞在一起，小邪目的在鱼，准准地接过两条鱼道：“咦！你不是要吃它吗？怎么又送给我了？”

小邪丢一条鱼给她道：“哇佳佳！才一天不到，你就存心不良，哪天我真会死在你掌中，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各走各的。”随身一掠，他已奔出洞外直往山下奔去。

“杨小邪！”寒玲也在后面追赶。

跑过一座山头，小邪已在一间破庙休息。

不久寒玲也赶来，气喘如牛道：“杨小邪！你可累死我了。”说着已坐在附近石头上，直捶着双脚。

小邪笑道：“这可是你要跟我，不是我故意整你喔！”

寒玲娇笑一声道：“好啦！我们在此休息一下，要到哪里，再走好吗？”

小邪道：“也好，你伤势好了多少？若还不行，我们就走小径。”

寒玲道：“没有多大关系，那老怪物想捉我，打的劲道也不怎么强，只是毒掌厉害，如今毒一解，身体感觉已完好如初，否则跑了这么一大段路跑不死也得重伤。”

小邪点头：“那你的武功如何？说来听听看！”

寒玲臆度半晌道：“我的‘降龙十八掌’只有七分火候，打狗棒法只练到六成，内功就更差了，我想，勉强可以和六袋长老过上百招。”

“什么六袋长老？是不是有六条麻袋？”寒玲笑道：“没错，我们丐帮是以麻袋还有富贵节，表示身分的，你看。”她拿出富贵节，只见那是用红线编成，像蝴蝶又像茶花：“这种节只有帮主和九袋长老打能打出来。”小邪对这个是很感兴趣，他问道：“那你们最高的有几个袋子？几个节？”

寒玲道：“节和袋子是一样多，最高是十个袋子，帮主的权力最大，但

不一定是十袋长老，而若十袋长老同意废除帮主时，那就是开会表决了。”

小邪笑了笑：“哪天我做个十一个袋来挂，想必很威风吧！”他已自我陶醉了，可以管上丐帮所有的人。

寒玲笑道：“你挂三十个也没用，麻袋是象征我们丐帮，你不是丐帮弟子，没有人会管你挂几个。”

小邪傻笑道：“过过瘾嘛！还有，你有什么天下第一的功夫？有没有？”寒玲娇笑道：“我哪有这种功夫？谁敢说自己有天下第一的功夫？”

小邪耸着肩，神气道：“谁说没有，我就是，我有两样天下第一？”

“你！”寒玲有点不信，她以为小邪又在胡扯。“是呀！有什么好怀疑的？”“那你说来听听看，哪两样功夫天下第一。”小邪昂然道：“我的‘跑功’和‘赌功’天下第一。”寒玲奇道：“跑功？我可没听说过有这门功夫。”“就是跑给人家追的功夫嘛！笨哪你！”寒玲咯咯直笑道：“原来是跑给人家追的功夫，我以为是哪门功夫呢！呵呵……”她觉得小邪专门是学这些奇怪的花招，甚是好玩。

小邪看她不大看中这门功夫，他道：“寒丫头，我告诉你，我这门功夫前无古人后……我要收徒弟，不能说后无来者，这是集天下武功之大成，经过数十年之锻炼才炼成，你竟小看它？”

寒玲笑道：“你才十来岁，哪有练十年的功夫？是前生练的吧！”

小邪一听暗道：“哇！牛皮破了。”但他天生有一套，他道：“这你就不懂了，我老头加上我不是数十年是什么？这门功夫要两人练才成，他要先用金针打通我穴道，然后将我打得半死，再把我医活，又要每天追我，你想这些不都是要数十年才能成功吗？笨！”小邪对于自己临时之回答，感到自己果然是吹牛大王，功夫已炉火纯青。

寒玲知道再怎么也说不过他，她道：“反正你炼成了也没有用，跑给人家追，算什么嘛！多没面子。”

小邪叫道：“好！你竟轻视我这门功夫，等一下我表演一下，你就知道我的厉害了。”

寒玲道：“跑给人家追有什么好看？我自己不会跑？还要看你跑，省省吧！”

小邪顿时气道：“你不信邪。”啪！他已打了寒玲一个巴掌，站了起来准备跑。

寒玲摸着粉腮惊叫道：“你！”

“我怎么样？”“啪！”他又打了寒玲一巴掌，反身笑嘻嘻往前奔去，绕着前面几颗大松树怪叫不已。

寒玲一气之下也追了下去。

两人就这样一逃一追之下在树下追逐着，可怜寒玲有脚难追，又不时挨巴掌，气不过只好哇哇哭了起来。

小邪停下来道：“看以后还敢不敢轻视我的跑功？给人追有什么不好，人家赛跑还不是第一名给第二名追，追不到人才丢脸哪！好啦别哭，我让你打回来就是。”他伸头过去，要让寒玲打。

“啪！”寒玲狠狠地打小邪头上那颗“芒果”，叫道：“你要表演也不该来找我，你看！打人家脸红红的，多难看！”

小邪摸着头苦笑道：“好好好，找别人找别人，你等着我去去就来。”

他往官道一跃奔向村庄。

寒玲急道：“你要去哪里？”

小邪远远的叫道：“我去找人追我，你等等我马上回来。”说完他已消失踪迹。

寒玲心想：“好端端的，有谁会追他呢？”她见小邪已消失，就坐在庙口等他。

寒玲刚坐下来，鱼干还没啃几口，就听到杨小邪急叫声已传来……“快！寒玲快跑、快跑！有危险！”

寒玲来不及开口，小邪已掠到她身前，一拉她小手就往山上跑。

寒玲叫道：“干嘛！你跑人家追怎么连我也拉上一脚？”

小邪苦笑道：“他妈的，你看后面，要命的来啦。”她问道：“他们是谁？”

小邪叫道：“杀手，要杀我的，快跑，跑赢了再说！”两人往山上奔去。

“哇咔！”小邪叫道：“完了，前面也有追兵。”他拉寒玲马上改往左方，但这一慢，黑巾杀手已追上来，将两人围在中央。

小邪暗道：“真倒霉，我老人家要到村里找人来追我，结果来了现成的，这下八字多了好几撇！”他笑道：“几位兄弟别来无恙？想必是非常想念我吧！这么一大早就赶来给我报佳音，真是我的好兄弟！”

寒玲看十来个黑衣人将他围住，他还有心情开玩笑，连忙扯他衣角，暗示他别乱来。

小邪小声道：“等一下动手时你就跑，别管我，他们打不过我的。”小邪知道今天不怎么有胜算，如果再加上寒玲，非输不可，故而叫寒玲先跑，自己也多些机会脱身。

寒玲会意点头，表示知道了。

小邪对着黑巾杀手大叫道：“各位，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来点名，八号！”他这么一吼，立刻有人答“有！”回答的想必就是那八号。

小邪和寒玲忍不住笑了起来。

第九章 智骗鬼王

那八号一听，知道自己习惯于八号这名词，现在人家一叫，自己自然就答“有！”他上当了，但并没进攻。

小邪笑声突然一顿，暗道：“完了，这些都是会说话的，一定是队长级，武功更高强，难怪我拉着寒玲走，也会被他们围上，但他们为什么还不围攻呢？是了，大概在等他们指挥的人。”一想到此，小邪马上抢攻一掌，往右边黑巾杀手劈去，并将寒玲往外一推。

黑巾杀手也不落后，个个长刀出鞘，围攻上去。

寒玲想跑，但没办法冲出去，只有硬撑。

小邪见敌胜我衰，只有以游斗取巧，东奔西窜，一时这些黑巾杀手也奈何不了他。

突地寒玲右肩已被划伤“啊！”哀叫一声，往地上滚。

小邪一听，这才想到有一位寒玲在场，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大喝一声劈出两掌，右手飞刀直取两名黑衣人咽喉，欺身向前，“大悲掌”已击向那两人胸口，其势之快有若追风电掣。

那两名黑巾杀手一见飞刀来袭，切刀挡开，但胸口已稍露破绽，身形一慢，小邪“大悲掌”已打在他俩胸口“砰”一声，两人往后摔口中已涌出浓血。

而小邪为了击退这两名黑巾杀手，背后空门已大露，寒光一闪，一把长刀已刺中小邪右肩，深达三寸，闷哼一声，小邪身形往上一跃“长虹贯日”“飞鹤掠影”倒射黑巾杀手背后，发出一把飞刀“咻！”飞刀快捷无比地射中那名黑巾杀手后头，黑巾杀手连气都未喘一口已当场毙命，小邪身形一落地又往寒玲那边掠去，两手飞刀一扬，已射向攻击寒玲之黑巾杀手：“他妈的你们这些死东西！”小邪大叫一声已罩向左侧两个黑巾杀手，这两名黑巾杀手见状一退立即挥刀往小邪头上砍去，小邪是一击不能奏效长刀已至不得已只好施展“千斤坠”往地上滚去，再一腾身，抱起寒玲往左边闪，此时又有六把东洋刀分六个不同方位砍向他们两人。小邪怒喝一声不敢怠慢，扑身向前往地上滚，飞刀一闪直取两名黑巾杀手咽喉。飞刀是一怒而发，其势如电，寒光掠过，这两名黑巾杀手已栽倒于地。但同时右边三名黑巾杀手已砍向小邪头、胸、眼三部份。小邪一惊抓起地上黑巾杀手之尸体往前摔，“咻咻咻”一连三刀，已将尸体切成三大块。小邪乘此往地上滚，拾起东洋刀已截向那三名黑巾杀手“叮！”一声轻响，小邪已封掉一把长刀正要冲上前砍下他脑袋时“哎呀！”他已苦叫一声，右大腿又被砍了一刀四寸余，鲜血直流。“妈的！”小邪怒叫一声硬是撑下来。这一战一拉，又将寒玲甩得远远，而寒玲在几名黑衣人围困下可以说是险象环生，但她也不敢乱叫，以免分散小邪注意力。小邪一翻身，架开迎面而来之两把东洋刀，狂吼一声，右手飞刀直取左边黑衣人胸口，东洋刀已使出孤星剑法之“月毁星沉”，刀尖一抖，七道银光泛出，有若江河涌流般，奇快无比劈向左边三名杀手。那三名杀手取封势，但却挡不住“月毁星沉”之威力，“叮叮叮”一连三响“哇……”几声惨叫，小邪已毫不客气狠辣无比将此三人拦腰斩成两段，而后面已有四把长刀攻上来，小邪上前一滚，抽刀由下往上划，“死来！”他已砍下一名杀手大腿，但右手也被划了一道四寸长之伤口，痛彻心骨，小邪咬着牙，又迎向其它黑巾杀手。

“哇！”只听寒玲悲叫一声，昏过去了。

“寒玲！啊——”小邪一听到寒玲叫声，悲愤填膺狂吼一声，已若一头受伤猛虎锐不可挡，只见他长刀往前丢去，贯穿黑巾杀手胸口，一转身两把飞刀已如流星，直取击向寒玲之两名杀手。这两名杀手长刀回拨，撞掉飞刀，一欺身已劈向小邪头部。小邪不退反进，两手飞刀操在手中，电也似的滚向前，“纳命来！”只见小邪已如疯子不顾长刀，将两把飞刀硬是刺入杀手腹部。而杀手长刀也劈在小邪双肩上，幸好是靠近刀柄，力道较小，否则小邪两条手臂就不见了。

小邪喘口气，拔掉肩头两把长刀，看看这些黑巾杀手死的死，伤的伤，他才蹒跚走向寒玲，察视一下她的伤势，只见寒玲只是皮肉之伤，他也放心不少。苦笑一声他无力再站起来。

跪在地上，甚是虚脱狼狈。而双肩、左胸、右大臂、右大腿各有一处深可见骨之伤口，神情煞是骇人。抿抿嘴，小邪勉强抽出金针将伤口别缝起来，豆大汗珠合血而流，咬着牙，他连吭都不吭一下，好象伤口不是在他身上似的。

然伤口未缝好，已见一黑影往此地窜。

小邪暗叫一声苦也，立即将金针插入穴道，以减少痛苦，顾不得伤口疼痛，拿起东洋刀直立而起，守着寒玲，目视敌人。

他的伤，小的不算，大的至少也有七、八处，端的是只见红肉不见肤，任何人受此重伤早就躺下了，而小邪支撑着，狠命地强忍着，他知道他已寸步难移，他也知道现在来，这位必定是高手，他必须击败他，否则和寒玲就得丧命于此。依稀可见小邪握住长刀，握得很紧，一滴滴鲜血正由刀尖往下滴，每滴一滴，就扣一次心弦。

山风吹掠，不再爽朗，而是死神在召唤。

树叶娑然，不再幽游可人，而是灵魂哭泣。

艳阳虽高照，却掩不住心中阴影。

来人已到，六旬老者高大如巨熊，斑发散乱，目凸鼻塌，丑陋异常，一身黑衣。

黑衣人望了一下地上尸体，愣了半响，他道：“你就是杨小邪？”

“不错！”

“这些人都是你杀的？”

“不错。”

“老夫想带你走，想必你不肯？”

“不错。”

黑衣人大喝一声，两掌一扬，立即奇快如电地攻向杨小邪周身要害，大有一掌想击毙小邪之势。

小邪猛一咬牙，拖着身形往前跃出两步，随手劈出两刀，封向黑衣人右掌，但刀势已甚弱。

黑衣人冷笑一声，身形一翻一沉，已避过刀势，掌势挟着一团劲风，电也似地打向小邪胸口。

“呃！”小邪想往后闪，但右腿负伤甚重，籍刀不得立刻栽身摔在地上，黑衣人掌势更快，一扬一吐已打在小邪背部，“哇！”小邪一声惨叫，踉踉跄跄往前摔滚，口中一喷，鲜血如雾。惊魂未定黑衣人又自逼上来，小邪来不及身翻身，只得持刀往黑衣人手掌削去。“哈哈……”黑衣人狂笑数声，

嚣张已极地撩起双掌，一伸一缩，已迅捷如奔雷地击在小邪胸口，“哇！”小邪又吐一口鲜血，昏昏沉沉往后面摔出一丈七、八，踉跄未能爬起来。

小邪他已体无完肤，血泥裹身，好的是他还能撑下去，若有旁人观战，皆会为其所受之伤，发出不忍之心而泪下。小邪已非人了才是，如是人，决无法受此重伤而不倒。如是人，宁愿死去也不愿受此痛苦，而现在的小邪，他只想打倒对方，他只想安全离开，他只想救出寒玲……。

黑衣人一步步向小邪逼近，不时扬掌奸笑。

小邪一寸寸用刀支持身形勉强站起来，他知道他全身疼痛而力道已竭，很难打得过这老头，抿抿嘴唇，他又露出习惯之笑容。

“嘿嘿……喝！”黑衣人已腾身飞掠，有若苍鹰鼠兔般挟以雷霆万钧之势，快逾飘风地击向小邪。

“啊！”小邪也大吼一声，右手“大悲指”点向老头“天地”穴，身形一翻，长刀往黑衣人头上劈，不顾胸前空门大露，小邪在拼命。

“砰！”两人这一触即散，小邪又中了一掌，如断线风筝似的摔在一丈开外，不再动了。

黑衣人则站立当地，不说不笑有若石塑像。

空气像是突然间静止下来，连树叶都不敢再响。静，静得令人心慌，静得令人害怕。

不久，黑衣人身形已缓缓往前倒，一点点，一寸寸地往前倒，终于他也倒下去了。

这时，小邪身躯有了反应，抽动一下，他已慢慢醒过来，他慢慢爬向黑衣人，只一丈路，他却摔了七、八次，这无疑是他所走过最长之一段路。

摸着黑衣人身上下，想找看看有无治伤丹药，但小邪大失所望，没找着。

这一翻动黑衣人尸体，可以发现黑衣人左眼有一道非常细小之血痕，这伤痕只有小邪知道，那是他的救命绝招——第二把飞刀所伤。没人知道这个秘密，连老头也不知道。这把飞刀是有死无生的飞刀，不是生死玄关，不是性命悠关，小邪决不会轻易使用，寻视一下黑衣人伤痕，小邪觉得非常满意，飞刀由左眼直穿后脑。

苦笑一声，小邪又爬向寒玲，只有六尺远，他足足爬了半刻钟，奋起最后余力，拍向寒玲“玉枕”穴。这一拍，小邪再也无法动弹，静静地躺在地上，他受伤实在太重了。

寒玲醒了过来，正感惊讶时小邪有气无力的道：“寒……我……差不多啦……”嘴角微露笑意，已昏昏沉沉闭上眼睛，像婴儿睡熟一般。

小邪所受之痛苦，竟不能使他脸上泛出难过之哀容，他依然笑着，笑得如此纯真，笑得令人心酸，令人掉泪。

寒玲一见小邪，但看他全身是污血，先是一惊，“啊！”她骇然悲嘶，立即欺身将小邪抱在怀中，哭泣道：“小邪，小邪你振作点，小邪你不能死啊！小邪……呜……小邪……”她不时摇晃着小邪，不时悲泣，是那么无助和无奈。

小邪被她一摇，已有点苏醒，张开沉重眼眸，看着寒玲，口，张了又张，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拼出几个字：“……寒……玲……我死……不……掉……快走……”音如游丝，很难听得懂。一说完，他口角又渗出血丝，已是奄奄一息。

“小邪！”寒玲一见小邪还没死，立时想找人医治，将他抱起往山下跑，但这一转身她又傻住了。

只听一连“磔磔”怪叫声已传来：“想走，可没那么容易，磔磔……”

寒玲惊叫道：“你别过来，我……”

来者正是去而复返之“幽灵鬼王”李三笑。

李三笑眉头一扬，嘴露邪笑道：“嘿嘿，我找得你们好苦啊！还好，打斗声把老夫引来，终于让老夫打倒你们了，哈哈……？咦？这个小鬼不是昨天那个吗？好，老夫劈了他！”右掌一翻，就要打向小邪。

寒玲连忙往后退去，叫道：“别动他！我，我随你去就是。”寒玲已知逃走无望，为了救小邪，她什么事都愿意做，目前也只有如此了。

“嘿嘿……”李三笑奸笑一声道：“好吧！既然你答应随老夫走，那就便宜了这小子。”他已走向寒玲，想制住她穴道，再杀掉小邪。

小邪被李三笑一叫，已醒过来，他知道寒玲又要落入老鬼手中，可恨自己身受重伤，无力反抗，心中紧张异常，拚了吃奶的力气道：“天……下……第一……武功秘籍……玄玄实录……”他叫得很大声，怕李三笑没听见，这一叫岔了气，他又立即昏迷过去。

难为小邪在这将死若死之一线里，还能想到如此奇招来替寒玲解围。他是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从小田之事就可以看出小邪是何等重友情。虽然寒玲只是初识，但在小邪心目中认为，是朋友，一天就够了，见一面就够了，这也是人家喜欢他的原因之一。

老鬼李三笑笑一声，马上揪住小邪衣领叫道：“小子你说什么，天下第一玄玄宝录？它在哪里？”可惜小邪再也无法回答。

这时寒玲已知道小邪为了救自己，乱说胡扯，根本就没有玄玄宝录，她能感受得到小邪用心良苦，她跟着幽道：“老怪物，我这位朋友有一部天下第一的玄玄宝录，可惜只有他知道放在哪里，那本宝录要比太上魔经厉害得多了。”

李三笑想：“有可能。这个小鬼一个人就能杀掉十几个黑衣人，本领倒高得很，而且上次他还射了自己一刀……”他往黑衣人尸首一看，惊叫道：“是鬼谷魔王童血熊？这……”李三笑大惊想：“童血熊一身内外功和老夫不相上下，竟会死在这小鬼手中，邪门，邪门……对了，他一定是练了玄玄宝录上的功夫。这么一个小鬼，打从娘胎开始也只不过十几年，练十几年就能杀死童血熊，这宝录果然厉害，老夫得将他带回蛇谷，好好逼问那部宝录。”说着他点了寒玲昏穴，左右各挟一人，往蛇谷奔去。

被小邪以第二把飞刀杀死的正是天下九魔之一的“鬼谷魔王”童血熊，他还有一个弟弟童血狼，亦为九魔之一，一身功夫比其哥哥更胜一筹。

蛇谷在回回山之后山峭壁下，整座谷都是毒蛇，无怪乎名为蛇谷。

李三笑住在蛇洞，此蛇洞大且深不见底，又加人工挖成之地道，四通八达，有若迷宫一般。

李三笑将小邪及寒玲放在石床上，先用药物治疗小邪伤口，幽灵鬼王号称天下二毒，其毒功之高可想而知，而练毒功毒术毒药者，也要懂得医毒配药之方法才行。想当然毒功愈高，修为亦愈高，其所配之药也愈有神效。用在疗伤，必有独到之处，果然不错，只见——

小邪不久已苏醒过来，一看到老鬼，他笑道：“老鬼，辛苦你了，我那

小妹妹在哪里？”虽然他还躺着，但只要能说话，他是不会放弃说话的机会。

李三笑心怀鬼胎，想得到“玄玄宝录”，一时也不能冷眼相待，他也笑道：“就在你身边，你们聊聊！”他解开寒玲昏穴，又点了她的麻穴。

寒玲悠悠醒了过来，惊道：“这是哪里？我……小邪！杨小邪！”她担心着小邪，一醒来就叫着小邪名字。

小邪笑道：“寒玲，我就在你身边……别担心。”说话声已震动他胸口，使胸口又痛起来。

寒玲人不能动，只能以眼睛斜光瞥向小邪，她道：“小邪你，你还好吧？”

“我……死不掉，你放心。”

李三笑干咳了两声，笑道：“小兄弟，你妹妹无恙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秘密呢？”他人本像魑魅，再怎么装作仁慈样，还是青面獠牙，不仁慈。

“什么秘密？”小邪暗自好笑，老鬼上钩了。

李三笑问道：“听说你有一部《玄玄宝录》是吗？”

小邪笑了笑：“你说的是……那天下第一的……玄玄宝录？”

李三笑见他并没有借故不说，而且还说得很自然，心头一喜道：“对，就是这部天下第一的宝录。”

小邪存心要耍李三笑，他道：“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要不是你救了我们兄妹，想必我们已尸横山野，为了报答你的恩情，我告诉你这个秘密就是。”

李三笑乐坏了，他急道：“那你快说！”

小邪回忆一下道：“这部《玄玄宝录》是我……曾太师祖的师父传下来，是刻在一石壁上。”

“那石壁在哪里，你快告诉我，我自己去找。”

“太极仙岛，神仙谷。”

李三笑侧头一想，他也不知道太极岛神仙谷在哪里，他问道：“这……老夫不知道在哪里，小兄弟你画个地图给我如何？”

小邪喘口气，他说了许多话，已全身疼痛，他道：“给我丹丸，我好难过。”说着他已有点昏迷。他一半是装的，一半是真痛得无以忍受。

李三笑一看，立即塞入三颗药丸到他口中，并运功替他疗伤。

不久小邪觉得轻松了，才道：“可以了。”

李三笑才收手，贪婪地望着小邪。

小邪道：“地图怎么画我可不会，因为我认识的字没几个，要画也画不出来。”

李三笑有点失望，道：“随便，有个大概的区域就行。”

小邪想了想道：“这样好了，我想我记了十几年，也背得很清楚，我口授给你如何？”

李三笑象在作梦一样，愣了一下，便欣喜若狂地叫了起来：“好好！就这么办，没想到小兄弟快人快语，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老夫这就去拿笔墨来。”说着他已窜入内洞。

寒玲奇道：“小邪，真有玄玄宝录吗？”她担心小邪等一下念不出来。

小邪呵呵直笑，道：“有个头！我是想骗他给我找点上等治伤药草，你看我伤成这个样子，是第一等伤，这可不是好玩的，治不好的话是会死人的，你安心看我耍猴戏就是。”

寒玲一听他说得如此把握，也放心不少，她道：“你的伤……我好担心。”

小邪道：“放心吧！这老鬼已鬼迷心窍，直叫我是好兄弟哪！我现在是他爹，我叫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哪有儿子看着老子死掉的道理，呵呵……”

寒玲心知小邪一肚子鬼主意，如若已说出口，他就有办法做到，心头稍安，目光往四处看去，发现石壁附近挂满了蛇，她栗道：“小邪，这里怎么这么多蛇，我好怕！”

小邪知道女孩最怕这些小虫小蛇，他道：“别怕，等一下老鬼来时，我叫他把蛇赶出去就是，你好好休息，一睡起来天下就太平了。”

寒玲没有说话，因为李三笑的笑声已经传了过来。

只见李三笑兴冲冲地拿着笔墨纸砚跑回来，道：“小兄弟，我已准备好了，你快念。”

小邪暗自好笑道：“好吧！我要念了你可要听清楚。”

李三笑连忙摊开宣纸道：“你念吧！但不能念太快，老夫怕来不及抄。”

“我念慢点就是。”小邪望着洞顶，背道：“玄玄宝录第一章，本宝录为盘古开天时期，玄玄真人所手著，他道：此书集天下武功之大成，若能练到十分之一则天下无敌；若能练成十分之二则宇内无双；十分之三则杠上开花，刀枪不入；十分之四则达金刚不坏之身；十分之五则脱胎换骨；十分之六则能不食人间烟火；十分之七则能身化成仙；十分之八则可还魂前生，知过去未来；十分之九则长生不老；若全部练成则和宇宙同朽，生命不息，亦能和我玄玄真人见上一面，真是怪哉！老头，写好了没有？”

小邪之吹牛术可以说是天下无双了，但最主要的是他知道如何掌握人心，李三笑痴于武学，他就乱扯武学一途，扯得愈是神奇愈能收到效果。

李三笑写得很快，一听到只要练此宝录十分之一就可天下无敌，口水也流出来，连那句“老头你写好了没有”也抄在宣纸上。他见小邪停下来，这才道：“小兄弟，你快点念下去，写好了没有下面接什么？”

小邪叫道：“老鬼，你怎么把那句也写下去呢？那是我向你发问的话，快删掉。”

李三笑这才发觉自己失态，连忙道：“是是，小兄弟，我立刻删掉，你别生气。”他还真怕小邪一生气不念了。

小邪心中直笑道：“我太上上师父玄玄真人的功力非比寻常，所以练功的方法也和正常方法不一样，你要注意一下，不可抄错一个字。”

李三笑现在是唯小邪马首是瞻，连忙道：“是是，老夫小心就是。”

凡练武人，莫不想得到最高深的武功，尤其是练旁门左道者，而若练正统武学之人，听了这些话，早就对小邪起了疑心，可是这老鬼真是鬼迷心窍，连连称是，而且是深信不疑，一点也没发现小邪在说谎，而小邪也算准他一定会上钩，所以念得非常神奇伟大。话又说回来，要是正派人士，小邪所用的方法又各自不同。

小邪想：“现在所念的可是真实的，不能念错，否则自己这第一等伤就难好了。”他道：“本门武功在未入门之前，必须以药水浸泡三七二十一天，其药方如下：主味二十一项，一、千年莽蛇血一盆。二、天山白金蛇一条。三、漠北紫翼蛇一条。四、天山赤姑娘一尾。五、长白六角红蟾蜍两只。六、南海状元香一尾。七、苗疆五步倒一尾。八、长灵谷三色蛤蟆两只。九、千腿黑蜈蚣一条。十、万年寒冰黑心蜘蛛两支。十一、北海阴阳青水母一只。十二、大漠四嘴蝙蝠一只。十三、天台白龟一只。十四、万年砒霜三钱。十五、苗疆火莲青鹤顶红两钱。十六、天池冰蚕唾液一杯两毫。这十六味天下

至毒，老鬼你有几味？”

李三笑一抄下这些，都知道这些是奇珍异宝，想自己收藏数十年之天下至毒，也只不过这些而已，他道：“除了冰蚕唾液和苗疆五步倒以外，其他都有了。”

小邪想：“这两味主药如果不下，可能效果不好，老头说过缺一两味可以用万年尸虫及大别山死湖的仙客鱼代替。”他道：“老鬼，那你就用万年尸虫和死湖仙客鱼代替好了。”

李三笑顿时放下心道：“这就没问题了，我明天就能弄到，还有其他几味是什么？”

小邪道：“一、千年玉马人参一支。二、千叶白灵芝二株，要雪山的。三、长白千年银狐一只。四、大娄山玉线熊猫一只。五、少林六神银花一株。六、昆仑赤心鹿茸一支。七、青海万年莲藕一节。八、龙涎红果两颗。九、蒙古红丝丁香草一株。老鬼这些你又准备了多少？”

李三笑想：“这些是人间至宝，功可起死回生，老夫许多年都舍不得用，但为了要练功，也顾不得这么多了！”他道：“有是有，可是少了一味六神银花。”

小邪想：“以前老头给我用最多的就是六神银花，现在缺一味，叫他补上较老的普通银花也可以。”他道：“没有的话就用百年银花也可以。”顿了顿他又道：“这些药虽稀少，也不是不能求得到，否则你的蛇谷早就没人料理了，你将会动的东西都杀了。哪个地方最有用你该知道吧！全弄在一个大铁桶……哦就放在你对面那练药炉上也可以。”他往右边一指。

李三笑道：“老夫抄好宝录就去办，其他的还有什么呢？”

小邪道：“其他的是副药，辅助性质，比较不重要。你听着，天南星三钱，生大黄三钱，儿茶一升，棉花灰三钱，乳香草，天浮萍……”他一口气念了百余种药材。

李三笑抄好了道：“这些都很正常，也不成问题，接下来是什么？”

小邪道：“将药调水，在火中煮沸，人在药水中煮上二十一天，若能不死，则能练此神功。”

李三笑边抄边想：“在开水煮上二十一天？这不是死定了么？难道……”他遂起疑心道：“哪有这种练功法？小子你是骗我，想要煮死我是不是？”他目露凶光直逼小邪。

小邪淡然一笑道：“老鬼你要是不信，等你弄好了这些，我先示范给你看，到时你总该相信我吧！”

李三笑想：“这也是有道理。若这小子骗我，就将他煮死。”他道：“明天我就弄来，接下去是什么？”

小邪道：“你别急，我说会念给你听就念给你听，这门功夫要是简单，也不能说是天下第一了，是不是？我先要看看药物是否够了，再看看你是否适合练这门功夫，若不适合，我再传授你另一种办法。”

李三笑贪婪道：“还有另一种方法？那统统告诉我。”

小邪摇头道：“老鬼，这你就知道了，我之所以不告诉你另一种方法，是因为我那太上上师祖觉得不一定每个徒弟都能练这门功夫，所以他也有比较差的练法，当然练出来效果比较差，若你能练最好的，又何必练第二等的，对不对？再说这你两种都记，要是弄个不好行功搞乱了，你可就走火入魔，死于非命，这更划不来。”

李三笑一想，也觉得有道理，他道：“那煮了二十一天以后呢？”

“二十一天以后，就开始传授内功心法。”

李三笑急道：“快将内功心法告诉我。”

小邪叫道：“老鬼你又来了，不是不告诉你，而是本门功夫分好几种，你若能煮上二十一天，那我的说法是第一种，若你不能熬过二十一天，我就教你另一种，本门最忌讳的就是一次学两种功夫，也很忌讳还不晓得能煮几天，就知道第一种武功心法。这样一来全部搞混了，很容易出人命的。你放心，我身受重伤，哪能跑出你的手掌？何况你又救了我的命，我怎能不报答你的恩情呢？”

李三笑道：“好吧！明天就开始准备。”他是吃定小邪受伤跑不掉才如此决定。

小邪笑道：“明天你先看我怎么作，你要记下来，过程是如何。我必须浸在药水二十一天，试验一下药量和火势对不对，如果有不妥，我想办法改进，否则你一下去不被开水汤死，也要让毒毒死。”

李三笑心想：“这小鬼倒是处处为我着想，若真能练成绝世武功，哪怕再等上十年半载。”他道：“那我去准备，来！这是干粮，你们俩个好好吃，我走了。”说完他拿出一包东西往外走。

“等一下！”小邪叫道。

李三笑一惊，转身道：“小兄弟什么事？”

小邪道：“你就把这位小妹穴道解开，再禁制她的武功，这样她也逃不走，我也有照顾，还有你那些蛇朋友，你请他们出去吧！怪吓人的。”

李三笑现在视小邪是良朋好友，对这些小事他可不放在心上。点点头，他已解开寒玲穴道，再封掉她武功，又把蛇群驱散，才道：“小兄弟还有其他事吗？没事老夫这就走了。你们别想逃，外面四周至少也有数十万条蛇，你们若一出洞口，马上会被蛇咬死，可千万要记住我的话。”

小邪是蛇祖宗，他怕什么？但身负重伤，不得不借重药物疗伤，留在这里要比外面好得多了。他道：“你放心，我一定等你回来，我快要死了，我想把本门武功传给你，你快去快回，否则我死了你可就遗憾终身了。”

李三笑一听，也真怕他突然死去似的，又塞了两颗治疗内伤之药丸让小邪服下。他道：“小兄弟，你别泄气，只要你能把功夫传给我，我一定想办法将你救活，你好好休息，我快去快回。”说着已奔出洞口。

小邪一见李三笑已走出洞口，立时大笑道：“诗口口，什么嘛！想学本门功夫可没那么简单，寒玲快来。”

寒玲可没有他这么想得开，她幽幽道：“我在这里，看你说得天花乱坠，明天你拿什么向人家交代，我们快逃。”她以为小邪引开李三笑是为了便于逃亡。

小邪奇道：“逃？为什么要逃？”

“不逃？难道你真想跳到开水中煮上二十一天？”

小邪呵呵笑道：“不错，你真聪明，我也好趁此洗个热水澡。”

寒玲嗔道：“我都快急死了，你还有心开玩笑。我背你走，再迟就来不及了。”

小邪叹道：“既然你这么急，好吧！你就背我走。”

寒玲一喜，马上欺身要抱起小邪，可惜她武功被封，如同常人。一个弱女子，又有伤势在身，怎能搬得动小邪之庞然身躯？不搬还好，一搬她可急

得哭出来了，她实在是没办法搬得动。

“小邪，你不会死的，我要背你一起走，你不能死啊！呜……”寒玲她心如刀割，想尽力而力不足又不愿放弃，那种煎熬不是笔墨所能形容。

小邪一看她哭，心有不忍道：“寒玲，别动不动就哭，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天下要杀我的只有我老头一个。现在你功力被制，是无法背我走，再说外面全是毒蛇，我们也走不脱，等我伤好一点，我们再一起走，好不好？”

寒玲实在无计可施，她幽幽道：“那你明天怎么办？你骗了他，我……”

小邪笑道：“骗他是骗了一点，但假中也有真，我是真的要在药水中浸上二十一天，那是要治我的伤呀！”

寒玲幽幽道：“本来我是很相信你所说的话，但一个人要在开水中煮，我断然不会相信，也不敢相信。”

小邪道：“这有什么稀奇，你不是知道铁沙掌是要在烧红的铁沙之中练吗？这道理是相同的。”

“但那和整个人在水中不一样。”

“还是一样的，首先我们先在温水中浸，然后再一直慢慢加热，到后来就能适应高温，当然这时间要很长，而且也必须要用药物来辅佐才成。”

“虽然你说的有道理，但你从小开始，也只不过十几年，你能吗？”

小邪哑然一笑道：“别忘了，我的名字叫杨小邪，要不是有点邪门，我老头也不会叫我小邪了。”

寒玲是知道他有点邪门，但这种事很少人能相信的。她道：“可是，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小邪道：“寒玲，你别那么死心眼好不好？开朗点，就算是骗他，一时半日也不会被拆穿，那时我的伤说不定好多了，要逃也多一点力气。”

寒玲实在没法子，只有再次相信小邪，能拖一天算一天，她相信小邪有能力再骗几天，她幽幽道：“好吧，随你了，我们把干粮吃了。”她打开干粮，是肉松和馒头。

小邪道：“等一等，你把我身上金针拿出来，我伤口痛得很。”

寒玲放下干粮，从他身上取出金针道：“要刺向哪里？”

小邪道：“我念你刺，你有没有刺过？”“刺过，但不熟，不过我认穴还可以。”

小邪点头道：“认穴准就可以，好在刺金针也不用内力，平常人也可以刺，但你要抓准刺入肉内几分，否则会伤到血路脉经。”“我小心慢慢刺就是。”

“好！左肩井三寸。”寒玲马上刺向“肩井”穴。小邪感到很满意，又念下去：“天池三分，期门五分，曲池三分，玉枢五分，天突三分，璇玑三分，右肩井三寸，阳池二分，天井一分……由头到脚，小邪足足念了两刻钟才完成刺穴工作。

许多穴道寒玲并不知道位置，而小邪对救命这门功夫倒是记得相当熟，一一解释给寒玲听。

这一插完，金针渡穴马上发挥功效，小邪身上痛苦也减少许多，他道：“寒玲，你真行，插得分毫不差。”

寒玲苦笑道：“我怕得要命，怕插错位置你会受不了。”

小邪笑道：“这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等二十一天一过，我们放把火把这里烧掉，再到大城镇，咋啦呀咋啦一番，我手痒得很。”

寒玲奇道：“什么是咔啦呀咔啦？”

小邪得意一笑道：“咔啦呀咔啦就是赚钱的本事，告诉你，你也不会懂。”

寒玲道：“只要念咔啦呀咔啦就能赚钱，我有点不相信。”但她又有点相信，因为他是杨小邪。

小邪叹道：“本来是天下第一，但带了一个老婆，只好变成瘦十了，嘻嘻……”

寒玲知道他是在说自己，脸一红急道：“你……我……”她也知道自己拖累了小邪，不知如何说才好。

小邪笑道：“也不用这么亲密，你你我我的，改天我们拜个天地就是。”

“你……你怎么可以乱讲！”寒玲已腮红如樱花，千娇百媚，秋芙乍笑，令人见之则心生怜慕之情。

小邪道：“不拜天地也一样？”

“怎么一样。”

小邪道：“不拜天地就作姘头好了。”

寒玲一听登时气道：“你……你讲话怎么这么没修养？”

小邪叫道：“姘头有什么不好？反正不拜天地而结婚的人，大家都这么说，有什么不对嘛！”原来小邪弄不懂这两个字的意思，他见大人时常说，临时想到，也用上一用。

寒玲嗔道：“我不和你说话了，你讲话这么难听。”她是真地生气，嘴唇翘得两寸高。

小邪心想：“难道姘头会这么严重？看她生气成这个样子？既然姘头不好，那就换另一个姘头吧！”他道：“好好好，寒玲我错了，我不对，我没修养，但总该吃点东西吧！明天还有戏要唱哪！”

寒玲嗔道：“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说话。”她已微露笑容。

不久，他们吃了干粮，小邪已入睡，而寒玲却心有千千结，她想着小邪，想着明天，想着以后……

空谷一片阴暗，蛇虫噓然，更添恐怖。

第二天，幽灵鬼王一大早就回蛇谷。

他手里拿着一大包药草，奔入洞内大笑道：“小兄弟，我回来啦！可把我累死，我找遍了方圆二百里，整夜不眠才弄到手，我们可开始了吧！”他把药材丢入炼药桶里。

小邪一看他急成这个样子心中暗自好笑，他道：“老鬼，你蛮行的嘛！好，我们开始。”小邪当然想愈快治疗愈好。

老鬼动作更快，他是急疯了，想要练成绝世神功，想得迷了心掉了魂，如果他发现小邪在骗他，不吐血才怪。他挑了两桶水又找些木材开始煮药。

小邪看了看木材叫道：“老鬼，木材不够，若半途停火可非常麻烦，你再多找一点。”他这句话倒是实话。

李三笑道：“我这蛇谷很少有木材，你等一下，我到外面拉几棵大树进来。”

“快点！别误了时辰。”小邪这是打“狗”趁热。

“放心，我马上回来！”说着他已掠向谷外。

寒玲栗道：“小邪你真地行吗？”

小邪叫道：“不行我还不跑？来！替我将金针完全插入穴中，别让老鬼发现这个秘密，三星期后来个煮蛇王汤。”

寒玲很快地将金针插入穴道，她道：“这样可以吗？”

小邪道：“还不行，其他穴道也要插，我自己来。”他将其他穴道也补满，只留下“百会”穴。因为百会穴插下去会昏迷，他想有强敌在此不宜如此做，效果虽差一点但不碍事。

寒玲轩颜一笑道：“你这个人怎么老是练这种奇门武功？邪里邪气的。”

小邪道：“这哪是邪功？我老头说这是少林易筋经，经过老头数十年的研究，才发现这种能使人脱胎换骨的方法，你还说这是邪功，差！”

寒玲惊道：“易筋经？这……就不是邪功了。”

小邪叫道：“哪有功夫分正邪的！有人练功需要某种方面的牺牲，例如老鬼练的灵蛇阴阳掌，是天下至毒，他练邪功时加上毒药浸淫后，他的手变成黑色，我们叫他邪。若有人练灵蛇阴阳掌不用毒，那练出来的掌力也没这么厉害，手也不会黑，我们就叫他正。其实都是他的毒太厉害，而使许多人害怕，才给他一个名字“邪功”。又如他练功而不杀人，那邪功不就等于没有一样，我们要叫他什么？没功？你怎么去分正与邪两种功夫？所以正邪之间分界很小，不过练这些毒掌的人，大部份都心术不正。所以武林中才把邪功两字当作坏人的标志。”小邪感到自己很会解释道理，其实这些都是老头告诉他的，一被他逮到机会，他就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也好表现一下自己很行。

寒玲不明此理，她道：“我永远说不过你，你永远都是有那么多的歪理。”

小邪叫道：“歪理也是理，只要看这个理是不是能使人相信，如何？你信是不信？”

寒玲道：“我是相信，但你这几天一定要好好治伤，否则我也不知道要如何是好。”

小邪笑道：“没有问题，你等着，我一定带你到洛阳咔嚓呀咔嚓。”

“又来了，也不看看你的伤有多重！”

“重？重才好，洗澡也洗得过瘾，你不是要报仇吗？那等一下你就在火炉下帮老鬼煽火，我在桶里时你不能得罪他，否则我这澡也不用洗啦！”

寒玲直笑不已。

外边老鬼已抱着一大捆木材进来，大小汗珠流不停地笑道：“小兄弟，不够外边还有。”

小邪看了看道：“够了，我们开始。你先加热到高温时我再下去，记住！我在水中时要小心火势，不能让它太弱，也不能太强。”

李三笑道：“我会小心。”

小邪道：“每次要两个对时，等一下我自己下去，也自己会上来，你别碰我身体，否则岔了气就不太好。”说着他故意弄些奇奇怪怪之动作，搔头、扭腰、勾腿、摆臂，耸肩挥手……

李三笑目不转睛地注意他的动作，连一点点小动作也怕遗漏，有碍练神功。

不久，水已达高温，小邪勉强跃入药水中，抱元守一运功疗伤。

寒玲急叫道：“小邪！”她是因为担心而自然叫出口。

小邪已浸入药水中不便回答。

老鬼李三笑一看这小子真地跳入药水中，心中一些顾忌和疑心已去了大半，他已相信小邪有那部“玄玄宝录”，自己也开始背起小邪所说的每一句话。

他想：“等二十一天一过，若行了，我再下去煮二十一天，那时他已经将宝录全部告诉我，我就一掌劈了他，到那时我就天下无敌了，哈哈……”想到此，他忍不住已昂头狂笑，笑音如夜泉刺耳难闻。

寒玲以为他有什么意图得逞，连忙往桶里看去，见小邪还在里面像菩萨般坐着，也不知是死是活，心中忐忑不安已极。

李三笑相当注意火势，他不敢忘掉小邪交代的话，不能太弱也不能太猛，这副认真像，实是少见。

寒玲虽然帮着煽火，但不断往桶里看，她想只要小邪一叫，她就立刻将药桶推倒，让小邪能逃出药桶。

小邪在药桶里闭气疗伤，他一跃入桶里，一阵刺辣已攻入小邪肌肤中，疼痛难挨。他觉得这老鬼并没有偷工减料或加料，安心的疗伤。伤口一阵刺痛，小邪知道那是伤口肌肉尚未死去，可以利用药物和真气将伤口逼合。使伤口不致于结疮疤，只留下一丝淡淡红肉痕，当然这些要归功于那二十几味天下至宝，小邪真是命大福大。

首先他先运功一周天，发现有许多脉经被砍断，只得运气逼穴，一条条逼通它们。再运行一周天，情况已有好转。此时水已开始沸腾，“吃吃”袭向小邪肌肤，小邪利用“金针渡穴”将体外药引入穴道运行全身以治疗内伤，只见他“百会”穴已渗出一丝丝污血。

第一次行功最重要，小邪必须将内脏瘀血排出体外，还必须接上穴道路，也必须愈合伤口，否则下次行动就无甚效果。

李三笑一看水开了，他想看看小邪有何反应，但他只见小邪坐在桶里也不知是死是活，小邪交代不准动他，李三笑也不敢动小邪。

寒玲看到水不停沸腾“咕噜”叫着，心中直往下沉，她好希望立刻知道小邪的生死，可惜小邪却一点反应也没有。

时间不停流逝，一刻……两刻……一个时辰……两个时辰……已快到中午了。

寒玲开始流泪，她见小邪已在水中四小时，连一点动静也没有，心头有若被千钧重石压着。

小邪知道再行动五周天就可以将伤口愈合，并将脉路接通。功行六周天就能将内伤污血排出，此次疗伤就可告一段落，他也担心火势不够，有碍疗伤。

李三笑心头开始沉重起来，他想这门功夫未免太惊天动地了，用开水煮上四小时，天下只怕没有这种人吧！小邪会不会死了？功行三周天，已过了两小时，是中午时分。他已有点犹豫。

小邪知道运功太久，外面的人恐怕以为自己死了，因而不再加火，还有可能捞自己，那就前功尽弃，心中直叫着“鹅米豆腐。”

李三笑心想，小邪大概死了吧！他已加火加得甚累，但他还是怀有这么一点点希望，是玄玄宝录这天下无双的武功在支持着他。

寒玲已哭出声音，她不管老鬼就往药桶推。

“你干什么？”李三笑大叫一声，已拦住寒玲。

寒玲哽咽道：“老鬼你害了杨小邪，我要报仇！”粉拳已打向老鬼身上。这时她武功已失，出手有若在扇风，打在老鬼身上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老鬼不闪不避叫道：“女娃儿，你等着点好不好？说不定他没死，被你这么一弄就死了，好歹也等太阳下山再说。”寒玲幽幽道：“可是他……哪

有人在开水中煮这么久，我怕他早已死了。”

李三笑也是如此想，但他还是存着一线希望，他道：“等等看，若真的死了也不在乎多煮几个钟头，我们将这些木材烧完再说。”他指着地上一堆不算大堆之木柴。

火势如虹，火舌腾腾不已。

不久木柴又快烧完了。

小邪已运完五周天，剩下最后一周天，眼看着就要大功告成。

但李三笑已绝望叹道：“女娃儿，我们失败了。”他很难过地呆坐于地。

“哇！”寒玲连最后一线希望也在李三笑这句话中而幻灭，哭着就要推倒药桶。

李三笑一急，立刻拉开她叫道：“人死了，药可还有用，你不能乱糟踏了好药。”

寒玲被他一拉，摔在地上悲叫道：“你害死了小邪，我要让你得不到药水！”说完她已再次冲往药桶。

李三笑一挡，把她给挡了回去。

寒玲实在没有办法，愣在那里，既伤心又悲愤。看看剩下之木柴，她想：“不如引开他注意力再推倒药桶。”

寒玲道：“老伯，剩下这些木柴放着也不好，统统烧掉算了。”她做出一副无奈而楚楚动人相，并走向前拾起木柴往炉里丢。

李三笑见她不再推药桶，也不阻止她丢木柴到炉火里去，就这样火势又加大。

小邪在药桶中暗道一声好险，差点就因火力不足而前功尽弃。

寒玲放着木柴，一看李三笑不注意，顺势就往药桶推，但她快李三笑更快，一甩手又将寒玲拉开。

寒玲一直想要将小邪弄出来，但老是被李三笑阻挡，不由得性子已发，不时绕着药桶，一见有机会就推。

李三笑阴笑道：“我偏不让你推！”他一口怨气还没发，现在又碰上寒玲无理取闹，心火已升，也赌起气来。

两人这么一耗，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火势也渐渐减少，最后也熄灭了。

李三笑一看火熄了，他叹口气道：“娃儿你也别推，我们将这小鬼捞起来看看。”他神情沮丧，有若斗败公鸡，慢慢地走近药桶，想将小邪捞上来。

寒玲也哽咽走了过去。

小邪暗自好笑，心头想：“他们以为我死了，好，死就死，装死我也不外行。”只要一闭气，他这模样比死人还恐怖。

李三笑已将小邪身躯捞出来，只见他全身冒着白雾气，肌肉通红伤口已合，一点也无被煮烂之征象。老鬼探探小邪鼻息，也没喘气，奇怪地将小邪放在石床上，心中不时嘀咕小邪生死。

而寒玲已泣不成声，哀痛欲绝。

小邪想：“他妈的装什么死？这老鬼又不是和我多有交情，我死了他说不定还在偷笑呢？这可苦了寒玲。”想到此他已开口阴沉沉道：“老鬼，你过来。”

李三笑一听非同小可，死人复活了，“蹬蹬蹬……”一连退了好几步，失魂地望着小邪。

寒玲则破涕为笑，一跳起来拍手叫道：“小邪你没死……我……”事出突然，她也不知如何表示心中之喜悦。

小邪笑道：“死是没死，差点被你哭死啦！”

“我……我……”寒玲马上擦拭两颊泪珠，既窘困又欣喜地望着小邪，一扫心中阴霾。

小邪又望着李三笑道：“老鬼，你算什么嘛！我叫你不能动我的身体，你却故意把我抬出来，你害我受伤不浅。”

李三笑可是又惊又喜又钦佩的望着小邪，兴奋异常道：“小兄弟，我……我……老夫实在没想到你还活着，这……对不起小兄弟。”现在小邪在他眼中已是大神仙，大师父，他已忘记自己是谁了。

小邪叫道：“混蛋哪！本门武功天下第一，这些小事你也怕成这个样子，被你这么一抬，害我失去了十年功力，看你该如何赔偿我！”

李三苦笑笑道：“小兄弟你别难过，老夫有两条灵蛇，是变种蛇，老夫也不晓得它叫何名，但它的血可以恢复功力，老夫这就去捉来给你服用。”

小邪叫道：“好吧！既然你能帮我恢复功力，我也不责备你，对了，我有点饿，你再弄点东西回来，最要紧的是酒，练这种神功完毕，最好喝点陈年老酒，方能炉火纯青，余毒尽除，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一些细节。”

自从小邪活过来以后，李三笑可是对他的话“过耳不忘”，深怕将来练功忘了一些步骤，更是对小邪深信不疑。他道：“老夫这就去准备。”说完他已兴冲冲地往外奔，深怕时间耽误太多似的。

寒玲轻笑道：“小邪你好神奇，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呵呵……”小邪得意笑道：“我是天生灵台泛光，七窍通天，神户英挺，十足金刚命，在朝帝王相，在江湖是霸王相，哪里会死？就是有人把我埋了，你也要相信我还活着。”

周八伯替小邪看的相，小邪是永远不会忘记，而且是逢人便吹，以表现自己命好，也因而自我陶醉，真以为他真是帝王相了。

寒玲奇道：“为什么？你真的杀不死？”

小邪道：“当然，我已经和观音菩萨结拜作朋友，她不保护我要保护谁？”

寒玲淡然道：“我相信你就是。”这许多天来，小邪的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无法相信而必须去相信，所以寒玲她相信了，没有理由的相信，只因他是杨小邪。

小邪呵呵笑道：“将来还有许多秘密我再告诉你，保证你大吃三惊，嘻嘻……”小邪正在幻想他也会生孩子，乐得呵呵直笑着。

“你还有什么秘密呢？”

“天机不可泄露，不过我告诉你！”小邪欺身在寒玲耳边细语道：“我会生孩子。”

“你……”寒玲耳根泛红，困窘已极。

“哈哈……”小邪大笑道：“这有什么稀奇，慢慢来就会了嘛！哈哈……”

这时小邪穴道白气已散光，皮肤也转为淡红，他才把金针拔出，只看伤口完好如初，象是一条红线粘在上面一般，不注意看还真看不出来。

寒玲奇道：“小邪你真邪，我简直不敢相信。”

小邪道：“小事一件，以前华佗能够剖开人家脑袋，洗好脑浆又缝回去，比起华佗我这就算不了什么了。”

“那只是传说。”

小邪道：“无风不起浪，没有几分事实也不会传到现在，若你想学，等到有一天我回去时，咱们再找老头子传授如何？”

寒玲嗔笑道：“我才不要呢，看你怪怪的，你老头更不用说了。”

小邪叫道：“你放心，我怪，我老头可好得很，你见他一定会喜欢他，他很难得生气，不过……他有个坏习惯。”他神秘的望了寒玲一眼。

寒玲问道：“什么坏习惯？”

小邪吃吃笑道：“他跟我一样，喜欢吃狗肉，你想不想学吃狗肉？”

“狗肉？丐帮弟子倒有不少人吃，但我没尝过，狗肉真的那么好吃？”

“呵呵……”小邪笑道：“这简直是人间仙品，你若不吃真是枉到人间，我告诉你，玉皇大帝他也吃哪！”

寒玲娇笑道：“你又没上天堂，怎么知道玉皇大帝也吃狗肉？”

小邪神气道：“这你就不晓得，在我故乡有间庙，供的就是玉皇大帝，可是我有几次捉狗往那里藏，结果第二天就不见了。更奇怪的是，我看到玉皇大帝的嘴巴还油油的，这狗不是被他吃去还有谁呢？”

寒玲也不知是真是假，看小邪讲得蛮像回事，她道：“那你是不是换地方藏狗？”

小邪道：“那时候我还小，一看玉皇大帝敢和我争狗肉吃，我好气，就拿条绳子把他给绑了起来，结果还真灵，这么一绑，那些狗肉也不再遗失。我就向玉皇大帝说：“别再偷我狗肉吃，我就放了你。”他当然不好意思回答；我又解开他身上绳子，心想做这么大的皇帝，没狗肉吃也真可怜，我就时常弄点煮好的狗肉去拜他，他也吃得很过瘾，一直到我找到另一个藏狗的地方，才没继续供奉他狗肉吃。”他说得历历如绘，传神之极。

寒玲笑道：“我们下次见到你爷爷，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她怀疑有人躲在那间庙里偷小邪的狗。

小邪叹道：“我爷爷？算啦！他是只大懒虫，从来不出门，他哪会晓得这种事？你下次去最好弄上二斤酒，几包香肉给他，我看他连心肝都肯挖出来给你。”

寒玲道：“好吧，等你要回去时，我再跟你回去看看你爷爷，你什么时候回去呢？”

小邪心想：“这‘黑血神针’她可能不晓得，不如问她一下少林寺在哪里，以后想回去也好偷敲它几下。”他问道：“你知道少林寺在哪里吗？”

寒玲道：“在嵩山少室峰，河南省，你问这个有何用处？”

小邪笑道：“我要到少林寺敲钟，敲响金钟时我就可能回去了。”

“你要到少林寺敲钟？”

“对呀！而且还要敲二十四响。”

寒玲惊道：“二十四响？你别吓人好不好？”

小邪叫道：“谁吓你？敲二十四响有什么了不起，我高兴我还想敲他一百响呢？”

寒玲担心道：“小邪你可别乱来，少林寺的钟是不能随便敲的。你知不知道，那钟楼是由十八罗汉看着，除非少林寺有重大变故才会敲二十四响，我听干爹说，他只听到两次，而且都是掌门人死了。你这一敲天下不大乱才

怪！”

小邪一听，扫兴已极懒懒道：“这么说我老头是要我等到少林掌门人死了，再要我回去喽！”

寒玲点头道：“看来是如此，但又有谁能杀得了少林掌门人呢？除非他自己老死吧！我看你非等上二、三十年才能回去了。”

小邪道：“这个不行那只好找到‘黑血神针’了。”

寒玲奇道：“黑血神针是什么东西？”

小邪笑道：“寒玲，我说死不掉是骗你的，那黑血神针是一种很小的针，刺在人身上马上会死亡，而且找不出一丝痕迹，我中了它，也只好和你说再见了。”

寒玲惊道：“这么厉害？”

小邪道：“要不是这么厉害，我老头也不会叫我见到它，就要象疯狗一样地逃命。”

寒玲嗔笑道：“这要是让我找到一支，哈！看你还敢不敢再欺负我？”

小邪得意道：“等你找到再说吧！趁现在……”“啪！”他已打了寒玲一巴掌，闪身往外奔去，并不时哈哈大笑。

“你……”寒玲摸着下巴：“可恶！”她也追下去。

“哈哈……”两人喜悦追逐，时有笑声传来。

时光如梭，岁月似水。一连三星期已过，小邪也圆满治好伤势，又如生龙活虎般。

在这同时，他也不忘念一些不三不四连他自己也听不懂的武功心法，给幽灵鬼王李三笑听。

李三笑也将小邪视如爹爹，侍奉得无微不至，他还不时伸手去趟那药水，跃跃欲试神功威力，他也不怕被剥掉一层皮。他问小邪要如何进行方能无碍，小邪也一一胡扯一番道理，当然是免不了要以温水先开始。

今天李三笑甚是高兴，问道：“小兄弟，现在我可以尝试一下药水之滋味如何了吧？”他已足足憋了二十一天，这种焦急之心最难熬。难怪他不等小邪开口就已先问起来。

小邪暗自好笑地道：“可以啦，药性已没先前那么强烈，现在已适合你，来来来！先将衣服脱掉，再进入药桶中，神功马上就要大成了。”

“呵呵……”李三笑真是不要命，迷昏了心，赶忙脱掉衣服，不等小邪指手就往药桶跳：“小兄弟，好舒服哇！”他不时泼起水花往脸上淋，真是如鱼得水。

小邪心想：“舒服，你当然舒服了，等一下还有更舒服的。”他笑道：“老鬼！凡事第一次都是重要的，所以我要往药桶里架上盖子，保留出你的头部在盖子上，我将盖子绑好，你要尽量忍耐，一直到无法忍耐时，我再将盖子打开。”

“这……”李三笑心想：“这小子会不会有诈？”立即爬出桶子道：“不加盖子不行吗？”

小邪也是知道李三笑老奸巨滑，不是那么容易上当，他严肃道：“不加盖子，你一热一怕就会往上窜，这就前功尽弃，我加盖子是要你没办法出来，那时候你只得强忍着痛苦，这才能激发你忍耐功夫达到最高程度。我是为你，这样好了，你要是怕我害你，那你就给我一些禁制，例如毒药，或者是其他一些你的看家秘招，如果我害了你，我也得赔上一条命，这你总可以放心了

吧！”小邪故意说出毒药，一方面自己对毒药有独到之处，另一方面是这老鬼人称天下二毒，他对毒药一定最有信心，果然不错，李三笑上当了。

李三笑想：“这二十几天来，杨小邪对我倒是有问必答，而且还答得很详细，想必他是在报恩，哼哼！老夫可不吃你这一套，你想用感情来收买我，那你就看错人了。至于练功之方法，他说的倒也不假，我要忍不住一定会往外面跑，这样一来真如他所说的，是前功尽弃。而他宁愿以身陪命，那是他自己找的，我就来个过河抽板，要他死于非命。”他道：“你服下我这颗‘不见天’丹丸。只要三个时辰不服下解药，马上会七窍流血而死。”他从衣袋翻出一颗红如樱桃之药丸，看他的神情，似乎对这药相当有把握。

小邪考虑都不考虑一下，抓起药丸就往嘴里吞道：“这你总该放心了吧！”

李三笑暗道：“小子，你死定了，这丹药连我自己也没有把握解得开，你吃得倒象是在吃糖一样。”他很满意地道：“你放心，我练功练好马上替你解掉，你吃了等于没吃一样。”

小邪心想：“老鬼，你看错人啦！你这小孩子的招数连我肚脐眼都不如。还想要我，我要是没把握，我也不会服下你那颗红樱桃。”他道：“就是吃了和没吃一样，我才会如此爽快地服了它，我们开始吧！别浪费时间。”

李三笑很得意阴笑数声，他也觉得时间宝贵，再次跃入药桶中。

第十章 寒玉铁

小邪也不客气，拿了一个大盖子，中间挖个洞，像套囚犯般将李三笑套在桶中，还找了几根铁条架在上面用铁丝缠好，检查一下才满意道：“行了老鬼，你现在将真气布满全身，我要加火了。”“啪”小邪打了他一个响头，呵呵笑个不停。

李三笑以为小邪这一掌是在试验自己运功了没有，也不生气，便自然地瞪了小邪一眼，便立即运起功道：“可以了，你点火吧。”

小邪问道：“你的煤油放在什么地方？这木柴点不着，需要煤油。”小邪是要拿煤油烧蛇，准备脱逃。

李三笑不疑有诈道：“右边山洞约七尺左右，有个大桶就是煤油，你走过去就可以看到。”

小邪笑嘻嘻走向寒玲眨眨眼，神气已极地将铁桶通通搬出来。

寒玲也会心一笑，走过来帮忙。

李三笑还是心有余悸，他道：“小兄弟，别太快，慢慢加火，我怕火太大我受不了。”

小邪吃吃笑道：“放心，我会省点用，运功吧！最好将眼睛闭上，以免岔了气。”

李三笑还真怕岔了气，赶忙将眼睛闭上，默运神功。

小邪知道，煮老蛇汤的时间到了。他开始点火，一点点煤油已将火势带大，水也慢慢热起来。

小邪想利用这时间替寒玲解除禁制，他道：“寒玲你快坐在石床上，我替你恢复功力。”

寒玲点点头，坐在石床。

小邪道：“你快运气，看哪里不通告诉我。”他已拿出金针准备替寒玲渡穴。

寒玲依言，运功不久她道：“章门”，小邪立刻以“大悲指”点向章门穴，利用金针逼入真气，替寒玲打通穴道。

一会儿，寒玲又叫道：“于池……天突……神门……至阳……曲泉……神庭。”

神庭穴一解，寒玲已起身叫道：“成啦！”她又恢复以前活泼可爱。

小邪“嘘”了一声叫道：“小声一点，老鬼还在旁边哪！”他指指李三笑，两人凝目而笑，往老鬼走去

小邪叫道：“老鬼现在你觉得如何？”

李三笑道：“还可以但已有点热。”

小邪安慰道：“没关系。现在热，以后就不热了，你忍耐点。”

李三笑道：“老夫省得，你休息吧，别太累着了。”他是错把小邪当恩人了。

小邪想笑但没笑出声音，他道：“好吧，你费话少说，别岔了气。”

不久，水渐渐冒出蒸气，老鬼脸上涌出汗水。

小邪又加了不少木柴，他道：“我出去解手一下，马上回来，你别乱动忍着点，大功快告成了。”李三笑已不能开口，只以点头表示。

小邪走向寒玲道：“你留在这里看好老鬼，我出去办些事马上回来。”

寒玲也不知道小邪要搞什么，她答道：“好，但你要快点回来，我一个

人在这里会怕。”

小邪点头道：“不到半刻钟我就回来。”他扛着那桶煤油真奔洞外，他暗道：“奶奶的，杀人放火可是我专门的行业，哈哈，这招清蒸老混蛋够他脱层皮哩，哈哈……这些臭蛇也留不得，恶心死了。”

蛇群一闻到煤油味，已惊惶往外逃命。

小邪一看，立时奔出谷口，在外面浇了一圈，防止蛇群走脱。将剩下的泼在四处，又找了许多枯树丢在四周，这才满意掠回洞中。

小邪对李三笑道：“如何，滋味如何呢？”

李三笑满脸通红，也不晓得开口，猛摇头。

小邪丢了三根木头到火堆里，又道：“老鬼你可要好好忍耐，若忍不住就喊，喊出声音可以减少痛苦。”

小邪一说完，李三笑马上吼叫起来。

小邪吃吃笑道：“叫啊！叫愈大声愈好，快快，否则等一下就来不及叫了。”小邪还不时打他头，象拍皮球一般。

“哇——好热啊！我受不了，小兄弟你快放我出去，哇……噢……”音如巫山猿啼，悲厉已极。

小邪笑道：“受不了？受不了也得受，你以为这门功夫这么好学？呵呵……”

李三笑被热水烫得实在受不了，他叫道：“快！小兄弟快放我出去，我不练了。”

“不练？你说不练就可以不练？好好给我练，否则我拿谁来练？你再说你不练，我给你来个‘咔嚓’！”他折断木头叫道：“杀了你。”

李三笑还以为小邪是在强迫他忍耐，他苦叫道：“快呀！痛……热哇……小兄弟快打开盖子，啊……我受不了了，快放我出去。”他现在正是在尝试热锅上之蚂蚁，开水上的活蛇。

小邪叫道：“死老鬼，你以为我是谁？什么鸟蛋‘玄玄宝录’？我每天上茅坑就是练这门功夫，你是吃了我的迷魂药，迷了心失了魂，想学我在开水中游泳，嘿嘿！你好好学吧！我走了。”他又打了李三笑七八个耳光，丢下所有木柴到火炉里，拉着寒玲扬长而去。

李三笑这时热水临身，那听得进小邪的话，只是苦叫哀叫：“小兄弟……快放我出去。……哇……受不了啦！”他整个人已如疯子般狂叫不已。

小邪和寒玲奔出谷外，马上点燃煤油。

“呼”一声，火舌已袭卷整个蛇谷。

火势由外向内，故而蛇群根本没法逃，“嘶嘶”乱叫。

小邪和寒玲已笑着掠往山下，消失在丛林中。

李三笑也因开水过烫而昏过去。

这时有条黑影快如电闪的射入洞内，只见他一扬掌已将药桶震碎，挟着李三笑往洞外一掠，消失在一片火焰中。他的动作之快之猛实属少见，必是武林绝顶高手无疑。

不久蛇谷已化作一片火海，从此再也没有“蛇谷”这名字了。

山风吹掠，景色宜人，阳光乍现，大地含笑。

小邪他们已找到一家客栈，两人大吃一顿。

小邪得意笑道：“这老鬼，不死也要脱层皮，嘻嘻……”

寒玲嗔笑道：“亏你还想得出来这个把戏，要不是你，我可逃不出他的

手掌心。”语气之间充满感激。

小邪笑道：“这下你该相信我的厉害了吧！”

寒玲娇笑不已，她实在没看过这种古里怪气之人。不久她道：“对了，你还记得那批黑巾杀手？”她想到上次被追杀有点奇怪。

小邪道：“怎么会不记得，我也莫名其妙就惹上他们，要想和谈都没办法，杀又杀不完。不过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他们都是些可怜人，也许死掉是他们最好的解脱。”

寒玲不懂道：“这是为什么呢？”

小邪道：“原因多啦！他们不但没有鼻子耳朵，而且整个脸都烂掉，所以他们才会蒙着脸。”

寒玲吃惊道：“真的？有谁这么狠心如此做呢？”

小邪恨道：“是天下最没良心，也是最卑鄙的人，我倒想把他煮一煮。”

寒玲道：“丐帮耳目遍天下，我回去请哥哥查，说不定也许可以查得出那人是谁。”

小邪叹道：“可查出来也没用，谁能杀得了他，你知道上次有一位黑衣杀手他是谁吗？就是最后那个。”

寒玲摇头道：“当时我昏迷过去，不晓得他是谁。”

小邪道：“开始我也不知道，但在蛇谷和老鬼谈天以后才知道他叫童血熊，是九魔之一的鬼谷魔王？你想他武功那样高强的人都被收买做杀手，我们算什么，我看夹着尾巴逃走才是上策。”

寒玲娇笑道：“你还不是一样把他给杀了。”

小邪叫道：“妈的，你没看到我差点也断气了？这是他太大意才会翘在我手中，机会不是天天有，月亮也不是每天都是圆的，我还是逃跑才划得来。”

寒玲道：“那我呢？跟你跑？”她发现自己说这种话，有点太“那个”，已低下头，粉腮泛红。

小邪呵呵笑道：“跟我跑？你追得上我吗？我看你还是回丐帮去比较安全，然后要找我再来找我，反正你说你们丐帮弟子遍天下，随时都能找到我，不对吗？”

寒玲幽幽道：“可是我还是喜欢跟你闯闯江湖。”

小邪看了她一眼，见她楚楚动人，无奈道：“好吧！被缠上了甩也甩不脱，那你以后见到危险就跑，象……反正你跑就没错，最好跑到丐帮分舵躲起来。”他本想说跑得象疯狗一样，但想了想又没说出口。

寒玲点头道：“好，只要有危险我就跑，跑得愈快愈好。”

小邪笑呵呵道：“跑呀！找家大客栈睡它三天三夜，哈哈……”两人在笑声中走向大城镇。

寒玲身上不知何时已挂起小铃子，小邪道：“寒玲你为什么要挂铃子？很好玩是不是？不过蛮好听的。”寒玲笑道：“我名字有个玲字，所以我喜欢挂上铃子，也喜欢它清脆的响声。”

小邪道：“要是没有铃子呢？例如前几天你被追杀而铃子不见了，你会不会有点不习惯？”

寒玲点头道：“是有点怪怪的。所以我刚才又买了铃子挂在腰上，怎么样？”她晃了下柔腰，立即一阵悦耳铃声传了出来。

小邪赞叹道：“蛮夸张的嘛！我看也不用叫你寒玲了，朕就封你小丁如何？象皇帝封妃子一样，小丁、小丁当、叮叮叮、当当当、哈哈……蛮有意

思的。”他愈念是愈顺口，也愈觉得好笑。

寒玲叫道：“我不要，这么难听，换一个好不好？”

小邪奇道：“换？小丁换什么？嘴长在我身上，我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小丁、小丁、小丁……”他叫个不停。

寒玲想：“小丁就小丁，和他斗嘴，我看等一下更难听的名字都叫出来了。”她道：“好嘛！小丁就小丁，你别念个不停，我们快走，免得太阳下山还赶不到大城市呢？”

小邪道：“小丁，我们来跑，如何？”

寒玲娇笑道：“我才不上你的当，弄不好又像上次，你一跑就带回来十几个要命的，差点都命丢了，你还想再带几个人回来吗？”

小邪尴尬笑道：“意外，上次纯属意外，嘻嘻……”

寒玲道：“这次呢？这次要是再意外你又如何？”

小邪一想暗道：“奶奶的，俺真憋，上次一跑带回来要命的，这次说不定带个棺材回来，赌博也要讲点运气，该瘪十就瘪十，一点都不能乱来。”他道：“好吧！我们走快点就是。等到了大城市，我有你这位小丁爷保护，我看要挂十一个麻袋啦！”他一想到大城镇一定有丐帮，这就不怕人家追杀了。寒玲娇笑道：“走吧！到时候再说。”

长安乃历代重要古都，远至西周文武成康，以迄秦汉隋唐，都建都于此，为我国六大古都之一。

车如流水马如龙，万家灯火到天明，这是长安城之最佳写照。

当然，这么繁荣之古都一定少不了，酒楼、妓院、赌场、杂耍胡同……是应有尽有，此奢侈浮华，闻名全国，无怪乎人多事杂。

而这些都不足以道，脍炙人口者，莫过于杨玉环之华清池，这既哀怨又令人遐想之历史艳闻。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春风吹面发生香，柳态轻盈骚弄忙，绿水柔波映曲桥，过往情侣若靖江，可惜未能再见到绝代美人杨贵妃矣。

小邪三步二步走，七摇八晃，甚至有点贼头贼脑。在这华清池，他算是最土，最不懂风情，最没气质但却是最好玩的一名乡巴佬了。

小邪注视行人良久，他终于发现问题了，他道：“小丁，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多人。”小丁娇笑道：“这是杨贵妃之华清池，你看左边有间大行馆，那就是当年杨贵妃住的地方。”她指着左边一栋有若宫殿之建筑物，又道：“那是禁区，我们不能去，而这里本是大庭院，也许人来多了，官府也管不着，所以就开放了，那些人是来悼念杨玉环的。”

小邪叫：“管他的什么扬一番（玉环）扬二番的，我一次打牌能扬十八番都不吭声，他奶奶的扬一番就这么神气。”他可不懂杨贵妃这位大美人姓什么叫什么。

小丁听得直笑不已。这一路上小邪的举动，已使小丁笑得嘴角发酸，直呼过瘾。

小邪瞪了小丁一眼叫道：“你笑什么？我可没骗你，手伸过来。”他已伸出右手想握小丁的手。

小丁奇道：“小邪，干什么？你……”

小邪叫道：“小丁，别人都牵着手，我们也要牵着手才合乎规定嘛！”

小丁一听脸红着道：“不必了小邪……”话未说完，脸已红透耳根。

小邪吃吃笑道：“假惺惺，就算不是也得借用一下，逛完了再还你。”不等小丁同意，已握住小丁左手，往人群走去。

小丁，想甩，但一次没甩掉，也不好意思再甩，任由小邪牵着到处乱窜，虽窘得连话也说不出，然而内心却洋溢甜美之梦幻，欣畅无比。

温泉只有几个小地方，其他较大的水潭并不是温泉，池里红鲤墨鱗悠游自得，嬉戏追逐，一副祥和气氛。

小邪望着水池一时兴趣起：“小丁咱们捉几条鱼来烤如何？”小邪他不是骚人墨客，也不是名门公子哥儿，他可不懂赏花悦物，品茗戏月之雅事，他是想到哪里做到哪里，啥事新鲜干啥事，别人如何想没关系，只要自己心头快乐就好。小丁可就不同了，她比较懂得这些雅事，更可说是个中高手。对于小邪这种煞风情之事，她也微一吃惊，她惊道：“小邪你别乱来，这里这么多人，你这么一捉，不被人笑死才怪。”

小邪叫道：“这有什么好笑？捉鱼就捉鱼，他们笑个什么劲？”他认为鱼本来就是让人捉的，捉鱼本来就是很平常之一件事，差就差在他没想到地方不同。

小丁急道：“这些人都是来欣赏风景，顺便悼念杨贵妃这位美人，哪有你是来这里捉鱼？你就行行好放鱼儿一条生路吧！”小丁实在怕小邪这种想到就做的脾气，就是用软的，小邪也未必肯吃。她知道小邪的心思没人猜得透，也许连小邪自己也猜不透他自己，她只好装成一副可怜样，来博得小邪同情。

小邪本来是想在小丁面前表现一下自己很行，尤其是空手捉鱼这门功夫，谁知道小丁如此“煞风情”，害他没得表演。他扫兴道：“他妈的，搞什么嘛？这些人放着鱼不捉，还赏什么风景，十足假惺惺。”

小丁叫道：“小邪，你怎么老是讲粗话，这么难听！”

小邪白了小丁一眼道：“这我倒要问你，骂人的话要好听的，你说来听听看，我闯了大半辈子江湖，也没听过骂人的话是好听的。”

小丁被他这么一问，倒觉得无言以对，本来骂人的话都是不好听的，她也白了小邪一眼叫道：“那你不会不骂人吗？”

小邪叫道：“不骂人？好，不骂人我就打人！”他没得下水求来表现，已是一肚子火，现在小丁又加油添醋，他是有点想找人出气，随手捡了一颗小石子，往远处丢，立即转头装作若无其事之模样。

果然马上有反应，只听不远处有一位男士愤怒声传来：“他妈的，搞什么嘛！是谁乱丢石头？”他骂的话竟然和小邪一模一样，只是他找不到丢石头之人，也无可奈何。

小邪一听那人骂的话，嘻嘻直笑，先前郁闷一扫而空，他得意笑道：“小丁你听，他说的还不是一样，嘻嘻……”他终于找到一个同行来反驳小丁的教训，内心感到无比兴奋。

小丁没想到小邪的话会应验——骂人的话都是很难听。一时之间也不知再如何回答小邪，她幽幽道：“可是我听得好不习惯。”

小邪一拍小丁肩头，一副老大教训老二般道：“慢慢你就会习惯的。”语气之中，倒觉得他说粗话是正常，要小丁去适应。

其实象小邪这些十余岁之少年，正是个小大人，凡事都想学大人模样，再加上小邪书读得不多，讲粗话是很平常。随着年龄之增长，见闻修养渐渐成熟，说话也日益含蓄，自然而然就能避免再说粗话。话又说回来，人在江

湖不说粗话，就少了格调，就变成不入流，也混不出什么名堂来。当然这是指绿林好汉，像一些少林高僧，武当真人及正派人士，自不能相提并论。

当小邪正得意自己之行为——偷扔石头，此时他已找到这好玩之游戏，不时扔向来往之情侣，嘻嘻哈哈进行他的游戏，蓦地——

远方传来一阵女孩呼救声。

小邪一声叫道：“哇咔！又来了一个小丁。”他指上次小丁也在黑城镇叫救命之事。

小丁是亲身体会，她知道这种情况之心情，她急道：“小邪，我们过去看看。”说完她已奔向发声处。

小邪苦笑一声也掠上去。

只听一男士十足轻薄之声音道：“小姑娘别跑，我家少爷只是想跟你做朋友，你就赏个脸如何？”

“不！我不要，快放开我！”那女子慌张叫道。

“小姑娘，我家少爷看上你可是你的福气。你别不知好歹，听话点，否则有你苦吃。”

有一位少年淫笑道：“阿福，别把我心肝宝贝吓着了。”

那女子哀叫着：“放开我，救命啊！放开我！”

小邪后跑却先到。

只见那名女孩年约十七、八岁，身着白衫罗裙，头结辫子，身躯娇小却花容月貌。

女孩正被一少年强拉着右手，那少年年约二十来岁，蓝衫，中等身材，獐头鼠目一副奴才样，而他身后立着一位弱冠少年，约十七、八岁，瘦高、紫色儒衫，头戴秀帽，五官适中，称得上俊俏，但却一身脂粉气，手执翻云扇不停扇动，口露淫笑，目露邪荡地望着那位姑娘。

白衫姑娘一见小邪赶来，立即哀求道：“这位公子快救我，他们、他们……”她有若惊弓之鸟，言词已不能随心所欲，甚是可怜。

那叫阿福的强拉着她的手，叫道：“你少给我乱叫，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他对于小邪之到来全然不当作一回事，十足目中无人。

小邪一看已知其中原委，他吃吃笑道：“原来是调戏良家妇女，好，哈哈……”他倒先停下来，看看人家如何调戏。

小丁也赶来了，她一见小邪如此，立即叫道：“小邪！你快救人哪！”她很急，只要有小邪在，她已忘记自己也是有武功在身，可以出手相救，她已将小邪视为万事通，而忽略了自己。

小邪暗叫一声扫兴，一语不发，拿起石头往那名阿福打去，就象打狗一样，心不慌，手不抖，气定神闲，好象这种事很正常似的。

阿福没想到小邪会突然来这招，想避已是来不及，“哇”一声，脑袋已被打中，血流满面，右手已将白衫女孩松掉。小丁闪身一抄，已将白衣女孩带到小邪后面。

小邪吃吃笑道：“小混蛋！你为什么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天上飞的鸟屎蛋打得头破血流呢？”他在挖苦阿福。

阿福头虽破，火气倒不小，怒喝一声，已往小邪身上冲，双拳尽出倒有点火候。

小邪对付这些小混蛋可是信手拈来，轻松已极。只见他身形往后一闪，左脚一勾，立时将阿福绊倒在地，再翻身，已如泰山般压在阿福背上，左右

开攻狠狠地打着阿福屁股，打得阿福哇哇大叫眼泪直流，小邪笑嘻嘻道：“小孩不学好，老头有过错，该打，该打！”每打一下，阿福就“啊”叫了一声。

这时那脂粉少年见状不妙，已腾身出扇，奇快无比地罩向小邪。小丁一看情况危急，立时大叫：“小邪小心后面！”小邪反身一看道：“哦！原来还有同党，一起修理。”他放开阿福，一招“乳燕归巢”“回风枯荷”已若游龙般避开那一扇，反手一截一点，已将扇子击落于地，悠哉悠哉地站在他面前。那少年一惊，马上欺身捡起扇子，怒视着小邪。

小邪呵呵笑着，挥挥手，叫道：“哇佳佳！我可不知道你是男的还是女的，油头粉面，胭脂腮红？不男不女，象什么话嘛！”

那少年怒道：“你是何人？竟敢管我华山派的事情，你不想活了是不是？”他已抬出天下九大门派之一的华山派，来表现自己来头不小。

可惜，小邪是“通吃帮”帮主，他可不含糊，他装作吃惊又害怕道：“华山？原来是华山派，对不起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刚才的冒失。”他拱手道歉。

那少年一见他惧怕于华山派威名，立刻气焰高涨，叫道：“这方圆二百里都是华山派之势力范围，你敢惹本少爷，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

小邪惧道：“少爷饶命，我不晓得你是华山大少爷，才冒犯你，请你大人不记小人过。”

小丁一看叫道：“小邪你是怎么了？”她以为小邪害怕得罪华山派。

小邪苦笑道：“小丁，我惹不起华山派，我看我们还是走开算了。”

小丁气道：“小邪，你怎么会这么没骨气。”

那少年见小丁绝代姿容，已心生淫念，他媚笑道：“这位姑娘，我青继山替你有这种朋友而感到可耻，你何不和我做个朋友呢？”他晃着大扇子，一副纨绔弟子模样。

小丁怒道：“你休想！”她转头向小邪叫道：“杨小邪，你好差，我不理你了。”说完拉着那姑娘就要走。

小邪笑嘻嘻道：“小丁别急嘛！好歹我也是帮主一个，那小鬼说是华山派，我看他长得不男不女，我要验明正身，看个清楚，这不是冒犯华山派，而是证明一件事，你急个什么劲？”

小丁一听立刻笑起来，她知道小邪又在耍宝了。

青继山怒道：“小子，你刚才说什么男不男女不女？”

小邪看了他一眼笑道：“我说你好像是女扮男装，我想看看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还有……嘻嘻……”他脑装已闪了好多，太监？变性！

青继山怒道：“你难道连我是华山派少掌门人也不认识吗？你……”他虽然愤怒，但还是惧于小邪之武功，不敢贸然出手。

小邪道：“认识是认识，不过他好像和你不太一样。”

“怎么不一样？你说？”

小邪叫道：“这差太多啦！少掌门一定是男的，哪有像你如此不冷（伦）不累（类）。”

青继山一见小邪不吃这一套，心生畏惧想离开此地，以后再作打算，他叫道：“小鬼你给我记着，华山派不会放过你的，阿福我们走。”说完他已想往左窜去。

小邪欺身拦住道：“别急，要走也得等我看清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再走，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你敢！”“呵呵……”小邪对这句话很不满意，他已认定天下没有他

不敢做的事，他叫道：“我不敢？”敢字还没说完，他已如饿狼扑羊般奇快无比，并带起一阵巨风，扑向青继山，十指如勾“刷刷……”有如万轮钢刀般地将青继山全身衣服撕掉只留一条内裤。

小邪一看，青继山胸前扁平，失望道：“嘎！原来是发育不良，难怪你要化妆来靠外表取胜；嗯！兵不厌诈，有一套！嘻嘻！”小邪是把青继山当女的，一时也不再怎么怪罪于他，而觉得他施胭脂，抹香粉是情有可原。

青继山被辱，顿时愣住，也不知如何是好。象他这种纨绔弟子，十足狗仗人势，现在人家不吃他这一套，他只好吃瘪了。小丁和那女子虽然觉得有点尴尬，但也大快人心，吃吃笑个不停。小邪笑嘻嘻道：“看在这里这么多姑娘的份上，我也不再验明你了，看你这副德性，男不男，女不女，十足人渣一个，我懒得再看到你，给我滚得远远的！”青继山心思报仇，他厉声道：“有胆留下名号，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小邪不屑道：“少跟我来这一套，咬什么文，嚼什么字？你大爷叫杨小邪，下次你再乱来，嘿嘿！我就把你给阉了！”他手又扬起，作势欲扑。

青继山大惊，立时往后掠去，并吼道：“杨小邪，咱们走着瞧！”阿福见他跑了，也随后追上去。

“回来！”小邪大吼一声，音如深山洪钟，震耳欲聋，立即将青继山及阿福震在原地。

小邪很得意自己的吼声，很少人能不被他的声音吓着的，因为他不但音大，最主要还是他事出突然，令人防不胜防。小邪再喝一声，熊腰一扭，“长虹贯日”已射向青继山，右掌一翻，一送“砰砰”两声，已迅捷地将两人逼入水池中。他大叫道：“走着瞧就走着瞧！什么玩意儿嘛！给我游回去！一想到你我就有气！”小邪被青继山那句“走着瞧”激起怒火，一使性子就将人逼入水池，青继山和跟班阿福可说是丢脸丢到家了。

小邪也不再理他们，领着小丁和那女子往别处走去。

青继山脸是一阵白一阵青，岸上围观了不少人，但他也不敢爬起来，直到小邪离开华清池，他才和阿福悻悻离去。

在路上，小邪边走边问：“小姑娘，你没事跑出来这里干嘛？找……”他本想说找死，但一望小丁，话也没接上口。

白衫女子道：“我是人家丫环，老爷要我出来找少爷，谁知道会遇上这种事，还好碰上你们，否则结果不堪设想，公子你的武功好厉害，我好佩服你。”

小邪一听到有人在赞美自己，立时趾高气扬道：“哪里哪里，我还有更厉害的功夫没使出来，你看！”右手一扬，飞刀一闪即逝，路旁一株大丽花连茎而断。小邪一点也不会谦虚。

小丁故意挖苦道：“小邪好了吧，别老吹牛，要碰上了高手，你还不是一样背向着人家。”

小邪叫道：“哦！你也知道背向着人家，这总比你面向着人家的屁股来得好。”

那白衫女孩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问道：“你们在说什么？怎么我一句话也没听懂？”

小邪道：“你问她！”他指着小丁。

小丁被小邪缠上了，因为小邪已想出面向人家这个名词，她知道再闹下去自己非吃亏不可，赶忙收敛道：“背向人家就是跑给人家追，而面向人家

背部就是追人追不到。”

那女孩摇头娇笑道：“我还是不懂。”

小丁笑了笑道：“算了小姑娘，你可知道他是谁？”她指着杨小邪：“他叫杨小邪，那个邪就是邪门的邪，别理他，否则传染了他的邪气那就完了。”

那女孩道：“我叫阿香，我看他挺好的嘛！”她望着小邪称赞有加。

小邪这下走路是眼睛长在头顶上，神气活现地叫道：“哪里哪里，比起小丁好多了，嘻嘻……”他瞟向小丁。

小丁想再说下去，不知要扯到什么时候，不如早点到长安，她道：“阿香你回去吧，我们要到长安城，不能陪你了。”

阿香道：“那……那我回去了，杨大哥、丁小姐再见。”

小丁笑道：“阿香我叫寒玲，是小邪硬要叫我小丁，我也没办法。”

阿香感激道：“那寒小姐我们再见，谢谢你们救命之恩，我

……”

小邪截口道：“阿香呀，下次你再喊救命，我再来救你如何？英雄要救美人哪！”他笑眯眯地望着阿香，他是想出风头，至于救美人，那是顺便。

阿香一嘻道：“我就住在临潼西南李大户，你们有空来找我，我一定会好好招待你们。”

小邪一副公子哥样，笑道：“没问题，小美人啊！我一定去吃茶，嘻嘻……”

小丁有点吃醋，不开口说话。

阿香告别两人独自回去，只留小邪和小丁这一对欢喜冤家。

小邪送走美人，这才想到，还有一位大美人在身边闷闷不乐，他道：“小丁，你怎么不说话，你是吃醋了是不是？”

小丁翘着小嘴嗔道：“谁吃醋，马屁！”

小邪心想：“吃就吃，还怕别人知道，像我这样的男人，你不吃醋是不对的。”他道：“小丁别生气，其实你比她漂亮得太多了，否则我怎么一直跟着你呢？别生气嘛，笑一个，快笑一个。”这次换小邪撒娇了。

小丁本想再装出生气模样，但终究破嗔为笑，她笑骂道：“谁要你跟，不害臊！”说完也呵呵笑起来。

小邪叹道：“原来马屁人人爱吃哪！”“你！”小丁粉腮泛红，伸手打向小邪。

“哈哈……”小邪已举足奔向长安，一路上两人不时拉扯，不时长笑。

长安真是来往人潮络绎不绝，找客栈并非易事。在长安客栈，小邪只订了一间房间。小丁叫道：“为什么订一间，不订两间？你不知道我是女的吗？”

小邪道：“女的又怎么样，将就点，现在客人多，房子不好找。”“我不要！”

“不要？那好，你自己再去订一间。”小丁以为小邪会说些好听的话，因为自己一个女孩子总不能无缘无故就和男人住同一间客房，可惜小邪不吃这一套，逼不得已，她只好走向柜台向掌柜问道：“掌柜，再给我们一间上房。”

掌柜苦笑道：“小姐，对不起，本客栈早已客满，是那位小客官拿了五十两银子，要小老头将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租他几天，小老头看在银子份上，只好委屈一下自己，等有房客退房，小老头再换回来。小姐，现在实在是没办法，腾出房间，请您多多包涵。”小丁道：“那我给你一百两你叫他们走开。”

掌柜苦道：“小姐这使不得，我们作生意的讲的是信用道义，不租就不租，租出去了除非客官自己退房，小老头可不能赶人家走，小姐您就委屈几天，赶明儿有空房，小老头马上替你换，如何？”小丁也不是真的要找一间，只

是自己一声不响地就答应小邪，这未免太放纵了点，所以才过来闹闹，找些理由好下台，要是真的有空房，她也会推掉。这就是女人心，变幻无常，而现在没房间不就是最好的台阶？她道：“好吧！既然没有，那我只好将就了。”搔搔头发，一副无可奈何地走向小邪。小邪是知道小丁心思，也不便点破，他道：“不是我故意租一间，而是这大城市作生意的人很多，我们只好将就点。”小丁叹道：“好吧！将就就将就，但你可不能和我同床，你睡椅子。”小邪叫道：“同床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又不是没同床过。”他指的是受伤时在蛇谷那趟事。小丁脸一红道：“那不一样嘛！”小邪装蒜道：“有什么不一样，床不一样？”“你！”小丁白了小邪一眼，气嘟嘟不再说话。小邪叹道：“这年头好人难做，睡椅子就睡椅子，现在都流行睡椅子哪！”小丁娇笑道：“这还差不多！”

一入客房，两人稍做休息，随后即找家饭馆填肚子。

在饭馆，小邪叫了几样可口小菜，再点一坛女儿红，他想今天该喝个够。

小丁也陪小邪喝点酒，但她对小邪这种大口大口灌地喝法有点担心他醉了，她道：“小邪！哪有人如此喝法，小心喝坏身子。”

小邪叫道：“喝坏？想当年我和我老头拼酒，看谁是天下第一，结果两败俱伤，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要练，练得酒量也天下第一！”

小丁道：“好好好！天下第一，但你陪我聊天，总不能喝得这么快吧？”她知道愈是阻止小邪，其效果愈相反，倒不如慢慢拖，一方面可以陪自己聊，一方面可以减少小邪喝酒。小邪道：“也好，我们慢慢吃，像古人一样，美酒伴佳人，哈哈……”他不忌讳大庭之下，纵声长笑，人小声音可是不小。

这饭馆分上下两档，楼梯在中间，小邪坐在二楼左侧窗口，而右侧坐着一位少年，年约二十，身着白虎皮衣，露出一身结实肌肉，给人有种力的感觉，头发稍乱，五官适中，双目如电，他没站起来不知多高，但以他魁梧宽阔之肩膀，不难想像他是非常高大之人。他有若一只沉猛之野兽潜伏于该处，正一口口啃食馒头。

头。

这时楼下来了四个年约四旬之大汉，他们个个身着黑色劲装，背负大刀，两人蓄有髯胡，他们正往楼上奔，气势甚是嚣张。

“让开！”一名黑衣人已走向虎衣少年，赶他走。那年青人并没说话，看看他们，已走向另一张桌子。“那张桌子也不行。”那年轻人又走到另一张，一连换了四张，还是不行。小邪见状，对年轻人道：“你好，我这里有位置，你坐坐如何？”

那年轻人看了小邪良久才坐下来，面对小邪，独自吃起馒头。

小邪一看心想：“这人好沉闷的眼神……就像野兽一样。”一见他只吃着馒头，小邪马上将小菜往他身边推，笑道：“来！这里有小菜，还有酒。”他也将酒坛送过去，他想找人喝酒。

那少年又看了小邪良久，像老虎在猎食时的眼神一模一样。

小邪很自然地露出那人见人爱之笑容。

果然那少年拿起酒坛，一口气把酒喝光了。

小邪一看登时叫爽，又叫了两坛，一人一坛，相对而坐，相对而饮。

小邪笑道：“老兄你也不赖，喝大酒的料子，来，我替你介绍，这是小丁。”

他指着小丁：“是我的好朋友，我叫杨小邪，杨柳的杨，小子的小，邪

门的那，天生灵台泛光，七窍通天，神户挺直，在朝帝王相，在江湖是霸王相，你呢？”算命先生一句话，小邪是至死不忘，这介绍自己是小邪感到最光荣的一件事情，也最拿手。

那少年看了看小丁，小丁报以微笑道：“你好！”那少年并没有回答，也不转望小邪，不久他拿起酒坛，一口气喝掉三分之一。

小邪伸手摇摇他的酒坛道：“有一套，你喝三分之一，我喝一半。”“咕噜……”他也一口气喝掉一半道：“小……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也不知道要如何叫你，这样好了，我替你取个名字。”他转向小丁道：“小丁，今天是什么日子？”

小丁道：“初七。”

小邪是有酒好说话，这少年合对他胃口，而他也感到这少年好像没有亲人似的，有意帮助他，小邪道：“老兄，我看今天是初七，你的名字就叫小七如何？小七，对，小七来！我们干杯！”

那少年眼睛一亮，望着小邪也拿起酒坛，两人咕噜咕噜地又将酒喝光，小邪又叫了四坛，他是喝出兴趣来了。

小丁惊叫道：“小邪，你不能这样喝，会不行的。”

小邪叫道：“小丁别扫兴，今天是小七陪我喝酒哪能不喝？嘻嘻！你也来一点。”说完手一捉一灌，小丁躲避不及，已被灌得肚胀脸红，头昏眼花。

小丁叫道：“我……我不说就是，但你也不能再灌我，我头好晕。”她抚着脸颊，朱颜娇嫩欲滴，柔弱无骨，真如醉中仙子，美得出尘。

可惜小邪不论风流，只论斤两，他叫道：“哇，不管用嘛。没两下就唱起采莲谣，差、差，那你先回客栈休息，否则就惨喽。喂！小丁，你会不会发酒疯啊！”他倒很关心小丁。

小丁也觉得有点受不了，她道：“小邪，我不会发酒疯，我先回去，再迟就不行了。”说完她已起身告退独自回客栈。

小邪叹道：“差透了！要加强！”他转向小七道：“小七，现在没女人吵，咱们喝个痛快，来，干！”

小七也不说话，两人猛喝猛灌，小坛不够干脆来大坛的。

小邪看小七不挟小菜，以为不够好，立即换上大鱼大肉，小七一看到葱油鸡，两手一抓就啃起来，小邪一惊，也随即抓起鱼来，两人相对一望，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小邪发现小七不是文明人，一定是在深山里长大，不怎么会说话，连名字都是小邪给他的。

小邪正觉得奇怪，他怎么会到城市来？想了老半天，他才以身比身——他是在深山长大，以后觉得外面很稀奇，所以就像我一样跑出来闯。

这两人，就这样莫名其妙混在一起，莫名其妙地喝酒，更莫名其妙地大笑不已，也许小邪是觉得好笑才笑，而小七呢？也许他碰上了好笑的小邪而笑。对面那桌子又来了四名大汉，其中有一位看到杨小邪，就告诉另一位大胡子的伙伴。那大胡子立即起身，走向杨小邪，他叫道：“小鬼，你是不是杨小邪？”杨小邪倒有七分醉，他道：“你是谁？我在喝酒，没时间和你鬼混，走开点！”汉子道：“鬼谷魔王童血熊是不是你杀的？”小邪醉眼醺醺道：“不错，他死在我刀下。”那汉子一招手，其他七人都走过来，围住小邪和小七。那汉子道：“我劝你还是乖乖跟我回神武门，免得受皮肉之苦。”小邪叫道：“什么神五门神六门？少吵大爷我喝酒，快滚！”手掌一

扬，已打在那汉子脸上。其他七名汉子见状大吼一声，七把长刀已砍向小邪。“嘿嘿”小邪怪叫两声，已射出两把飞刀，直取右边汉子，而坐在对面的小七，突然起身抽出一支白色尖刀状之东西，刺向后边三名汉子，出手之快有若流星一闪即没，那三名黑衣汉子连闪避惨叫之机会都没有，已一命归阴，剩下三名也不敢再攻，反身往楼梯窜去，有若丧家之犬。“站住！”小邪大叫一声，震住那三名黑衣汉子，他叫道：“你们不将你同伴的尸体带回去，如何向你主人交代？还不快将人带走！”说到最后小邪已吼了起来。这三名黑衣汉子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声，扛着地上尸首往外奔。这些人是被冲昏了头，他们也不想，小邪能杀死童血熊，就能杀死他们，一味想居功，却落个魂归阴曹地府。

小邪这时才看到小七手拿之武器，那是一尺半白色的刀，有若象牙磨成，但又非常沉重，其利可切金断玉。小邪暗道：“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寒玉铁’了。”

寒玉铁无坚不摧，其利削铁如泥，是练武人梦寐以求之神兵利器，而小七并没有将整支磨利，只有前端三寸锋口尖且锐，但这样已够用了。

小邪知道这里不安全，他道：“小七，咱们快溜，换个地方。”说完丢下银子，两人已奔出饭馆。

他们逛了许多地方，小邪也替小七可买了几件衣服，要小七穿上，又买了十一个麻袋，这才兴冲冲地回客栈。

这一觉，小七睡得舒服已极。

第二天小丁先醒过来，一看到多了小七一人，也不知如何是好，而小七一看小丁，立即侧头装睡，因为他不知正常人是怎么样起床，而且又不知道要向小邪如何表示才算正确，干脆睡着，等小邪起来再说。

不久小邪也醒过来，他见小七还在睡，立即走上前去，摇醒他道：“小七你醒醒，我们盥洗一下，出去吃早点。”

小七坐在椅子上，呆呆地望着小邪，正在猜“盥洗”两字是什么意思。

小邪是玲珑心，一见即会意，道：“我们正常人要讲清洁，早上起来要刷牙洗脸，来！我教你。”小邪一样一样教，小七一样一样学。

小丁在旁边呵呵直笑，一个是捣蛋大王，一个是初出茅庐，半斤八两恰恰好。

小邪叫道：“小丁，这有什么好笑？去拿剪刀，我要替小七理发。”

小丁嗔笑道：“小邪你可别乱来，你会理发我才不相信呢。”

小邪叫道：“我是不会理，但随便剪也比小七现在好看，你拿来就是，否则我连你也一起理，我保证理你的一定很好看，呵呵！”

小丁道：“好看？你说我理什么头才好看？”

小邪道：“女人最引人注意的头是什么？那就是最好看的了。”

小丁想想道：“贵妃的玉搔头或堕马髻，还是打辫子？”

小邪摇头道：“差多，差多！不但要最好看，而且还要能写字才算最好最理想的头。”

小丁奇道：“哪有能写字的头，别说女人没有，连男人也没有，只有你自己有。”

小邪叫道：“谁说没有？我们昨天经过普渡庵，那里的人不都是理得最突出，而又能写字的？笨！”

小丁这才知道上了当，她骂道：“你老是欺负人家，我……”

小邪笑道：“我不欺负你要欺负谁？我是专门打落水狗，人说吃了苦头，甜头马上跟着来，你等着吃甜头就是。快去拿剪刀来，我将小七理好看一点。”小丁永远是说不过小邪，理由很简单，小丁在乎，而小邪却不在乎，小邪可以理光头，而小丁不能，差别就在这里。她只好认命地去拿剪刀，而且还小心翼翼，深怕小邪一时兴起，连她也理了。

小邪接过剪刀笑道：“小丁你放心，我一定理个最好看的头让你瞧瞧。”说着就往小七头上剪。小七也傻里傻气，他根本不晓得小邪要干什么，他以为正常人早上起来，都要如此，也欣然接受。

虽然小邪技术不大好，但也凑合凑合。理完了，小邪又拿一面铜镜，让小七照照本相，他道：“小七，这就是你本人，你看看你好不好看？”

小七拿着铜镜，这可是他第一次看自己，挤眉弄眼的，玩得不亦乐乎。

经过小邪这么一弄，小七倒显得英姿焕发，神采飞扬，但还有点木讷。

小邪望了小七头发良久，道：“可以了，咱们收拾一下，吃完早点，再咋啦呀咋啦赚钱去。”他拿着十一条麻袋，挂在身上，摸摸口袋银子，信心十足。

小丁问道：“你背这么多麻袋干嘛？这一出去不笑死人才怪哪！”

“笑？”小邪叫道：“谁敢笑？有你这位公主在，我还挂不起十一个麻袋吗？而且我要赚的钱，说不定这些麻袋都不够装，我看你再背几个还差不多。”

小丁摇头道：“我不背，这么难看。”

小邪指着小丁道：“你真的背主忘本，这麻袋可是你们要饭法宝，你竟嫌它难看，好，改天我将麻袋美容一下，弄些花上去，想必你会中意。”

小丁道：“我也不要，我连打狗棒都不要，还背什么麻袋，走吧，你不是要赚钱去吗？”

三人用完早点，就往街道走去。

在街道，丐帮弟子看到小丁，连忙躬身为礼，退到路边。他们也不时瞟向小邪胸前那十一只袋子。

小邪跟在小丁左侧，拿着鸡毛当令箭，十足狐假虎威，趾高气昂，学八爷步一晃一顿，有若戏台上之大奸臣，不可一世。他不时向那些乞丐点头微笑，他也叫小七看到穿破衣服的就要笑，他们两个可是一路笑到底。

而那些乞丐一看，小公主身边多了一名十一袋长老，这未免太吓人了，个个露出惊疑之色。

小邪一路笑呵呵笑着，不时向乞丐们招手叫道：“等一下来领钱。”他那样子好象身上怀了百万银子找不到人分似的，他倒是很认真。

众乞丐也齐声道谢，心中一阵笑意，哪有这种不伦不类之十一袋长老？

小丁见到小邪如此模样，也咯咯笑着道：“小邪，我一看你就想笑，你正经点好不好？”

“等一下来领钱。”“等一下来领钱。”小邪忙着招呼众乞丐，倒没听见小丁说话。

小丁见小邪得意忘形，已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她连忙扯着小邪衣服叫道：“小邪！正经点好不好？”

小邪被这一扯，倒醒过来不少，他叫道：“我很正经啊！我叫他们等一下来领钱，有何不对呢？”

小丁笑道：“你哪来的钱？要是没有那么多，怎么办？这不是骗了他们？”

小邪瞟了小丁一眼道：“你好象很担心我没钱似的，那我告诉他们，等一下来向小公主领钱。”说着他就要喊。

“小邪！”小丁急忙拉住他衣角惊叫道：“不可以，不可以如此，要是我义父知道了，一定会骂我，我拿不出这么多钱，求求你，别陷害我好不好？”她在撒娇。

小邪叫道：“小丁，你可别搞错，我怎么会陷害你？我是替你宣传，替你行善事，既然你无福消受，只好我这一袋长老独享。”他有点失望小丁不共同享受这份功劳。

小丁吃吃笑着不答话，她知道这事最好收场，要是再接下去，吃亏的，又是自己了。

不久，有位年约五旬，七尺余，中等身材稍瘦，蓄短鬓之老乞丐领着三名小乞丐，往小丁奔来。

